

美国**FBI**重案实录

八名顶尖特工的探案手札 八件轰动全美的经典悬案



[美] 丹尼斯·赛琳杰◎著 杨 凯 隆民庚◎译

FBI MAJOR CRIMINAL CASES 令人发指的罪行 锲而不舍的追踪

他们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探案专家 他们的故事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常客”

江西高校出版社



连环杀手四处作恶，“索命杰克”挑战罪恶底线；亡命暴徒劫持客机，开下天价条件，较量在云层上展开；警方高层人士勾结犯罪团伙，一手遮天，“除虫行动”上演真实版《无间道》；普通假币案牵出超级变态色魔，破案后被搬上银幕，《沉默的羔羊》由此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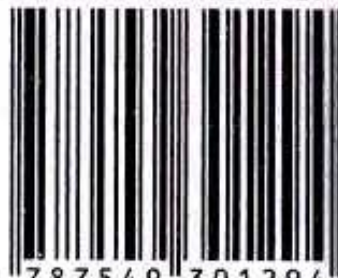
他们是最世界上最顶尖的探案专家和反恐精英，他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犯罪侦破和情报收集技术。他们既是美国公众眼中屡破奇案的英雄，也时常因违规执法而饱受非议。

著名美国罪案小说家丹尼斯·赛琳杰耗时两年，走访八位FBI退役特工，全方位解读史上最神秘组织，揭开轰动全美的八起重大刑案，告诉读者一个最真实的FBI联邦调查局。



上架建议：罪案悬疑·畅销小说

ISBN 978-7-5493-0129-4



9 787549 301294 >

定价：26.80元

**FBI MAJOR
CRIMINAL CASES**

美国FBI重案实录

八名顶尖特工的探案手札 八件轰动全美的经典悬案

[美] 丹尼斯·赛琳杰◎著 杨 凯 隆民庚◎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FBI重案实录 / (美)赛琳杰著; 杨凯, 隆民庚译.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493-0129-4

I. ①美… II. ①赛… ②杨… ③隆… III. ①联邦调查局(美国)—史料 IV. ①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0674号

责任编辑: 邵碧玉 管 伟

特约编辑: 涂继文 马 宁

版式设计: 博祥图文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 编: 33004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0129-4

定 价: 26.80元

赣版权登字-07-2010-21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美国



重案实录

目 录

索命杰克.....	001
云层上的较量.....	031
假币背后.....	059
非法接管.....	101
魅影迷踪.....	137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71
警察屠夫.....	203
蛇蝎美人.....	237

索命杰克

我的名字叫伊恩·科尔曼，现服务于美国联邦调查局佐治亚调查署，这是一个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职业。我每天都很忙，甚至有时候要帮助我们的同行——警署那些人来处理一些问题，刚开始我真希望能够代替他们，但是后来我发现要感谢他们的存在，至少有了他们，我们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有在特别的案件上，我们才会伸出自己的友善之手。我经历过许多异常凶残和恐怖的案件，不过幸运的是，在我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最终都能够让真相水落石出。那么下面我给大家讲述一个案件吧，这是一起很典型的连环凶杀案，一个冷血的杀手连续杀害了五个无辜的人，而且手段之残忍和高明，让人不寒而栗。或许从这个案件中，人们能对我们有一些认识。

一

佐治亚州伊斯特波因特市距离亚特兰大大约有12公里，是个只有4万人口的城镇，但这里却并不很太平，平均每年都会发生6到8起严重的刑事案件。

我接手的这起连环凶杀案就发生在此地，因为案件的线索非常少，伊斯特波因特市的警察局申请将此案上交给联邦调查局佐治亚调查署，我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伊斯特波因特市协助当地的警察局对案件展开调查。

案情很棘手，伊斯特波因特市突然出现一名连环杀手，短时间内两人接连被杀，另两人严重受伤，并且只有第一件凶案显示出明显的动机，其他只是随意杀人。受害人逐渐增多，凶手给警方留下神秘字条，如果不尽早将他捉拿归案，势必还将有更多的佐治亚州普通百姓死在这个恶魔的枪口下。而他造成的恐怖气氛已经在城市里蔓延。

3月1日的晚上，22岁的罗杰·威尔逊到母亲的住所去看望母亲。平常他们母子分居在两个地方，每天都用电话联系，而今天母亲没接他的电话，加上近段时间镇里不是很太平，小伙子有些紧张，所以，他决定亲自过去探视一下。

他走到母亲家门外，大声地叫喊着自己母亲的名字，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往常，他的母亲总是会很快地打开房门，并微笑着走出来拥抱这个每周只能见一面的儿子。而今天的情况显得非常的反常。小伙子感觉到有些害怕，以往这个时候母亲是绝对不会外出的，他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便在房子四周转悠起来，当他走到车库旁边的时候，发现车库的门大开着。他以为是家里那辆老旧福特车又出毛病了，而自己的母亲正愁眉苦脸地看着它，然而当他慢步走进车库的时候，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自己的母亲坐在车内，但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她的胸口中了致命的一枪，身上其他地方也有多处枪伤。

罗杰·威尔逊一边哭喊着，一边报了警。几分钟后，丹尼·杰罗姆斯探长带领着当地的警务人员赶到了现场。

“现在是3月1日的晚上……”丹尼·杰罗姆斯看了看手腕上的表，“21点23分。出事地点位于一名妇人的停车场内……”他把录音笔放到嘴边，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边低声念叨着。跟随而来的技术员立刻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开始采集自己所能够发现的证物……

受害人是中年女性，遭遇了枪击，死因是身上多处中弹，被发现时已经死亡24小时。她被杀的原因让丹尼·杰罗姆斯大为不解，在办案时，警方一般都会从罪犯的作案动机入手，特别是凶杀案，以杀害对方为手段进行的犯罪行为，其中往往伴随着某些不可调和的原因。但是这个案子有些蹊跷，被害者的汽车和钱包都在，所以显然不是抢劫。他询问罗杰，他的母亲是否得罪过什么人，或者说有别的什么事情。可是，罗杰并没有向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说他的母亲一直很和蔼，对朋友和邻居都是相当的好，应该没有什么仇人。警方通过罗杰的叙述以及亲朋的辨认，确认死者是帕米拉·克拉克，并且在车内找到了受害人的证件，上面也清楚地表明了她的身份。

帕米拉为佐治亚州政府工作，是感化院的感化官，专门负责管教那些重罪缓刑犯。丹尼·杰罗姆斯第一次看到证件的时候，在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的想法就是这名妇女死于那些她曾经教导过，而现在已经服役期满离开监狱的那些人，或许有些人会很讨厌她。

现场勘查的结果也让人很头痛，汽车上并没有发现更多有用的线索，看起来那名罪犯根本没有打算要想拿走什么，他似乎就是为了杀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的人极为变态，根本无法得知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在听取以上的汇报时，心里不由有些感慨。我来到伊斯特波因特市的一个发现是，这里的警务机关连办案设备都不齐全，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先进的仪器来帮助自己，比如说处理指纹的仪器、分析仪等等。很难想象他们竟然在没有这些仪器的情况下破解了那么多案件，这让我在惊叹之余更是非常佩服他们！

我前往帕米拉出事的地方再次查探了一遍现场。从汽车玻璃上的痕迹，我发现枪手射出的子弹穿过了汽车的车窗和玻璃，直接射到受害人的胸口。这说明他和受害人的距离非常近，像处决死刑犯一样简单干脆。凶手既非常凶残同时又非常谨慎，他开了很多枪，但技术员告诉我，他们并没有在现场发现一颗子弹壳。

枪手用的可能是左轮手枪，然后把弹壳拣了起来。在没找到证据前，我只能这么推测。丹尼探长和我讨论案情的时候，提出他的看法，他们相信杀手事先进行过预谋，因为现场连一丝指纹都没留下，简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我暂时同意了他们的观点，在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和证物之前，我们所有的一切只能猜测。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丹尼探长挨家挨户地走访了死者的邻居，询问他们在最近24小时内有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你好，我是警察局丹尼·杰罗姆斯探长，想了解一些线索，有什么可疑情况请告诉我。”丹尼不厌其烦地对那些人说道。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毫不知情，他们告诉我们，当天晚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任何东西，就连街道上行走的人都是他们碰到的熟人。

正当我们感觉有些绝望，甚至感叹起这名凶手做法老练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名目击证人。

她是一名中年妇女，大约有四十多岁。她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发现有个人一直站在阴影里。她非常害怕，决定避开那个人，因为从那个人的身上她感觉到了一种阴冷。当转到其他道路上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些响声，应该是手枪的声音。

“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这绝对是一条好消息，因为目击证人提供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让我们的侦探工作范围缩小许多，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先确认它的真实性。

“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那名证人告诉我们，“嫌疑人是个黑人，是的，因为他站在阴影中几乎能让他隐藏了起来，如果不是借着灯光我看到了他，我想我一定会被他吓到的，他应该有一米八左右的身高。”证人告诉我们，她当时大约在40米开外的地方，所以只能说出嫌疑人的身高以及留着短发等特征，这是她所能够提供的一切资料！

“如果你还能够想起来什么，请尽快告诉我们！”丹尼拿出自己的名片递给

她道，“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她的话无疑让我们很失望，因为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根本没有用，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好的，警官！”那名妇女接过丹尼递过的名片，但是脸上却显得不好意思，“不过，我不认为我还能对你们提供什么帮助，因为那天晚上实在是太黑了，而我离那名嫌疑人的距离又实在太远，如果再看到嫌疑人我可能会认不出来！”

她的话让我们怀疑其真实性，但是我想当时她距离那名黑人大约四十多米的距离，加上那名黑人站在阴影里，她认不出来也说得过去。而且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嫌疑人在杀人的时候非常专心，以至于有人发现了他，但他自己还不知道。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根本就没有把这名妇女放在眼中，又或者他很自信自己并没有被其他人看到。至于说嫌疑人是个黑人，这一点我们依然无法验证，因为当时夜色已经黑了，而且她距离嫌疑人大概有四十多米的距离。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按照那名证人所说的和证人的视力，她根本无法看清罪犯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这让我们无法相信她所说话的真实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有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这个时候，尸检报告证明了我们最初的猜测，帕米拉是在儿子发现二十四小时之前被凶手杀害的。她身上有四处枪伤，三处位于躯干左侧，一处靠近腋窝。很明显胸口的一枪是致命的，因为他穿透帕米拉的心脏，进一步的分析再次证实了我们的推论，她是在近距离内被射杀。验尸官最终找到了三颗 10 毫米口径的弹头，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份证据。但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死者明明中了四枪，而我们只发现了三颗弹头。

我们再次搜查那辆汽车，终于在汽车客座椅上找到了第四颗弹头，同样也是 10 毫米口径，而且还发现这辆汽车里被一反常态地塞了很多垃圾邮件、现金和其他信件，罗杰说帕米拉通常在检查过邮筒以后会将信件暂时存放在汽车里。不过，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东西，一些小孩子玩的小玩意儿，还有一些玩具的包装纸。我们猜想汽车内可能呆过小孩子，但罗杰告诉我们，母亲的汽车中应该不会出现

什么小孩。

这些小孩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把所有的证物用保鲜袋装好，送到设立在华盛顿特区的犯罪实验室进行化验，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东西来自何处。

现在，案情初步有了一点眉目，通过现场留下的杂乱线索，加上尸检报告的说明，女证人的描述，我们对凶手残暴的凶杀过程有了猜测。2月28日晚上7点30分左右，凶手躲在暗处静静地等待帕米拉回家，他似乎很了解帕米拉的作息时间，知道她什么时候下班。帕米拉取完信后，将汽车开进车库停放。就在这个时候，凶手冲了进去，从汽车左侧近距离开枪，子弹穿过车窗玻璃，射进了帕米拉的身体里。他一共开了四枪，其中一颗子弹穿透帕米拉的身体钻进了副驾驶座

的座椅里。

我们还确信凶手可能将所有10毫米口径的弹壳全部拣走，或者用其他办法使其无法掉在地上，这样我们就无法找到那只杀害帕米拉的手枪。因为没有弹壳，我们无法得知是从哪只枪中射出来的。不过我们有的只是假设，却没有具体的嫌疑人和可疑的在逃犯。

我们像小说家一样串起了一些细节，有了子弹，有了汽车和尸体，这就是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全部证据。只是子弹、汽车、尸体只能证明这是一起凶杀案，或者说是持枪凶杀案。在侦破案件中，我们常用“五个W一个H”这六大要素来进行破解，也就是when(什么时间)、where(在哪里)、who(是谁)、what(发生了什么)、why(为什么)、how(怎么做)。在法律不够健全的几十年前，这六大要素足以给一个人定罪了，但现在，我们还需要必要的证据。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when(什么时间)：这件事发生在2月28日晚上8点10分左右；where(在哪儿)：案件发生在帕米拉家的停车场内，帕米拉遇害的具体位置是汽车驾驶座上；what(发生了什么)：帕米拉被杀；how(怎么做)：凶手从汽车左侧透过车窗连开四枪击中了帕米拉，致命伤是穿破心脏的一枪。

“看吧，六要素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四项，只剩下who和why了。伙计们，加

把劲儿，案子就快结束了。”我只能这么安慰我的同事。

二

调查进度异常缓慢，我们此时还无法为感化院的感化官找到真凶。我们手中没有任何嫌疑人，能够知道的就是帕米拉在车内被人枪杀了，而且罪犯使用的是一支口径10毫米的手枪，看起来他的手腕异常有力。

我们只能到四处散开警力，询问更多的人，希望可以找到当天的一些疑点。但是一切正常，这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找到杀人动机，因为美国警察有句老话——找到杀人动机就找到了杀人凶手。为了这个，我们对她的亲属、朋友以及感化院的同事进行了聆讯。

据罗杰说，他的母亲从没有和任何人结过怨，我们也询问了帕米拉的亲戚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当听说帕米拉死亡的消息，甚至有几个人都哭晕了过去。而且经过调查，帕米拉的亲戚都没有犯罪记录。于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死者的工作上，她在感化院工作，每天都会和残暴的重刑犯打交道，而且感化官有权将执行缓刑或假释的犯人送进监狱，这样就会让一些执行缓刑或者假释的罪犯心中产生怨恨，而他们则会因为这样的怨恨而杀掉帕米拉。

我们来到帕米拉的办公室进行搜索，感化院的人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方便，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接着，我们对和她有过接触的犯人进行了调查。从她的记录上可以看得出来，她一共大概处理过70到100名缓刑犯，而且工作一向非常勤恳。我们想看看她最近有没有把哪位缓刑犯人送进监狱，如果她真的这么做，极有可能遭到别人的报复。这件工作做起来十分的琐碎，仅仅是拼凑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就花了15天。

接着我们向名单上的所有人询问了当晚的去向，并要求他们找出证人来证明

他们的行踪，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一点时间都会让他们有机会发出信号，然后杀掉自己的仇人。

“嗨，能够聊聊吗？”又一名年轻的犯人走了进来。我保持着刚才的微笑，和他打着招呼。因为这样可以放松罪犯的警惕，而我可以在最关键或者他正在思考的时候亮出自己的身份，这样对他会有很大的压力，他就会因为突然偷袭而露出本来真实的面目，只要他有所反应，我们就能够很快判断出是不是这个混蛋干的。

“警官，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我现在处于假释期间，对于我来说，这可是难得的‘假期’。”年轻人显得心不在焉，看来他非常讨厌我们的到来和我们的问话。我感觉得出来他有明显的抵触情绪，而他的样子让我怀疑他可能会和帕米拉的案子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征召来问询而感到反感。

“年轻人，你也知道你是在假释期间。按照联邦法律规定，我们有权随时找你聊聊。”我依然微笑着，那名年轻人则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看着我。

“你认识帕米拉吗？那个感化官。”我问得很随意。设置在房间四周的针孔摄像机可以帮助我记录下来他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细微的表情。从动作和说话上，行为分析专家能够看得出来他是不是在撒谎，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我们需要的还是证据。不过，这样做确实能够减少我们的办案时间。

“当然知道！”年轻人回答道，他的情绪明显有些松动，看来刚才他只是反感我们，而对于帕米拉却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知道她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试探性地问。

“不知道！”他冷冷地回答道。

“她出事了，2月28日晚上八点，她被人枪杀在了自己的车库里。”我埋着头看着桌上的杯子，但眼角的余光一直仔细地注意着他的反应。

“她被杀了？”他眼神中略微充满了惊讶和不敢相信之色。直到这个时候，他的语气中才有了一丝的暖意。如果他是凶手，我很佩服他的演技，因为他实在

演得太好。但是，我感觉他是真心的。

“是的，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虽然我对他已经没有太大的怀疑，但是必要的手续还是需要办理的，“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调查一些事情！能说说你那天晚上在哪儿吗？”这已经不知道是今天第几次这样问话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她出事的消息。

“她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位母亲一样，我是说……”年轻人的情绪低落起来，但他开始讲述在感化院里和帕米拉相处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静静地听着，通过和这些缓刑犯接触，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帕米拉其实是个很受人喜欢的人，很热心、很有母性。感化院中有相当一部分犯人喜欢他们的这位感化官，甚至有些人爱上了她，并在出狱之后向她表达了爱意。但是，帕米拉都拒绝了，而那些曾经的罪犯都对他依依不舍，甚至有些人还经常会来找她。

“最近不要离开这里，如果实在有需要的话，请通过正常手续办理离地许可！”听完他的话我说，“以后可能还要找你聊聊！”

“我不会的！”那个年轻人立刻就明白自己可能被怀疑了，但是他却没有露出一丝的不满，急忙回答道，“好的，没问题！”他离开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定要抓到杀死帕米拉的那个混蛋，如果让他知道是谁，他也会把罪犯抓回来的。

我看得出帕米拉在这群罪犯中的威信很高，而这样则最容易遭到一些罪犯的嫉妒，当人的心理发生扭曲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我曾经就处理过一个案件，一名罪犯为了让自己妻子永远地活在他的身边，他选择了把想要离开的妻子给吃掉。

送走了他，我合上卷宗休息了一下疲惫的眼睛，但丹尼的声音立刻让我又精神焕发起来。

“伊恩，你该看看这个！”丹尼走进审讯室，手里拿着一叠文件。他这几天看完了帕米拉工作卷宗，在其中找到一个可疑的人，他似乎既有杀人动机，也有作案机会。

这个犯人在监外服役期间吸过毒，没有通过毒品测试，所以帕米拉把他送回了监狱。最重要的是，他和帕米拉是邻居，就住在附近，很了解她的生活习惯。他名叫伯尼·韦斯特布鲁克。

我们再次找到了那名唯一的目击证人，拿出嫌疑人的一张照片，让目击者对着照片进行指认。她马上指认她看到的人很像伯尼·韦斯特布鲁克，这让我们感觉到十分的兴奋，看来我们离案件的真相不远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成功地破获了这起案件，从而将赢得一个难得的假期和更多人安定的生活。

3月15日，帕米拉·克拉克遭到枪杀两周以后，我们得到批准，逮捕了嫌疑人伯尼·韦斯特布鲁克。

“伯尼，不认识我了吗？来，握握手！”我在伯尼·韦斯特布鲁克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并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对他大笑着说。在制定抓捕方案的时候，我决定智取，因为我感觉到伯尼·韦斯特布鲁克有暴力倾向，如果我们擅自行动的话，有可能发生某些意外的情况。这是我们不想看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伙计，你是……”伯尼·韦斯特布鲁克有些奇怪地问道。或许他也正在回忆，自己是否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陌生的家伙。不过他依然伸出了自己的手，他以为我是开玩笑，当看到我拿出手铐向他手上拷去时，他立刻想要挣扎开，但我还是快一步抓到了他。他满脸的惊讶，非常愤怒地叫道：“混蛋，我要把你……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从他的脸上我看出了凶狠，我想他刚才肯定不是想这样说，他的改口是因为看到了其他的警员出来。

“你涉嫌违背假释条例被捕了！”我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和逮捕证。伯尼·韦斯特布鲁克马上选择了配合，他停止了反抗，但是我们怀疑他并不是真的老实。

我们一边把伯尼·韦斯特布鲁克送往警局，一边申请了搜查证去搜查了他的家。在他家中，我们发现了一件夹克，和目击者描述的服装很像。我们再次拿着那件皮夹克去找目击证人，希望她能够给我们一点答案。

“是这件皮夹克吗？”虽然我们一次次地打扰这位女士，她却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对于帕米拉的死，她常常自责，她曾经无数次告诉我们，如果她再机警一点，她的邻居也许就不会死了。

“上帝！”当她看到那身皮夹克的时候，她不由用双手捂住嘴道：“是的，是很像！”

“看来我们是幸运的！”我长出了一口气说。接着，伯尼·韦斯特布鲁克家中的搜查有了惊人的发现，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一盒9毫米口径的子弹，虽然我们知道凶杀案中用的子弹是10毫米，两者不相符，但是这至少说明他非法持有枪械，已经违反了假释条例。

“看看我们都找到了什么！”我拿着那盒子弹回到警局对其他的警员说。这一点让所有的人都很高兴，但是，要想证明他是罪犯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单单只有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希望伯尼接受测谎仪的检查，他竟然同意了在没有律师出场的前提下接受我们的调查，这让我非常的不安。

“你有没有杀过帕米拉！”我们打开了测谎仪，他就坐在对面，我开口询问道。

“没有！”他平静地说道。

在问话的过程中，伯尼极力否认与这件事有任何的牵连。而且他还告诉我们，他非常尊敬死者，即便她将自己送回监狱也毫无怨言，根本没有兴起过杀她的想法。

“真的不是你干的？！”

“不是，不是我干的，请相信我！我不会去伤害他，我喜欢她，她对我很好！”伯尼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我想他是不是在深度催眠自己，这样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不利。如果他真的能做到，我们所相信的测谎仪将没有一点作用。那样我只能请催眠师来帮助我们对他进行唤醒，然后才能知道我们想知道的东西。但是，这样做会很难，因为罪犯一般都不会配合催眠师的。

“你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我曾经有一把史密斯—韦森牌手枪，子弹就是用在这把手枪上的，枪6个月前被偷了！”他的回答似乎天衣无缝，不过我们需要问更多的问题来确定他的说辞。

“你去过帕米拉家的后院吗？”

“是的，很多人都去过！”他这样回答我们。

“请问你今年的2月28日那天你去了什么地方？”我决定直奔主题。

伯尼的回答立刻模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那天他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他说太久了，自己无法记得。我们无法否认他的话，毕竟凶杀案已经过了两周，这足够让很多人忘记一些事情。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们问不出来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停止我们的问话。

“是的！”他回答道。

“测试结束了，你可以放松了！”我这样告诉他。

“我通过了吗？”他询问道。

“这个我不能说。”我站起身带着测谎仪离开了，结果让我十分失望。测谎仪的工作原理就是在审讯中检测嫌疑人的心理波动，然后利用心理学来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出嫌疑人是否说谎。当然，测谎仪对外宣称准确率高达99.9%，不过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大部分的罪犯，特别是刑事案件的罪犯，都拥有很好的心理素质，他们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是很难测出什么的。

通过审问，我们并没有找到证明伯尼有罪的证据。我们随后查询了伯尼的电话记录，发现在死者遇害时，他正和女友通电话。测谎仪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说明伯尼的话都是正确的，他就这样摆脱了嫌疑，而我们的调查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杀手仍不知所踪，威胁其他市民的安全。我们依然在努力地寻找着凶手，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的杀人凶手就如同一直在河边静静等待猎物的鳄鱼，

他随时都有可能杀死那些没有发现他的人。

三

4月8日一个晚上，帕米拉被杀一个月之后，小镇再次发生了凶案。

就在这天晚上，退休老人伊比·阿奇博尔德正在屋内看电视，他家离帕米拉的住处有几公里远。他突然感觉门外有人，决定起身去看一眼到底是谁，他一边蹒跚地走着，一边喊道：“谁在外面，啊……”

一颗子弹透过老人的胳膊射进了他的胸口，子弹携带的巨大冲击力一下把老人带到墙边，他似乎想反抗，但是鲜血流得很快。老人的手在无力地挣扎着，可是鲜血流出的速度太快了，很快抽干了他所有的精力和能量。而那名杀人犯就站在他的面前，静静地看着他，直到看到他昏死过去，这才离开了现场，消失在夜色当中。

凶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伊比·阿奇博尔德并没有死去，他刚刚离开，伊比·阿奇博尔德的邻居就发现了昏死过去的老人，并把他送往附近的医院。伊比·阿奇博尔德很幸运，在医生的努力下，他再一次活了过来。子弹被他的胳膊阻挡了一下，有些偏离预定的地方，并没有击中他的要害。我们询问了救下老人的邻居，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线索，而他告诉我们，他听到了老人的喊声，所以才跑来的，但是没有见到那名罪犯。

伊比·阿奇博尔德经过抢救脱离危险期后，我们向他了解当时的情况，但他的神智明显不太清楚，连对方是男是女，是黑人白人都不知道。他说他只记得自己走到门前，然后就中了枪。

这说明凶手和被害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我们甚至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喷出的火药，还有一枚子弹壳，口径为10毫米。这一次，勘查有了惊人发现，我们在

门口找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被关了6周，有人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些字是用黄色荧光笔写上去的，留言者自称“杰克”。他似乎想要调戏我们。

伊比·阿奇博尔德家并没有遭到任何的破坏，那个杀手似乎就是在以杀人为乐。而且作案的周期特别长，我怀疑他有可能是对受害者进行充分的了解之后，才选择下手。这样的罪犯几乎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线索，因为他的每次计划都力求完美。

我们正在考虑行凶者的意图，完全没有想到，就在几公里之外，另外一名市民也遭遇了袭击。

“喂……求你了，打开门，帮帮我！”就在伊比·阿奇博尔德被袭之后一个小时，又有一名受害者出现了，他无力行走，爬到一家住户的门前惨叫道。子弹不知道从哪里穿透了他的身体，大量的鲜血流了出来，染红了他爬行的道路。他哀叫着，声音听上去让人不由自主地就感到心寒。更为可怕的是，此时的街道上并没有人，他是靠着一股坚强的意志爬到这栋房子前的。

“不！我会帮你报警的，我这就给911打电话！”房间内的女主人也被吓坏了，她不敢打开门，因为她担心有别的事情发生。她拨通了报警电话，我们闻讯赶来，当看到现场画面的时候，我们也被吓坏了，来不及去寻找凶手，而是急忙呼叫急救车。

“坚持住！”我一边用简易的方法帮这名被袭者止血，一边对他说。但看起来他已经坚持不住了，他的嘴里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我看得出来，他看清了凶手，想告诉我们凶手到底长什么样子。

“不要说话，我相信你会醒过来的！”我只能这样劝说道。急救车很快到达现场，医护人员立刻对他进行了现场的抢救，然后把他送往医院。

我们连夜赶赴当晚的第二起枪袭事件现场，很快了解到受害者为伊斯雷尔·伦德尔，是一家当地医院的看门人。几小时后，伊斯雷尔在医院因为后背的枪伤过重而不治。他没有能够告诉我们那个罪犯到底长什么样子，而我们需要

知道这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在大街上找到了答案，一辆没有车主的汽车停在路边，经过调查证实了这就是死者的汽车。汽车停靠在十字路口附近，后车窗上有明显的弹孔，子弹透过主驾驶座椅，直接射到了受害人身上。我们了解到，伊斯雷尔中弹后下了车，靠着自身的意志到附近人家求救。

现场找到了 5 发子弹壳，它们全部都是 10 毫米口径的，和此前在伊比·阿奇博尔德家中找到的弹壳完全一样。当然，也只是子弹相同而已，至少表面看起来，两起袭击事件完全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在车内我们发现了另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的署名依然是“杰克”。这让我们相信这两个案件都是同一个人干的，而且这个人异常的嚣张与残忍。

我们开始不停地寻找目击证人，因为伊斯雷尔遇袭发生在十字路口，我们相信有更多的人看到当时的画面，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你好，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可以问你一些事情吗？”从现场回来，伯尼告诉我有一名目击证人正等待着向警方通报一些情况。

“好的，当然可以！”这是一名中年妇女，她告诉我们，在案发前，她站在窗户旁边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回来，却突然见到了一名黑人男子在附近来来回回地走动，她当时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走了大概 15 分钟，终于决定报警。因为这个人太奇怪了，加上这几天有杀人案的发生，让她提高了警觉。

“你好，能往布朗大街 5 号小区派辆警车吗？是的，我邻居家门外有个男子非常可疑，来来回回走了很长时间。好，谢谢！”她打完电话，随后又回到了窗前，接着观察那名男子。但是她并没有看清那个男子的相貌，她告诉我们，那个男子有一辆新款的美国汽车，而且她对那辆汽车的印象非常的深，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证词最有把握的地方。她认识那款车型，不过她没有看清车牌号码。她希望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必要的时候她会出庭作证，她相信她能够再一次认出他，不

过是在背面。

“哦，不错，你做得很好。如果你想起其他什么事情就跟我联系！”我们结束了和她的谈话，从她的证词和前面那名妇女的证词，我发现了一个相同的地方，两个人都说是一名黑人男子。虽然这两件案件可能并没有什么联系，我们现在只是不断猜测，然后找到证据来证明，就如同解谜语一样，希望知道里边的答案。

在同一个晚上，这个名叫杰克的匪徒袭击了两个人，一死一伤。至此，我们已经找到了两具尸体，我们相信还有更多人可能被害。

四天之后，也就是4月12日，我们又接到一起枪击报警。报案人是一名中年妇女，当时她正在卧室的床边整理自己的东西，不时瞄一眼正在播放的电视节目。她并没有听到枪声，但是窗户边的电视机突然发出刺耳的声音，她站起身前去查看，她突然发现电视机背后有一个子弹孔，马上选择了报警。

很显然，凶手的目标其实是这名妇女，只不过因为打偏了才射到电视上。这名妇女听完我们的分析之后有些害怕起来。

“之前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吗？”我问她。

“没有，我在房间看电视，只记得有翻杂志的声音，我就记得这么多了。”她看起来有些惊慌失措，已经被吓得花容失色。

我们很快作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不是因为她家里的电视机就放在窗户旁边，这会儿肯定已经死了。子弹穿过窗户，射进电视机的后部，最后卡在了电视机当中。我们在窗户下又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看看有多少人会死！”

我知道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不会罢手，会有更多的受害人出现，唯一不确定的是还会死多少人。不用过多说明，警察也知道谁是这名枪手，那个名叫杰克的男子再次兴风作浪了。我们在电视机内找到了那颗弹头，同样也是10毫米，正是他一贯的作风。

“丹尼，我们好像疏忽了一个地方。”这些字条让我的思维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我想起一件事情，急忙向丹尼探长提了出来。

“你想说什么？”丹尼看我的表情，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帕米拉的汽车！”我们俩同时叫了出来。是的，我们当时在她车库里搜集证据时也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只是当时我们以为这不过是小孩子的恶作剧，或者说是什么小说上的句子，因此并没有在意。事实证明，这起案件明显是和杰克的疯狂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该死的联邦警察！”纸条上同样用荧光笔这么写着。

“就是这个，我说过我见过它，先生们，看我找到了什么。”我和丹尼返回警局，从帕米拉案件的档案里找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这算是个突破，几件案子联系起来了。把这些字条放在一起，很容易就会注意到字迹非常相似，手写，用的都是荧光笔。这个家伙好像成心要到处宣扬：“嘿，我是连环杀手，我就是要杀人，我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害怕我，我才是地狱来的死神。”

这个杰克留的每张字条都同样大小，标准尺寸，都是他用手撕开的，所以边缘十分毛躁，而且每张字条都用了黄色或者橙色荧光笔。我们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其中一张字条泄露了动机。

“我被关了6周，有人一定要付出代价！”这句话应该是条线索，但是也有可能是在误导我们。但现在我们必须去相信这个疯狂的人还会说真话。

“这个道理很简单，从我多年的经验来看……”亚历克西亚·威奇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我和丹尼述说他的看法。他是我的同事，同时也是很出色的犯罪心理学家。

“像这样疯狂的罪犯一般都很狂妄，因为他们相信警方和法律根本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肆意地收割着其他人的生命，从他们的行为以及留下纸条的做法可以看出，他们都有着严重的偏执狂症状，这样的人在留言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顾忌，他们神经中疯狂的因子会让他们立刻写下真话。”亚历克西亚·威奇砸吧着嘴说，“我甚至不怀疑他们会直接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前提是有人真的教唆

他们这样做。”

“那么，这显然是一个突破口，我们应该对最近短暂收监的犯人进行一次调查。”丹尼用质询的目光看了看我。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只知道他叫杰克，我们都去过犯罪现场，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真正的目击证人，就这么办吧。”我耸耸肩膀说。

四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又对受害人的背景情况进行了调查，看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我们调查了他们是不是在同一地点加过油；他们的汽车有没有在同一地点出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我们唯一的发现就是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证据表明凶手本人没有生活在科利奇帕克这样和伊斯特波因特靠得非常近的城市，更不可能是亚特兰大、哈普维等周边的城市流窜到这里来做案。只有一种可能，他就生活在本地。我们断定，凶手下一次袭击还将在本市展开，而且任何一名市民都可能成为他的目标。警察局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警告行动，提醒所有市民注意自身安全，电脑系统自动给全市所有家庭打电话，所有接电话的人都得到通知。

语音系统通知公众，一旦发现可疑人物，要立刻通知警察局。这样一来虽然让市民们都提高了警觉，但同时也让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到处都在流传着神秘凶手杀人的故事，市民们甚至把这个凶手称为——“索命杰克”。这让我们很恼火，却没办法。我和伊斯特波因特市警察局的同仁们24小时待命，力图要在杰克发动下一次袭击之前将他捉拿归案。但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并不容易，因为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职业的杀手，他的兴趣就是杀人，我们的电话也有可能告

诉他我们正在找他，所以他就会隐藏起来，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毫无办法。对于这点，亚历克西亚告诉我，这样的人绝对不会甘于寂寞，他会再次出来挑战警察的权威，甚至他的下个袭击目标有可能就是警察。

“袭警可以让这个凶手感觉到十分的刺激，他想要挑战法律的权威，就越会将目标锁定到你们身上，因为这样他似乎就能践踏到法律。”亚历克西亚说。

“那我倒希望他的下个目标是我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抓住他，而且换句话说，我也不希望普通市民受到伤害。”我这样回答道。

警署位于城市的东部，现在我们很无助。我们的职责是保证市民的平安，可不幸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下次袭击何时发生，不知道谁是下一个受害者，更不知道凶手为什么要杀人，我们不希望自己这么一直等下去。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感到最无奈的就是现在这样等着下一个受害人出现，这真是一种煎熬。”丹尼对我说，他也是一名有过多年办案经验的老探员了，曾经破获过很多谋杀案和严重的刑事案，对于他说的话我十分的赞同，但我们只能等。

案件的发展在我们预料中，尽管我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4月15日，哈普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两名年轻的女子被杀死在自己的车内。哈普维警方在现场发现了10毫米的手枪子弹，同样没有弹壳，杀人犯和受害者距离非常近，子弹依然是穿过了挡风玻璃射进受害者胸膛。

这起案件和我们正在侦破的连环凶杀案有相同之处，我们立刻赶往哈普维。在凶杀案现场，我们发现了一张用荧光笔写下的字条——“我是不会被你们抓到的！”

字条的发现让我们有些迷惑，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凶手是本地人，而不是周边这些城市的。但是哈普维凶杀案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侦探方向出了错，他有可能是一名流浪在各州的杀手，也有可能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这样好迷惑我们。

不过很快，我们就发现了这起凶杀案和伊斯特波因特几起凶杀案的不同。字

条上的笔迹根本不是一个人写的，这张字条上的笔迹相当秀丽，经过鉴定应该是出自女人之手。哈普维警方很快找到了线索，目击证人也被找到，接着杀人犯被抓捕归案。

杀死这两名年轻女子的人是她们的朋友，叫艾丽。她和两名死者都在一家脱衣舞厅工作，三人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接着她们又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人，这让她们的裂痕越来越大。当艾丽听说“索命杰克”的事情之后，就搜集来所有关于杰克的报道，不停学习杰克杀人的方法，在她自认为完美的時候，她决定杀死那两个可恶的女人。

就在4月15号的晚上，她终于等到了时机。两名女子刚刚钻进她们的汽车，她冲了过去，用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手枪打死了她们两个，然后又从容地捡走了地上的弹壳。接着，她把早已经写好的字条扔在了车内。她认为这样就能把警方的视线转移到那个杀人狂身上，只是她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杰克其实是个男人，而这张字条也成为她暴露自己的重要原因。

哈普维警方在艾丽的住所里发现了她杀人时候用的枪还有大量的安眠药等等，他们怀疑她准备自杀，只不过在她出门为自己买临死前衣服的时候被警方给抓到了。证据确凿，带着复仇杀人罪的女罪犯被送上了法庭，陪审团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判定艾丽有罪，然后她被判监禁七十五年。

而我们则带着失望回到了伊斯特波因特市，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许多人会趁着这个机会学习那些连环杀人案凶手的作案手法，经过精心的准备，然后实行他们的报复措施。我们阻止不了，越是这样的连环案拖得越久，这样的借刀案件就会更多，他们会掩盖那个真正的连环杀人凶手，而我们的侦破工作也会因为他们的出现而陷入僵局或者谜团。我们无法知道那个人究竟是想干什么，但我们必须侦破这个案件，否则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9天后的4月24日，等待结束了。在凌晨1点30分，佐治亚州伊斯特波因特市的居民伊西多·拉弗蒂在回家的途中，被杰克袭击，成了第五名受害者。

她在汽车里被杰克用手枪击中，有4发子弹射中了她左侧的身体。

“上帝！”一个行人听到这里的枪声，匆忙赶来并发现了伊西多，立刻拿起自己的移动电话报警。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往了现场，但是，情况是糟糕的。在现场实施抢救的医务人员告诉我们，伊西多可能活不下去了，她的情况很糟糕，血压一直在下降。我们此时无法从受害人口中得到任何答案，也许永远都无法得到了。

凶手在现场留下的物证果然让我们再次找到了10毫米口径手枪的弹壳，一共有4枚。这让我们喜出望外，要知道这名自称是杰克的凶犯在此前的4次袭击事件中一直用10毫米口径的子弹，更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为我们留下弹壳，这让我们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但是这一次他显得十分仓惶，没有收拾干净现场。

不过，我们在凶手架手枪瞄准的汽车顶上找到一条线索，很容易看出了他射击的角度，因为汽车上留下了子弹的痕迹。现在我能想象得出他是怎样端着手枪，怎样把手枪架在汽车上进行射击的，上面的V字形图案非常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凶手和被害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实在太近，近得几乎没有失手的可能。这和我们通常看到的10米或50米外的射击不一样，凶手可以说是面对面直接朝受害者开的枪。

我们开始找杰克特有的线索——那张字条。他每次行凶总会留下子弹和字条，子弹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是字条。不过天很黑，我们没找到，那天晚上没有起风，所以字条肯定没有被风刮走，但就是没找到。

尽管没有字条，我们还是很快就发现了伊西多·拉弗蒂和帕米拉·克拉克遇袭的过程十分相似。两人都是在汽车当中遭到了枪击，子弹都在近距离内穿透了挡风玻璃。

对伊西多的背景调查让我们有了震惊的发现，伊西多也在感化院工作，而且彼此比较熟悉，职务也相同，这肯定不是巧合。

至此，我们摒弃了凶手在随意杀人的推测。伊西多·拉弗蒂和帕米拉·克拉克两个案子存在密切的联系。我们从伊西多的室友那里了解到她两个月前搬来，最近刚离婚。伊西多和丈夫是和平分手的，她前夫曾经帮她把家搬到了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杀死自己的前妻。

我们开始在邻居当中寻找目击证人，终于有个妇女向我们报告说她有情况提供。她就住在后面的一条街上，当天晚上她听到了枪击声，透过窗户看见一辆汽车从那里开了过去，那是一辆蓝色的汽车，这种描述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辆汽车的大概形状，因为之前也有人说见过一辆车，只是不知道车牌号码。

看来这个“索命杰克”在狡猾的同时，也非常幸运。他每次都非常侥幸地没有被人看到车牌号，或者是他的脸。这只能是幸运，无论他多么小心，在闹市区开枪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打算把伊西多被袭的消息通知她的亲友，其中包括她的前夫克利夫·韦克。我和丹尼来到伊西多前夫克利夫·韦克的门前，按了几次门铃都没人来开，于是我们打算离开。就在我们向警车走过去的时候，前面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我立刻就觉得这辆汽车非常眼熟，和我们要找的汽车十分相像。

开这辆车的人正是克利夫·韦克。

“你好克利夫·韦克先生！”我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我是联邦特工，明白吧？”

克利夫·韦克显得有些疑惑：“先生们，我想不出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或者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找上我。”

“想说说你前妻的事情，有人袭击了她，她中了很多枪！”我仔细观察着他的反应。

“那又怎么样呢？”克利夫·韦克摊了摊手，“先生们，我和伊西多已经离婚了。我们现在都有了自己的生活，虽然我们依然保持着朋友关系，但彼此间来

往并不多。”

“既然你们依然是朋友，难道你就不关心她的安危吗？”说这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他的汽车在看。

克利夫·韦克显得有些无奈：“那好吧，说说她吧。”

“昨天晚上凌晨1点30分左右，伊西多·拉弗蒂在自己的汽车里被人连射四枪……”

我开始向克利夫讲述昨天晚上他前妻被人袭击生命垂危的事情。克利夫的态度很耐人寻味，他似乎一点都不吃惊，甚至都没有问他的前妻现在怎么样，也没说我得马上去看看，或者有没有找到凶手，就好像我们告诉他的事情一点都不重要似的。

“能看看你的车吗？”他的反应太奇怪了，而且他的车看起来太熟悉。

“随便看！”克利夫·韦克毫不在意地说，他下了车，把身体靠在车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刚才我跟他说的话好像与他无关一样。

“请问你的钥匙呢？还有你的车是从哪里买的？”其他的人员开始检查他的车，我一直盯着他，询问道。

“钥匙在车内，我这辆车是租来的！”克利夫这么回答我。

我们希望能在汽车里找到武器、子弹或者是字条，在克利夫·韦克和杰克之间建立起联系，但我们失望了，里边什么都没有。

“嘿！介意我们去你的房子里看看吗？”我递给克利夫一支烟。

克利夫轻松地接过我递来的香烟，点燃之后，用麻木的眼神看了我一下点了点头道，“好吧，不过你们必须小心点！”

“非常感谢你的合作，克利夫·韦克先生！”我笑着说。

克利夫的房子相当的干净，我们没有搜查令，不可能翻箱倒柜地查，只能随意地看了几个房间。不过，我在他卧室的梳妆台上发现几根荧光笔，和之前我们找到的荧光笔字迹的字条非常相像。

“克利夫·韦克先生，介意和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吗？我们只是想多问几个问题，你方便吗？”我决定把他带回警察局，因为我相信这个家伙就是杰克，他实在太沉着了，让我感觉到他的不寻常。他有意要表现得非常合作，让我们相信他不是凶手。我们会不会确认杰克的身份或者再次无功而返，此时还是个未知数。

感化官伊西多·拉弗蒂胸口部位中了四枪以后一直昏迷不醒，我们认为她是连环杀手杰克的第五个攻击目标。而我怀疑这个自称是杰克的暴徒很可能就是伊西多·拉弗蒂的丈夫克利夫·韦克，不过我此时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杰克这个化名。我和丹尼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带克利夫·韦克回警局问话，他则和其他探员赶到伊西多·拉弗蒂的办公室看能不能发现一些线索，这是我们上一次疏忽的地方，帕米拉和伊西多共用一间办公室，她们二人原本就是好朋友。

我和克利夫在办公室里拉着一些闲话，我发现这个家伙的心理实非常人。到现在为止，他还在和我谈笑风生，其冷静的态度让多年办案的我都佩服。

“老伙计，你出来一下。”正在这时，丹尼敲开了办公室的门，对我歪了一下头。

“怎么了？有什么发现？”我关上门，和丹尼来到他的办公室。

“这家伙确实不太地道，你看看这个，这是在伊西多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的，该死，我们没想到。”丹尼把一封信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信是伊西多写的。原来她这段时间一直生活在惶恐状态当中，信上说，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不测，她丈夫肯定就是害她的人。通过这封信，我得知克利夫·韦克曾经因不想离婚胁迫过伊西多·拉弗蒂。

在信上，伊西多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克利夫·韦克警告过她，说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可以除掉她。而且他还说过，他会把她的脑袋炸开花，他绝对不允许伊西多·拉弗蒂离开他。信当中还暗示她的前夫很可能就是杀害帕米拉·克拉克的人，帕米拉在伊西多·拉弗蒂离婚时帮过她，甚至帮她找的律师，这

让克利夫·韦克大为恼火。他一直认为，如果不是帕米拉从中作梗，他妻子不会跟自己离婚，他对帕米拉非常气恼，所以很有可能首先杀她。

五

“而且，我还证实了一件事情，帕米拉被杀的第二天，伊西多就毅然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丹尼见我看完了信，又说。

“那么说，克利夫·韦克确实有重大的嫌疑，我们现在就可以先拘捕他。”我有些欣慰，看来自己的直觉没有错。

不过克利夫不好对付，和他的较量才刚开始。我们向他展示了找到的那封信，甚至当面读给他听，并直接向他询问了有关威胁的事情。

克利夫狡辩说，那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威胁，不足为信。

“那些不过是说着玩的，没别的，你们这样无端地猜测我很没有道理，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克利夫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们则相信他是在掩盖自己内心的紧张。

“说着玩？”我反问。

“是的！”他确认道。

“你的玩笑就让她写了这封信？”我们继续质问他。

“先生们，这样的信件并不能说明什么！伊西多一直非常的神经质。”克利夫无所谓地耸耸肩膀。

“你有没有绑架过你的妻子？”我们不给他丝毫的机会问道。

“没有！”他立刻回答道。

“打过她吗？”我再次问道。

“没有！”

这个下午，我们询问了更多有关克利夫和前妻关系的问题。这对夫妻的结婚周年紀念日是4月8日，刚好就是伊比·阿奇博尔中弹以及伊斯雷尔·伦德尔被杀的日子。我们做了推测，认为他当天开始时一直待在家里，那个星期天是他们的结婚紀念日，他想他的前妻，他很冲动，之后就离开家随便袭击了两个人。

“能解释一下这个吗？”我们查了他的信用卡，发现他在4月8号租了一辆车。

“很奇怪吗？这很正常！”他反问我们，说实话，这确实很正常。

“同一天有人发现了两起枪击事件，有证人看到了这辆车，老实交代吧！”我们此时一点也不相信他的鬼话，直接痛斥道。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办法打破他的心理防线，然后让他如实交代。

“那是巧合！”他依然不承认。

实际上，这辆汽车和目击证人的描述十分吻合。我们发现他很喜欢租用汽车，他租的两辆汽车我们都找到了，而且现场都有证人见过它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审问过程中，克利夫一直否认自己和这些案件有任何牵连，他甚至还编造故事说曾经有缓刑犯想要杀死他的前妻，说那些人因为自己的妻子是感化官，把他们送到了监狱，他们经常会来骚扰自己夫妇的生活，自己经常要面对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事，他经常会跟妻子发生矛盾，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了，所以他不想知道任何她的事情，但他依然爱她，却不愿意去想她。

“克利夫·韦克先生你有权保持沉默，不作任何交代，明白吗？”由于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证据，大约5点钟的时候，我们以涉嫌谋杀前妻逮捕了他。

“你的话将被作为证词，明白你的权利吗？”我对他说。

“我爱我妻子！”克利夫大声地喊道，从他的喊声中我感觉得出来他就是那个凶手，这是一种直觉。

但是伊西多·拉弗蒂只是五名受害者其中的一个，如果克利夫·韦克真的是杰克，我们仍然必须要用证据证明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把他和其他袭击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物证，但还不足以证明他就是罪魁祸首。我们在现场找到

的弹壳与弹头将派上用场，实验室的报告说，我们此前在几个袭击现场找到的所有子弹都是由同一个武器发射出去的，包括射向伊西多·拉弗蒂的子弹在内，它们都来自同一把枪。我突然意识到只要找到这把枪，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这个时候，又传来一个让我们欣慰的消息——我们有了一个幸存者，伊西多醒了。当然，她只是醒转而已，她的状态并不适合配合我们调查，这个所谓的“状态不适合”，是医院出示的证明。

到现在都没能找到凶器，我们组织了八次搜查行动。后来我们又想到了其他物证，如荧光笔，我们带走了从克利夫·韦克卧室找到的荧光笔。他写了那些字条，留在了犯罪现场，想要以此来迷惑警方，我们最终找到了这些笔。

荧光笔来自一种很受欢迎的品牌，即便颜料吻合，也不能说明这些字就是克利夫·韦克写的。这些东西都太常见了，任何人都有可能用到。不过，它们是我在克利夫·韦克卧室里找到的，我想把它们送到实验室，或许那里会给我一个答案。

当我把这些荧光笔送往实验室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要先等等，因为那些字条本身让他们找到了突破性的线索。

实验室的刑侦科学家对字条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希望找到指纹，最终只找到了一处模糊的印记。这枚印记就处于纸张的边缘，不过这不是指纹的印记，而是人的唇印。我们相信肯定是有人先沿着折痕舔过这些纸张，然后才把它们分别扯开的，在这个过程中，纸张上留下了凶手的唇印，凶手的这个举动是想便于把纸张撕扯下来！

枪手尽量避免将指纹留在字条上，但是刑侦科学家找到了嘴唇留下的唾液印记，印记当中含有人体DNA。科学家将它和从克利夫·韦克身上找到的DNA进行了比对，两者完全吻合。克利夫·韦克就是杰克！

“没有开玩笑吧？”我有点不相信地说，幸福真是来得太快了，让我有些不敢相信，“匹配吗？”只要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给他定罪。

“是的，我没有开玩笑，完全的匹配！”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凶器，但是我们有克利夫·韦克的DNA，他在这些字条上留下了唾液，这成了我们给他定罪的铁证。我们的工作终于完成了，我很高兴我又一次抓到了一名罪犯，而且是一名连环杀人凶手，虽然这个并不值得庆幸。

克利夫·韦克因为和伊斯特波因特市多起连环凶杀案有牵连，控方律师希望法院能判他死刑。克利夫·韦克的前妻伊西多·拉弗蒂已经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终于回到了家，而我们也从她那里了解到了当天晚上的事情。

4月24日清晨，伊西多·拉弗接到了他前夫克利夫·韦克的电话。

“HI，伊西多，我们今晚可以找个地方聊聊吗？”克利夫·韦克在电话里这么说道。

“克利夫，有什么事情，难道不能在电话里说吗？”当时的伊西多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向她靠近。虽然她写过一封关于克利夫·韦克有可能是杀害帕米拉的凶手，但实际上，她也觉得这太过不可思议。

“伊西多，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我们还是朋友吧。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聊聊，并不是想做什么，难道朋友之间出来聚聚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克利夫努力地劝说。

伊西多只是犹豫了一小会儿，就答应了克利夫的请求。在她看来，和克利夫聚一下并没有什么问题。虽然在离婚的时候两人曾势如水火，但毕竟那已经是过去了。

当天晚上，两人相约在一家酒吧见面。但见面的经过并不是那么愉快，只是聊了几句话，两人便争吵了起来。他们一边争吵一边离开了酒吧，就在伊西多准备上车的时候，克利夫追了上来。

“伊西多，你知道我多爱你吗？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克利夫朝着伊西多大吼道。

“克利夫我们已经结束了！你不要再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伊西多当时的情

绪也非常的激动。

“就因为帕米拉吗？她就是个婊子，一个伪善者。她不喜欢我，因此她也想尽办法让你离开我！”克利夫面红耳赤地咆哮着。

“克利夫，你为什么要提到她？她已经遇害了，请你对死者保持应有的尊重！”帕米拉是伊西多最好的朋友之一，她不愿听到任何人说她的坏话，特别是在帕米拉遭遇不幸之后。

但奇怪的是，克利夫在听到帕米拉的死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冷静。他抄着手，嘴角挂着冷笑，看样子似乎非常的痛快，或者说是非常的满足！

伊西多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她不可思议地看着克利夫，大声说道：“你为什么这样，难道真的是你？”

“是我又怎么样？我说过，她要为她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克利夫的声音很冷，甚至让伊西多从心底泛起一丝寒意。

伊西多没有再说什么，立刻钻进车里踩下了油门。她被吓坏了，那可怕的事情竟然真是他做的。她当时心里非常的乱，甚至于忘记了报警，只想着赶快回到家里。

但是，现实并不像她想像的那样。在她行驶到半路的时候，克利夫驾车拦住了她，然后冲到她的车前，朝着她连开四枪。

之后，伊西多陷入了昏迷……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这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觉得很悲哀。

9月，在伊西多·拉弗蒂险些被人杀害4个月之后，她给我们打电话说她收到了一封信。她还没有拆开，希望我们把它拿走，于是我和警察就到了她的住处。

“嗨，女士！你还好吗？”看到伊西多·拉弗蒂能够活过来我很高兴地打着招呼。

“哦，好多了！”她脸上露出一丝的笑容，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她并不高兴。她吩咐自己的伯母把那份信拿过来，我们拿起了那封信然后宣读起来，这是一封

道歉信！

通过这封信，我们终于了解了克利夫·韦克让人惊讶的杀人动机。他知道如果杀了第一个人，这个人又是妻子的朋友，那么妻子肯定会非常难过。而杀第二个、第三个以及第四个人只是想迷惑警察，让我们在调查此案的时候完全找不着调查方向。

这封信解答了警察剩下的疑问，也成了克利夫·韦克的死亡宣言，原来我们已经有了他的DNA，足以将他定罪了，现在我们又有他的供词，找到了他的杀人动机。因为有了这份供词，所有陪审团成员一致认定克利夫·韦克有罪。他被判入狱服役191年，不得假释。

我们事后一直在议论，如果我们没抓住他，他会不会继续行凶，以便转移我们的调查视线呢？他想要杀自己的前妻才让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我相信要是不抓到他，一定又会有其他人被他杀了。只有克利夫·韦克自己才知道他计划要杀害多少无辜的市民，以达到迷惑警察的目的。

云层上的较量

我叫乔迪·克里，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是一名犯罪心理学专家。在我工作的几十年中，这个案例无疑最为经典，也最让人纪念，要知道他们创造了一个传奇，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兴趣知道这件事情。两名手段极其高明的罪犯劫持了一架客机，并在空中和我们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对抗，他们所做的事情甚至让波音公司的工程师们被迫对飞机进行了技术的改进，并且用他们的名字为那个装置命名，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先例。

一

1972年4月7日，当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分局工作。就在那天早上，我们接到任务，一架波音727被人给劫持了，这让我们非常惊讶……

“天啊！乔迪先生，难道您不能稍微快点吗？我们快要迟到了！”我的同事亚当·布雷斯格德尔对我喊道。报警电话一放下，整个局的人都立刻行动起来，

我记得当时我的速度比较慢，亚当显得很生气。他是一名出色的探员，破获过很多案件，非常的棒！

“亚当，等一下，我需要带一些东西！”我这样回答道。我和我的助手在收拾着我们需要的东西。要知道罪犯的心理素质一般都很坚强，更何况是劫机犯，我们需要借助一些仪器来分析他们的想法，才能够更好地帮助我的同事来完成他的工作。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动作有些缓慢的人，当我和我的助手把东西放到车子后备箱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走了，只留下亚当在无奈地等待着我们，他显得十分不耐烦。

“乔迪，你应该锻炼一下了。看起来，你现在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探员！”亚当这样对我说，而我只能看着自己已经略微有些臃肿的身子苦笑了一下。

“我相信我能够帮到你们！”我只能这样回答他。

“是的，我相信，你是一名很好的谈判专家！”亚当脸上表现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我们立刻驱车前往机场，亚当一路上不停地拿着通信器询问着自己同事现在的情况，“HI，亲爱的，现在能够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亚当正在向指挥部的美女同事问道。他每次说话的时候都有些玩世不恭的感觉，但是我们都知他他很认真。

“哦！小伙子，看来你有些迟到了！”通信器内响起了一个甜美的声音，不过说话的内容却不见得那么美好。亚当有些委屈地看了我一眼，小声地说：“嗨，伙计，你是不是回头应该给他们解释一下，你打破了我的一个纪录！”

我对他报以一个无奈的笑容，不过这一切通信器那边并不知道，甜美的声音继续报送：“局长大人已经在这里设立了临时的指挥中心，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同事正在调查 20D 座位上的那名劫匪的资料。刚才飞机正在距阿斯彭北部约 15 英里处向西飞行，飞行高度为 3 万英尺，现在已经改变航向，正在向旧金山方向

飞来。机长赫恩告诉我们罪犯坐在飞机的 20D 座位上，他刚刚递给乘务人员一封信，信上说他们手中有手雷、手枪还有 C4 炸药，乘务员无法判断到底有多少罪犯。还有他要求使用机场的 2 号跑道，并要求 100 码内不得停靠其他交通工具。此外还索要了 50 万现金和 4 顶降落伞，要求给飞机加上可以飞行 6 小时的燃油，所有这些都必须在飞机降落时送抵机场。飞机上现在没有人员受到伤害，机长已经暂时稳定住了乘客！我们现在正在清理跑道，把其他的飞机转移到别的机场。所以，你现在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喝杯咖啡！”听着美女同事略带轻松的话，看起来现在的情况并不算太糟糕，“不过，我听说局长已经发火了！”

“上帝，希望他不要暴跳如雷，你应该告诉局长乔迪在我的车上，我相信他能够理解的！”亚当开口说，他正在用我当他的挡箭牌，而且看起来我比较像他的累赘。

“我会告诉局长大人的，不过你应该尽快赶过来！局长说他很需要乔迪的帮助。”美女同事很快回答了亚当的问题，并关掉了通讯。

“是的！”亚当放下了通信器。我们很快到达了飞机场，找到负责这次任务的旧金山联邦调查局局长凯尔文·马金尼斯。凯尔文看到我们的到来，脸上本来生气的样子终于缓和了许多。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我开口问道。作为一名心理专家，我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劫匪的一切情况，这样我才能够判断出劫匪现在的想法和他想要干点什么。虽然，这些东西都是假设，但确实能给他们带来不少的帮助。

“联合航空公司由纽约飞往洛杉矶的 855 次航班中途停靠丹佛，其中有一个乘客非常的特殊，是一名逃犯，现在由一位狱警负责将其押往圣昆廷监狱。他们现在在第二十排坐着，我们怀疑劫匪有可能是他的同伙。还有我们刚刚从科罗拉多州的同事那里得到了消息，他们向斯泰普尔顿国际机场的员工询问了有关情况，劫匪买机票的时候用的是现金。这是一名 25 到 30 岁之间的白人男子，身高约 5 英尺 10 英寸，体重约 160 磅。从机场记录的文件来看，他只告诉售票员自己的

名字叫约翰逊，首字母是J。”凯尔文颇有些无奈地告诉我道，“这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一些情况，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机场安检形同虚设，乘客及其行李无须接受金属探测器和X光透视检查，一旦出现意外，一切都要靠机组人员自行解决。而且当时信用卡还没有普及，乘客也不需要出示任何带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证明。

“我想询问一下机长可以吗？”从地面上我唯一能够了解到的就是他是一名白人男子，他的行为应该并不会涉及种族问题，那么这样就会好办一点。当时，在美国种族问题还是相当的严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也是美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之一。我们经常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每次我们都要尽量公平地对待他们……

“当然可以！”凯尔文立刻带着我前往通信器旁边。

“855次航班，这里是空中监管中心，听到请回答！”我们通过航空控制中心联系上了联合航空公司的855次航班。

“我是855次航班机长赫恩，听到请说！”从机长的声音，还有刚刚他跟地面汇报机上情况来分析，他们身边应该没有劫匪，整个驾驶舱在机组人员的手中。

“我是旧金山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能够问你一些问题吗？”我开口说。

“当然可以！”赫恩回答道。

“能告诉我事情发生的经过吗？”通过事情的经过，我可以大概分析出劫匪的习性和他的动作，也能够通过这些东西知道飞机上大概有多少名劫匪。

“好的！”赫恩的语气非常的平静，听起来整个飞机上情况相当的良好。“我们从丹佛起飞之后，因为飞机上押运的有罪犯，我的同事们相当的警觉。我们正准备起飞的时候，有一位乘客进了洗手间，我们一般管那儿叫‘蓝房间’。因为有人在洗手间，我们就没法起飞。我让乘务员黛安把洗手间内的乘客叫出来，当那人走出洗手间时，乘务员黛安发现他看上去有点古怪。事情发生之后，黛安告诉我当时她就有点怀疑那个人，但是比这更糟的情况她也遇到过，所以，当时她

就想，她得密切注意这位奇怪的乘客。乘客坐定后，机组的乘务员开始播报飞行注意事项，一切准备就绪，飞机起飞了。在飞离机场 2 英里处，一名乘客发现了那名劫匪身上有一枚手雷，黛安把他安置在头等舱，并要求他先进行保密，并向我做了报告。当时，我们还以为能够处理这件事情。但没有想到的是，黛安刚刚向我报告完，就有一名从后排走过来的乘客把一封信交给了我们。我们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二副机长肯特·欧文觉得这封信有点不对劲，信纸打开后看到一个拉环，显然是从某颗手雷上拔下来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但我们都意识到情况不妙。如果一枚手雷在密封的机舱里爆炸，你可以想象一下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我不想冒险。信中写得很详细，我已经向你们报告过了！”

我立刻对赫恩所说的话进行了分析，看起来这名劫匪是早有准备，安检的不到位使劫机者得以带着手雷和装满子弹的手枪登上了飞机，而劫匪现在应该是用手将手雷固定在自己的某个地方以防引爆。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话来办的话，他一定会炸掉飞机。

凯尔文一直盯着我，他希望我能够判断一下现在的局势。毕竟，现在的局势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不利，而飞机则马上就要到达这里，他们必须制定出一个详细的计划，来营救那些无辜的乘客。

“如果那名逃犯不是他同伙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人！”经过一番的分析之后，我说道：“从劫匪让其他乘客送信的情况和现在驾驶舱一直没有劫匪进行控制可以分析出来，劫匪是一个人，他必须依靠其他人的帮助来完成别的事情……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个劫匪隐藏在乘客之中时刻准备着。看起来他们是为钱而来的，应该不会伤害乘客！”

虽然从我的分析并没有确定出太多的东西，但是已经让凯尔文足够满意了，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飞机上不止一个劫匪，现在看来那个人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赫恩机长，你能够派人去试探一下手雷的真假吗？”我再次询问道，这个

对我们很重要。

“我试着看一下吧！”赫恩回答道，但是很快他就告诉我们，乘务员黛安觉得劫匪似乎并不是在虚张声势。而且劫匪禁止向乘客发出劫机警报，他们不得不找借口通知乘客飞机改道的消息。他们对乘客进行了广播通知，说他们接到消息，飞机抵达洛杉矶时会有大雾，所以转向飞往旧金山，改道的事情就这样平静地通知了乘客。劫匪坐在后排，非常靠后的位置，事实上，后面有一些乘客可能也看到了手雷和手枪，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但是，大多数乘客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所以他们还是决定暂时把消息封锁起来。我们告诉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不让乘客知道飞机上发生的事情，要让大家保持镇静。他们要尽自己所能做好服务工作，不让乘客产生紧张情绪。

“看来我们应该按照劫匪说的，先稳住他，这样我们才能够从容地面对！”我告诉凯尔文。

凯尔文同意了我的建议，他决定让亚当去把劫匪所要的钞票和降落伞带来。

“这真让人郁闷！我讨厌当送货员，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差事！”亚当一副失望的样子，嘴里咕噜着开车走了。赎金是从旧金山的一家银行提取的，一共 50 万美元。取来之后，亚当和警务人员们在我们面前点好钱，之后又点了一遍。纸币的序列号都已记录在案，钱的数额与劫匪的要求完全相符。按照劫匪的指令，50 万美元被重新装进了手提箱。两个手提箱装得满满的，重达 40 磅。

对于劫匪要求的 4 顶降落伞，我们不清楚劫匪是打算迫使机组人员跳伞、自己驾驶飞机，还是打算把机组人员留在飞机上、自己跳伞逃跑。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我们在降落伞里藏了一个跟踪器。降落伞一打开，我们就立即采取行动。我们还在降落伞里安装了无线电发射机，但是这种仪器不能坚持很长时间，里面装的是很小的电池，电池的使用寿命只有 12 个小时。如果劫机者跳伞逃跑，希望我们能足够的时间找到他。

但是出于战术的考虑，凯尔文必须尽可能延长飞机停在地面的时间。飞机停

在跑道上有利于我们控制局势，而狙击手已经在集散站的屋顶上就位。

我们一边尽量满足劫匪的要求，一边着手制定计划，尽量让机组成员和乘客安全离开飞机。如果情况危急，我们也许不得不击毙劫匪，但那是极为冒险的行为。事情有可能变得很糟糕，一旦事态变得严重，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且可能是在瞬间发生。人们会起来反抗，局面会变得难以收拾。

这个时候，飞机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赫恩告诉我们飞机正在进入旧金山的着陆航线。此时，劫匪又向黛安下达了一道命令，他让黛安把最后几排乘客转移走。黛安告诉乘客，飞机需要重新分布载荷，所以他们得往前移，只有一个人没有动，就是那名逃犯。接着，劫匪又让所有的乘务员全部坐到后排，情况变得十分的危急。

“你们必须稳住，相信我们！”我们暂时只能这样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还在天空，我们基本上就无能为力，我们必须等他们下来。

“我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我想到劫犯要降落伞，就马上想到了曾经劫持西北航班的凯莱布·内尔。四个多月以来，我们一直在通缉凯莱布·内尔。此人劫持了一架飞机，把20万美元赎金绑在胸前跳伞逃逸，从此音讯全无，似乎从人间蒸发了。有人认为他在跳伞时摔死了，也有人认为他逃走了，那些赎金也再未露面。西北太平洋上的所有人员都参与了搜捕行动，寻找劫匪或是赎金的去向。凯莱布·内尔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惟一一起悬而未决的劫机事件，为了抓捕他劫匪，我们在全国内展开了通缉。

“上帝，是的，难道他是凯莱布·内尔？”凯尔文听完我的话，有些惊讶地说。我们和联合航空公司都无法确定这次劫机事件是凯莱布·内尔所为，还是出自一个高妙的模仿者之手，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是等待。

当我们在旧金山密切注意飞机动向时，科罗拉多州的同事正调查20D座位上的那位约翰逊先生。他们向斯泰普尔顿国际机场的员工询问了有关情况，该机场是飞机遭劫持的前一站。

“他是使用现金购买的机票。”机场工作人员回忆道。

“你能形容出他的样子吗？”特工们仔细地询问着。

机场工作人员思索了片刻后，犹豫着说道：“怎么形容呢，他好像……他是一名25到30岁之间的白人男子，身高约5英尺多些，看体型，体重应该在160磅左右。”

联合航班855次在下午将近五点的时候降落了，我们安排的狙击手将飞机锁定在视野中，等待着劫机犯的出现。

二

事情的发展让我们有些失望，飞机降落后，劫匪再次把事先打印好的指令交给黛安。他早已策划好了停在地面的时间安排，他要拿到钱和降落伞……还要求拿回自己的行李，同时把其他乘客的行李从货舱中搬走。但他不许任何人离开飞机，乘客们被转移到了前舱，头等舱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

赫恩知道，他再也不能让乘客蒙在鼓里了。于是，他向大家通报了飞机上的情况。从一直开着的通信器里我们听得出，赫恩表现得非常客气、非常沉着。他说，飞机上有一位先生，他想要一笔钱，我们会给他这笔钱，我们也会处理好这件事情。乘客们似乎开始恐慌起来，乘务员正在尽力让他们保持冷静，确保没有人去做激怒劫匪的事。我们密切注意着飞机的动静，并与飞行员保持着联系。飞机上众多无辜的乘客正处于危急之中，我们不得不谨慎行事。

机场周围已经设立环形防线，媒体也得到了有关劫机事件的信息，新闻记者纷纷赶到机场采访这一紧急事件。

劫匪首先要求给飞机加油，保证飞机能持续飞行六个小时，他甚至对油车的停靠位置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我们要求加油工人尽量拖延时间，希望尽可能延长飞机停留在地面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在地面上解决他。而且，我通过

赫恩转告劫匪希望跟他通话，但是被他粗鲁地拒绝了。

我们满足了劫匪的要求，一辆运油车开了过去。亚当他们希望能找到机会登上飞机，擒住劫匪，但是，这几乎没有可能。飞机上有那么多乘客，亚当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下手，那样做实在太冒险了。加油时间超出了劫匪原定的时间，到傍晚七点的时候，劫匪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加油还在进行，劫匪过来问赫恩怎么回事。赫恩也没法给他一个确定的答复，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劫匪显得非常焦虑、不安，几乎都有点歇斯底里了。他心里很清楚，我们正在拖延时间。就在这时，他又向黛安下了一道指令。

黛安找到了机长赫恩，赫恩告诉我们劫匪给了黛安一张纸条上写明了钱、降落伞以及他的行李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他告诉我们劫匪非常生气，我们现在必须按照他的要求来办，否则会有乘客受到伤害。

凯尔文此时只能放弃了自己先前的计划，看来想要偷偷登上飞机是不太可能了。我们也知道，过一会儿会有人出来提取劫匪要求的東西。亚当希望在赎金被提走前至少能看到一名劫匪，也许亚当他们可以开枪扫射，但是真的开枪，就必须把劫匪击毙。亚当他们等待着，希望能找到机会冲上飞机。但是劫匪却让那名逃犯和另外一名乘客走下飞机提取物品。这两人的形象和那名劫匪本人相差很远，目标尚未确定，狙击手无法开枪。

我仔细想了想劫匪的要求，他要了4顶降落伞，所以说，很明显，劫机事件还没有完，这不过是中间的一个环节。我们必须开飞机跟着他，看他会在哪儿跳伞。我们只能希望，他不要让人质也跳下去。

七点半，赎金被提上了飞机，劫匪在检查完东西之后，写了张纸条给飞行员。飞行员告诉我们劫匪要求除了女乘务员，所有人一律走下飞机。女乘务员待在原地，飞离地面！

“正在释放人质，各组回到集结地待命！”凯尔文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来这个劫匪真如我所说的，只是为了钱才这样。为了不激怒劫匪，以免他有过激的

行动，凯尔文决定全面停止行动，等待下一个时机。

乘客们开始从飞机上走下来，亚当他们在一旁待命。他们不知道劫匪或者说劫匪们会不会就隐藏在刚下飞机的乘客之中，也不清楚这名逃犯是否跟劫机事件有关，只能密切地注意着现场。狙击手仔细观察着每一位乘客，由于对劫匪的形象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们不能轻易射击。

当所有乘客都已离开飞机后，空乘人员黛安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这些都是我们当时不知道的。当事情结束之后，黛安告诉我们：“他正忙着让所有乘客尽快走下飞机，根本没有心思来管我们藏了些什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正攥着他写的那张纸条。我当时的位置离隔间非常近，我的钱包就放在隔间里。我也没想太多，但不知怎么的，就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把纸条藏进钱包。然后，我就很快就把那张纸条放进了我的钱包！”而且，她希望劫匪已经忘了这张纸条。正如她所想的，劫匪走回来之后，让黛安坐在他的身边，似乎在考虑其他的事情，他并没有向黛安要回那张唯一用手写的纸条，而这个东西到最后也成为了最关键证据。夜幕降临之后，他让乘务员都坐到头等舱去，还不允许黛安等人去观看，后边一团糟，乘务员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安置那些被释放的人质。机场之上，那些媒体正在对乘客进行采访，乘客们详细而又夸张地告诉媒体他们所看到的，我听到他们说机长赫恩相当棒，他对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

我们也开始向乘客了解一些情况，同时也需要排除乘客中间可能存在的劫匪。我们希望能掌握一些基本情况，一共有多少劫匪？那个人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做了些什么？乘客看到了什么？但是乘客们的表述差异很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向那名逃犯询问他在飞机上看到的情况，现在我们认定此人与劫机事件并无牵连，他只是被劫匪利用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名逃犯却是唯一一个见

到过劫匪真实面目的人，这让我们兴奋不已。

逃犯告诉我们，他看到劫匪走进了靠近飞机后排的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衣服换了，戴上了假发，还化了浓妆，他想让自己的皮肤显得更暗一些，另外，还贴上了胡子。逃犯曾经想把这一情况告诉狱警，但是，狱警非常严肃地说‘坐下，保持安静，给我闭嘴。’或者诸如此类的反应。或许，当时那名狱警能够相信这名逃犯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件事发生，但是这些事情有些不太可能，就算是我们也很少相信罪犯嘴里的话。

七点四十分，被劫持的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在旧金山停留三小时后，飞机再次回到空中，呼啸着划过夜色。我们不知道它将飞向哪里，一直希望会有突然事件发生，希望劫匪会在某一时刻出现某种疏忽，但他非常精明。有人认为此人手法老练，或者说，非常幸运。我们中间一些权威人士怀疑，劫持这架波音727飞机并迫使它降落在旧金山的人就是凯莱布·内尔。

我们满足了劫匪的一切要求，为他提供了降落伞、燃油和现金。而劫匪放走了机上的乘客，然后命令飞机再次起飞。从雷达显示的结果来看他们正往东飞，我们乘坐美国海岸卫队的追踪飞机也立即起飞。在之前的劫机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凯莱布·内尔事件。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里跳下飞机的，所以只能进行大面积搜寻，结果就让他逃脱了。如果劫匪跳伞，或者迫使飞机降落在一个偏远的机场，我们就必须给出地面追捕的确切位置。

追踪飞机必须始终与被劫持的飞机保持视觉联系，我心里很疑惑，不知道涡轮螺旋桨飞机能不能跟上727喷气式飞机。因为追踪飞机既要跟上被劫持的客机，又不能被劫匪发现。劫匪曾经警告说，一旦发现有飞机追踪，他就引爆手雷。但是我们必须冒险追踪，如果这位真的是臭名远扬的凯莱布·内尔，我们就不能再让他逃走了。

劫匪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们一无所知。充足的燃油使飞机可以一路飞遍全国，甚至进入加拿大和墨西哥境内。上帝保佑他千万别进入古巴，因为某些政治因素，

古巴对美国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如果这架飞机进入到古巴领空，我毫不怀疑，古巴人会直接把它打下来……现在西部及落基山脉沿途各州的联邦调查局探员都已接到通知，随时准备抓捕这个家伙。

根据机长赫恩所说，劫匪制定了一条非常曲折的线路，需要飞越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飞行路线非常曲折，并告诫我们不要进入客机的视野范围。这里可视度极高，空气像水晶般清澈，追踪飞机很容易被发现。我们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被他甩掉。这一刻他好像要飞往丹佛，下一刻，他又好像要飞往里诺，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往哪儿飞。喷气客机在夜空中蜿蜒行进，我们所在的追踪飞机努力跟着，不让它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

赫恩还告诉我们，劫匪显然很懂飞行，他继续使用专业的标记改变着飞行计划。他的飞行指令都是按照联邦航空局飞行计划的格式写的，他甚至命令赫恩按他指定的高度和速度飞行。当飞机飞到 12000 英尺时，仪表板上的红灯开始闪烁，尾舱门开了。这样的飞行高度会使飞机上的压力降低，乘务员们纷纷抓起氧气罐。

此时，这里的空气冰冷而稀薄。尾舱门处伸出一段舷梯，通常舷梯都是与跑道相接触的，赫恩告诉我们怀疑此时舷梯正在风中飘动。

“他可能会跳伞，告诉伙计们，让大家做好准备！”凯尔文急忙吩咐道，他绝对不允许这个家伙从自己的视线中逃跑。从凯莱布·内尔的劫机案中，我们知道劫匪之所以选择 727 飞机，是因为它尾部的舷梯是从机舱直通下去的，可以为他的紧急跳伞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在当时，别的商用飞机都不具备这一条件。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狡猾的劫匪又向机组人员发出一系列指令。飞行路线变得更加曲折，航空控制中心记下了客机的新坐标，劫匪正在迫使飞机向犹他州方向飞去。

“通知犹他州警察和 K-9 小分队，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凯尔文再次调整

自己的部署，并询问我劫匪跳伞的可能性。我不太相信劫匪这个时候会跳伞，因为从他开始劫机时各项动作来看，这个家伙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像这样的人一般想得都比较复杂，按照他的犯罪行为，他跳伞的几率并不大。

“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凯尔文有些沮丧道，他明白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都是一些大概模糊的，只能为他的判断提供一些参考。“如果他从犹他州跳下去，他一定会被我们抓到的！”

劫匪一定会带着钱往下跳，当时我们已经很确定：“他就要跳了。”他会不会把乘务员推下去？他会不会使用其他的降落伞？会不会在国外购买了一些降落伞？我们最担心的，还是人质的安全！现在我们和警方能做的，只能是等待劫匪的下一步行动。

我们并没有等待太多的时间，飞机靠近犹他州边界沙漠上空了。我们接收到了某个降落伞里无线电发射机的信号，立刻通知下面的同事前去搜捕，希望这次是真的。我们看不出是否有人跳伞，不知道是劫匪跳了下去，还是某位乘务员作为诱饵被迫跳了下去。

赶赴边界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只在中途发现了一顶空的降落伞，他们希望能从我们那里得到准信儿。“我们不知道劫匪到底有没有跳伞，一开始收到的报告说，劫匪可能已经跳下去了。盐湖城距离那儿有一百多英里，如果我们相信劫匪已经跳伞，那么无论飞机是在威尔逊市附近，还是内华达州的沙漠上空，我们都得赶往那儿。赶一半路程，或者全程，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我们都要分散战斗力，所以我们必须得到确认！”他们这样询问着我们。

为此，我们和机长赫恩取得了联系，赫恩告诉我们乘务员又拿来了一张纸条，看来那名劫匪依然在飞机的后舱进行活动。

“乔迪，看来你是对的，他是一个复杂的家伙！”没有抓到劫匪，凯尔文显得十分的郁闷，他愁眉苦脸地说。

“亲爱的局长大人，我相信他马上就要跳伞了，我有一种感觉，他不会使用

我们给的跳伞用具！”我这样劝说道，但是我的话让凯尔文更加的郁闷，要知道一旦劫匪不用我们提供的跳伞用具，那么抓捕工作将更加的困难。

随后几分钟内又出现了两个信号，检查信号又耗费了宝贵的几分钟，这两个信号依然是错误警报。根据劫匪的意愿，飞机以每小时大约 330 公里的速度缓慢前行。机长赫恩让飞机飞得极低，这样做非常危险，但此时飞机很难在高空飞行。每小时 50 英里的顺风是让飞机保持在 14000 英尺高度的惟一力量。

劫匪又向机长赫恩下了一道指令，他命令赫恩向南飞往犹他州靠近普罗沃的区域，机长赫恩把飞机的新坐标传给了航空控制中心。刚刚过了一会儿，赫恩报告我们飞机突然颠了一下，并告诉我们在飞行过程中，他对飞机是有感觉的。就好像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一旦飞机有什么动静，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都能感觉到。他认为劫匪已经跳伞，并已经让机组人员去确定情况。

等待是痛苦的，时间每过一分，在半空中抓获劫匪或在地面上追踪劫匪的机会就减小一分，当我们再次见到黛安的时候，她告诉我们：“机舱里面一片漆黑，又黑、又冷。我记得，我好像是扶着一排排座位挪过去的，一点一点把自己推到了飞机尾部。我不知道劫匪是已经跳下去了，还是仍然待在那里，我感觉他好像会突然扑过来。”走到飞机尾舱时，黛安发现，劫匪不见了。

我们现在已经判断出来，劫匪可能在普罗沃和斯普林维尔小镇之间的某个地方跳伞。当地警方和我的同事立刻行动起来，盐湖城的 FBI 特工们保持着高度警觉。

追捕行动立刻展开，我们知道，如果这名劫匪真的是臭名昭著的凯莱布·内尔，行动就要更迅速一些，不能再让他逃跑了。

我的同事确信劫匪是在犹他湖周围的大草原或淤泥滩着陆的，湖边 35 英里内都是这种地形。当地警方已经设好了关卡！得知劫匪已经跳下飞机后，他们开始集中检查普罗沃及其周围地区的关卡。没有人知道劫匪在哪里着陆、是否安全着陆，淤泥滩上有些地方，人要是陷进去，淤泥可以淹到脖颈处。

由于不知道劫匪具体是在什么地方跳的伞，所以不太可能设置全面有效的关卡。劫匪跳伞后，当地的警方才能分配人员。关卡检查在任何时候都很严格，尤其是在夜间，但还是有人能逃得过去。如果他对乡村道路非常熟悉，他就可以绕过关卡……

机组人员在被扣押 8 小时之后，终于回到了地面，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所有物件都被留在飞机上，确认飞机安全后，我们从头到尾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希望能找到劫匪遗留下来的实物证据。

我们收集了所有可能作为证据的物件，包括塑料杯和香烟，甚至连杂志也没有放过。驾驶舱里，那些打印的飞行计划也都在，在所有物品中，最引人关注的，也许就是乘务员黛安偷偷藏起来的那张纸条，那张纸条留下了劫匪本人的笔迹。

三

所有证据都被送到了华盛顿城外的 FBI 犯罪实验室，机组人员接受了问讯。黛安告诉我们，劫匪让她来回传纸条，完了以后，她还得把纸条再交给他。而且机组上只有乘务员仔细看过劫匪的外表，但那也是化妆后的外表，谁都不能肯定自己还能否认出这个人。

而在普罗沃及其周围地区，搜查工作持续了整整一晚，但毫无收获。当地警方在 65 英里长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信号灯在不停地闪烁。这是一个充斥着亮光的夜晚，但不知为什么，有一个人，一顶降落伞，还有 40 磅冰冷硬实的钞票，都在稀薄的空气中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犹他州警方继续展开搜捕行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劫机犯就在他们头顶上从天而降。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 10 个小时，搜查工作继续进行，搜寻范围已扩大到近 40 平方英里的区域，从普罗沃附近的山地一直到犹他湖周

围的淤泥滩。

我们怀疑这起劫机案仍是凯莱布·内尔所为，四个月前，此人在华盛顿上空劫持了一架飞机，索要20万。拿到赎金后，他也是从飞机后部跳伞逃跑的。然后凯莱布·内尔以及那20万赎金从此再也没有露面。如果这次作案的依然是凯莱布·内尔，犹他州警方和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将他绳之于法。

但是经过几个小时的搜查，警方依然一无所获，既没有看到疑犯的踪影，也没找到降落伞和赎金。我们从这两个案件找到了许多相同的地方，两次劫机的作案手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细节都能说明这一点：劫匪索要的降落伞数量、行动的步骤、加油车停靠的位置、他自己坐的位置等等。

就在我们苦苦寻找的时候，一名巡警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线索，一个名叫奥布里·班克黑德的人可能和这次劫机事件有关。

我们立刻前往犹他州，找到了那名巡警，询问他当时的情况，这个人是犹他州的一名高速公路巡警，也是一位调度员。劫匪出逃的那个晚上，他正好在值班，也刚好听到了广播里对整个劫机事件的报道。过了一会儿，他给奥布里·班克黑德打了一个电话，但是奥布里不在家。他告诉我们，奥布里·班克黑德曾向他说起过要劫持一架飞机，然后从机尾跳伞逃跑。虽然这条线索有些差强人意，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对奥布里·班克黑德展开调查，如果真如这名巡警所说，他确实有作案时间。

奥布里的家就在附近，我和犹他州的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前去调查，这是普罗沃郊区一幢很不起眼的民宅。

“你好！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乔迪·克里！”我们敲开了他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有着金色长发的美丽女士。

“请问你是？这里是奥布里·班克黑德的家吗？”我出示了自己的证件，然后问道。

“是的，我是他弟弟卡兰特的妻子瑟琳娜！奥布里现在不在家！”这位拥有

金色长发的美丽女士告诉我们。

“那请问奥布里的妻子在吗？我们有些事想要询问她！”我试探着问道。

“对不起，她不方便出来。”瑟琳娜回绝了我们。

“我们只是稍微占用她一点点时间！”现在我已经有些怀疑奥布里了，他的妻子仿佛害怕见到我们。

“她现在没法出来！”奥布里的弟媳非常强硬地说道，“奥布里正在国民警卫队值班。你们可以去找他！”

我们放弃了试探，决定先调查一下奥布里的资料。奥布里的资料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他的军旅生涯非同寻常，他曾两度奔赴越南战场，一次作为爆破专家，另一次作为“绿色贝雷帽”的成员。接受过直升机飞行训练，获得过“卓越飞行十字勋章”、“紫心勋章”等多枚勋章。他还开着直升机参加了当前的搜捕行动，军事档案中的指纹和笔迹被送到了犯罪实验室。

我们要求犹他州的国民警卫队对奥布里·班克黑德进行停职调查。奥布里对调查工作极为配合，我们希望他能够写点东西给我们看，要知道我们在机组人员那里得到了一张带有劫匪笔迹的纸条。奥布里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他同意提供笔记样本，如果他是劫匪，那就是他忘记了自己曾经在飞机上写过一张纸条。

我们让他写“除了女乘务员一律下飞机”和“飞离地面”，这些都是他给黛安的那张纸条上有的。接着我们询问他事发当天晚上都在干点什么，奥布里告诉我们案发当晚他正与妻子在外面吃晚餐。我们留下了他的照片，但没有足够的理由逮捕他。

奥布里暂时被放行了，他是一个摩门教徒，两个孩子正在布里格姆扬大学学习法律。他太配合了，似乎并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名劫匪。我们得知奥布里在当地一所跳伞学校学习跳伞，凯尔文派人前去了解情况，那名特工回来之后告诉我们，该校一名教官认为奥布里的跳伞水平最多只能算中等，据他所知奥布里并不懂得如何在夜间跳伞。当问及是否听奥布里说过要劫机时，他说凯莱布·内

尔事件后，大多数跳伞员都发表过此类言论。

此时我们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见过劫匪的真实面孔，他就是那名逃犯。奥布里的照片被送到了圣昆廷监狱，我们把几张照片混合在一起，希望那名逃犯能够认出其中是否有那名劫匪。那名犯人毫不犹豫地从一个组照片中挑出了奥布里·班克黑德的照片，案情得到了重大的进展。就在这个时候，档案科打来电话说，劫机纸条上的字就是奥布里·班克黑德的笔迹……随后，指纹检验科又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确认了劫匪座位上那本《主干线列车杂志》上的两个隐隐约约的指印。就这样……证据一个一个地出现了……

我们终于可以下逮捕令和搜查令了，奥布里·班克黑德或许能从半空中逃脱，但在地面上，他只能束手就擒。我们立刻展开了抓捕行动，犹他州的同事们给予了我们支援。

4月19日拂晓，犹他州联邦调查局特工和我们一同包围了奥布里·班克黑德的住所。奥布里是联合航班727劫机事件的惟一嫌疑人，这天，他起了一个大早。他要到国民警卫队去报到，但是我们却对他另有安排，在他进入办公室的时候，我们抓捕了他。

“你们干什么？！”奥布里大声叫道。在这同时，他还奋力地挣扎着。不得不说，他的力量非常大，三名探员合力才将他控制住。

终于抓到了这个家伙，我心情非常的好，笑眯眯地对他说：“亲爱的，你有麻烦了。难道你认为我们是准备请你吃早餐的吗？”

奥布里大声申辩着：“我没有犯罪，你们不能抓我！”

我没有理会他的言语，只是笑着对他说：“如果你有私人律师的话，请您立刻给他打电话吧。如果没有，我们会为您指定一名。”

虽然奥布里高声叫喊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在警局里，我们将奥布里·班克黑德的指纹和笔迹与劫匪的进行了对比，毫无悬念的，两者完全一致。

“你被捕了，你可以保持沉默！”我们这样告诉他，“明白了吗？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通过对他的家庭条件和资料进行了分析，我感觉奥布里的作案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我知道他很缺钱。他很能干，而且有专长，他脑子里一直都有这样的念头。我这么说是根据的，我们向他的同事、他周围的朋友了解了有关的一些情况，他的运气不太好。

一直在进行追踪报道的媒体得到劫匪被捕的消息后，纷纷赶到现场，奥布里的被捕使这个寂静的小镇沸腾了。犹他州的同事受命对其住所进行搜查，他们在壁橱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装着一些跳伞装备、头盔还有降落伞。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全是有关凯莱布·内尔劫机案的报道。证据越积越多，一颗手雷和一把45口径的手枪被搜查出来，搜查人员发现，这颗手雷是一颗哑弹，这个发现让我们哭笑不得。随后，他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七十美元现金，五十万美元只缺了三十美元！难道他就只用这五十万美元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或者是买了一包香烟？不过，幸运的是钞票上的序号和联合航空公司支付的赎金序号完全相符！劫机犯奥布里·班克黑德被送进了盐湖郡监狱。

我们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似乎无懈可击，但是亚当现在想找出奥布里和凯莱布之间的联系，于是开始进一步调查凯莱布·内尔劫机案。

要知道两件案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劫匪都用了化名，而且都化了妆；二、飞行指令都是按照联邦航空局的格式打印好的；三、将乘客转移到飞机前端以及最后释放人质的方式也是如出一辙；四、当然还有他们非同寻常的逃脱手段。

亚当推测奥布里跳伞的时候把钱藏在了自己的跳伞服内，为了躲避搜捕人员，他使用的可能是运动跳伞，着陆地点一定是在我们和警方的搜查范围之外。这样就证实了我先前对凯尔文所说的，奥布里可能自己准备有降落伞。

最容易使人将奥布里和凯莱布·内尔联系起来的，是凯莱布·内尔留在飞

机上的一根领带和一个领带夹，奥布里的亲友们都确认这两件物品是奥布里的，但这些都只是间接证据。警方并没有在前一次劫机事件中找到奥布里的指纹，也没有证据表明案发当天他的行踪，那笔赎金也是无影无踪！对于凯莱布·内尔劫机案，亚当的调查再次陷入困境。

在6月26日，奥布里·班克黑德就4月7日劫机案接受了审判。联邦调查局出示了笔迹、指纹证据以及在被告家中找到的武器和赎金，目击证人也辨认出了嫌疑犯。陪审团只用了90分钟就做出判决：罪名成立！

不过在宣判之前，被告还得见一下联邦缓刑监督官伯尼·罗兹。罗兹会向法官提出判刑建议，事实上，他还有进一步的想想法。

事实上，罗兹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奥布里·班克黑德这次犯下的罪行，还包括他五个月前干过什么。当时，凯莱布·内尔，一个外形与他相似的乘客，以“凯莱布·内尔”的名义买了一张从俄勒冈州波特兰飞往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单程票。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人就是奥布里·班克黑德，这也是从奥布里·班克黑德嘴里了解凯莱布·内尔有关情况的最后机会。

但是，奥布里的立场很坚定，他说当凯莱布·内尔从华盛顿上空跳下来时，他正和妻子待在家里。当罗兹进一步追问他是否就是凯莱布·内尔时，奥布里再次保持了沉默。

我们无法撬开他的嘴，因为我们需要证据，但收集证据也成了我们最困难的事情。劫机犯奥布里·班克黑德被判45年监禁，他被押送到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一所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监狱。警方确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和奥布里·班克黑德或者说凯莱布·内尔打交道。

然而，铁窗内的奥布里·班克黑德并不赞同这一观点。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我会逃走的。”他是当着我的面说的。他说：“我会逃走的，你们不会抓到我的。”

四

我以前也听到过类似的威胁，但奥布里是一名特殊的罪犯，他并不是那种满口胡言的人，他曾经是“绿色贝雷帽”的成员。或许您对“绿色贝雷帽”不了解，那么我必须告诉您，任何一名“绿色贝雷帽”的成员都必须精通航海术、空降、侦察、生存、伏击、诱拐、暗杀、爆破等技能。他们能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环境下，进行空降、潜水，从事山地战、丛林战、沙漠战、滑雪战和游击战等特种作战。他们还有一个对外的名字，叫做“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这听起来或许很不可思议，感觉就像是电影里的故事一样。但事实上就是如此，他们是美国军队中最强悍的存在之一，是真正的杀人兵器！

我们认为奥布里有越狱倾向，并且有越狱的能力。他曾经告诉记者，自己宁愿被执行枪决，或在毒气室里死掉，也不愿在监狱里度过残生。他扬言自己决不会在监狱里待满45年，一有机会，他就会逃出去。我们只希望狱警能够看好他，因为我们并不希望再跟他打交道。天知道，一旦他的性格发生变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想想他曾经是“绿色贝雷帽”的成员，那对于我们将是多么大的威胁。

奥布里·班克黑德被关进监狱后，狱警们密切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由于比一般犯人多受了几年高等教育，奥布里被指派到监狱牙科实验室工作。但是对于奥布里，狱警们的警惕程度显然还不够，在狱警们眼里，奥布里可是一位模范囚徒！奥布里在监狱里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他是摩门教徒，还在主日学校当过老师，看上去非常平易近人，但是他城府很深、工于心计。奥布里争分夺秒制定着自己的出逃计划，他用实验室里的石膏做了一把手枪。

为了找人协助出逃，奥布里和因多次抢劫银行和一次越狱被判55年监禁的马文·韦尔斯做起了朋友。一位是学过法律的摩门教徒，一位是抢劫犯，两人

看上去似乎不太可能有什么交情。但事实上，一份构思严密、精细的越狱计划就在他们之间策划并展开。

到了第二年，奥布里已经度过十个月的牢狱生活，上诉法院维持原判，最高法院也拒绝审理此案。奥布里曾经把上诉看作是获得自由的惟一希望，但现在，他绝望了，他甚至已经被逐出摩门教会，现在他只能自己掌握命运。

经过几年观察，奥布里注意到有辆垃圾车会在每周六同一时间离开监狱。垃圾车开进监狱后，里面的暗门正好要过 16 秒钟才会关闭。奥布里和韦尔斯带着石膏手枪，等待着最佳时刻的到来。他们需要帮手，两名抢劫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这一年的 8 月 10 日，垃圾车像往常一样开了进来。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他们戴上偷来的手套，跳过了防护栏，不出奥布里所料，垃圾车旁只有一名狱警，而且没有带武器。他们打翻了狱警，然后开着车冲出监狱，一直在瞭望塔上负责警戒任务的狱警发现了他们的企图，急忙开枪射击，从瞭望塔上射下来的子弹只是擦过了车身。垃圾车向前狂奔，闯过了暗门外的大门。不管什么时候出逃，都得预先制定好计划，而且还需要很好的运气。这帮家伙的运气非常好，当他们冲出后门时，大门正好倒在垃圾车的顶上。

那扇门从车顶上滑落后，正好竖在监狱的出口处。狱警们赶到出口时，发现路被堵住了，他们只好折回去，寻找其他出口，全州的警察都被调动起来！

由于大门堵住了出口，逃犯们比追捕的警察抢先了一步，在监狱外的公路上，逃犯们看到了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小汽车。奥布里走上去和他们交谈，另一名逃犯将垃圾车开到屋后。

奥布里说他们只是想要几件平常衣服和一辆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汽车，他们把这对夫妇绑在厨房里，带着衣服和车钥匙扬长而去（值得庆幸的是，奥布里依然清醒，没有进行疯狂的杀戮，否则其结果会是灾难性的）。由于奥布里他们换了汽车，警方很难追踪到他们。联邦调查局很快接到通知，我的同事兰德尔·克拉格迅速加入到搜查队伍中。

这是自 1953 年以来这所监狱发生的第一起越狱事件，一个人如果彻底绝望了，就会像他们这样破坏制度，成为极端危险分子。奥布里·班克黑德说到做到，他又一次成为了通缉犯。

天色暗了下来，警方似乎已经失去逃犯的线索，逃犯在途中抢了一对夫妇的汽车，并把他们捆绑在家中，当这对夫妇挣脱后打电话报警时，逃犯们早已无影无踪。我们随后扩大了搜查范围，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奥布里等人的行踪。兰德尔·克拉格认为，由于逃犯随身带有武器，情况十分危险。

第二天清晨，在警犬和直升机的协助下，当地警察和 FBI 特工在监狱周围 20 英里的山林中展开了搜捕行动。兰德尔发现了他们逃跑的方向，所有人都认为，他们逃进了山林中。兰德尔对这一带非常熟悉，这里有很多林间小屋，很多人来这里度周末，兰德尔和他的搭档决定去那些小屋看看。兰德尔他们爬上山，敲开了一个又一个小屋的门，警告人们这一带有越狱的逃犯。

与此同时，在警方在西边搜寻时，奥布里等人已经到了南边。他们急需要钱，这些亡命之徒决定重操旧业。越狱事件发生三天后，三个蒙面人持枪进入北卡罗莱纳州波洛克斯维尔镇上的一家银行，抢走了 16000 美元。奥布里就是在这个小镇附近长大的！

联邦调查局探员克里奥·伯特威斯尔及其同事受命侦察此案。他们经过一番调查，想到了刚刚发生了越狱事件，克里奥立刻联系上了兰德尔，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兰德尔立刻赶到了那里，经过一番分析之后，他们认为这群抢劫犯正是奥布里一伙，要知道和奥布里一起逃跑的三个人都是银行抢劫犯。但是这种猜测还没有办法得到证实，银行里的人都没有看清劫匪的样子。

接着兰德尔得知奥布里有不少亲戚住在科夫市，于是推断他们可能是朝那个方向走的，而且他们还可能和某些亲戚取得联系。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由于这一带都是沼泽地，搜寻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兰德尔也派出了几名特工在那个地区的乡间道路上搜寻，看看能否发现什么

异常之处。基本上，兰德尔他们就是在那一带搜索，寻找那辆从宾夕法尼亚州偷来的小汽车。

此时，直升飞机在多佛大沼泽地附近发现了逃犯的行踪，他们正在想办法把那辆车开到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藏起来。但是，很不幸被直升飞机发现了他们。

四名逃犯躲进了周围的灌木丛中，直升飞机立即寻求支援，几分钟后，警车赶到了现场。兰德尔他们知道，这些亡命之徒身上带有武器。直升飞机则紧紧咬住两名逃犯不放，经过一番激战，两名抢劫犯被抓获，警方还发现了他们抢来的5000美元。

兰德尔和他的同事确信，这两人就是他们一直在追捕的从宾夕法尼亚监狱逃走的罪犯，但是主谋奥布里·班克黑德和马文·韦尔斯不见了。他们似乎被沼泽地中繁茂密集的植物吞没了，警方把搜捕范围锁定在这一带，但他们又一次让奥布里·班克黑德和马文·韦尔斯逃脱了。兰德尔找到了奥布里的亲戚，希望了解他一些情况，他不相信两个人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逃跑了。

奥布里的亲戚告诉兰德尔，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片毒蛇出没的沼泽地中度过的，他对这里的地下水路十分熟悉。联邦调查局派出顶级特工侦破此案，但案情始终没有进展。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警方最后不得不承认，奥布里和韦尔斯已经逃出这一地区。

事实上，奥布里和韦尔斯已经向西潜逃。他们需要钱，两名形似奥布里、韦尔斯的抢劫犯持枪闯进了田纳西州玛利维尔地区的一家银行，然后在几分钟内抢走了76000多美元，对于这两位逃犯来说，这一成果还算不错。

负责调查的当地警方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他们的指纹，由于劫匪蒙着脸，没有人看清他们的相貌。根据一名银行职工所说，其中一名劫匪比较沉着，声音温和，听口音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身高和体形都和奥布里很相似。兰德尔相信这起抢劫案的犯罪分子正是奥布里和韦尔斯两个人，他立刻向上级报告，要求扩大寻找规模，整个东南部所有地区的特工都在搜寻这两名抢劫犯。但最终还是一无

所获，奥布里和韦尔斯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就在我们有些无望的时候，一位匿名者向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联邦调查局办案处报告说，奥布里和韦尔斯就躲在附近一所房子里。这件案子又交给了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联邦调查局办案处的伊索尔特·切里曼手中，上司把匿名者说的地址给了伊索尔特·切里曼，要求他负责调查，希望这个线索是真的。

案情终于有了进展，伊索尔特和他的小组迅速行动起来，找到了匿名者提供的地址。他们找到了住在那所房子附近的邻居，给邻居看了两名逃犯的照片。邻居们说确实有两个男人住在这里，年龄和照片上的人差不多，也是白种人，对邻居非常友好，这些线索非常重要！伊索尔特和他的同事对这所房子进行了监视，如果这里真的是两名逃犯的藏身之地，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们逃走了。

他们在对街的一个房间里时刻监视着这所房子，伊索尔特和他的同事不分昼夜地监视了两天，可是根本没有看到那两个男人的踪影。于是，他们又把监视范围扩大到周围一带。

11月8日，那所房子里的灯又在同一时刻陆续亮了起来，由于看不到人影，伊索尔特和他的同事估计这些灯是由定时器控制的，于是，他们决定借此机会进屋搜查一番，伊索尔特已经作好了逃犯在屋里的准备。

房子里空无一人，伊索尔特和他的同事在每个窗子旁边都发现了上满子弹的枪支，还找到了一份剪报，内容是关于玛利维尔银行抢劫案的。很显然，这就是伊索尔特要找的那两个家伙。

伊索尔特和他的同事决定守株待兔！

此时，一名监视队员发现了奥布里和韦尔斯，开车的是韦尔斯，车子在大约一个街区外停了下来。这是一个阴湿寒冷的周六夜晚，伊索尔特和他的同事正握着枪等待他们的出现，而奥布里·班克黑德和韦尔斯对此浑然不知。

伊索尔特和他的同事紧紧地盯着奥布里的一举一动，自从他逃出刘易斯堡监狱，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现在，伊索尔特和他的同事与这名逃犯相距只有不到10

英尺。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奥布里·班克黑德从一位奉公守法的公民变成一名残酷无情的罪犯。他劫持了一架客机，抢劫了几家银行，成了一个亡命之徒。

奥布里摸出钥匙，准备开门。

“FBI，不许动！”伊索尔特拿着枪冲了出来，对准奥布里。

奥布里一见情形不对，立刻拔出手枪射击。他的动作灵敏，让伊索尔特感觉到了一丝危险感，马文·韦尔斯则慌忙想要驾车逃走！

“砰！”早已埋伏在四周的其他特工开枪击毙了想要还击的奥布里，子弹穿过了他的胸部，直接让他毙命。谁都知道他是一个绝对危险的人物，如果让一名“绿色贝雷帽”成员有了准备，那结局会是灾难性的。虽然我们有信心自己的身手不会逊色于“绿色贝雷帽”成员，但是，既然能够避免枪战，那为什么不避免呢（在这里，我觉得非常的可惜。说实话，我对于奥布里的遭遇或许还有那么一丝同情，尽管他劫机、抢劫甚至越狱，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杀过一个人。在我看来，奥布里被当场击毙，这无疑是本案最坏的结局）？

伊索尔特和他的同事立刻驾车去追赶韦尔斯，他一直在高速行驶，直到和韦尔斯的车并排前进。然后，伊索尔特就开车向他撞过去，坐在伊索尔特身旁的队友握着手枪，对准了他。伊索尔特的车正好堵住了韦尔斯的车门，这样一来，韦尔斯根本无路可逃，要知道，韦尔斯脚底溜得很。

就这样，联邦调查局再次抓到了他们。马文·韦尔斯终于被扣上了手铐，奥布里·班克黑德和马文·韦尔斯都已经被抓获，奥布里胸部中了一枪，当场毙命！此时距离他们逃出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联邦监狱已有三个月！

对奥布里来说，自由的第90天就是他的末日。至于马文·韦尔斯，他因越狱、抢劫被判处一百七十年徒刑，连带上他那以前还未服完的牢狱，共计两百零三年徒刑。我想，如果没有第二个奥布里·班克黑德带他逃出监狱的话，马文·韦尔斯这一辈子都无法走出监狱了。

奥布里·班克黑德被击毙了，解开臭名昭著的凯莱布·内尔之谜的钥匙也

许将从此石沉大海，这么多年来，凯莱布·内尔一案始终扑朔迷离。奥布里死后六年，一个小男孩在偶然间发现了一条惊人的线索，当时他正和家人在哥伦比亚河附近野营，他发现了一些支离破碎的钞票。银行记录显示，这些支离破碎的钞票正是当年支付给库珀的20万赎金中的5800美元。地质学家认为，这些钱本来是存放在地面上的，时间一长被自然地埋到了地下。

联邦调查局派出来的调查人员满怀希望地来到这一地区，但始终没有发现新的线索。几个月后，圣海伦娜火山爆发，整个地区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火山灰。赎金的出现使一部分人更加坚信，凯莱布·内尔在从华盛顿上空跳下时就已经一命呜呼。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劫匪再次作案的动机：如果凯莱布·内尔在跳伞后活了下来，而他的钱却在半空中丢了，那么他就有足够的理由故伎重演。

凯莱布·内尔和奥布里·班克黑德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把凯莱布·内尔的轮廓图片和奥布里·班克黑德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外形、年龄、身高、体重，几乎都一样。两人穿的都是棕色衣服，系黑色领带，戴假发、环形太阳镜，劫持的都是727飞机。两人都藏在飞机后排，把乘客转移到前排座位，而且都把指令写在航行时刻表上。

奥布里·班克黑德和凯莱布·内尔导演的劫机事件促使工程师们对波音727飞机尾端出口的舷梯做了重新设计。为了防止类似的劫机事件再次发生，新的舷梯被设计成无法在半空中打开，工程师们将新的装置命名为“凯莱布叶片”。凯莱布·内尔和奥布里·班克黑德的传奇故事也许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假币背后

我叫丹尼斯·福斯，曾经是美国联邦特勤局的一名探员。当时我们需要侦破的案件千头万绪，但这个案件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都无法忘记，几张假钞的背后，会隐藏着一个恶魔的灵魂和众多遭受变态性虐待的受害者的眼泪和鲜血。这个案件告破以后轰动了整个美利坚，部分情节被改编为电影《沉默的羔羊》。

一

让我从头说起，因为那天刚好是我女儿的生日，我需要去单位请假，以便带着她去游乐园玩……

1980年4月22日，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美国联邦特勤分局。

“Hi，亲爱的，你今天非常的漂亮！”我走进了办公室，一脸微笑地看着黛丝，打招呼道。

“福斯，你也好啊！”黛丝同样微笑地回答着我。

“亲爱的，早上好。能在如此美丽的早晨见到如此美丽的你，真是让我心情

愉快。”看着坐在办公桌前的黛丝，我夸张地说道。

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年，但由于那天日子的特殊，以及这次案件所牵扯出的另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至于我对当时的情形依然记得非常清楚。甚至我还记得美丽的黛丝微微弯腰的时候，里面露出的粉红色蕾丝。当然，更重要的或许是FBI探员这个职业原本就需要良好的观察力与记忆力。

黛丝抬了抬鼻梁上的金丝眼镜，露出一个俏皮的表情：“亲爱的福斯先生，我想您愉快的心情恐怕只能维持到现在了。”说着，一本文件递到了我的面前。

看着那薄薄的文件，我捂住了额头，痛苦地道：“亲爱的，难道在这样的早晨，您就不能递给我一杯咖啡或者是送上一个香吻吗？这样的东西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致来，而且今天我是来请假的！”

“如果您夫人不介意的话，我自然不介意。”黛丝的话总是那么的令人扫兴，“这是你的东西，你可以选择放下然后去找局长大人请假！”

接过文件看了看，这是一封早上由地方警局发来的急件，那让人头疼的假币又出现了。众所周知，虽然联邦特勤局负责保护总统，但是这个部门最初是为调查假币案件而成立的。

文件看到一半，局长的电话就打到了黛丝那里。

“好的……好的……我立刻叫他过去。”黛丝抬起头看着我。

“亲爱的，您不会想要告诉我，我们尊敬的守护着美国和平的局长大人……”

“他请您立刻过去。”黛丝打断了我的话。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有些无奈地自言自语道，看来我想请假的事情又要泡汤了。

果然，当我来到局长办公室外的時候，那巨大到让人发晕的咆哮声就传了出来。

“该死的，难道北卡罗来纳州的警察都是吃白食的吗？！为什么每次都把这

样的案件送到我们这儿来！”看来我们的局长先生对于这些与我们隶属不同管理部门，但工作性质有那么几分相似的警察同僚们并没有太大的好感。

推门进到办公室，与局长大人经过短暂的交流之后，我只能无奈地接下这件案子。

首先来说一下案件的本身吧，在昨天傍晚七点十五分，一家商场的运钞车将一天的货款运到了银行。不过在银行工作人员使用自动验钞机检验的时候，一张 20 美元的旧币卡在了里面，并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这是一张假币！

银行工作人员迅速地拨打了当地警署的电话。之后，警署也非常迅速地转接到了我们 FBI 这里来。在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警署的效率总是非常高的。朋友们，我绝对没有讽刺的意思……

由于假币案本身性质特殊，所以我很快地赶到了这家银行去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我们需要及时找到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地找到犯罪嫌疑人，然后去陪我的宝贝女儿。

“你好，联邦特勤局探员！”当见到报案人员，出示我的证件后说道。

报案人员是这家银行的一名职工，是一名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带着一个黑框眼镜，一头墨色的卷发，或许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她皮肤看上去很不错。右手无名指上带着一枚钻戒，这象征着她已经是一位夫人了。

请原谅我如此累述，作为 FBI 探员，在我们刚见到陌生人的时候，都习惯于仔细观察他（她）的种种情况。

见到我们的到来，这位银行职员显得很镇定。看来，她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询了。

“我能看一下那张假币吗？”我微笑着问道。

很多人对 FBI 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都像电影里那样穿着黑风衣，带着黑墨镜，一副很冷酷的样子。其实，FBI 也不过是公职人员，或许我们所受的培训与一般公职人员有所不同，但大体性质却是一样的。

那名中年妇女点了点头，然后从一个单独的抽屉里拿出那张假币道：“就是这一张，是一家商厦送过来的！”

她详细地告诉了我商厦送来时的情景。

我伸手接过了那张假币，20 世纪 80 年代大多数美国银行的自动验钞机，都能够查出尺寸或者厚度存在细微差异的假币，而我手中的是一张面额 20 美元的旧币，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很难分辨。我想我应该前往那所商厦，希望收到这张假币的收银员能够认出那个人长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今天就能够抓到那个打扰我休息的混蛋。

我们很快地来到了商厦，找到了商厦的管理人员，希望他们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他们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同样也希望收银员能够认出那名持币者。为了找到假币的来源，我们询问了这里所有的员工。

“你好，联邦特勤局探员，我想知道你能不能记得起那名持币者的样子！”我们就这样挨个地询问着，可是每个收银员都无奈地摇了摇头，根本想不起来这名持币者。

其实来到这里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这样的案件非常多，收银员很少能够记住这种中等面额货币的使用者。而且就算记住了，也有可能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当收银员收到钱时，可能没有认出那是假币，于是放到了钱柜里，然后又把它作为零钱找给下一位顾客。到后来，这张假钱可能又从这位顾客手中，流通到另一个商家那里，所以很难找到这个人。我们只能耐心地寻找下去，找到这些犯罪分子。

当我们把这件事报告给局长的时候，局长命令我全权负责这件案子，这对于我来说简直糟透了，我不能给我的女儿去过生日了。但是，没有办法，我只能给我的女儿说声抱歉。当时，我的宝贝非常的生气。

“看来我们只有把它送到华盛顿特区的法医实验室内！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想要的。”我只能无奈地这样说道。通过法医实验室的分析，我们可以

获得假币的很多信息，比如印刷工艺、油墨、钱币特点等等。这些调查来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阻止假币的流通，但对于案件本身却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法医实验室中，我们见到了罗雷勒·帕伽诺博士。她是一位检验假币的专家，并且长期致力于这项工作，在这个领域中有相当高的权威。当看到她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这些东西的漏洞。果然，帕伽诺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印刷方式上。这张假币十分平滑，而在美国印钞厂印制的纸币上，使用过油墨的地方带有明显的凹凸纹路。所以，为了打击市场上的假币，美国联邦特勤局采取了一系列的防伪措施。此外，20世纪80年代印制的美钞嵌有红蓝双色纹线，那时的假币也带有红蓝纹线，却是印刷上去的。帕伽诺把这张假币与过去发现的假币进行了比较，她马上注意到这张假币与过去的假币有十分相似的缺陷。

“为了确定每张假币上的个性特征，通常要把这些假币放在一起。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些假币出自同一个假币制造者之手。我们创建了这种假币的家族谱。”帕伽诺这样告诉我。在这里，他们给这些假币都做了不同的档案，以方便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尽快的查出来它属于哪一种，然后尽快地破案。

我们就这样得知这个假币家族，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按照工作人员对这种假币的编目，它是美国历史上第7215种流通的假币。于是我们随后向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发了通知函。自从1980年开始，我们陆续发现了一千多张这套七二一五版本的假币，它的流通量并不是太大。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假币都是在商场或者商厦内花掉的，我们就把这名罪犯称为“商场假币使用者”。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是独自为战，还是仅仅作为假币流通线路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暂时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他已经用这种面值为20美元的假币成功诈骗了数千次。看起来这张假币的仿造水平相当高超，一般的防伪识别标记或验钞机奈何不了它，它完全能够以假乱真。也许有人怀疑它真能蒙混过关吗？当然能，而且得手过很多次，我都有些心动了。

我们现在毫无头绪，进展缓慢。但在这同时，假币却以异常疯狂或者说是诡异的势头涌入。一会儿在书店内出现一张，一会儿又在某个文具店出现一张。一会儿大面积大批量地涌现，一会儿又在小地方零星地出现了几张。一会儿出现得极度频繁，一会儿又销声匿迹。总之，这名罪犯让人难以琢磨，似乎行踪不定。这种现象非常罕见，我们感觉到这名持币者似乎另有隐情，他的行为不合常理。他从来不挥金如土，总是很有耐心，看来他是一个心思缜密、很有策略的人，我们感觉到十分的棘手，像这样的人一般可以说是老手，他有非常丰厚的反侦察经验，而我们必须要把他找出来，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受到欺骗。

我从没有想到一个原本不是很复杂的小额假币案件，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三年来我们用各种办法在全美各地寻找这名“商场假币使用者”，但是，这种假币依然流通在美国各州的各大商厦，而在我们寻找的途中，特工格里格·梅兹和简·维泽里斯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传来，恩赛德市一名售货员向我们报警了，我们立刻驱车赶往那里，希望能够在哪里了解更多的情况。

那名售货员把那张假币递给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在购买了一本书后，使用了这张假币。然后他钻进了一辆白色的福特汽车，不过售货员没有看清那个车牌。而这张假币确实是我们在寻找的七二一五版的假币，当时我们不禁有些兴奋了，要知道我们已经追踪这个案件三年了，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警力，我们必须抓到这个狡猾的家伙。

根据售货员的描述，我们绘出了一幅肖像草图，并发放到全美国所有的商厦内，守株待兔。此时，我们可以确定这名罪犯曾经到过密西西比河东部的所有地区，甚至是密西西比河西岸一些州也曾经光顾过。他通常都在周末或客流高峰期间逛商店，特别是周末或节假日，他会显得十分的猖狂。

“商场假币使用者”总是购买小金额的商品，通常是一双袜子、一本书或者一张贺卡。

这个罪犯到处流窜，有时候他会在佛罗里达州用掉一张 20 美元的假币，然后于同一天内在 500 英里外的地方再次使用一打 20 美元的假币。探员不清楚假币是经过了几次流通以后才被发现的，还是罪犯本身就是个旅行者。

我们对手中掌握的资料进行了分析，由于假币分布很广，而且罪犯的行踪不定，我们甚至怀疑他是一名飞行员。

接着没过多久，我们再一次得到了一家停车场的报案，地点就在华盛顿特区机场附近。我们立刻驱车前往，希望能够抓到那个家伙。当我们来到停车场后，根据停车场管理员的描述，得知了持币者的相貌特征，我们发现管理员描述的那个人跟售货员描述的非常相像，看来我们能够抓到那个狡猾的“商场假币使用者”了。

二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了机场，向机场的地勤人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了解情况。

“Hi，伙计，联邦特勤局探员。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格里格·梅兹拿着根据停车场人员描述所画的草图肖像向机场的地勤人员询问道。

“让我看看！”那名地勤人员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接过那张草图看了一眼，略微思考了一下道：“看起来很眼熟，他应该是一名飞行员。他的名字应该叫詹姆斯·约翰！”

“是吗？”格里格·梅兹再次确认道，那名地勤人员点头，表示了自己的肯定。而且，别的探员也在询问其他人的时候得到了相同的答案。看来，我们寻找已久的目标出现了。我们前往这架航空公司来做最后的证明，这架航空公司的官员向我们出示了詹姆斯·约翰的照片，我把画像与那张照片进行了对比，当时

我特别的兴奋，其他人也是，因为可以明显看出来，两者真的很像。

我们立刻对这个名叫詹姆斯·约翰的飞行员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而且我们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监视。詹姆斯·约翰丝毫没有察觉到我们的监视，他依然按照他的习惯生活着。

“HI，你好！”詹姆斯·约翰走进了一家小型的超级市场，然后带了一些东西出来，当走到售货员面前的时候他打招呼道。

“你好！”那名售货员一边回答着，一边从詹姆斯·约翰的手中接过了一张面额二十美元的钞票。当时，我们负责跟踪的探员非常兴奋，“商场假币使用者”终于露出了自己的马脚。如果他用的是一张假币，我们就可以先以使用假币的罪名逮捕他。“一共是五美元三十分，这是找你的零钱！”售货员把找好的零钱递给詹姆斯·约翰。

“非常感谢！”詹姆斯·约翰说完这句话，带着找好的零钱和东西走出了这家超级市场。当他离开之后，我们的探员立刻走进了那家超级市场。

“你好，联邦特勤局探员，能看看那名顾客的钞票吗？”格里格·梅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后道。售货员在震惊之余，也非常配合地拿出了那张钞票，格里格·梅兹当场进行了检查，很不幸这并不是假币。看来上一次可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的假币，而他只是假币流通时候出现的一个环节而已。“谢谢你！”格里格·梅兹带着人离开了这家超级市场。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法，他们查出了詹姆斯·约翰的航班号，并查出这几年他去过的地方。但是，更为不幸的消息传来，他工作过的航班并没有到过所有假币出现的地点。此时，我们已经觉得他不可能是那名神秘的商场假币使用者了。于是，我们的调查再次陷入了僵局。

其实，这个神秘人物其实并没有花掉多少钱，与全美国或全世界的假币总量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他的出现却让我们紧张地调查了三年，这倒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着这个家伙。我们只能从这些案件中来寻找线索，当我们汇集了所有的案件再次进行比照，终于让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这名罪犯通常都要沿着美国东部的州际 95 号公路驾车行驶。其间可能会经过其他路线，但是总要折回到 95 号公路。探员怀疑这名持币者可能住在华盛顿特区，这样他就相当于是联邦特勤局的家门前作案。这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羞辱，我们必须找到这个人，并将他绳之于法。

1983 年 5 月，这是假币出现的第三个年头，而我们也调查了三年。随着阵亡战士纪念日临近，按照他的习惯，我们认为罪犯近期肯定会现身。当时，我们去了多家商场，把这个持币者的画像给他们看，并告知在这段时间内，这个家伙很可能会到这里来使用假币。我们不仅在华盛顿特区撒下了天罗地网，也在他走过的路线上设置了关卡，一直延伸到田纳西州。

我们通令数千座商厦严加防范，就在这个时候，诺克斯维尔市的探员传来消息，他们在田纳西州金斯波特市的一家商店收到了一张假币。我们相信这位持币者已经出动了，或许这一次就能把他抓获。

每个人作案的手段都是有规律的，人的生活行为更是有固定的规律。根据这个罪犯的行为模式，我们断定诺克斯维尔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我们立刻调集了警力埋伏到他可能出现的区域。当时，我们走遍了诺克斯维尔的所有商店，向每个老板和售货员出示那张肖像草图。

“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我们的探员挨家挨户地询问着那些人，重复着上述的动作。

“我见过！”从一名经理的嘴中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答案。我们非常兴奋，看来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当时询问这名经理的是彼得·阿利森，他清楚地记得一家商店的经理当时认出了画像上的人。彼得·阿利森是联邦特勤局的一名探员，他在这件案子发生后第三年才加入我们当中，他的运气很不错，很快地找到了线索。那名经理说他以前见过这张照片，不仅如此，他也见过这个人。他们公司在孟菲斯有家连锁店，照片上的这个人曾在那家连锁店使用过假币，他还说他认识这个人。他

希望我们能够抓到这个家伙，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不受到损失。

彼得·阿利森当时非常的高兴，他急忙向我们汇报了这个情况。我们立刻收回了在其他地方进行询问的探员，防止打草惊蛇。

只是颇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彼得·阿利森刚刚离开这家店铺不到几分钟，犯罪嫌疑人出现了，店员立刻认出了他，并立刻向我们报了案，至此，侦破工作的僵局终于打破了。

彼得·阿利森立刻向我们报告道：“嫌疑犯在商场出现，马上回应。OVER！”

“收到，我是福斯，我已经在赶往现场。OVER！”我心情异常的激动，我想我们应该很快结束这件已经历时三年的案子。彼得·阿利森再次赶回了那家商店。不等他开口询问，那名店员立刻告诉彼得·阿利森，那名嫌疑犯去了一家书店。一名跟随而来的警官立刻搜查了那家书店，彼得·阿利森在外边小心地警戒着。那名警官搜查了书店，却没有发现他的行踪，不禁有些失望。

就在这个时候，嫌疑犯突然从旁边的鞋店走了出来。彼得·阿利森立刻走了上去，一只手放在自己的配枪上，一只手指着他，喊道：“站住，不许动！”

那名嫌疑犯马上意识到了什么，他并没有理会彼得·阿利森的喊声，而是立刻朝着一个正在施工的商场内跑去。

“该死的！”彼得·阿利森有些愤怒地骂道，他拿出自己的枪立刻追了上去。哪怕是FBI，也是不能在城市里随便开枪的。这名嫌疑犯的速度很快，很快就消失在彼得·阿利森的视线当中。随后，我们赶到了这里，刚好碰见仓皇而逃的嫌疑犯正在企图骗过两名早已经守在那里等他的警官。

“我是从里边赶出来的！”那名嫌疑犯试图解释道，但是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长相。

“就是他！就是他！快抓住他！”再次发现他的彼得·阿利森看到这名罪犯正在跟两名警官纠缠，急忙喊道。

“不用担心，别着急，他跑不了了！”两名警官一边回答道，一边马上将他扑倒在地。嫌犯一边用力挣扎着，一边努力将手伸向腰间。但两名警员的力量比他强太多了，在他作出过激反抗之前，就用手铐把他给铐了起来。随后的搜身让大家背脊直冒冷汗，因为在嫌犯的身上，我们搜出了一把手枪，手枪内装满了子弹，我们很幸运他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反抗，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头脑来瞒天过海。否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他自己，都将是一场悲剧。罪犯终于落网了，彼得·阿利森来到他的面前，看着这名狡猾的罪犯，有些生气，但也显得有些放松，道：“你这个混蛋家伙，终于抓到你了！”

在我们看来，长达三年的侦破终于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不过是例行审讯，然后将证词、证据交上法庭罢了。至于他是否有罪，是什么样的罪名，这都将由法官决定。

我们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些假币和一本驾照，毫无疑问，和我们掌握的假币是同一个版本的，这个让我饱受三年奔波之苦的著名罪犯终于落网了。我们把他扔在了车的后座上开始进行审讯，我们想找到他的汽车。

“你的车呢？布兰凯德先生！”彼得·阿利森询问道。

“我没有车，警官先生！”他显得很平静，一点都没有被人赃并获的样子，看起来有很好的反审讯经验。我们并没有相信他的鬼话，因为如果这个人打算要在全美使用假币的话，他肯定有车。而我们则必须找到他的汽车，也就是先前那名售货员看到的那辆白色的福特轿车，这样我们才可能找到更多的东西，我们相信在他的车上还有其他的罪证。

布兰凯德并没有选择跟我们配合，但是我们决定耐心地等下去，天黑依然没有开走的汽车肯定是他的。天终于慢慢黑了下来，整个停车场只剩下三辆汽车，我们决定逐一试探，或者说排查。

彼得·阿利森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拿着从布兰凯德身上搜出来的钥匙逐一尝试。终于，一辆1971年款的克莱斯勒家用轿车的门被打开了。此时，

我们无权搜查他的汽车。彼得·阿利森关上了车门，并在这里等待着，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张搜查令。

得到我们所提供的证据后，当地法院以最快速度批复了搜查令，这个“假币使用者”案件同样让他们很头疼。拿到搜查令后，我们很兴奋地把这辆汽车拖到了一个扣押车辆的车库内，我们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然而我们的发现却让人大吃一惊，我们先是发现了一个警笛，然后找到了更多的警用工具，最后是一些女性内衣。而且发现了一把荷枪实弹的半自动手枪。在搜查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几包用绳子捆起来的货币，大约有几千美元，每包货币上面都有不同城市的名字。车里还有几个伪造的驾驶执照，上面都有嫌疑犯的照片。

随后，我们又从汽车里发现了一堆汽车牌照，上面还带有磁条，说明这些汽车牌照是他偷来的，用来掩盖他自己的身份，这是罪犯惯用的做法。但是从车上搜出来的警灯、警徽、警服等警用设备还有照明灯十分的罕见，他有可能在装扮警察，但是我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不过，无论如何，在这里发现了如此多的“警具”，对他而言都不能算是个好消息。无论是警服还是警徽，都是受到严格管制的。

最初我们搜查这辆汽车，以为只会找到有关假币的证据。但是物证多得超出了我们的想像，我们意识到这个人除了制造假币之外，很有可能还干了其他违法的勾当。这名罪犯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开始发现这个人似乎远不止使用假币这么简单，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三

“你的真名是叫罗杰·克林·布兰凯德吗？”彼得·阿利森再次询问道。这个名字是我们在抓到他的时候从他身上的驾驶执照上看到的。现在我们怀疑他

的名字是假的，我们必须知道他的真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他以前的档案，以便更好了解他。

“是的！”他依然顽抗到底地说道。

“请问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彼得·阿利森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因为他感觉这个嫌疑犯十分的不配合。果然，嫌疑犯的回答跟驾驶执照上的生日没有吻合，他的记性确实很好，月份是一致的，年份也一致，但是日期错了，这说明里面肯定有问题。

我们都知道惯犯是不会配合我们的行动，而且，以车里所搜索到的东西来看，这个名叫罗杰·克林·布兰凯德的人或许还有着其他更重的罪行，这也会让他产生顽抗到底的心理。所以我们只能把他先带回去，然后我们提取了他的指纹。我们根据驾驶执照上的地址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但是旅馆老板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看来这张牌照是偷来的，真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不过，我们马上又得到了一个好的消息，其他的伙计已经找到了这辆车本来的注册地，是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注册登记的，使用的是詹姆斯·R·琼斯这个名字。同时，梅兹还发现琼斯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也曾注册登记过这辆汽车，而琼斯的身高、体重和出生日期与布兰凯德完全一致。

我马上给还在诺克斯维尔市的彼得·阿利森打了电话：“HI，他的名字应该叫詹姆斯·R·琼斯。”我接着说道，“最好用快递把他的指纹送过来，我们明天去联邦调查局查一下他的真实身份。”因为当时并没有互联网，我们无法像现在一样方便快捷的办公，任何的事情都进行的非常缓慢，这会给犯罪分子充足的时间，也是为什么当时我们花费了三年时间才抓到了这名嫌疑犯。

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我们终于找到了他的真名，他叫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二世，现年44岁，有过犯罪前科，曾经在1976年因为使用100美元假币遭到了联邦特勤局的拘捕。我翻阅了相关的报告，发现当年的负责此案的调查人员仍在联邦特勤局华盛顿特区总部工作。

我找到了当年负责此案的调查人员麦克·斯蒂芬斯，他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经验丰富的特工。当我把照片递给他，麦克·斯蒂芬斯一下子就喊了出来。

“是的！他叫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二世！” 麦克·斯蒂芬斯抓住他的照片说道，“就是他，我永远都记得这个杂种！” 麦克·斯蒂芬斯此时认为我会把这个案子交给他，毕竟他比较熟悉。但是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市抓住了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二世。

“你能告诉我当时的一些情况吗？” 我必须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才能更好地对付这个狡猾的家伙。

“当然可以！” 麦克·斯蒂芬斯微笑着接受了我的邀请，“请跟我来！”

麦克·斯蒂芬斯带着我走到他的办公室坐下，说道：“那是1976年，在拘捕德巴德勒本的第二天，我们拿着搜查证进入了他的住所，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印刷机。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他的住所二楼发现了一间漆黑的卧室。我推开门走了进去，刚打开灯，旁边的一架放映机就突然启动了，正在对着墙播放着色情电影，当时我们吓了一跳，我已经把自己的枪给拔了出来，做出了警惕的姿势。我们很意外，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整个房间内只有电影播放出来的声音和画面，从那些画面上可以看出那些色情片都是业余人员扮演的，里面有很多涉及虐待的场面。我们还发现一叠索引卡片，上面记录了妇女的姓名、地址和一些对她们生理特点的详细描述，卡片似乎是按初步的分类排列的。接着我们在枕头下面找到了一把38口径的左轮手枪和一把9毫米自动手枪。我检查了一下那些枪，两把手枪内都装有子弹。然后，我们又发现了一间上锁的卧室，我们用铁锤把大门给砸开了，在里面发现了这台印刷设备，那是1250型简易平版印刷机，让我们吃惊的是，它虽然非常沉，但是却放在了2楼，房间地板上撒满了纸币。在1976年的假币制造案中，德巴德勒本只被判了23个月。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我，德巴德勒本的罪行可能远不止制造并使用假币一项，但是我们没有调查到更多的东西。在把他关进克斯维尔市的监狱前，他曾使用过很多假名字。我想，算起来，

这个可恶的家伙至少用过 40 个假名字。”

这个数目把我吓了一跳，我们从麦克·斯蒂芬斯那里了解到了足够多的情况，但这些并不能证明什么。在这之后，对德巴德勒有相当了解的麦克·斯蒂芬斯也加入了我们的团队。而现在我们必须了解德巴德勒本之后都干了什么，因为在田纳西州我们抓到他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与印刷设备有关的蛛丝马迹。我们开始着手调查这名犯罪嫌疑人的有关线索，我们在嫌疑犯的汽车上发现了一张违章停车的罚单，是由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一个住宅区开出的。一直呆在华盛顿特区总部的简·维泽里斯调查了这座公寓。实际上，它距联邦特勤局大楼只有 15 英里。而我也只能再次赶去，以便于更好地了解案情。

我们集中调查了他在这里的一切活动，询问了这里的民众，我们想也许这就是他的老巢。他可能就在印制假币，或者这里有个藏匿假币的窝点。很快，在这个公寓大楼的居民认出了德巴德勒本的照片，这些人只知道他叫詹姆斯·琼斯。特工带着搜查证找到了房间的确切位置，但是当我们破门而入以后，希望却落空了。整个寓所只有卧室、厨房和起居室，大概八九百平方英尺左右。

德巴德勒本似乎从 1976 年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没有把印刷机放在家里。我们在进入寓所以后，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这里很有趣，我们发现大量的男士袜子。当时，我们四处都查看了一遍，没有遗漏任何角落。但是，最终只发现了许多小商品袋，买的东西都不贵。嗯，可能是一双袜子、一本书，也许只是一张地图，都是一些小东西，这是这类人的典型行为，他们会用 20 美元买一件很便宜的东西，这样就能找回大量零钱。唯一让我们感到费解的是，买完这些东西以后，这些袋子应该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但是他仍然保留着它们，似乎成了犯罪得手的纪念品。此时，虽然我们仍在拘押德巴德勒本，但是只有找到印刷机才能起诉。在回去的路上，我们意识到调查工作可能要拖上很久，因为一直没有发现印刷设备，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实际上，这个长达三年的调查长跑，已经引起了整个联邦特勤局的关注。我

们原以为会顺利地发现大量假币，发现印刷设备，包括印刷机、印刷底板，还有印刷板，至少会找到一些重要的线索，可是我们一无所获。要知道，对使用假币的处罚要比对制造假币的处罚轻得多。我们的调查再次陷入了困局，我们必须从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上面找到有用的东西，而我们对所有的线索只能逐一进行排查。

此时，梅兹发现了一些线索。在德巴德勒本的住处有一本弗吉尼亚北部地区的白页信息查询手册，大约有三英寸厚。我们仔细查找了上面所有做过标记的信息，比如画过圈的名字或其他类似的东西。然后翻到了 MS 这一页，就在这时，在“搬迁和储藏”的信息栏下面，梅兹发现了一则有关美国搬家和储藏公司的介绍。我和梅兹立刻就想到他可能把所有东西放进了储藏室里。这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东西，我这样想着。

我们只能去清查整个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各个商用储藏室，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首先，我们要找的是离他公寓最近的一家。实际上，我对这一地区非常熟悉，知道这个公寓的几个街区范围内有几个储藏室。既然这是唯一的线索，我们就打算大张旗鼓探访所有地点，不找到这个詹姆斯·德巴德勒本租用的储藏室决不罢休。我的运气很好，去的第一家储藏室就正是他所租用的，没费吹灰之力。

四

当我们见到负责管理储藏室的那名店员，进行询问并出示他的照片之后，她立刻认出了詹姆斯·德巴德勒，但是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反而说她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她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已经料到警察有一天会过来询问这个人的情况，我一直认为他非常的可疑。”接着，她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

并带着我们找到了詹姆斯·德巴德勒本租用的储藏室。

“就是这里了，17号，是你们要找的地方！”那名店员这样说道。

梅兹负责去申请搜查令，而我在这里等候着。我非常的兴奋，有种莫名的感觉告诉我，我们已经找到了詹姆斯·德巴德勒本的巢穴，终于可以找到印刷设备并对他进行起诉。梅兹很快就回来了，他带回来了搜查令。但是，当我们进入储藏室后并没有看到印刷机，真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储藏室内放置的居然是一套红灯和蓝灯，此外，还有一个警笛和一个雪茄打火机样子的控制器。这里存放的东西与汽车里的东西大同小异，只是显然要更多一些。我们还发现了许多装在盒子里的20美元假币，一盒一盒地堆放在那里，共有5万美元。虽然没有找到印刷机，但是我们发现了假币、印刷板和底板，现在，可以把他同制造假币联系起来了。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物证，让我们觉得案情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我们在储藏室内发现了大量的假警用设备、假身份证和监视方面的书，还有大量的武器，显然他是在冒充警察。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似乎和使用或制造假币并没有太大关联，我们不明白这些证据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

有了这些证据，我们肯定德巴德勒本至少将面临“制造假币罪”的指控。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他具体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可以肯定，他每天都在做。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带回总部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希望能从这些盒子上获得提示，最终猜出他究竟在做什么。

我们发现了几百条备忘便条，看来他是个喜欢一切都有条不紊的人。早上起来他会问：“今天要干哪5件事？”然后一一写下来。那里有很多这一类的小纸条，一些小卡片。梅兹开始阅读那些放在盒子上的几百条备忘便条，我们把所有的证据进行了分类，一直工作到深夜。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从德巴德勒本的便条里找到藏匿印刷机地点的线索。但是梅兹还发现了一个装有录音带的盒子，于是我们决定听一听里面录了什么，既然他是这样喜欢把要做的事情都写在纸上，或许录音带能帮我们解答一些问题，他是个诡秘的人，磁带里可能会留下一些信息，

这其实很符合他这种人的做事习惯。于是梅兹拿了录音带，然后播放起来，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有可能找到新的线索。

“你要做一个哭闹的宝贝吗？”德巴德勒本的声音从录音带中传了出来。“不！”一名年轻女子的声音也从录音带中传了出来，声音中充满了惊恐。紧接着，就是一阵翻砸东西的声音。在这之后，还有抽击的声音，或许是鼓掌？但我们都明白，这更有可能的是在扇耳光。女子呜咽的哭声、呻吟声，男人的叫骂声。在这之中还不断响起某种低沉的声音，就像是在用木棍用力击打沙发一样。伴随着这低沉声音的，就是女人的闷哼。女人的声音异常痛苦，像遭到了什么巨大的折磨，偶尔发出的尖叫即使我们现在是在录音带里听到的，也觉得毛骨悚然。

请相信，我们作为 FBI 探员，见识过无数残酷到令人眩晕的作案场面，但这磁带里传来的录音却依然让我们不寒而栗。

录音带里的东西让我们惊呆了，天啊，这都是什么？！

在听了两三分钟后，我把带子停了下来，我开始想这些到底是什么，我究竟听到了什么。接着我们再次听那盘带子，很明显里边有一名妇女在尖叫、哭喊，请求德巴德勒本住手。并且希望德巴德勒本杀了她，而德巴德勒本的语调显得非常的平静，我无法找出适当的词语来形容当时听到的东西，实在太可怕了。这样的发现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最终我们只能得到下面的猜测，德巴德勒本对这些妇女进行了残忍的虐待。虽然我们仍没发现印刷机，但是案情有了其它的进展，一些录音带显示，有个女人不堪忍受凌辱，宁可一死。看来德巴德勒本可能犯有更为严重的罪行，但是暂时无法证明。

我们现在要继续寻找下去，必须查明这些原因，为了得到充足的时间，我们以使用假币罪关押了他。发现录音带的事情带来了很大变化，我们加大了搜查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我们调查的角度。在储藏室里，我们再次发现了数百张收据。结果，梅兹发现有些证据是其他储藏室开出的，这一重要发现让我们非常兴奋。

我们发现了一张很重要的收据，那是由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镇的一个储藏

公司开出的。我们前往了这家储藏公司去了解情况，而这家储藏公司的经理说她曾经把一间储藏室租给一个名叫J·R·琼斯的人，这个人在电子公司工作，麦克·斯蒂芬斯已经证实了琼斯是德巴德勒本的假名字。

他很快从当地法院申请来了搜查证。

我们找到了这间储藏室，然后把锁打开，我想了起来，马纳萨斯镇的确有这样的储藏室，当时我们都要叫它“主矿脉”。打开锁以后，特工找到了德巴德勒本的印刷机，那是一台1250型简易平版胶印机，几乎有500磅重，部分已经被拆卸了下来。四周堆放着面值为20美元的假币，差不多有25万美元，假币案虽然告破，但调查工作仍不能停止。因为我们还在里面发现一个枪弹库，有手枪和尖刀，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成套的特殊设备。其中包括医用胶带、绳子和凝胶润滑剂。在做进一步搜索的时候，我们又找到了一些物证，那是一些照片，尽百张照片上的妇女摆出了各种性姿势。有些妇女手腕上还有绷带缠绕过的痕迹，眼睛周围也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撕掉的胶带。种种迹象表明，她们有可能遭到了绑架。

看到这些警用设备和色情照片以后，我们变得警觉起来。看得出拍照的人并不是专门做这一行的。那些很像是在家里随手拍下来的裸体女人，而且有很多张。很难从这些照片来判断这些妇女是否是自愿的，真的很难看出来。但是，一旦你把所有事件都联系在一起，你会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这名罪犯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我们在这个储藏室里找到的潜在物证一共多达144箱。

“看看这张！”斯蒂芬斯说道。

“把这些东西带回局内，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个家伙实在太疯狂了。

我们获得的材料非常多，堆起来就像小山一样，其中单单是地图就有三四十张，都做了一些标记，就像是些藏宝图。还有一些妇女的衣物，有妇女的内衣或小首饰，看着它们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此外，还有警用设备和各个州的汽车牌照，显然都是偷来的，我们对这些东西的用途有了一些猜测。接着我们发现了大量妇

女的驾驶执照，此外，还有近百条妇女内衣。一些是新的，一些已经破旧了。要知道我们局当时属于财政部管辖，实际上，我们调查的绝大部分案件都与金融有关。加上当时的职责只是侦破假币案件，我们并没想到案件的性质会发生变化，接下来的调查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职权范围。

这样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选择了向联邦调查局汇报现在的情况，简·维泽里斯负责跟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联邦调查局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在美国，只是知道某人犯了法根本不起多大作用，证据才能说明一切。我们好像是掌握了一些类似证据的东西，但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有的只是一堆材料。我们不能辨认出任何受害者，联邦调查局无法立案侦察。如果我们放弃，此案就没有人继续追查下去了，他们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这个案子很特殊，也很让人非常为难。一般我们都是遇到一个案子，然后按部就班地展开侦察。而这个案子我们只能靠直觉判断他有罪，但是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不能定义犯罪的性质，不能说明犯罪的时间地点，受害人是谁。不过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他肯定犯了法。

我带着简·维泽里斯来到了局长助理办公室，请求自己立案侦察。我们播放了其中一盘录音带，恰好局长约翰·辛普森走了进来。这盘带子让人不寒而栗，声音相当恐怖。从录音中能够判断出，那些妇女正在受人折磨，她们在尖叫，想一死了之，声音非常凄惨。“让我死吧，我求求你了！”里边有个妇女在哭喊着，她的声音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局长听了几分钟以后，磁带里的录音也让他非常震惊，他当即下达了命令，决定同意我们的申请，我们将独立办理此案。在那一刻，能作为特勤局的探员让我倍感自豪，局长支持我们，虽然有越俎代庖之嫌，但是他说绝不能让此案不了了之。

“为他们提供一切所需的用品！”局长约翰·辛普森在说这话的时候语音凝重表情严肃。我们扫清了一切障碍后，调查终于再次开始了。从那一刻起，整个局势开始逆转，最初我们只关注假币制造案，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性侵

犯上来。他们首先要做就是对掌握的所有证据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要把这超过一万件的潜在证据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收据、剪报、照片、信件、邮政戳，所有一切都能成为线索。

五

我们并没有花费大量精力来判断这个人曾经犯过多少次罪，罪行有多么恶劣。我们不知道受害者是谁，不过我们知道这肯定不是一起普通的假币制造案。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而且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就这样，他们对所有的材料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希望从中能发现更能说明问题的线索。我们要做的就是给这些证据建立起一些联系，然后进行识别和鉴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因此，我们要尽量与其他执法机构协作，从他们掌握的案子中找到新的线索，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尚未侦破的案子，会不会与此案有关。最初，我们曾尝试通过我们掌握的证据给他定罪。但是，非常遗憾，我们的证据严重不足，要给他定罪是很难的，表面看来，他依然只是个多次使用假币的罪犯。利用他保留下来的记录、便条和收据，探员可以推测出德巴德勒本在使用假币期间的行程表。通过这些便条，探员还能了解他的一些个性。实际上，他写了大量的便条，当然它们都是写给自己看的，内容十分具体，比如怎样才能表现得更体面，怎样才能更吸引女人。怎样看起来更引人注目，坐在酒吧里，该怎么坐，该有什么表情，该说什么。全是这样的内容，他把它们全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梅兹已经发现了德巴德勒本列出的多个目标，他还一页又一页写上自己近期要实现的目标，包括他要做什么，哪种是他喜欢的女人，哪种是他想要折磨的女人。列好了目标清单以后，德巴德勒本还要计划好实现每个步骤的办法。他写到，要给自己的汽车配可以旋转的车牌，在车里就能操控。

我们还在汽车底座和后备厢中发现了吊环螺栓，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在他房子找到的隔音设备，还有警笛和警报器。他需要一个隐秘的屋子，一个隐秘的地点，他要把这些妇女锁起来。德巴德勒本甚至在便条上写了绑架妇女的最佳时机，如此平静地记录这样的细节让人感到震惊。其中一些便条的内容容易理解，另一些似乎使用了密码。其中有很多这样的缩写，比如，K、R、K，很多。而我们认为它们的意思是：绑架、强奸、杀人。这些便条都是给自己看的，他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警察都是笨蛋。他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被抓到，因为他要比我们都要聪明，看得出他非常狂妄。特工看完笔记之后，他们担心那些储藏室照片上的女人就是他的目标。在那里找到的照片多达上百张，这说明至少有上百名妇女受到性虐待，这让所有人都非常的愤怒。

从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出里面的妇女遭到了绑架，因为她们的身上有着捆绑过的痕迹。她们手腕上的红印非常明显，很容易看出来。从照片上看，德巴德勒本显然在强迫受害者摆出各种挑逗性的姿势。而某一组照片应该拍了几天，这些受到迫害的妇女，看起来越来越衣冠不整，每次拍照都比前一次憔悴，表情也越来越痛苦。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究竟遭遇了什么，但光从照片上看，就能明白她们遭受了怎样的痛苦。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要破例侦破这个性侵犯案件。

为了分析这名嫌疑犯的行为，我和简·维泽里斯向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处寻求了帮助。当时我们找到行为科学处的人，只是想看看他们能否提供更多可以帮助我们破案的信息，如果得到他们的协助，与全美的执法部门沟通起来就方便多了。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处设立在弗吉尼亚州匡恩提科市，这里的工作人员对德巴德勒本的物品进行了分析。

FBI 犯罪心理的专家，罗伊·哈泽伍德第一时间加入了我们，这个案例让他非常感兴趣。请原谅我用如此不敬的形容词，但事实如此。作为一名科学家，罗伊·哈泽伍德是让人敬重的，但同时也是让人厌恶的。因为他对什么都非常的理性，理性到近乎冷酷的程度。对于案件，他的思维也与我们有着极大的不同。

作为一名 FBI 探员，我们想的是如何将罪犯绳之以法，而他感兴趣的却是罪犯的犯罪心理以及动机。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

罗伊·哈泽伍德认为我们之所以认为德巴德勒本有着极大的性暴利犯罪嫌疑，是因为我们听到了那卷录音带上的声音，看到了德巴德勒本拍摄的照片，而且这个男人拥有大量色情影片，其中既有搜集到的，也有自己制作的。无论从声音，从德巴德勒本写的便条，还是从德巴德勒本拍摄的画面，特勤局都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我们希望罗伊·哈泽伍德能协助我们分析这种犯罪行为，指出德巴德勒本的作案动机。为了了解德巴德勒本，哈泽伍德查阅了他的资料，其中一项犯罪记录引起了哈泽伍德的注意。哈泽伍德发现在德巴德勒本 16 岁的时候，曾经因为私藏武器而遭到过拘留。据说德巴德勒本还非常好斗，经常对父母出言不逊，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在 FBI 档案库中有资料显示，所有的刑事案件中，有 24% 是有计划犯罪。而在这 24% 中，又有 80% 的犯罪者是在少年时期就有了种种前科。

哈泽伍德认为德巴德勒本之所以制造并使用假币，部分原因是他喜欢冒险。其实可以看得出德巴德勒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把假币递给收款员，买走东西，而收款员却没有察觉，事后也不知是他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他。他不过是某天过来买双袜子，只不过是上百名顾客中的一个，这给德巴德勒本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感。

哈泽伍德又检查了德巴德勒本写的便条，上面描述了如何折磨妇女的所有细节，条目十分具体详细，内容耸人听闻，据此哈泽伍德认为他是一个性虐待狂。性虐待狂，顾名思义，就是有人通过折磨别人来获得快感。这远不只是让对方感到痛苦，疼痛只是性虐待狂的一种工具、一个手段，折磨本身才是他的目的。如果哈泽伍德的评估是正确的，那么，这至少说明已经有上百名妇女遭受过德巴德勒本的摧残。他在便条上记录了攻击目标的每个特点和攻击步骤的每个细节，每个字都渗透着他的罪恶。

哈泽伍德看着这些东西惊讶地对我说道：“他肯定想过要买座房子，要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有一个焚化炉和所有实施性虐待的工具。他的汽车和警车十分相似，这样他就能拦截别人。如果有这样的房子，他就能把女人关起来。为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他需要钱买更多工具，所以才制造假币。他的每个举动都带着性虐待狂的特征，这已经渗透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磁带上的录音，听起来给人一种耻辱感，他有意让受害者感到耻辱，这也是性虐待狂的特征之一。还有他拍的照片，受害者赤裸着身体，有些是部分裸露。他强迫她们进行性表演，有她们之间的，还有和德巴德勒本表演的，这同样说明了他的变态癖好。而那些写在便条上的计划，那些龌龊而卑劣的生活目标。当然了，很多都是写如何犯罪的，还谈到如何寻找目标，这更说明了他是一名性虐待狂。这就是我的结论，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甚至于，他用来制造假币的工具也是性虐待计划的一部分。照相设备，既可以用来制造假币，但是也用在了性犯罪过程中。还有放大镜，在两项犯罪中都曾用到过，这些器材会在这两种犯罪中实现某种程度的重合。此外，他还搜集了各种犯罪剪报，银行抢劫、贩毒、强奸、杀人、骗术、勒索，包括各种各样的犯罪。他收集了所有相关的文章，然后整理出来认真研究，从中汲取经验。”

我们的推断得到了证实，德巴德勒本自制的色情影片加上储藏室发现的其他物证，哈泽伍德证实了特工人员的推断，所谓的假币制造者其实是个色魔。假币制造只是为了满足变态欲望的一个工具！我们已经感觉到那些照片上的女性都是受到过德巴德勒本绑架的，他一定虐待了那些妇女。我们非常气愤，他简直就是一个畜生，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弄清罪行的严重程度以及受害者的身份。我们对成百上千条证据条分缕析，发现除了制造假币，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还犯有更为严重的罪行，他可能进行过性侵犯，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处为这一推断做了证明。

我们知道性侵犯者常常会把受害者的私人饰物当作战利品，他们在德巴德勒

本搜集的驾驶执照中，找到近 20 个年轻妇女的驾驶执照，我们开始寻找她们的下落。很快，我们找到了第一名妇女。

“你好，联邦特勤局探员，我们能够问你一点事情吗？”我带着彼得·阿利森找到了这名女青年并希望得到她的配合。她是一名女大学生，齐肩的红色头发，大大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嘴唇厚实而性感，长得非常的漂亮。

她有些惊讶，但还是配合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好的！”

“请问你的驾照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彼得·阿利森问道，并把我们从德巴德勒本搜集到的驾照给她看。

她接过那份驾照看了一眼道：“那个时候我是在一家酒吧，正在喝酒，有一个男人上来给我搭讪，想带我走。他体格消瘦，大约三十八、九岁的年龄，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我并没有理睬他，当我回到家后却发现自己的包被人给动过了，驾照就这样丢失了……”

唯一丢失的就是她的驾照，那名女青年一直在说包就在她的身边，然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他可能拿了她的驾照……不过我们很庆幸，她并没有遭受过性侵犯。我们非常欣慰地离开了这里，然后去找下一位驾照的主人。我们找到的其他十九名驾照的主人，她们都安然无恙，几乎都碰见过类似的事情，所有人的故事大同小异，没有一个人受到过性侵犯。

六

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大为不解，便条和其他证据表明他曾多次得手。这些驾照、便条上的描述以及汽车牌照都说明德巴德勒本曾长时间跟踪过一些妇女。可是，为什么找不到那些受害者呢？不管怎样我们都不会放弃的。我们要从掌握的信息中找到新的线索，尤其是照片。

“你想怎么办？” 彼得·阿利森问我。

“我们……” 我难以启口，要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有损受害者的隐私。“我们应该把这些照片发放到全国各地的执法机关，希望他们能够找出这些人。” 但是彼得·阿利森认为为了伸张正义，他们应该担一些风险。

这起案件的确很让人为难，因为，照片上的女人都是赤身裸体，而我们知道她们是因为受到胁迫才拍下这些照片的。最让人痛心的是，从照片看，有些女人非常年轻，甚至只有十几岁。一些看来显然痛哭过，所以，我们相信她们不是情愿的，我们一定要为她们做点什么。最后，我们决定把只有受害者脸部的照片挑出来。随后，梅兹又整理了一份德巴德勒本的简要信息，包括指纹、照片和一些潜在罪行的证据。最后，我们把所有信息一并发送到了全国各地的执法机关。

当时我们准备了所有材料，尽量让全国各地的警察局协助我们进行调查，我告诉他们：这就是他的材料，我们怀疑他把一些强奸现场的情况拍摄了下来，他可能是个性虐待狂。我们到过很多州，我还告诉他们，让他们留意自己的案件有没有与此人相符的记录。把信息发放出去以后，他们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了。在这段时间，他们调查了德巴德勒本的背景，简·维泽里斯发现这名嫌疑犯居然结过 5 次婚。我们后来找到了这些妻子，想确定她们是否参与过制造假币的活动。最初我们只想知道这些，但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觉得应该尽可能多地问一些问题，我们通过她们了解我们的对手，这对我们破案很有帮助。

我们分别找到了这几位妇女。其中一位名叫玛丽安，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她同意在最后进行审判的时候出庭作证。特工了解到她是在 1964 年遇到德巴德勒本的，她要比德巴德勒本年轻很多。

“他很有趣！” 当玛丽安向我们说起他的时候并不高兴，而且脸上带有一丝愁云。我想这里边肯定另有隐情。

“当时他长相英俊、衣着得体、阅历丰富，博得了我的心。” 玛丽安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们认识的情况，她在以前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他语言得体、风

度翩翩，很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感。我们突然发现德巴德勒本的几任妻子都是同一类型的女人，她们都非常单纯，对这个大千世界所知甚少，很容易受人控制。而且都非常缺乏自信，是那些不太独立的人。

从玛丽安的口中我们得知，没过多久德巴德勒本就让她拍裸照。他还欺骗她，说这没有什么，不过是一种行业，这是工作。德巴德勒本最终还是把他们之间的性生活拍摄了下来，里边很多东西都带有虐待的性质。玛丽安对此深表害怕，她曾经想过要反抗。

但是德巴德勒本威胁她道：“看来我必须让你妈妈爸爸看看了。”他拿出那些照片威胁玛丽安，玛丽安还是屈服了，她非常的害怕。斯蒂芬斯特工认为德巴德勒本是个控制狂。

“靠这个能赚很多的钱！”德巴德勒本看到玛丽安听从他的话，又一次变得温柔了许多。

这就是他胁迫妻子的手段，如果他拍了照片，这些照片就成了她们的把柄，让她们感到耻辱。最后他会说：“我有这些底片，听着我要把它们寄给你的父母。”这样的威胁很有作用，最终这些女人不得不疏远自己的亲人，完全受控于他这个恶魔。

“我们找到了一些照片！”我有些尴尬地说，毕竟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我把我们从储藏室内搜集到的色情照片递给玛丽安。“你认识上面的这些人吗？”我们希望玛丽安能够认识上面的人，这样我们就会很快找到德巴德勒本的犯罪证据。

“我并不是认识这些人，但是这些都是在我家拍摄的！”玛丽安看出照片是在他们家里拍摄的，但是她并不认识上面的女人，她接着说道，“他曾经给我看过一些对女人摧残的照片，他相当的暴力！”当她说要报警的时候，德巴德勒本立刻把她按倒在床上进行性虐待，并使用老套的办法来威胁玛丽安。玛丽安说，德巴德勒本不仅抽打她，而且对她施加了残酷的暴行。很明显玛丽安受到过德巴

德勒本的虐待，这一发现坚定了我们找寻其他受害者的决心。他们担心一旦没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德巴德勒本可能在几年后就会从监狱出来，那时候将会有更多人受到他的摧残。

案情正在一步步浮出水面，我们感觉到十分的幸运，当我们在为一宗假币案件四处奔走的时候，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落入了法网。而且我们很快有了意外的收获，原来假币案件不过是问题的表面，背后还掩藏着更为深重的罪孽。我们对发现的证据进行了整理，然后发送到美国各地的执法机构，希望这些机构能认出其中一些受害人。如果找不到受害者，我们只能以制造假币罪起诉，几年后他出狱后可能会继续作恶。这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在我们找到玛丽安之后，我们终于放下心来，而接下来我们要找到更多的证人来指证他。

当离开玛丽安不久，我们就很快找到了德巴德勒本的另一位前妻琳达。我们在她工作的商店找到了她，当时我们并没有预约。当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吓坏了，看着我们的样子，以为是打手呢。她害怕德巴德勒本找到她，害怕他找人把自己杀了，她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我们是联邦特勤局探员！我们能问你一些话吗？”我们赶紧告诉她我们并不是坏人，并告诉她德巴德勒本已经被我们逮捕，我们需要她的配合。她这才平静了下来，愿意接受我们的问话。

我们想找她谈谈，不仅要谈假币案件，还涉及到侵犯妇女的暴力犯罪，实际上，一切能帮我们破案的事情都要谈。但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会杀了我的，他会杀了我的。”听到名字的时候，她双手捂着脸大声尖叫着。她显得十分的害怕，甚至已经被留下了永久性的精神创伤，这让我们更加地觉得德巴德勒本是一名十恶不赦的人。

我们尽量安慰她，并试图让她平静下来。最终她开始讲述，听到琳达的声音让我们想起了德巴德勒本那盘注明“琳达”的录音带。我们向她出示了一些裸体照片，她认不出里面的人，我们还向她询问了德巴德勒本都曾有过哪些犯罪行为

为。

“你知道德巴德勒本有没有做过其他违法行为的事情？比如性犯罪，或者杀人？”我小心谨慎询问着，试图不触动琳达那敏锐紧张的神经，但是我失败了，当琳达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她崩溃了。整个人立刻哭了起来，我们不禁有些惋惜，我们只能请来心理医生来为她调节心理，恢复她的创伤。当她的情绪再次稳定下来的时候，她向我们讲述了她看到的一切。

有一天，她刚刚下了班回到家中，就看到德巴德勒本绑来了一个女人。他绑架了一名妇女，把这个人带回家，捆起来后，他开始折磨这个女人。那个女人发出痛苦的声音，琳达感觉到有些崩溃，她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德巴德勒本一脚把绑来的女人踢在地上，怒吼道：“不要起来！”琳达站在一旁全身颤抖，小声地询问道：“你没有事吧？”“不管你的事情！”德巴德勒本并没有回头看琳达，而是继续虐待着他绑来的女人，那个女人的脸上充满了惊慌，她用祈求的眼光看着琳达。但是琳达实在害怕极了，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要杀掉她，而你要做目击证人！”德巴德勒本在虐待了那个女人一段时间之后，站起身这样对琳达说道。

琳达对我们说自己曾和德巴德勒本谈起过这个女人，但是德巴德勒本并没有在她面前杀掉那个女人，而是选择了把她赶走，琳达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德巴德勒本。琳达不敢报警，而我们也永远无法确认这个故事的真伪，因为那些证据早就无从查起了。琳达还说德巴德勒本经常旅行，每次都要离开很长时间，但是每次他都要带着大摞钞票回来。

探访结束后，琳达要求我们以后不要再打搅她。她说自己一直努力忘掉这件事，她需要一个新的生活。我们无法答应她的请求，因为我们需要她上庭去指认德巴德勒本，让德巴德勒本得到应有的处罚。

所有发现，都在证明德巴德勒本犯过很多不能原谅的罪过。我们向全美各地发送信息的数周以后，陆续有电话打过来，证明他是多宗未破案件的嫌疑犯。信

息发送出去以后，各地的警察局也不断打来电话，有的说他很可能和一些案子有关。有的想要进一步了解所有情况，了解他在那个城市出现的时间。因为德巴德勒本至少和200起严重性侵犯案件有关，所以每当收到一个警察局打来的反馈电话，我们都要核对数据库。一些案件当时就可以排除他的嫌疑，因为特工有确切证据表明他并不在场，另一些案件却刚好相反。

其中一个电话是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的威廉王子县警察局打来的，高级探员唐恩·卡西尔，通过佛莱尔特工了解到这个案子的情况，他认为可能在两年半以前德巴德勒本在这个地方扮成警察侮辱过一名妇女。特工与侦探卡西尔取得联系以后，他们把有关这次性攻击的报告送到了华盛顿总部。总部的工作人员通过数据库证实德巴德勒本的确有很大嫌疑，他们向卡西尔侦探讲述了这一情况，然后马上展开了调查。

德巴德勒本的确有很大嫌疑，他有作案时间，而且，有一些收据表明，他这段时间的确是在马纳萨斯镇。

我们前往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的威廉王子县找到那个受害人，她的名字叫萝丽·克泊特。我们立刻跟萝丽·克泊特取得了联系，萝丽·克泊特也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她向我们讲述了那天发生的情况。

那是1981年2月5日晚上九点左右（非常清晰的时间，看来那天所发生的事对她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正在开车回家。从后视镜看到有一些闪烁的灯光，后边似乎有一辆警车正在跟踪自己。我把车停到路边，我想自己没有超速也没犯什么法，相信警察不会难为我。那辆车就在我后面停了下来，当时我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停车。然后，他向我要驾照和登记表，接着又走到了他自己汽车的位置。我能从后视镜看到他，那时他正从窗户探进到驾驶员的一侧，我当时以为他正打电话核查我的驾照，那时候，我以为很快就会结束呢。

“快点给我下车！”当他走回来的时候喊道。我并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心中有些不妥的感觉，问道：“为什么？”

“不许说话，你现在被拘捕了！”他打断了我的问话，毫不客气地说道，“快点给我下车，快点！”他没有给我任何思考的时间，不停地催促着我。当时我很害怕，我只能连连地解释着，但是他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一直要求我下车。最后，我没有办法只能下车，并跟他走向他的车旁。当我上了他的车，看看四周，才发现这并不是一辆警车，而他也不是警察，我意识到我有麻烦了，这下完了。

我看到他从仪表板的下面掏出了一把手枪，这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他不是警察。还说只要我按照他说的去做，他保证不会伤害我。当时我想到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所以，我必须克制自己，不能慌乱。我心里想着：“这时候不能慌，要冷静，将来我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我盯着他，决心要记住他的特征，我要牢牢记住他的脸，我以后要找到他。随后，他对我进行了性侵犯。

说到这里的时候，克泊特不由得哭出了声来。可以想象，当年的不幸在她心里留下了巨大的伤痛。我从同事手中接过一杯清水递给她，她喝了点水，并稍微冷静了一点后，我说道：“克泊特小姐，我很抱歉今天的谈话让您想起了那些不幸。但请您相信，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恶魔送进监狱。”这样的劝慰很苍白、很无力，但除了这样说，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克泊特小姐略微平复了一下后，又接着讲述当时的事。

在他办完事后，他让我回到自己的车上，并警告我不准回头，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理他，发动汽车，尽快离开那里。回到了马纳萨斯，我立刻向当地警局报警。

说完这一番话后，克泊特重重地喘了口气。

对于克泊特的遭遇，我们在深切同情的同时，也更坚定了要将这名罪犯绳之于法的决心。安慰了克泊特一番后，我们离开了她的家。之后没过多久，我们又得知威廉王子县的警察得到联邦特勤局寄来的照片以后，把它们整理了出来。带着照片，我们再次找到了克泊特，当她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时，情绪非常激动，

甚至于浑身发抖地大叫着：“就是他，就是他！”克泊特还指出当时她看到的就是那辆 1971 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这辆车在德巴德勒本因为制造假币而被捕的时候，就已经被我们给收缴了。萝莉·克泊特的案子终于有了结果。

此时就像哈泽伍德论述的那样，这一事件符合德巴德勒本犯罪的典型模式。在实施犯罪之前，他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般他都要花数月时间把细节想清楚，甚至要准备几年，而且要进行彩排。这样一旦实施犯罪计划，风险就会降到最低。此类案件一般没有目击者，作案时间和地点都是精心挑选的，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宗与德巴德勒本有牵连的性犯罪案件，不过我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受害者。德巴德勒本并没有给克泊特拍照，所以，她还不能证明照片上的罪行。我们继续接听各地的电话，希望找到能把照片和罪犯直接联系起来的线索。

当然，他的作案手段经过我们分析后，也并不是毫无破绽。在这不久后，我们就找到了又一起案件。不，应该说是两起相连的案子。这个案件与萝莉·克泊特的遭遇发生在同一年，只是时间上些差异。在 1981 年 5 月 23 日、24 日两天里，在内华达州的两个相距一百公里的小镇上分别有两起警讯，都是恶性性伤害案件。在我们逮捕德巴德勒本后，对他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在这两起案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那里。而且，他也无法提供当时不在场的证据。我们满怀希望地找到那两位当事人，她们也异常激动地向我们述说了当年发生的事情，并辨认出了磁带里的声音和那些可以作为犯罪证据的照片。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案件有了新的突破。

但在我们恳请她们出庭作证的时候，她们却同时选择了沉默。当年的她们只是两位少女，但现在，她们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种种顾虑让她们无法成为本案的证人，这无疑是相当遗憾的。

就在这时，一名华盛顿 FBI 特工打来了电话，侦破工作有了更大的突破。这

名特工正在调查一宗发生在北弗吉尼亚的绑架案，她怀疑德巴德勒本就是那名罪犯。这名特工来到联邦特勤局，查看了德巴德勒本储藏室里发现的照片，这时，她从照片中认出了那名受害者。现在，联邦调查局终于介入了调查工作。

“这就是我们掌握的照片。”琼找到了我们，她是 FBI 的一名特工，她向我们出示了他们掌握的一些照片，并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件案子移交给他们，但是我们拒绝了。这个案件我们已经跟踪了三年多，其中付出了我们许多心血，因此，我们希望能够联合侦破这件案子，联邦调查局对于这案件的主管人员同意了。所以，我们一同找到这名受害者，并询问当时的情况。这名受害者叫埃米·琼斯，二十七岁，是一名售货员。有着一头棕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看上去很美丽。在面对我们的时候，神情有些激动。

她深深吸了口气后，向我们述说了当时的情况。

那是在 1979 年 6 月 3 日的晚上，埃米·琼斯在马里兰州一个小镇的便利店上班，当时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Hi，小姐！”午夜刚刚过去，一辆汽车停在了埃米·琼斯的身边，“美丽的小姐，我是一名警官，我需要你的帮助！”德巴德勒本自称自己是一名警官，他总是用这样的手段来欺骗他将要下手的目标。

埃米·琼斯停下了脚步，她想听听这名警官要问什么，德巴德勒本看到她已经上当，接着说道：“这里刚刚发生了抢劫案，抢劫犯刚刚从这里过去，我们需要问你几个问题？请你到车上来！”埃米·琼斯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走上了车。

“你的身份证呢？我需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明！”埃米·琼斯上车之后，德巴德勒本再次开口说道。

“驾照可以吗？”埃米·琼斯翻了一下自己的皮包说道。

“当然可以！”德巴德勒本微笑地说道。埃米·琼斯把自己的驾照递给了德巴德勒本，然后德巴德勒本没收了埃米·琼斯的驾照：“你被拘捕了！请把你的手放在后边，对，放在后边！”

埃米·琼斯当时就懵了，她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地方犯罪了，当她的手被德巴德勒本用手铐拷上的时候，埃米·琼斯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她大声地喊道：“你根本不是警察。快来人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闭嘴，照我说的做。”德巴德勒本一巴掌打在了埃米·琼斯的脸上，他露出了他罪恶的一面。

德巴德勒本绑上埃米·琼斯的双脚以后，又用带子蒙住了埃米·琼斯的双眼。埃米感觉到有支枪顶在她的脑后，德巴德勒本威胁说如果反抗就杀了她，随后德巴德勒本就给埃米盖了一条毯子。接着，他就开车行驶了很长的时间，按照埃米的估计，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埃米听到一阵铃响，可能是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边界处一架大桥的收费站。她被带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是一间储藏室，然后又被绑在地板的螺栓上。埃米说德巴德勒本定期把她带出储藏室进行强暴。

“上床！”在这个过程中，德巴德勒本会要求她说一些话。我们在储藏室找到的那些便条上，曾经看到一些这样的语句，都是德巴德勒本设计好的。

“我是……”埃米·琼斯只能无奈地说道。然后德巴德勒本就会让她在镜头面前摆出无数的姿势，然后拍照。埃米被迫说一句，他就录一句。结束之后，埃米会被推到地下室关一个小时左右，然后被拖出来再次施暴。6月4日一早，经过了28个小时的折磨，埃米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德巴德勒本开车把她送回了马里兰州，他警告埃米说如果报警，他肯定会让所有人看到这些他拍摄的照片。

埃米·琼斯找到了一户人家借用了电话，然后报了警。她从特勤局公布的照片上看到了自己，而背景正是那个曾经关押过她的卧室。埃米说此后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在得知德巴德勒本被警方拘捕之前，她每天都担心会在逛街时碰见他，她担心这个人会以相同的手段残害其他人。

因为案发当日天很黑，一切都很突然，受害者埃米·琼斯没看清罪犯的脸，所以没能认出德巴德勒本。我们又想到了罪犯的声音，所以我们打算给埃米·琼斯放一段德巴德勒本储藏室录制的磁带。于是我们就给受害者播放了这段录音，只放了开始的一小部分，她就崩溃了，有些歇斯底里。她没有迟疑，当时带子只

放了两秒钟，她立刻听出那正是罪犯的声音。“噢，天啊，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埃米·琼斯惊恐地喊道。这盘带子就是她受人袭击时录制的，那恶梦般的情景即使已经过了许多年，依然深深印在她心底。随后，情绪慢慢稳定下来的埃米·琼斯向我们恳求，一定要将这个恶魔送进监狱！

听完埃米·琼斯的讲述，我们意识到应该把德巴德勒本永远关在监狱里。我微微一笑说道：“好在我们抓住了他，这让我们轻松了很多，他至少不会再去为非作歹了。”经过我们和联邦调查局的通力合作，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位照片上的妇女，不过我们意识到整个调查工作才刚刚开始。

FBI探员罗伊·哈泽伍德此时加入了我们。

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并不是作了一次案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再进行另一次，这不是他的习惯。他实际上是持续作案的，作完一起，就会着手准备下一起，从没有间断，他要仔细地筹划、搜集并整理情报。实际上，他一刻都没有停手过。

例如在内华达州发生的那两起性犯罪案件，德巴德勒本将第一名受害者绑架到相邻一百公里外的小镇上进行了强奸（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这里不提及小镇名称）。之后，几乎是没有任何停留，在第二天将第一名当事人释放后不到两小时，他又绑架了第二人，这样的作案手法与效率实在是骇人听闻。

埃米的遭遇简直耸人听闻，我们相信像埃米这样惨遭蹂躏的妇女还有很多，我们怀疑德巴德勒本和华盛顿特区的另一宗绑架强奸案有牵连。

我们现在掌握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这些照片和录音带。FBI探员罗伊·哈泽伍德认为一名罪犯会把自己的犯罪记录下来还说明了其他问题：第一，这样的记录代表了一种战利品，它意味着胜利和征服；第二，它们是完成某件事的证明，他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满足感；第三，这些照片和磁带可以让罪犯事后对自己当时的表现做出评价，这样可以在今后的犯罪过程中进行修正。

现在我们已经证明德巴德勒本远不止是假币制造者这么简单，而且我们找到

了两名愿意出庭的受害者，证明他曾进行过残忍的性虐待。现在，要以绝对优势给这个暴徒定罪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这时，我们接到了新泽西报告的一起强奸绑架案，案卷很快送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翻阅了这份案卷：

“在1982年11月12日的傍晚，卡伦·阿拉里奥独自待在她上班的商店里。

‘经理在吗？’那名男子进来之后，询问道。

‘不，他不在。你想要他的电话吗？’卡伦·阿拉里奥回答道。回答不在以后，阿拉里奥又写了经理的电话号码。

‘抢劫，打开收银台，快点，打开它！’突然卡伦·阿拉里奥后边响起那名男子的声音，卡伦·阿拉里奥急忙回过头看，发现有一支双管单动式散弹枪正对着她。

‘你跟我着一起离开这里！’那名男子大声对卡伦·阿拉里奥喊道。

‘钱给你！放过我吧！’卡伦·阿拉里奥双手举了起来，求饶道。

‘快点走，转过去，站到那里。住口，别跟我废话。快走！’他大声地喊道。接着，他把收银柜里的现金洗劫一空，还要阿拉里奥和他一起走，一边又说只要听话他就不会伤害她，要是阿拉里奥敢做什么傻事，他就开枪。‘不要到处看，上车！’他不让阿拉里奥四处张望，随后把她推进车里。

大约行驶了15分钟左右。‘下去！下去！’那名男子大声地喊道，并用枪胁迫她下了车。当时阿拉里奥并不知道车是朝哪个方向开走的，但阿拉里奥知道行程很短。阿拉里奥双眼都被蒙住了，什么也看不见，而且被盖上了毯子。

‘到那里去，直着走！’他用枪顶着阿拉里奥的后背道。

‘好的，好的，不要伤害我。’阿拉里奥很害怕，她不停求饶。这名匪徒把阿拉里奥带进了一座房子。刚一进去，匪徒就脱光了她的衣服，然后又把她捆了起来。

‘求求你了！’阿拉里奥接着求饶道，但是她的求饶并没有得到那个匪徒的理会。紧接着阿拉里奥被强暴了，而那个男人又接着给她拍照。第二天一早匪徒

放了阿拉里奥，留下一些打电话的钱以后，他就离开了。她拦住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报了警。”

我们看完案卷之后，找到了卡伦·阿拉里奥，希望她能够认出她所说的那名罪犯，我们给了她一些德巴德勒本的照片和录音带。

“慢慢看！”我生怕她像前面的两个人一样，小心地劝说道：“你现在还能不能认出来是他呢？”

“就是他！就是他！”她很快就认出了德巴德勒本的照片。虽然绑架事件过去了三年，她仍然活在阴影之中。

“我们找到一盘录音带，想知道你能不能……”我们再次征求卡伦·阿拉里奥的决定。

“好的！”卡伦·阿拉里奥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同时她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那名罪犯。

我们放了一本磁带，听了一会道：“你能够听出他的声音吗？”

阿拉里奥迟疑了一下说：“很像，但我不能确定。”

“我还有一盘磁带，也许能更清楚点。不过这个声音特征比较明显，你听了可能会有些痛苦。”我这样告诉阿拉里奥。她虽然脸上出现了一丝的恐惧，但还是决定听一下。

那正是在性虐待现场录制的。“这个音质好一点。”我说道。

阿拉里奥刚刚听了几句就确定是他。听到录音以后，她立刻开始颤抖，她看着我说：“就是他。”我问她会不会听错，她说不会。那时候，她的情绪很激动，然后又悲伤地哭了起来，满脸都是泪水。她说：“就是这个人，就是他。”虽然磁带里并没有阿拉里奥的声音，但是罪犯让受害者说的话是一致的。

现在我们要证明上面的声音是否是德巴德勒本的声音，为了证明磁带上的就是他的声音，我们让他对着录音设备朗读了成绩单。一位声音鉴别专家经过仔细的鉴定，证实了那就是德巴德勒本的声音。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五名被德巴德勒本凌辱的不幸妇女，其中三人愿意出庭作证。德巴德勒本涉案很多，罪行严重，如果这些照片都是他拍摄的，那么肯定会有上百名受害者。在历时一年半的调查过程中，不断有电话打过来。我们认真核对着每一条信息，我们要通过数据库确定德巴德勒本是否有作案机会。为了避免辩护律师借题发挥，我们决定找出确切证据证明德巴德勒本就是照片上虐待受害者的那个人。有一些照片上会出现一个男人，但是看不到他的脸部。一张无法辨认相貌的照片在理论上是无法作为证据的，但在这时，联邦调查局图像处理部门向我们提供了帮助。负责协助调查此案的是高级特工彼得·斯米里克，他是一位肖像处理专家，人们喜欢把他的技术称为“雀斑分析法”。

“人体的雀斑或痣长在什么位置是人们不可以控制的，雀斑会长多少也不能以人的意愿而定，这正是它们具有说服力的地方。”彼得·斯米里克这样告诉我们。

有一些照片拍摄了这个男人的胳膊，但是上面不能得知他的容貌。斯米里克曾利用雀斑分析法帮助 FBI 破获了几百宗案件，他认为这种识别方式与指纹一样可靠。特工希望斯米里克能通过照片上人体的某一部分，来确定这个人就是德巴德勒本。

“在这宗案件当中，德巴德勒本很不明智的一点就是 he 把自己也拍进了那些照片中。”当彼得·斯米里克看到那些照片时道：“对我来说，这项工作就像是在对德巴德勒本的身体进行身份确认。”

这必须得到法院的批准，在得到法院的批准以后，我们要求德巴德勒本配合拍摄了一组照片。在这个过程中，他要按照特工的要求摆出照片上的姿势，以便让专家进行分析。

根据德巴德勒本胳膊上特有的雀斑图案，斯米里克最终确定他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虽然他的脸部没有出现在照片上，但是根据胳膊、手、胸和二头肌上的

雀斑图案，同样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我相信那个强暴受害者的男人正是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彼得·斯米里克肯定地说道。

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们也必须尽快行动。因为我们已经把德巴德勒本关押了很长时间，关押期限不久就要满了。一旦到期，所有的证据将会全部作废。

在发现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不仅犯有制造假币罪以后，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找到了他曾进行过性侵犯的证据。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个谋害过上百名妇女的色魔送上法庭。

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一案定于1985年的4月29日开庭审理，法院要求受害人作为他们的第一证人。虽然已经有了数位愿意出庭作证的受害者，但经过我们和法院的挑选后，最终决定了由埃米·琼斯出庭，因为她的情绪相对稳定，最关键的是，她目前依然是单身，出庭作证并不会给她带来太大的困扰（人们对FBI总是有许多误解，我们并不是那种为了完成任务就冷酷无情的杀手。起码大部分人都不是……因此，在挑选证人的时候，也尽可能的做到让受害者少受不必要的痛苦）。为了帮助埃米·琼斯克服心理障碍，法院委派一名心理抚慰专家帮她稳定情绪。

“埃米女士，现在请你看一下这张照片，能告诉我上面的人是谁吗？”一名女检察官拿着一张照片走到埃米的面前说道。

看过照片以后，埃米认出上面的人正是自己，说道：“那个是我！”

“谢谢。”那名女检察官说道。

之后，控方向法官提交了各种证据，包括德巴德勒本的录音、照片，五位受害者的有效证词，以及肖像处理专家彼得·斯米里克的鉴定证明等。

在经过短时间的辩论后，法官宣读了审判结果（其实德巴德勒本获罪已经是在所难免，唯一的变动或许就是量刑轻重而已）。

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绑架、强奸、虐待埃米·琼斯罪名成立，

判处 180 年徒刑。另外，因为强暴萝丽·克泊特被判处 2 年徒刑，绑架并虐待卡伦·阿拉里奥被判处 60 年徒刑。而仅仅是制造假币一案，他就被加判了 135 年徒刑。

另外德巴德勒本还受到两项谋杀指控，以及 46 起性犯罪指控。两项谋杀指控，一起发生在路易斯安那什里夫波特市，另一起发生在罗德岛巴灵顿镇。因为证据不足，这两项指控没能成立。46 起性犯罪指控也同样因为证据不足未能成立，这让我们非常遗憾……

有些案件是无法结案的，因为罪犯永远都不认罪。我相信仍然可以找到很多受害者，当然也有一些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了。实际上，这个案子还没完，我相信它不会就这么结束了。为了查清真相，我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我们希望说服他，认罪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心理学家 FBI 特工麦卡艾尔亨尼发现要感化德巴德勒本非常困难，德巴德勒本很戒备。无论对我们 FBI 特工还是法官陪审团，他都不屑一顾，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甚至都不想见我们。所以，我们就像在和一个冰箱说话一样，他是个毫无人性的家伙。德巴德勒本对特工什么也没有讲，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究竟犯了多少罪，因为直到今天，他仍然不打算合作。

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是一名假币制造者、强奸犯和绑架者。按照罗伊·哈泽伍德的说法，他是一位思维缜密的罪犯，犯罪就是他的生命。一切都和犯罪有关，无论是他的全部想法，他读过的文章，还是写下来的内容或者搜集到的全部物品。实际上，犯罪就是他的生活。因此，他才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在决定要实施某个犯罪计划之前，他会事先考虑好，想好需要什么东西，选好某一类型的受害者，此外，还要选好犯罪地点。时间一点点推移，机会渐渐成熟了，然后，他就会把犯罪计划付诸实施。

而且德巴德勒本的所有犯罪活动都是专门针对妇女的，罗伊·哈泽伍德认为这种行为源于一种强烈的仇恨。他在心理上可能受到过女性的威胁，或者是被

某个女人严重伤害过，因此女人会对他施加影响。为了摆脱这种影响，他决定要控制女人。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摆布，尤其是女人。他这样憎恨女人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实际上，这或许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因为这只有罪犯本人才知道。我们也意识到人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他究竟犯过多少罪行。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到这种程度已经可以结案了。我们侦破了假币案件，把制造者关进了监狱。虽然他和多宗案件有关，但是那些司法部门已经被判了他这么多年的刑，时间很长，他也算得到了惩罚。而案件本身，因为时间久远，证人或者找不到，或者死了，或者有其他情况无法出庭作证，我们永远不能查清他做过的每宗案子，这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虽然我们都坚信他罪孽深重，但事实的真相可能永远不为人们所知了，这对我们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但最关键的是，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已经被送进了监狱。长达 375 年的监禁，如果医疗水平没有飞跃性发展的话，我相信他这一生都将在监狱里度过。

现在，詹姆斯·米歇尔·德巴德勒本仍在监狱里服刑。至于遭到他侵犯的受害者，专家估计可能会有 200 余名，这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虽然我们了结了德巴德勒本的案子，但是，一旦发现与他有关的证据，本案将继续调查，这样真相有一天或许可以大白于天下。

非法接管

我叫伊迪·埃德蒙兹，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探员。我负责的案件类型比较特殊，专和各地的银行抢劫案犯们打交道。案件一起接着一起，我忙得甚至不能出去放松一下，但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把那些目中无人的家伙送到监狱里。下面的故事，就是我就任以来遇到的最凶恶最暴力的一起银行劫案，罪犯的手段肆无忌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因此成为当年轰动全美的惊天大案。

一

在联邦调查局工作，首要职责之一就是侦破银行抢劫案，而这类犯罪在西雅图的发生频率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要高。设立在华盛顿州的联邦调查局分支机构负责调查所有的银行抢劫案，而我则专管西雅图抢劫案。整个美国在过去这五、六年间，每年平均发生300起银行抢劫案，尤其是在西雅图或金县地区，银行抢劫一直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大问题。

西雅图或金县地区的吸毒率很高，而事实上，华盛顿州拥有较多的银行分支

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我在这里列举了银行抢劫的两种基本类型，最常见的是一对一式的抢劫，是指某人拿着纸条接近一位出纳，从容地勒索现金。这种类型的抢劫不必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不用把旁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也用不着让银行业务全停下来听他调遣。

另一种抢劫方式则更为罕见，也更加具有危险，这就是接管式抢劫！接管式抢劫指的是有一名或者多名抢劫者闯进一家银行，意图通过各种手段接管整个银行，以便实施抢劫。手法无外乎有几种，命令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命令银行职员离开出纳柜台。在接管式银行抢劫中，抢劫者无论一人还是多人，一般都戴着面具，装备有轻武器。

相对于一对一式的银行抢劫来说，接管式抢劫具有更强烈的暴力色彩。而且我们发现，一旦银行接管抢劫成功了，劫匪们会卷土重来，而且下一次行动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案例，也是我至今为止侦破的最大抢劫案。

我就职的第二年，那天是5月17日，一连串耸人听闻的接管式抢劫案从市区的西雅图银行开始了。为了捉拿嫌疑人，警方希望联邦调查局能够帮助他们，而我则是专门负责西雅图抢劫案的，所以这件案子他们交给了我负责，之后经过我们的调查，我们穿越加勒比海，从网络上寻找蛛丝马迹，终止了劫犯的犯罪脚步……

作为一名银行柜台职员，每天的工作简单而又繁琐。玛丽刚处理完一位储户的提款，正准备为下一位顾客服务的时候，一阵大叫声响起。

“从椅子上起来！我们要抢钱！”两名武装匪徒高举着手枪冲进了西雅图的一家银行。没等人们反应过来，其中一个匪徒就朝天开了一枪，将天花板打了一个大窟窿。巨大的枪声在银行的大厅里回荡着，震耳欲聋，整个银行顿时乱成了一片。正在办理业务的人纷纷蹲下或逃走，那两名劫匪并没有阻止其他人的逃跑，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他们。

这一突发情况立刻惊动了银行保安，保安正准备掏枪，一颗子弹就从一名匪徒的枪膛里射了出来，打穿了他的胸膛。保安只是在有突发情况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匪徒，但匪徒早在进入这里之前，就一直留意着他。因此，他的结局可想而知……

看着这一幕，所有人都惊呆了。在人们还没回过神的时候，一名劫匪快步走到银行柜台前，把一个麻袋扔到了柜台上，然后用枪指着玛丽的头大叫道：“女士，别让我费事！”

“所有的钱，所有的钱！”另一名劫匪也朝银行的柜台里边扔了一个麻袋，然后用枪指着里边的另一名女职员大声地喊道。

“宝贝儿，给我快点儿！十秒之内你还没把钱装好的话，我会打爆你的脑袋！相信我，我从不开玩笑！”用枪指着玛丽头的那名劫匪恶狠狠地说道。听了这话，正不知所措地坐在柜台里的玛丽身体微微一僵。

玛丽刚从大学毕业，在大学里，她就是个让老师又是喜爱又是头疼的机灵鬼。她心底微微思索了一下后，就站起身来，准备转过身去打开里边的保险柜，只要走到那里就能够触动里面隐藏的报警按钮。不过那名劫匪似乎看出了点儿什么，大叫道：“宝贝儿，别动！把你手上的钱扔过来，快！”那名劫匪似乎十分的着急。听到劫匪这样的说话，玛丽只能有些无奈地把麻袋扔了出去。

那名劫匪拿到麻袋后，只是微微扫了一眼袋子里的钱，就立刻朝着另一边大喊：“伙计，动作快点，我们该走了！”另外的一个劫匪朝着他微微点了下头后，举起枪朝着大厅的吊灯就开了一枪。吊灯顿时被击碎，玻璃碎片四散落下，所有的人都吓得蹲着，而两名劫匪则趁着这个时候立刻逃之夭夭。

以上都是我从玛丽那里听到的，之后我调看了监控录像，劫匪们的速度相当的快，而且动作井然有序，看起来是早已经排练好的。但是他们显得非常紧张，才抢劫了柜台上的几千美元就选择了逃跑，这说明了他们是新手。不过，他们的警惕性却非常高。每个银行里都有几个隐蔽的报警按钮，只要有人按下，警局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并立刻派遣警察赶到那里。但那名用枪指着玛丽的匪徒

却非常及时地制止了她，我并不知道匪徒是不是早就清楚那里有报警按钮。如果是，那说明他们对这家银行有很深的了解；如果不是……上帝啊，我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那种神经异常敏感的罪犯，因为他们在犯案的时候总会非常小心，很难让我们抓到什么破绽。

我们没有能够抓到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在各处安排好了警力，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我们可以得知，这些人会因为这次的得手而选择再次下手作案。人都是习惯性的动物，当发现一件事情能够轻易获得暴利后，他们很难不去做第二次。犯罪，无疑是其中表现最为直接的一种。

不过这些匪徒的嚣张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仅仅在一星期之后，匪徒们挥舞着枪支袭击了另一家地区银行，毫无防备的顾客和雇员遭到了更猛烈的袭击。

这是一家位于西雅图市左侧的银行，很小，每日里来存取钱的顾客都不是太多。因此，相对也清闲了一些。不过由于近期刚出现了银行抢劫案，因此，这里的保安数量也增加了一倍。由平时的一名，增加到了两名……

“该死的劫匪！美国应该恢复绞刑，然后将这些期望不劳而获的混蛋都绑到绞刑架上，通通绞死！”一名身高七英尺，体格健壮的白人保安站在银行大门口，对着一旁的同事抱怨道。

“塞拉姆，不要抱怨……”在塞拉姆身旁，一个名叫查韦特的白人保安安慰他。

“见鬼，这一周是我的假期！我现在应该和老婆孩子一起，在加州的沙滩上享受阳光。而不是在这该死的地方做着这该死的事情！该死的资本家！”塞拉姆显得异常的恼火，看来他对银行高层的安排相当不满。

“塞拉姆，镇静。现在难道不好吗？你不用跟你那感情并不是好的太太出去过那个无聊的假期。”说着，查韦特脸上忽然露出暧昧的笑容，“或许，在今天下班后，我们还可以去魔鬼酒吧好好地喝上一杯。”魔鬼酒吧是当地一个著名的酒吧，

那里有音乐、烈酒，以及前去寻找一夜情的男人和女人们。

听了这话，塞拉姆的脸上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

就在这时，一个路人忽然朝着两人走了过来。塞拉姆和查韦特都有很多年的保安经验，对于周围的情况非常警觉。陌生人的靠近立刻引起了两人的警惕，查韦特的手甚至非常隐蔽地放到了腰间的手枪上。

“嗨，请问一下，往图书馆怎么走？”路人微笑着走到两人面前，他手上还拿着一幅地图。

见到是一名问路的路人，两人微微松了口气。查韦特微笑着接过那人手上的地图，笑道：“从这里……”他话还没说完，瞳孔就一阵紧缩！因为他看到了那个陌生人放在地图下的手。在那手上，抓着一支微型冲锋枪！

“嗒嗒嗒……”微冲的枪声响起，塞拉姆和查韦特的胸膛顿时被打开了花，整个身体被子弹的力量射得倒飞了出去。两名经验丰富的保安甚至还没有做任何反抗的动作，就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给击毙。

清脆的枪响和那两名浑身染血的保安顿时让整个街道都混乱了起来，人们尖叫着四处奔跑，想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伙计，快点！”那名匪徒将手中的地图扔到倒地不起的塞拉姆身上后，朝着身后大声叫道。随着他的叫喊，又一名歹徒高举着微冲快步跑了过来。两人迅速地冲进了银行，然后如同前一次一样，飞快地洗劫了几千美金后，快速地离开。当警察接到报警赶到这里的时候，匪徒们早就已经离开多时，我们依然没有能够抓到他们。

这些匪徒敢于在大街上开枪，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警察，他们非常自信，相信在警察赶到前，他们已经完成了抢劫。面对这样的劫案，警方也显得束手无策，因为劫匪们的动作实在是太过快捷，快捷到整个过程只需要3到4分钟。这个时间对于警方来说，甚至是根本没办法作出任何反应。或许在警方接到报警，并电话通知警员们支援的时候，劫匪就已经离开了银行，躲到某个角落里去收拾他们

的战利品了。

两周后，匪徒们再度光顾银行，且更加大胆。从这三起抢劫案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每过七天他们就会出现。加上由于接管式抢劫并不多见，所以我们相信，几起犯罪事件均出自同一匪帮之手。

银行抢劫案就这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从它使用的暴力等级，以及被抢的金钱数量来看，它们具有相似之处。自然，这种性质的抢劫案会引起我们的严密关注，因为，它使用的暴力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但是，这两名抢劫犯每次都能轻松驾车逃走，使目击者无从辨认他们。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对抢劫经验日益丰富的劫匪，他们现在是经验丰富、狡猾多端的，袭击手法多变又逐步升级的两个对手。

二

六天后，6月22日的清晨，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两名男子骑摩托车飞驰而来，然后进入了富国银行的停车场。银行里边的人对厄运的到来毫不知情，直到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人拿着枪冲进了富国银行……

“女士们先生们，都闭上嘴坐在地上，听到了吗！坐下去！”两个人面对着一群吓坏的银行工作人员和办理业务的其他人员高声喊道。当一名工作人员看到劫匪冲进来之后，就立刻选择了逃走。

那些银行工作人员和办理业务的其他人员虽然知道近期有接管连环抢劫，但是他们还是相信上帝会保佑他们，厄运不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不过，这一次他们失望了。劫匪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而且让他们不准离开，这样的举动是劫匪们第一次这样做。由此可以看出，前几次抢劫的钱让他们成功地挥霍掉，已经感觉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了，警察面对他们根本毫无办法，他们决定来一次大的，然

后再选择潜伏一段时间。

不过，他们的运气实在太不好了，持枪歹徒把顾客和职员聚在了一起，但是漏掉了一个。他们并没有发现有一个人已经偷偷地离开了。

一名劫匪看着那些人质，一名劫匪用自己手中的枪逼迫一名银行工作人员打开门并走了进去。他用枪指着那些银行工作人员说：“钥匙在你们谁那里！快点拿出来！不要做小动作，否则我会让你们见上帝！”

“没有在我这里，我不知道，应该在出纳那里！”银行的工作人员已经看到一个人偷偷地跑了出去，他们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选择配合。

“美丽的小姐，我相信你会配合我们的工作！你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你一定不希望我在它上面留下弹孔。”劫匪找到了出纳，用枪顶着她那微微泛白的脸蛋笑道。

“好的，请你不要伤害我。”出纳显得有些害怕，声音也微微发抖，然后双手颤抖着摸出了保险柜的钥匙。

保险柜顺利地被打开，劫匪们非常高兴。他们拿出了两个背包丢给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把背包全部装满。

而这个时候，那名侥幸逃脱出来的工作人员选择了向当地警方报案。当地的警署得到报案，立刻通知所有的警察道：“请注意，奥罗拉大街 120 号发生银行抢劫！”警署同时把情况告诉了我们，而我们也立刻出动……

另一方面，警方的调度员立即发出紧急呼叫，一家银行正在发生武装抢劫，西雅图警官克莱拉·劳瑟立即做出响应。他知道这次有些不同寻常，那是正发生着的银行抢劫案，一般银行抢劫案的报警都在事后，而不是进行当中。

克莱拉立刻驱车前往事发现场，这几天发生的连环抢劫案让整个西雅图的警署和我们联邦调查局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警察局局长每天要面对不同的新闻记者，向他们汇报着整个案件的进展。说实话，这样对于警方来说非常不利，因为劫匪可以从容知道他们的目标。当然，警方也可以通过媒体散发出虚假的

信息来迷惑劫匪让他们上当。不过代价就是面对更多的指责，在这个舆论自由的年代里，总有许多目光清晰的人出来指出警方的各种错漏。而这些人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罪犯帮助，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在富国银行中，虽然工作人员选择了配合，但是他们的速度相当缓慢，他们在等待着警察的到来。其中一名劫匪有些不耐烦了，他走上前去，举起枪托用力地砸在一名男性工作人员的身上，那名男性工作人员被这一下重重地砸倒在地上。劫匪高声怒骂道：“杂种，难道你是有意在拖延时间吗？你指望警察来救援你们吗？不，不可能的！警察都是白痴，他们现在或许正开着那破烂的警车，悠闲地在大街上兜风呢！”说着，他又转过头去，对着另一名银行职员大声地喊道，“我说你快点！听见没有！快往里装！全装满！快呀！”

面对劫匪的威胁，银行职员们再也不敢拖延，迅速地将劫匪的背包装满了钞票。

接过重重的背包后，劫匪端着枪，指着墙角叫道：“都双手抱头蹲到那边去，动作快点！”职员们不敢反抗，按照劫匪们的吩咐蹲到了角落里。

一名劫匪端着枪，面带嬉笑地走到了那名出纳面前。他伸出手，轻佻地抚摸了一下这名漂亮出纳的脸蛋：“亲爱的，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合作。”

出纳惊恐地看着劫匪，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劫匪笑道：“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的心情非常不错。不过，你最好也跟我们合作，好吗？不要做让我为难的事情，我实在不愿意把你这张漂亮的脸蛋打成碎片，把你兜里的电话交给我。”

听了这话，出纳的脸上顿时一阵苍白。她并没有看到有人偷跑出去，或许是为了自己的工作，或许是为了将两名罪犯绳之于法，她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找机会给警局打电话。

但是两名劫匪一直紧紧地跟着她，让她根本没有机会。在劫匪要求所有人蹲到墙角后，她试图拨打911，但是，她还没来得及拨出这个号码，劫匪们就发现

了她。

从面色惨白的出纳手中接过电话，劫匪低头看了一眼，只见显示屏上清晰地显示着三个数字。不过，看样子应该只是输入了号码，还没来得及拨打出去。

“亲爱的，你真是太不可爱了，你这样做让我十分的困扰。”劫匪目光闪烁，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而此刻，这名漂亮的出纳心里实在是害怕到了极点：“我……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亲爱的，那么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处置你呢？”劫匪面带微笑地说道。只不过，他的笑容在这出纳的眼中却犹如恶魔一般。

她不断地乞求上帝保佑，保佑自己能够安然度过面前的危机。

不过，劫匪不知想到了什么，似乎真的没有找她麻烦的意思。他站起身来，大声叫道：“都不许打电话，听明白了吗？别做蠢事！”他看了看微微有些骚动的职员们，然后接着说道，“都把电话交出来，千万别干蠢事！”

随着他的叫喊，职员们纷纷把电话扔了出来。劫匪举起枪托，将这些电话砸成了粉碎。

而就在这个时候，克莱拉已经到达了富国银行的门口，他早已经把自己车上的警笛给熄灭，看着一片寂静的富国银行，他选择了下车找一个地方先隐藏起来，他知道劫匪有枪。为了人质的安全，也是为了不打草惊蛇，他选择暂时等待。

而此时，我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我第一个到了现场，街边有辆摩托，它停在了人行道上，银行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克莱拉向我们报告道。

“不要乱动，等待增援！”我也知道劫匪手中有枪，而且他们的枪火力相当的凶悍，我不希望克莱拉孤身奋战，这样无论对他还是对银行里的职员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非常幸运，在劫匪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赶到了这里，并在外边摆好了架势，我让同事把他们的摩托车简单做了点手脚，保证他们不能

够发动那辆摩托车，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静静地等待着两名劫匪的出来。我相信这件案子和以前发生的几起案子都能够成功结案，我们也能安稳上几天。

那两名匪徒大摇大摆地从银行里走了出来，前几次的成功让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也没有发现外边有任何的警车，这让他们非常满意。接着，他们朝着那辆摩托车走去，想要离开这里。而就在这个时候，克莱拉冲了出来，一边用枪指着匪徒，一边大声喊道：“不许动！警察！”

听到克莱拉的声音后，劫匪显得有些惊慌。他们用力地踩着摩托车的油门，但是摩托车像是被冻结在了那儿，任他们如何踩动油门，摩托车就是一动不动。他们大概在纳闷为什么车子发动不起来，然后他们跳下车开始逃跑。

“不许动！站住！站住！”这突然的变故让克莱拉有些措手不及，他没有想到那两个人竟然丝毫没有理会他的命令，而是选择了逃走。

“都趴下！”刚刚走出来的我看到场面有些失控，急忙大声喊道，并拔出了自己的枪。

“站住！”他们丝毫没有理会我们的喊话，依然想要逃跑，克莱拉急忙追了上去，并鸣枪示警。不过，我看得出他们根本不害怕，因为他们已经跑出了手枪的射程。

“都趴下！”我再一次喊，并追了上去。

“站住！”克莱拉一边追，一边接着喊。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嫌疑犯摔了一跤。我和克莱拉立刻赶上，克莱拉用枪对准了他道：“趴下别动！趴在地上！”而我接着去追另外的一个人。

“站起身别动！举起手来！”我听到克莱拉正在指挥那个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砰”的一声枪响，我急忙放弃了追捕另外的一个人，回过头刚好看到那名劫匪趁着克莱拉不注意时偷袭了他。克莱拉应声而倒，我看到了他已经受伤。这时候，我才看清了劫匪的枪。顿时，我觉得头皮发炸，竟然是AK47！

在前三次的抢劫中，第一次他们使用的是柯尔特手枪，第二、三次都是使用

的微冲。而这次，竟然是 AK47！

这种大口径，高杀伤的武器在美国可不常见。即使是黑市上，也少有流通，一支 AK47 在黑市里大概需要 1000 美元左右。上帝啊，难道他们抢的钱全都用来买枪了？

“砰！砰！砰！”连续的扫射，那名劫匪根本不给克莱拉任何的反应机会，连续射击着，希望能够杀掉他。

此刻我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埋怨，AK47 的威力无疑是巨大的，只一枪就让克莱拉的大腿开了花。然而，这名匪徒看起来并不能熟练使用这种武器，那巨大的后坐力让他接下来的几枪都严重偏离了目标。不用怀疑，AK47 的后座力足以让任何没有准备的人被枪托砸伤。特别是这种连续射击，除非是臂力惊人，并且长时间使用这种武器，否则根本无法控制住它。

我急忙用枪瞄准了那名劫匪，然后一枪打中了他拿枪的胳膊，接着又击中了他的身体。那名劫匪手中的枪立刻掉了下来，整个人也倒了下去，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有些垂死挣扎地想去摸那支枪，没有等他去用另外一只手拿枪，我已经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并用枪指着他的头说道：“嗨，伙计！不要动，小心我打烂你的狗头！”而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名劫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名警官受伤！需要后援！”我用通信器呼喊道。一直在警局坐镇指挥的警察局局长行动了起来，紧急医疗救护队赶到现场，稳定住克莱拉警官的伤势。

“克莱拉警官怎么样？”看着克莱拉被抬上了救护车，我皱着眉头询问道。

“伊迪探员，克莱拉警官是幸运的。劫匪朝他开了很多枪，但幸运的是只有第一枪击中了他的大腿。子弹穿过他大腿的肌肉射了出去，并没有卡在骨头上，相信克莱拉警官在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就能恢复健康。”医疗救护队的一名医生微笑着对我说道。

听了这话，我松了口气。AK47 的威力实在是太过骇人，如果在这么短的距离内直接击中克莱拉的大腿骨，那么克莱拉的后半辈子恐怕要在轮椅上度过了。

“那名劫匪的情况怎么样？”听到克莱拉安然无恙的消息后，我开始在意起那名被我开枪击中的劫匪了。他可是这次案件的关键，如果他愿意合作的话，这次案件将会很快告破。

医疗救护队的这名医生耸了耸肩头，说：“伊迪探员，我不得不说，您的枪法实在是非常的好。”

“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心里有种不妙的预感。

“您朝他开了两枪，一枪击中了他的手臂，而另一枪直接命中了他的心脏，那名劫匪已经当场死亡了。”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三

我们立刻搜寻另外一名嫌疑人，通过警局的调度中心，我们通知了西雅图所有的警察，那名在逃犯身穿黑色上衣，牛仔裤，身材不高。这已经不是一件普通的接管式抢劫案了，他们攻击了警察，这显然是一起暴虐十足的接管式抢劫案。这次的银行抢劫案跟前面的三起银行抢劫案非常相似，只是暴力进一步升级了。一名持枪者在逃，我们要迅速采取行动捉住这条漏网之鱼。

有些爱看热闹的人开始聚集在事发现场的周围，久久不肯离去。西雅图警方立即采取行动控制了现场，因为迫近的危险和潜在的威胁仍然存在，不可不察。西雅图警方指示凶杀调查组马上开赴现场，只要有警察遭到枪击他们就会涉入调查，这次的案子正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和警方共同协作，制定出一套捉拿逃逸持枪歹徒的计划。西雅图警方成立了一个紧急作战指挥所来协助行动。警方出动了大量的特警人员，他们在向嫌犯逃跑的大致方向追踪，并且系统地搜查每处可能的藏身之所。他们十分小心，

因为这名歹徒会铤而走险，并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为考虑到公众的安全，大批执法人员抵达该地区。他们将道路封锁，将交通线路变更，并通知新闻媒体希望他们能够告诉市民们让他们绕道而行。

这起银行抢劫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警察遭射击案导致大批警察和联邦特工人员涌入这一地区。我们这里有警犬，空中还盘旋着金县的直升机，特警小队也参加了行动。特警队挨家挨户警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所有商户都在傍晚关闭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关闭了所有的商行，因为嫌疑犯可能就在不远处，我们害怕他做出某些极端的事情来。

在这期间，我们不停安慰着每一个人，我们告诉他们小心陌生人，事情很快就会结束，马上就会平安无事的。紧急医疗救护队在处理完克莱拉警官右腿上的枪伤后，医护人员迅速将他送往医院。子弹在射进他大腿后又穿了出来，主要问题在清洁伤口，并保证不会发生感染。除此之外，克莱拉并没有什么大碍。

而我的同事伯特伦·奥达菲则在被击毙的劫匪身上寻找线索，伯特伦·奥达菲从他身上搜出了身份证，上面有他的名字，克利福德·克雷斯琴。当时，我们对这个名字还不是太熟悉……但尽管如此，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展开深入调查。调查人员找到了那把用来射击克莱拉警官的AK47，在一个腰包里，他们又找到了一把点三八左轮手枪。我们同样发现了两个装满现金的背包，包里装了大量现金，钱还包在从联邦储备银行运来时的热缩塑料包里。后来统计发现的这两个背包里的现金数量正好是十五万零一千美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比传统银行抢劫案的劫掠数目要多了很多。

警方查验了那辆摩托车的牌照，可是它无法对我们起到帮助。摩托车是偷来的，失主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报了案。我们和警察与在场的银行人员和顾客们促膝交谈，搜寻可能帮助他们找到第二名持枪抢劫犯的蛛丝马迹。但是，两名劫匪始终没有使用任何名字，而且没有人看见他们的脸。技术人员在出纳柜台上发现了一个脚印，这是现场发现的唯一物证，看来劫匪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警方查了被击毙的劫匪克利福德·克雷斯琴的犯罪档案，他刚从监狱中出来，曾因杀人和性骚扰被判刑。我们和警方继续搜索克利福德·克雷斯琴那名消失了的帮凶。在抢劫发生几小时后，我们找到了一些线索。就在附近的一个废品站里，一些证据被发现了。

罪犯逃跑时，扔掉了戴着摩托车头盔和手套。那就像是他逃跑时的路线。他又继续跑了大约15米，然后脱掉了他的夹克衫，因为前面有一道很高的铁丝网，上面带有倒刺。另外，我们还在夹克衫附近发现了一把点四五口径的半自动手枪。我们现在怀疑这个歹徒试图丢弃可能识别出他的任何证据或衣物，来销赃灭迹。

正当线索似乎要中断时，新的线索出现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附近一座公寓楼的报警，我们立刻赶了过去。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报案人员，她是一名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士，大约四十多岁，带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相当的严谨。她告诉我们，刚才准备上楼回房间去时，看到楼梯上的血迹，所以报警了。

我们推测，逃犯在翻越铁丝网时一定割破了手。如果这是歹徒的血迹，那么他很可能还在这座建筑里。为预防不测，我们要调动特警。我们告诉那名女士，我们希望她能够暂时离开这里，我们先把她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名女士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附近的一支特警队迅速赶到，虽然那个凶狠狡诈的持枪歹徒仍然在逃，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次能来个瓮中捉鳖。

特警队沿着每一条走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进行搜索，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大楼解除警戒后，我们提取血样以备测试。这次行动几乎出动了西雅图警方所有的人马，而我们也出动了大量的特工，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敢于向警察开枪的人远比一个普通罪犯危险得多，但是那名罪犯还是成功地逃跑了。

“对不起，我们是联邦特工，刚刚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有一名罪犯逃跑了，希望你们能够小心，或者发现有什么情报及时告诉我们！”因为逃犯太过于

凶残，我们必须告诉这里的居民现在的情况，一方面希望能够尽快地找到有用的线索，一方面能够让更多人小心。

“天啊，太可怕了！我能帮到你们什么吗？”一位太太听到这话的时候表现得极为震惊，同时表达了愿意帮助我们的意愿。

“您只需要关好门窗，不要给罪犯可趁之机就够了。当然，如果您发现了什么异样的情况也可以致电给我们。嗯……就直接拨打警署的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必须提醒她。虽然这名罪犯到目前为止只进行过银行抢劫，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对一般百姓下手。

临近的居民在得知我们叙述的逃犯之后，个个显得心惊胆战。而警方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各特警队分头行动，继续搜查建筑、街巷以及罪犯可能藏身的任何地点。我们指示十五街区的所有商户都关门闭户，我们封锁了西雅图这个非常繁忙的商业区，使得整个地区陷于停顿。交火中被警方击毙的劫匪叫克利福德·克雷斯琴，他成为追查另一名在逃劫匪的重要线索。

我们立刻向检察官克劳迪恩·艾维申请了搜查证，搜查他的住所和汽车，以便找到相关信息，来搞清他可能会和谁一起作案。在克利福德的家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与他同室的女人。她说她根本不知道抢劫这回事，她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一边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一边还给我们写了一份常和她室友来往的人员名单。调查人员随后进屋搜查，但没有发现任何有助于寻找逃逸劫匪的线索。

这个时候，在城市的另一边，一名男子突然向警方报案，有一个人企图抢他的汽车，位置正好在发现血迹的那座公寓楼北边。那名车主说，他是几分钟前刚刚离开住宅的。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家伙跳到了车前，用手猛地按在前车窗上，逼迫车停下来。那个人说：“嘿，我跟人打架了，我需要搭一下你的车。”车主还没有反应，他就直接冲了过来，把手伸进了车里，企图抢车钥匙，还想把车抢走。当他发现这样做根本行不通时，一下子变得非常恶毒。就在那几秒钟之内，车主将不速之客推离车门后，飞快地开车离开了，之后，他把情况报告给了一名警官。

我们根据车主的描述，立刻认定劫车犯正是我们追寻的目标。那名司机详细向我们陈述了攻击者的特征，以及他去的方向。他一头向北跑下去了，我们的搜查也随之转到了那个方向。我们很快制作出一份有关那个人外在特征的描述，新闻媒体也大力帮忙，他们立即把消息公之于众。

这名抢劫未遂者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追寻的逃犯，虽然他在抢劫那辆汽车的时候并没有持枪，但这很有可能是他为了不想暴露自己才这样做的。就算他不是那名银行抢劫者，但他的所作所为也已经触犯了联邦法律。我们不介意在追捕一名穷凶极恶的罪犯的同时，顺手解决一下这个小麻烦。

随后的三小时里，逃亡者变得音讯皆无，这时，911接线员接到一个电话。一名男子报告说，他和他妻子下午遭到了扣押，袭击者已经逃走，他们认为那人就是新闻上说的银行抢劫犯。这对夫妇就住劫车发生地点以北的一所住宅里，他们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三个小时前……

凯瑟琳提着手提包，准备驾车到附近的商店里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当她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正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一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了照后视镜里。

忽然出现的身影让凯瑟琳吓了一跳：“你是谁？怎么会在我的车里？”

陌生人身上有血迹，看上去神情也非常慌张。他微微定了定神说：“亲爱的女士，我受伤了。刚才我被一个陌生人袭击，我需要你的帮助！”

凯瑟琳并不相信这个陌生人，不过陌生人所在的位置明显对她造成了威胁，她微微迟疑了一下，说：“那么，你需要我怎么帮助你呢？”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车给我用一下，我或许需要去一下医院。”陌生人从照后视镜里紧盯着凯瑟琳的双眼。

听了这话，就算凯瑟琳再迟钝，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了。她显得有些恐惧，在几个小时前，她已经收到了警方的传讯，要注意附近的陌生人，因为一名持枪抢

劫的匪徒正在这一带流窜，这名歹徒身上携带有枪支。

就在凯瑟琳沉默不语的时候，一阵轰鸣声响起，两人透过车窗向上看去，只见一架有着联邦警局标志的直升机正在上空盘旋着，那巨大的轰鸣声就是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为了抓捕那名持枪抢劫银行的逃犯，警方已经和媒体联合出击，希望在第一时间发现他。

“你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吧？”凯瑟琳看到直升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名银行逃犯。这话她或许只是下意识说出来的，但是，这明显刺激到了这名陌生人。

陌生人顿时凶相毕露，他立刻从怀里摸出了一把刀，架到了凯瑟琳的脖子上：“女士，我真的不想这么做，但是请你不要多管闲事。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就好！我认为，你不会想让我使用它的！”

感觉到脖子上传来的冰凉，凯瑟琳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她两眼通红，声音一阵颤抖：“请您不要这样，我不会对您有任何的威胁。求你放了我，求求你！”

“女士，只要你听话，我不会伤害你的。”这名匪徒微微思索了一下，接着说道，“现在立刻下车，带我到你的家里去！”

凯瑟琳顺从地带着匪徒进入了她的家里。

“亲爱的，你家里有绳子吧？”进入到凯瑟琳家里后，这名匪徒明显松了口气。

听了这话，凯瑟琳顿时惊恐地叫道：“求求你，不要伤害我……”她不知道这名匪徒到底要对她做什么。

匪徒嘿嘿笑了笑：“女士，不用担心，我现在只想赶快离开这里，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的话，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现在告诉我，哪里有绳子？”

“厨房里有……”凯瑟琳颤声回答道。她不敢有丝毫的反抗，脖子上那冰凉的触感让她没有任何反抗的勇气。

匪徒将凯瑟琳带到了厨房，并找来绳子将她绑好。这时候，匪徒终于放松

了下来。但是没等他喘上一口气，一阵开门的声音响起。匪徒立刻警觉了起来，他迅速地用布条将凯瑟琳的嘴堵住，然后把刀架在了凯瑟琳的脖子上。

房门打开，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凯瑟琳，你在哪儿？亲爱的，我回来啦！”这名男子正是凯瑟琳的丈夫，他高声呼叫着凯瑟琳的名字，在房间里四处找寻凯瑟琳。

“宝贝儿，别做傻事！”匪徒在凯瑟琳耳边低声警告道。凯瑟琳浑身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她害怕这名匪徒伤害自己，更害怕他伤害自己的丈夫。她实在无法想象，当丈夫见到这名匪徒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脚步声越来越近，匪徒微微犹豫了一下后，放开了凯瑟琳。凯瑟琳惊恐地看着这名匪徒隐蔽到了厨房门的旁边，就在这时候，凯瑟琳的丈夫走了进来，看到凯瑟琳的一瞬间，他愣了一下，然后惊呼了起来：“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

凯瑟琳不断地向丈夫使着眼色，示意他注意身后。

但是没等她丈夫反应过来，那名匪徒就动手了，他抄起一旁的平底锅，重重地砸在了凯瑟琳丈夫的头上。

凯瑟琳的丈夫只觉得后脑一阵剧痛，强烈的眩晕感袭上心头。他勉强转过头去，只见一名陌生男子正举着平底锅，狞笑着望着自己。他立刻意识到了自己遇到了匪徒，勉强振作起精神，想要和这名匪徒搏斗。但是没等他有任何动作，平底锅再次击中了他的头部。凯瑟琳的丈夫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四

匪徒没有任何犹豫，又找来了一条绳子，将凯瑟琳的丈夫也捆绑了起来。微微休息了一会儿后，凯瑟琳的丈夫恢复了知觉。

“你是谁，想要干什么？”凯瑟琳的丈夫大声喝问道。

“先生，请安静。”匪徒非常悠闲地说道，“我不想伤害你们。当然，前提是你们不要做什么傻事。现在，听我的话，就这么安静地呆着。相信我，你们会平安无事的。”说完这话后，匪徒没有再说什么。

而凯瑟琳夫妇互相对视了一眼后，也接受了眼前的事实。最起码，他们现在还安然无恙，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面对这名匪徒，他们不敢再有任何的反抗，他们都知道，自己面前这名匪徒或许就是那个持枪抢劫银行的劫匪。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和一名悍匪发生冲突，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让凯瑟琳夫妇稍稍心安的是，匪徒将两人绑起来以后，就没有对他们再做什么了，这起码证明匪徒并没有立刻杀害他们的意思。如果两人不激怒这名匪徒的话，或许真如他所说，他不会伤害他们。

匪徒稍稍休息了一下后，就走到了隔壁的房间。凯瑟琳夫妇听到从隔壁传来了电话声，匪徒似乎只说了一句话：“坎贝尔路 2434 号，进来先敲敲窗户！”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之后，匪徒又回到了厨房，凯瑟琳夫妇顿时紧张了起来。匪徒似乎看出了他们不安，微笑道：“亲爱的，不用担心，我只是有点口渴，想来找点喝的。”不等两人回答，他径自打开了冰箱门，拿了一听啤酒就走回了客厅。然后，电视的声音响起。

电视里播放的正是警方对于那名劫匪的搜索行动实录，电视里一边介绍着搜捕行动的进展，一边不断地告诫那名匪徒，要他立刻来自首，并告诉他，躲避只能是一时，警方最终将会抓住他的！

在这之后，凯瑟琳夫妇听到了一阵剧烈的响声。就像是匪徒将啤酒罐愤怒地砸到了地面一样（后来证明他们没听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凯瑟琳夫妇都只是安静地呆在那里。他们不敢有任何的动作，生怕激起这名匪徒的过激反应。过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后，一阵敲击窗户的声音响起。

匪徒再次出现在了厨房，凯瑟琳夫妇意识到，恐怕这名匪徒是要对他们做什么了。

然而，匪徒只是微笑着说道：“谢谢两位的款待，我想我该离开了。”说完这话，他不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出去，这也是凯瑟琳夫妇最后一次见到这名匪徒。

之后，凯瑟琳的丈夫努力挣脱了绳子。在为妻子解除捆绑后，他立刻选择了报案。他一报案我们就立刻做出了反应，但是嫌疑人已经逃出罗网。

等我们赶到，见到房里被袭击的人时，疑犯早已经没了踪影。这次密集搜查只能收兵了，因为那家伙已经逃离了现场，他曾经得到了某个人的帮助，兴许还借助了一辆汽车。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搜查工作从这时候起就基本停止了。

我们对整幢住房进行了仔细检查，收集指纹和血样。我们希望这些证据能够帮助我们捉到那条漏网之鱼，那名危险的匪徒，一个不顾一切想逃脱法律制裁的人。

一名武装银行抢劫犯在警察击毙了他的同伙之后逃之夭夭。他一路向北，冲进一对夫妇的家，制服了他们。在等待那个帮他逃跑的司机前来接他的过程中，他把这对夫妇押在厨房里做人质。我们都知道这个亡命之徒非常的危险，这次袭击银行，武装抢劫的手法充满了暴力。为了逃跑，他和他的同伙都参与枪击了一名警官，而且，他还将无辜的市民扣做人质。可以说，这个特别案件的性质进一步升级了。

为了能够找到线索，我的同事克里斯托尔·克拉多克开始盘查被击毙抢劫者的邻居。经过我们一番的询问，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人告诉克里斯托尔，他认识电视报道的那辆匪徒抢劫时骑的摩托车。在银行抢劫案发生前，他看到了克利福德和那辆摩托车，那辆摩托就放在一辆拖车上。

这个人前一天看见拖车里还有一个人与克利福德在一起。不过克里斯托尔认为，拖车的司机可能就是那第二个劫匪，他向这个人打听是否知道司机是谁？报告人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的线索再次中断。

而这个时候，被抢那家银行的老板突然找到了警方，说愿意拿出一笔钱，奖赏那些能提供重要线索，从而为顺利找到、逮捕酿成此次抢劫的那个逃犯。

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虽然联邦警署不可能对这样的案件进行悬赏，但他们也并不排斥某些人愿意为此提供资助，大笔赏金也许会让人们愿意开口！我，还有联邦调查局的其他探员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尽可能去收集各种信息和有价值的疑点。调查人员沿每条线索追查下去，看能否查到克利福德同伙的信息，我们开车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街巷，和许多人进行了交谈，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助于辨认出银行抢劫案中第二个嫌疑犯的身份。

根据一些举报人的线索，我们搜查了很多地方，申请了数十张搜查令，我们甚至跟随一些线索从东到西穿过了整个美国。可是，我们一无所获，没有从任何提供的线索中发现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们顺手破掉了几个案件。我非常头疼，因为这样的暴力事件的社会影响太恶劣，当人们看到那些在抢劫中死去的人，他们就会报以同情。同样，他们会把那份同情转变成压力，然后压到我们身上，我们每天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线索追踪毫无进展！最终，我们还是从那名逃逸的抢劫犯扔掉的现场证物中，寻到了突破口。他的夹克里塞着一张驾驶执照的复印件，执照是一名十六岁少女的，上面还有这个少女身份的许多信息。我们开始寻找这名少女，很快我们找到了这名罪犯身上留下少女的名字和住址。我们挑了个号码打过去，接听的是那个

姑娘的父亲，我告诉他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希望能够找他女儿了解一些事情。而他说：“我女儿去看电影了。”接着，我们希望让他把女儿带过来。她父亲一走进电影院，那女孩就知道出什么事了。

我们见到了那名女孩，我告诉她让她来是帮忙确认一些信息的，我们询问她银行抢匪是怎么得到她的复印驾照的。她说，不久前一个中学时的好友找到她，告诉她“有一个人拥有一大笔钱，他需要身份证和社会保险号。如果你能借用你的身份证和社保号码，你就能得到几千美元的报酬。”少女解释说，这些信息是用来开立银行账户，从而转移那笔钱的。她把她的友好，即那个代为寻找假身份证的中间人的姓名告诉了我们。

我们要找到这个人，希望他能够配合。在我们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一开始还有点儿支支吾吾，可是当我们耐心说明事情的原委后，他终于开口说，是谁让他去寻找身份证和社保号码的。他告诉我们，那个人名叫亚历克萨·帕滕登。

我们立刻想到亚历克萨·帕滕登很可能就是那个银行抢劫犯，他想利用这种方式洗钱，把偷来的钱变得合法化。调查人员还意外获悉亚历克萨拥有一家拖车服务公司，我们如获至宝。因为曾经有人告诉我们，克利福德的那辆摩托车曾经在一辆拖车上面，这些条件十分的吻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就是第二名劫匪。

我们找到了亚历克萨的车牌，车辆管理局备案显示，有一辆拖车的车主正是亚历克萨，它与克利福德的邻居描述的拖车一致。调查人员返回克利福德的住所，询问那个女室友认不认识亚历克萨·帕滕登。她想了一下回答说，克利福德和亚历克萨从小就是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就在银行抢劫案发生的前一段时间，亚历克萨还来找过克利福德，两个人在酒吧通宵未归，而且行动极为诡异。

我们从两个源头和两个不同渠道找出了他的名字，我们现在关注亚历克萨·帕滕登，这个参与银行抢劫案的第二个人。我们核检了亚历克萨的犯罪记录，除了青少年时期有一项袭击指控之外，再无其他指控。税收记录表明，亚历克萨成功经营着一项拖车业务，拥有价值四十万美元的财产。我们还惊讶地发现，亚

历克萨中学时代是一位体育明星，六年前他以平均 4.0 分的优异成绩毕业。

我们到了他邻居那里，每个人一说起他都会夸他有多聪明。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个名叫亚历克萨·帕滕登的男子并不是银行抢劫案的匪徒。

但是经历过无数次案件调查，以及拥有无数资料的我们却知道，像亚历克萨·帕滕登这样的男子，是有巨大的作案动机的。

因为他聪明，可以说是非常的聪明。聪明人伴随着的往往就是对现实的不满，他觉得自己应该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往往不满足于现在拥有的，总是想着通过某些办法获得更多的东西。可以这么说，他们往往都有些急功近利，贪婪会让他们去做某些不好的事情，这些不好的事情中就包括了犯罪！

根据克利福德女友的提示，我的同事克劳迪恩·艾维发传票索要克利福德和亚历克萨之间的手机记录。他发现两个嫌疑人在抢劫之前互通电话，这有可能构成二人在策划抢劫案的间接证据。克利福德和亚历克萨在抢劫案发生前的几天和几周里，平均每小时通十次电话。

收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立刻要求目击者确认亚历克萨的身份，为此我们做了一本蒙太奇照片集。我们通常的作法是，把六张照片放在一起，嫌疑人的照片就在他们中间，让人去辨认。这次不同了，我们把十二张照片放在一起，这样做目的是确保我们不会弄错对象。我们让那个在家遭到袭击的妇女看照片，但是，那名女士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告诉我们，亚历克萨就是那名在她家绑架他们并用他们电话通话的那个人。之后，被抢劫那辆车的车主也指认出来亚历克萨就是袭击他的人。各项指认连同其他间接证据让我们确信，亚历克萨·帕滕登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

我们拿到了一张对亚历克萨的逮捕证和一张对他家的搜查证，我们知道亚历克萨具有暴力倾向，于是大兵出动，做好了暴力对抗的充分准备。由于担心发生暴力对抗，我们将在特警部队的协助下执行逮捕和搜查。当我们前往亚历克萨的住所时，我们调来了特警队和西雅图警察部队协助我们共同捉拿匪徒，以确保这

一带的安全。

特警队员飞快地搜索，他们没有找到亚历克萨。在确定这所房屋非常安全后，我和凶杀科的其他人就进去，开始搜查。我们寻找亚历克萨与银行抢劫有关或者能提供他下落的证据，在一个隐蔽处找到了枪支和军械物品。我们在这些物品里边发现了一些盛放各式手枪的包装盒，其中大多数武器已经不翼而飞，有长枪和猎枪上使用的各种型号的子弹，还有手枪使用的子弹，不过没有在其中发现曾经在袭警时使用的 AK47。

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子弹，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其中一些步枪子弹与我们在抢劫现场发现的子弹是一样的，都是属于 AK47 的子弹。我们接着还找到另一条线索，有文件表明，亚历克萨·帕滕登和几位同伙频繁往来于牙买加。在亚历克萨家中还找到了许多小照片和表格模板，似乎是专门用来制作假身份证使用的。还有一些东西，都是随身用的东西，我们怀疑亚历克萨·帕滕登想借用假名逃到牙买加。

五

在亚历克萨家搜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 he 拥有的另一处房子。我们立即申请搜查证，在此期间对房子进行了监视，我们观察进出的人，但始终没有抢劫嫌疑人的踪影。很快搜查证签了下来，特警队进入房中，迅速地冲了进去，却发现里边没有任何的人，特警队无意中的发现将调查引到另一个方向，这座建筑是一个专门盛放偷盗物资的仓库。

我们发现了无数个箱子，装着崭新的器具，有崭新的割草机、冰箱，无数的便携式电话。各式各样完好无损的没有拆封过的，仍然装在包装箱里的全新物品。我们发现装箱单还在，说明物品来自当地的家庭用具商店。显然，亚历克萨·帕

滕登还参与了其他犯罪活动。里面陈放的东西都很大，有家庭用具，许多窗架，都是大件物品，这显然不是去商店顺手牵羊偷来的。你应该很清楚，这些大件物品必须采取一些相当复杂的方法才能搞到手，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于偷盗我们是外行，我们需要盗窃科的同事帮助，他们是负责寻找丢失财产的。

盗窃科迅速把当地多家商店的代表招集到这座库房中，认领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被盗物资。商家代表开来了一辆大型运货车，那些被确认是偷来的或者可疑的物资都被装到货车上，然后将它们从亚历克萨家拉走。这些物件证明亚历克萨很可能参与了物品的偷盗和销赃工作，我们分析判断，有很多被偷物品都被运到了牙买加销赃。现场还发现了一些东西，一些收据，一些发货单据等等。当然，这些发票单据都不是正式的，全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这些可以证明，有很大一批家庭用具被亚历克萨通过走私途径非法运到了牙买加。而在亚历克萨家里发现的这些东西，也间接向我们证明，亚历克萨或许就是这一从事走私、偷窃、抢劫等犯罪行为的犯罪集团的头目。

我们加强了对犯罪头目——亚历克萨·帕滕登的搜捕，调查以西雅图联邦调查局的特遣部队为首全面展开。行动方案的第一步就是与亚历克萨的家人和亲友取得联系，你必须找到那么一些人，他们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可以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拘捕那小子。当然，你也有可能碰上一些蠢货，他们并不是那么愿意和警察合作，在他们看来，没有好处的事情是不会去做的！我希望自己别碰上那些笨蛋！

但是，我们访问的每一个人都声称他们不知道亚历克萨的下落。几星期的搜捕行动确实给这个逃亡者带来了莫大影响。亚历克萨的一群支持者，其中包括他的律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到处拉着各种的横幅，宣称亚历克萨是无辜的。他们指控警方错误起诉了他，只因为他与克利福德·克雷斯琴是朋友。而现在警方为了侦破案件，怀疑亚历克萨，对他进行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想用这样的一种手段，吸引公众的视线，来迷惑那些不知道

真相的人们。而我们试图与亚历克萨的律师讨论安排以一种安全的方式，在受控的环境下自首的问题，却听到了一番荒谬的言论。那些人居然说，亚历克萨害怕被当地警察打死！

亚历克萨·帕滕登的女友更是公然地住进了亚历克萨·帕滕登原先的房子，她不停地向周围的邻居哭诉着，说我们简直就是在无理取闹，逼走了她心爱的人，她则终日里坐在家中足不出户。而亚历克萨·帕滕登的律师及其朋友却经常来这里看望她，并给她送吃的。我们曾经怀疑过亚历克萨·帕滕登就藏在房子里，但是却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岂有此理！

亚历克萨依然逃窜在外，联邦调查局采取了新的策略。我们与一家国家电视台合作进行电视通缉，并为提供信息使亚历克萨落网的人提供2万5千美元的奖励，一时间消息不断。有人说他通过一个装有即时通信服务的流行网站与亚历克萨取得了联系，我们给网站运营商发去传票，要求提供详细的即时信息内容，并收到了一份在线谈话的记录。通过查看调来的即时通信联络系统上的交谈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一名参与者就是亚历克萨·帕滕登。

通过网络，我们查到了那台电脑的方位，我们找到了那个地方，满心期望亚历克萨当时就在那儿。当我们带着搜查证抵达时，出来开门的是亚历克萨的一个熟人。他说亚历克萨不在，我们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希望找到能证明这位逃亡者曾在这所公寓里呆过的证据，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包庇罪把这名熟人抓捕归案。要知道亚历克萨能够隐藏得如此深，都是他的这些朋友在支持着他，但是希望再次破灭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亚历克萨有关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收了那台可疑的电脑。我们经过技术分析最终认定，亚历克萨也许从来没有使用过那台电脑，那可能是他的同伙在冒充他在即时信息通信系统上谈话。这让我们非常恼火，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最新线索再次中断。我们又扑空了，没有获得亚历克萨下落的任何消息。

接下来我们只好继续监视亚历克萨家人以及朋友的住所，但很快意识到这是徒劳的。亚历克萨·帕滕登和一般银行抢劫犯不太相同，他手里应该掌握着一些财政渠道，而且他本人拥有资产，并有出租给其他人的房子。我敢断定，这些资产和经济渠道可以帮助他一直逃亡下去。

一位告密者的电话更让忧虑之中的我们雪上加霜，那条秘密消息说，亚历克萨已利用化名出逃了，他不只是跨州，而是逃离了美国，他逃到了牙买加去。我们不知道这一条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他有可能是在迷惑我们。如果亚历克萨·帕滕登确实化名逃离了美国，你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他了。就算有人在牙买加见到了他，我们也不可能抓捕他。就算牙买加警方抓捕了他，我们要想引渡他也非常困难，跨国案件总是非常的麻烦与棘手。

我们现在面临着在这起案件中最难跨越的一道障碍，它似乎是不可能逾越的。我们继续追捕犯罪嫌疑人亚历克萨·帕滕登，不过一无所获的事实，加上我们了解的情况，我们开始相信他已经以化名的方式逃到了牙买加。不过，我们并没有选择被动调查，而是决定再次更换方法。跨国案件虽然极度的麻烦，但是联邦警方已经下了决心，要将这名抢劫、袭警的罪犯绳之于法，因此，我们积极的和牙买加方面取得了联系。

你知道，我们在其它国家没有设立任何警察机构。因此，联邦调查局的代表和美国司法官员赴牙买加，与当地警方取得了联系和业务接洽。我为他们提供了我们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并交给他们了一些人名，接触方式，以及在牙买加追踪亚历克萨时值得调查的一些地点。在牙买加的调查举步维艰，亚历克萨不仅社会关系广泛，而且拥有大笔金钱帮助他隐身！

我们完全确信，有了这些资源他不经常抛头露面，他可以去不同的地方藏身，让我们找不着。告密者再次报告说，偶尔也能看到这个亡命之徒，我们相信，他可能是在一群狐朋狗友的忠心保护下，在夜幕的掩护中挨家挨户地流窜。牙买加警方遵从美国方面的统一部署，展开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连续追踪。他们同每一

个亚历克萨·帕滕登的熟人都取得联系，这些人几乎都拒不合作，于是牙买加警方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监视。

美国司法部门在牙买加布下了无数监视岗，除非亚历克萨回美国接受指控，否则，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在美国西雅图，地区副检察官克劳迪恩·艾维决定根据已经掌握的大量间接证据对这个逃亡在外的人提起指控。警方对这个人的多项犯罪事实提起了指控，控告他犯有一级抢劫罪，并因使用武器加重判；并且指控他与克利福德·克雷斯琴同谋，枪击克莱拉警官；指控他抢劫未遂，准确地说是劫车未遂；还有绑架罪，他绑架了那对夫妇并扣在地下室。

克劳迪恩·艾维还怀疑亚历克萨参与了一个国际盗窃团伙，但暂不追究。这些罪行足够判亚历克萨·帕滕登很长时间了，他参与其它盗窃团伙的事可以忽略不计。这家伙可能被判三四十年甚至是五十年监禁，再加那么一两年也意义不大了，我们同时也加大了对亚历克萨的搜捕力度，牙买加警方的毫无建树，让我们有些怀疑那个告密者的话，我们不放弃任何的希望。我们不断施压，保持高压态势，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无所不在。他们有好几次抱怨说我们在折磨他们，但我们没有！我们调查的是一起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的案件，我们希望破案，我们得把他缉拿入狱。这种局势会把他的神经崩得很紧，让他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他已经无法再找到任何快乐了。

持续七个月的强大压力终于取得了成效！

到了下一年的2月7日，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亚历克萨·帕滕登与他的律师走进了金县警局，连警方也大吃一惊。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一直没有逃出国外，看来那个告密者真的是在引导我们走向错误的方向。

我感到很惊讶，亚历克萨·帕滕登居然自己送上门来，投案自首。我们试图与他交谈，询问他有关抢劫的细节，这么长时间他都藏在了什么地方。他神情冷峻，不愿意谈论任何与调查有关的问题。我感觉得出来，他回来是为了减轻同伙的压力，同时他也相信，那些指控是不会轻易成功的。他相当自信，应该说是

狂妄自大地认为可以在法庭上打赢这场官司。这样他既能回来，又能赢这场官司，那何乐而不为呢？

在传讯的时候，亚历克萨·帕滕登对所有指控表示不服。逃跑的亚历克萨先生可以在角落里观察案情的发展，我认为，他早已对我们掌握的各项证据准备好了说辞，我们将会法庭上展开真正的较量。

在法庭之上，我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对于我们提出来的疑点，甚至我们拿出来的证据，他们都给予反驳。亚历克萨的辩护团告诉法官，警方发现弃于银行外面的物品，包括摩托车头盔和手套上发现了亚历克萨的指纹都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他们解释说，这些指纹是亚历克萨将这些东西借给在交火中丧命的克利福德·克雷斯琴时留下的。

当然，我们很清楚亚历克萨先生对有些情况是不知道的，比如那条留在公寓楼里的血迹。我们下一步就是从他身上直接获取新鲜的血液样本，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条留下的血迹中检验出相符的DNA信息，这绝对可以算是一条铁证。

六

一名法官命令亚历克萨配合抽取血样，DNA专家将把这份血样与在公寓大楼内、在被绑架夫妇的住房内以及卡车上发现的血样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这些血样出自一个人。从那一刻起，我们对这整件案子的担心全都烟消云散了。显然，这条证据加上我们已经掌握的其它证据足以证明亚历克萨的犯罪事实。亚历克萨·帕滕登决定不再进行任何申诉，不去冒险接受陪审团的审讯。因为他在几次抢劫中都没有杀人，所以他只被判处23年监禁，不允许保释。

亚历克萨·帕滕登在审判之中，终于告诉了他这七个月的经历。他告诉我，他一直就呆在家中，并没有走出家门半步。这让我们非常惊奇，因为我们在搜

索他的家中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或者说任何地窖。

亚历克萨·帕滕登面对我的疑问，再次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告诉我，他就隐藏在我们发现他住的那套房子里，那间房子建造的格局相当的诡异。房子是一名华裔设计师帮他设计的，因为当初他跟那名设计师提出希望有一个隐蔽的屋子，这样可以存放一些安全的东西。那名设计师设计的相当棒，他有效的利用了人眼睛的视觉空间和实际空间及感觉空间之间的差异，制造出来这个隐蔽的卧室。而且在外边根本看不出来任何的破绽，这个房子虽然设有通气孔，但是终日里不见阳光。他一直在那里关注着整个案件的进展，原来他认为警方对他的通缉只是暂时的，但当他看到我们前往牙买加，不惜动用外交政策对牙买加进行施压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这辈子的逃不了了。除非他能够离开这里，前往东南亚或者墨西哥。可是，由于我们对他家的严密监视，让他根本无法逃脱。在等待了七个月之后，他终于忍受不住，选择了出来跟我们在法庭上较量。

我此时才想起来，自从亚历克萨·帕滕登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之后，他的女友依然住在他的房子里，而那名律师也不时的前往那套房子。我们曾经怀疑里边窝藏过人，但是每次我们的突然袭击都没有取得想要得到的。现在我才明白律师和他的朋友都是幌子，他们每次都是吃过饭才来的，这样一些食物就顺理成章给了亚历克萨·帕滕登。

我们再次光临亚历克萨·帕滕登的住处，希望能够找到亚历克萨·帕滕登所说的那间小屋，可是我们把屋内仔仔细细寻找了一遍都没有能够发现亚历克萨·帕滕登口中的小屋在什么地方。虽然，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能够找到那间小屋我们就能够找到亚历克萨·帕滕登的女友和律师帮助亚历克萨·帕滕登的罪证，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也送入监狱！还有可能找到整个犯罪团伙的罪证，彻底打掉这个走私、偷盗的团伙。由于搜索没有发现房间的踪迹，我们又采用了一些仪器，但是很遗憾，依然没有发现。我现在才知道亚历克萨·帕滕登只是在欺骗我，他根本不可能说出他藏身的地方，因为那样会让更多的人受

到牵连。而他的出现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解缓警方的行动，能够掩护更多的同伴。我甚至感觉到，如果亚历克萨·帕滕登能够出来，他依然会选择和警方作对。我吩咐监狱的狱警对他要务必的小心，并要严密注意他的行动。

虽然狱警加大了对他的看守，但是危险依然发生了……

亚历克萨·帕滕登被关进监狱后，狱警们密切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由于亚历克萨·帕滕登非常的聪明，加上他有经商的头脑，亚历克萨被指派到监狱一些部门工作。但是对于亚历克萨，狱警们的警惕程度显然还不够。在狱警们眼中，亚历克萨是一名非常好的囚犯，他经常会帮助狱警们干一些事情。狱警们并不知道，亚历克萨城府很深、工于心计。他争分夺秒制定着自己的出逃计划，通过这样的工作对整个监狱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甚至绘制出监狱详细的图纸，并通过自己女友前来探监的时候让她带出去。他把希望寄托在外边的那些朋友身上，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帮助他逃离这里。

为了能够成功的逃跑，亚历克萨找到了几名自己的同行——伯尼·英弗拉洛蒂等人，他们也是因为多次抢劫银行被判处数十年监禁，没有人愿意待在这样的地方终老一生，他们希望能够联合起来逃离这个地方，他们甚至计划出狱之后将前往墨西哥或者牙买加。

这一年，亚历克萨已经在北卡罗拉纳州的监狱中度过七个月的牢狱生活，他上诉法院维持原判，最高法院也拒绝审理此案。亚历克萨知道法院对自己的案件并不会改判，他只是在拖延时间，并掩人耳目，希望我们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法院这里，不会对他有过多的关注。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亚历克萨发现每周日都有一辆救护车在同一时刻离开监狱。但是这辆救护车一直停在监狱里的牙科实验室那边。而自己想要接近它也是易如反掌，他决定扒着车底离开这个鬼地方。但是，汽车出去的时候都会接受严格的检查，自己肯定会被发现。亚历克萨突然想到一个好的办法，他想起了在监狱里的这些同伙，他决定牺牲他们来成就自己。他相信如果在同一时刻发生越狱

的事件，自己就有可能逃过检查。当然，这个概率是极小的，但是对于亚历克萨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开始秘密的制定详细的计划，因为他还发现在救护车离开的同时，有一辆装满垃圾的车也会离开，而他们两个走的却是不同的方向，这对于亚历克萨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伯尼·英弗拉洛蒂等人，伯尼·英弗拉洛蒂等人非常的高兴，他们决定行动起来。

8月10日，垃圾车像往常一样开了进来。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他们带上自己能够找到的装备，冲过了防护栏，不出亚历克萨所料，垃圾车旁只有一名狱警，并且没有带武器，他们便打倒了狱警，但一直在瞭望塔上负责警戒任务的狱警发现了他们的企图，急忙开枪射击，他们立刻被狱警压制住，而伯尼·英弗拉洛蒂等人突然发现，亚历克萨消失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时候，亚历克萨乘坐救护车已经离开了监狱。因为突然发生了试图越狱的事情，狱警并没有对救护车进行严格的检查，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了越狱事件上。

伯尼·英弗拉洛蒂等人为亚历克萨的越狱做了嫁衣，越狱是需要机会的。他们无疑太小看了联邦警察，因为没有武器，加上警方反应迅速，他们很快的被重新带回了监狱。狱警们非常的高兴，但是当伯尼·英弗拉洛蒂告诉他们亚历克萨逃跑的消息之后，他们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些越狱者竟然分开行动，而另外一名已经成功借用救护车逃跑了。他们立刻追了出来，并赶上了那辆救护车。但是，藏于车底的亚历克萨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因为狱警处理另外的一起越狱事情，亚历克萨比追捕的警察抢先了一步，在监狱外的公路上，亚历克萨找到了早已经等待自己多时的女友，并更换了衣服，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争分夺秒离开这里，前往墨西哥。

由于亚历克萨的计划极为严密，追捕的警方并没有找到亚历克萨离开的任何痕迹。他们立刻通知了当地的警署和我们，我再一次负责侦破这个案件。当我再次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不禁有些摇头，我早知道这个家伙不会这样安分的。

一个人如果彻底绝望了，就会像他们这样破坏制度，成为极端危险分子，亚

历克萨又一次成为通缉犯。我立刻询问了西雅图警方，让他们帮我查一下亚历克萨的女友和他的律师都去了什么地方，当得知亚历克萨的女友并不在家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正是因为亚历克萨女友的帮忙，亚历克萨才逃脱了狱警的追捕。而亚历克萨的律师则在前一天前往墨西哥，在监狱附近调查的警方也得到了消息，在亚历克萨越狱的那天，确实有一辆外地的丰田跑车前往监狱附近。

“立刻派出直升机沿着高速路搜索，在州与州之间的高速公路设立检查站！要快！通知高速公路上的加油站，让他们注意一辆丰田跑车。”通过这些消息，我已经明白了亚历克萨想要干什么，他是要离开美国，前往墨西哥。

此时，距离亚历克萨逃跑已经四个小时了，我甚至感觉到他已经离开了北卡罗莱纳州，我们不知道他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是走水路还是前往四周的任何一个州。我们向周围的各州发布了通缉令和命令，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没有发现任何的一点线索。他们如同消失了一样，在亚历克萨逃离三天之后，亚历克萨的律师从墨西哥回到了西雅图。我们立刻找到了他，并询问了他一些事情，亚历克萨的律师回答的相当的流利，我们又通过墨西哥警方验证了他的话，发现他所说的全是实话，此时我们的调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而那辆丰田车和亚历克萨及他的女友也消失的无影无踪。我甚至想到他们是不是再次躲到了那个曾经我们找不到的地方，要知道以前亚历克萨在里边躲藏了七个月。

就在我们有些无望的时候，两个月多后，一位匿名者向马里来州的埃尔德斯堡联邦调查局办案处报告说，亚历克斯和女友就躲在附近一所房子里，我们立刻前往马里来州的埃尔德斯堡。

案情终于有了进展，我们迅速行动起来，找到了匿名者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了住在那所房子附近的邻居，给邻居看了两名逃犯的照片。邻居们说确实有一个女人住在这里，年龄和照片上的人差不多，也是白种人，对邻居非常友好，这些线索非常重要！但是，他们说这个房间一直住着一个女人，并没有男人出现。而

且这个女人并不太喜欢出门，经常躲在房子内。这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惊奇，因为亚历克萨和女友是一同消失的，但是女人的反常让我们想起亚历克萨的女友曾经足不出户的事情。我们还是对这所房子进行了监视，如果这里真的是两名逃犯的藏身之地，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们逃走了。

我们在对街的一个房间里时刻监视着这所房子，我们不分昼夜地监视了两天，并没有发现那个女人走出来，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看到一个女人在屋内忙碌着。我们现在需要找到的是亚历克萨和女友逃跑时候所用的那辆汽车，于是，我们又把监视范围扩大到周围一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在一个二手交易市场找到了那辆丰田跑车，如果不是细心的买主看到这辆车发动机号和在车辆管理局注册的车牌号不相符，我们真的难以找到这辆汽车。由此可以看出，亚历克萨和女友的生活在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需要卖掉这辆车来解决。接着，我们看到了那个女人从房屋内走出来，她正是亚历克萨的女友。我们信心大增！但是，此时我们还不知道亚历克萨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打草惊蛇，所以我们决定等待。

11月8日，房间内的灯突然亮了起来，我们透过屋内灯光投射出来的背景突然发现里边有两个人，虽然只出现了一瞬间。但是我们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决定展开行动，几名同事拿着早已经准备好的搜查令和逮捕令冲进了这间房子。我们很幸运，亚历克萨和他的女友正在共度晚餐，当他们看到我们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做任何抵抗。

我们把亚历克萨重新押回了监狱，并重新对他及他的女友进行了起诉。法庭之上，陪审团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认定亚历克萨的女友有罪，并追加对亚历克萨的刑罚。亚历克萨被追加二十年的监禁，并不得保释，而他的女友则也面临着五年的监禁，同样不得保释。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亚历克萨曾经躲藏了七个月的地方，他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是我们查得太严，他一定会回到那个地方和我们作对到底，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与两名抢劫火的对抗中受伤的西雅图警官克莱拉·劳瑟看到亚历克

萨·帕滕登受到的应有惩罚，他舒了一口气。克莱拉·劳瑟可能就是那种我心目中典型的警察，认为匪徒应该得到比司法判决严厉得多的处罚，他对这次判决相当满意。鉴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华盛顿州每年平均发生 300 起银行抢劫案，我们终于有机会成功破获或者说帮助他们破获了这起明目张胆的银行抢劫大案，真是扬眉吐气，大快人心。

魅影迷踪

我叫潘西·杰戈，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南路易斯安那州分局的一名探员，我的职责是抓捕那些罪犯来保护公民的安全。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比谁都盼望着这个国家的人们能和睦相处。在我多年的探案生涯中，我最痛恨的就是杀人犯，因为这种罪犯根本不怜惜他人的生命。下面这个案件里的凶手就是这样的家伙，他如同一个魅影，四处流窜，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制造一起耸人听闻的血案，而且受害者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我不知道他在杀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是每当我见到那些被杀害的人，心中总是有一丝的愧疚。虽然我无法阻止凶手的第一次杀戮，但我能终结他继续祸害人间。

一

那是一个周末，我忽然接到局长的电话，虽然这不是一件好事，但谁让我就是干这个的呢。我无奈地结束了和女友的约会赶回局里，当时办公室里已经有人在等待着我了。

“您好！潘西先生，我们是路易斯安那州圣约翰县警察局的探员，我叫伯尼，这是我的同事卡罗拉……”

我刚走进办公室，就见两名精干的男子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个稍微高大的男人朝我伸出手，并做着自我介绍。

我忙和他交谈起来，正巧这个时候局长也到了，我们坐了下来，从他们的叙述中，我知道接下来我又得出差了。

事情是这样的，圣约翰县发生了极其恶性的凶杀案，而且目前距离案发已经两周，由于整个案件的复杂性，以及凶手至今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等原因，当地警方感觉有些束手无策。在资源有限，几乎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决定求助于联邦调查局，希望联邦特工能帮助他们找出凶手。

伯尼和卡罗拉送来的资料中显示，死者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这让我有些黯然，他们原本应该享受天伦之乐，却被人给残忍地杀害。从现场拍的照片上看，我更感觉到这个凶手肯定有些病态，他竟然能够对老人作出这样的行径，因为每个都不是一击毙命，而是受折磨而死。

局长对这个案件比较重视，也希望我能够尽快抓到罪犯，因为他实在太可恶了。于是，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开车直奔圣约翰县。路上，伯尼探员仔细和我叙述了案情。

案件发生的那天是上午9点左右，在路易斯安那州圣约翰县警察局上班的伊格内修斯·沃舍突然接到姐姐尤娜的电话。

“伊格内修斯，你今天去看爸爸了吗？”电话里，尤娜问道。

“没有，我今天值班，怎么了，姐姐？”伊格内修斯感觉有些奇怪。

“我刚刚给他们打了电话，但是没人接。他们这个时候一般都在家里，可是现在却不在，你知道他们会去什么地方吗？”尤娜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似乎有些担心。

“我不知道！我准备去看一下，放心吧，他们没事的！”伊格内修斯用安

慰的语气对姐姐说。放下电话，他转身跟自己的队长请了一个小时的假，然后离开了警局，姐弟俩的父母就住在离警署不远的地方，回去倒是比较方便。

走到门口，伊格内修斯感觉到了一丝反常——门口的花草没有被人修剪过，割草机依然放在原来的地方，而父亲每天早上起来后都会修剪花草，并对草坪进行清理的。

“爸爸，妈妈，你们在家吗？”伊格内修斯一边叫着，一边用力敲门。

房里没有任何动静，反而从里边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之气，伊格内修斯警惕起来，他迅速拔出自己的手枪，用自己结实的身體撞开了门。让他不愿意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客厅里，他的父亲洛威尔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伊格内修斯忙冲上前，扶起父亲大声唤道：“爸爸！”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满脸鲜血，身上到处都是被刀砍过的伤痕，鲜血似乎已经流干，已经感觉不到脉搏。他立刻放下父亲的身躯，开始寻找自己的母亲，身为一名警察，他明白提前一分钟找到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救一条生命。

在搜索了几个房间之后，伊格内修斯在厨房找到了母亲安妮。她就倒在厨房的地板上，情况似乎比洛威尔要好上一点，她身上的伤大部分都是钝器击打所致，地板上同样也被鲜血给染红了。

“妈妈！”伊格内修斯一边大声喊道，一边去摸自己母亲的脉搏，本来已经绝望的他突然略微有些惊喜，因为安妮还有脉搏，只是很微弱，急需救助。

“我是伊格内修斯，我需要一辆救护车！”伊格内修斯急忙抓起身上的便携式通讯器大声喊道，“地点北王路，这里发生凶杀案，我父亲已经死亡，我母亲还活着，气息很微弱，请马上派人支援！”

短短几分钟后，警方人员和急救小组赶到了现场。刑侦人员立刻对现场展开调查，所有人对两位老人的遭遇都提出了各不相同但实质是一样的疑问，那就是两位善良的老人为何在一夜之间遭此毒手呢？他们在外能结下什么仇家？

从圣约翰县警方了解的情况来看，洛威尔一家人在当地社区的威望很高，邻

里关系处得也很好，两位老人几乎从未和别人红过脸。所以从这一点分析，圣约翰县警方认为案件仇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凶手的作案手法非常残忍。凡是到过案发现场的人第一感觉就是——太可怕了。地板上、墙上到处都是血，受害者身上简直是伤痕累累。急救人员竭力实施抢救，可安妮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死亡。现在，直接指认凶手的希望已经破灭，圣约翰县警方只能从现场寻找破案的细微线索。

在厨房的地板上，调查人员发现了死者洛威尔的眼镜，在他的尸体旁边，有一把沾有血迹的锤子。根据洛威尔头部和面部的受创情况能断定这就是杀人凶器。

那么，安妮是不是也死于锤下呢？在书房的地板上，调查人员也发现了死者安妮的眼镜，上面还带有血迹。很显然，她被害的第一现场是在书房，里面有把甘蔗刀，也就是所谓的侧刃刀，刀上沾满了血迹。很显然，凶手就是用这把刀杀害安妮的，与此同时，调查人员注意到有几本《百科全书》散落在地上，圣约翰县警局的探长伯尼·阿普尔顿拿起来仔细看了看，发现里边有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在对书架上的图书进行检查后，调查人员又找到了1200美元。

根据洛威尔夫妇的儿子伊格内修斯提供的情况来看，他们有把钱藏在书里的习惯，但这件事情一向很少有人知道，凶手又是如何得知的呢？难道只是巧合？但是圣约翰县警方相信，凶手既然知道死者的这一习惯，那他平时肯定和他们有过接触，而且关系应该不会太生疏，很有可能属于熟人作案。调查人员在现场提取指纹经过对比之后，发现指纹大都是死者或者死者家属留下的，而且这些人都是没有犯罪时间，也就是说现场并没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纹。这点已经充分说明，这起案件凶手是早有准备，有目的的，绝对不会是单单的杀害。

“嘿，托尼，过来一下！”伯尼·阿普尔顿侦探招呼现场摄像的同事，指着四周说：“把这个地方都拍下来！”

搜索继续进行，调查人员发现房间的电话线和连接报警器的线路全都被切断，车库的一扇窗户也被卸了下来，现在起码能证实一点，凶手是从侧窗爬进房间的，

而且他在进入房间前先把窗户上的窗框灰泥用刀子弄了下来。很显然，凶手有充足的时间闯入洛威尔家中。

警方还发现凶手破窗而入的地点有一道篱笆和许多树，非常隐蔽。所以，基本上来说，路人在经过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看到他，所以他确实有足够的时间闯入房内，而且可以在进屋之前把窗框上的灰泥都去掉。

调查人员向死者的邻居了解情况，可是所有人都声称在案发时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难道凶手会隐身术，又或者有什么障眼法？通过对近期和洛威尔夫妇有过联系的人做了背景调查，结果发现洛威尔雇佣的杂工汤姆有犯罪前科，曾因杀人罪被判入狱5年。

圣约翰县警方立刻调查了汤姆的背景资料。鉴于他以前的犯罪经历，他遭到了密切的监视。3天后，圣约翰县警方对汤姆进行了询问，为了鉴别他说话的真实性，警方采用了测谎仪。

“我们希望对你使用测谎仪，你能够接受吗？”审讯室里，伯尼对汤姆说。

“我同意！”汤姆接受了律师不在场就使用测谎仪的要求。

“洛威尔和安妮遇害的那天晚上你在干什么？”伯尼开门见山地问。

“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我一直呆在自己的家中！”汤姆显得有些着急，似乎很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语速很快地说：“上帝，你们不会怀疑我就是那名凶手吧。洛威尔夫妇对我很好，我非常尊敬他们，怎么可能杀害他们？我是无辜的，从监狱里出来之后，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鬼地方了。”

“有谁能够给你证明？”伯尼逼问道。

“我是无辜的，我真的在家，我家中只有我一个人！”汤姆激动得从凳子上站起身来。

审讯室里的人都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他们知道这样根本问不出什么来。汤姆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可测谎试验却表明他在撒谎。

“你在说谎，你被拘捕了！”伯尼和同事不耐烦再和汤姆辩论，结束了这次

谈话，但他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汤姆是杀人凶手，只能拘捕他四十八小时，防止他可能逃窜。

“你们在干什么，我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汤姆一路上咆哮着被带到拘留室里给关了起来。

紧接着，圣约翰警方搜查了汤姆的住宅，利用发光氨和黑光灯整个房屋探查了一遍。根据他们的推测，如果凶手是汤姆，那么他在杀害洛威尔夫妇后，很快就返回家中，所以身上很可能留有部分血迹，可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没有切实证据，单纯的测谎试验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他们只能在扣留汤姆两天后释放了他。

二

就在圣约翰警局上下为这个案件焦头烂额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麻烦又降临在他们头上。仅仅过了五天，圣约翰县再次发生命案，死者名叫伊冯娜·哈尼曼，女性，今年58岁，是当地一位富商的妻子。

“上帝！”当负责出警行动的警探卡罗拉到达现场之后，不由得喊了起来。场面实在太残忍了，死者家的整个后院到处是血，而死者的死相非常恐怖，似乎是看到了什么惊恐的事情，眼睛瞪得大大的。经过法医鉴定，伊冯娜·哈尼曼死于后脑部位的四处致命伤口。

“把你们能够看到的和找到的都带走！来这里在拍一张！把收集到的指纹交给技术员。”卡罗拉强忍住恶心，有条不紊地给下属分配工作。然后才回到客厅，开始询问伊冯娜的家属，是他们报的案。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死者的？”卡罗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就在刚刚，今天早上，我给她打电话，她没有接，我决定过来看一下！”

伊冯娜一个朋友回答说，“我敲了她的门，但是却没有一点反应，我以为她单独一个人有事走了。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去逛街，并买了几件衣服。你知道，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想让她帮我看一下，于是我再次来到她家，但是还是没有一丝的动静，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我这才忙给她儿子打电话，她儿子赶来当打开门之后，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伊冯娜的朋友说着哽咽起来。

“你们发现丢什么东西了没有？”卡罗拉点点头，转向伊冯娜的儿子。

“她的汽车不见了！”伊冯娜的儿子红着眼睛回答。

谈话很简单，卡罗拉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伊冯娜的邻居中，没有一个人见过什么陌生人，他们也一一接受了调查，都没有作案时间或者都有不在场证明。

卡罗拉对伊冯娜朋友的证词和陈述也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她两次的到来伊冯娜的邻居们都看到过，至于她买衣服，街上时装店的老板也证实了。在现场，更没有任何线索，对方作案的时候依然是极度的从容，依然是卸掉了一扇玻璃之后进屋，而且他的动作很熟练，更糟糕的是，罪犯非常细致地破坏了现场。由此可以看出，他在离开之时依然不紧不慢，慢慢地干完一切之后才离开，这说明他的心理素质太强了，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会被人发现。

不到一周之内，同一社区连续发生两起命案，两者之间究竟有无关联？凶手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两起案子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受害者都是社区的有名人士，都是老年人；其次，他们不是有自己的公司，就是以前开过公司当过老板；最后，凶手行凶时使用的都是钝器。每次作案都是从后边的玻璃翻进来。

如果两起案子是同一人所为，那汤姆的嫌疑就可以排除了。因为从第一起命案发生后的这段时间里，警方一直都在密切监视他的举动，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

让人有点惊喜的是，伊冯娜的儿子忽然告诉圣约翰警局的人，他发现母亲主卧室内的保险箱不见了。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线索，房间里唯一被人动过的地方就

是主卧室的壁橱，而保险箱就放在那里。由此可以推断，凶手在此之前早已成竹在胸，他很清楚自己要找什么，也知道保箱就在主卧室里。这说明他很可能认识死者，他之所以要杀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灭口。

不过还是有个疑点，尸体虽然是在房间内发现的，但是房间内没有血迹，而死者的后院血迹到处都是，这说明凶案的第一现场不是在房间内，而是在后院。由此，死者有可能是被逼到后院然后被杀的！从后院看到的血腥场景可以断定，罪犯下手极为狠毒，而且极为变态。

圣约翰警局派出了大量的警力对死者失踪的汽车进行追查，他们封锁了所有进出县城的公路和高速路口，甚至在一些地方设置了路障。当天晚些时候，在几英里外的一家旅馆停车场，伊冯娜丢失的汽车被找到了。

汽车在被人发现的时候，钥匙就在上面，所以这里显然只是凶手的一个中转站，他可能事先已经把车停在那儿。技术员收集到了一些指纹，不过这些大都是死者和她的家属留下的。调查工作再次走进了僵局。

总而言之，现在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指证凶手……或者说帮助警方确定凶手身份的物证。汽车的旁边有一家旅馆，警方仔细查看了旅馆摄像头拍下的录像带。遗憾的是，摄像头的位置并没有对着被弃的汽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侦办人员的工作压力很大，心里想的都是要找到凶手，他们每天要工作 20 个小时，每晚只能睡 4 个小时，确实很累。但是没有办法，凶手的残忍程度已经引起了更多人的关心，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警方的下一步行动。而且，由于这件事，很多年轻人暂时选择跟自己的父母一起住，想要保护他们。一些人甚至喊道，希望那个凶手能够来到他们的家，让他们亲手干掉这个混蛋。

“警察，请问这里是贝尔·克莱尔的家吗？”因为凶杀科的人判断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所以警方调查了这些案件所有的亲戚朋友，甚至走访了一些稍微有些联系的人。

“是的，我是贝尔！你们可以进来！”接受询问的人很友善的打开了房门请前去调查的警察进屋。

“你认识伊冯娜·哈尼曼？”警官问道。

“是的，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她很和蔼，而且很友好！”贝尔·克莱尔笑着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我记得上次还是三年前在牧场的时候，我们一起唱歌！”他似乎想起他们在一起快乐的日子，脸上浮现出洋溢的笑容。

“那你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吗？”

“不知道，她怎么了？”贝尔·克莱尔有些惊讶地问。

“她出了一点事情！”

“她现在怎么样了？你能告诉我吗？”贝尔·克莱尔急切地说。从他表现出来的样子看不出有任何的伪装，而是又是那样的真诚。

“她已经被主召唤去，节哀顺变，我们希望能够在你这里了解一些情况！”

“上帝！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你们需要问点什么？”贝尔·克莱尔眼角流出几滴泪水。

“请问5月17日你去了什么地方？”警官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我想想，那天我跟我妻子去看望我们的孙子。”贝尔·克莱尔说。

“是吗？有其他的人可以给你证明吗？”警官露出抱歉的笑容道，“我们只是例行公事！”

“当然，我们还跟他的邻居开了派对！”贝尔·克莱尔并没有露出一丝的不满，他整个人陷入悲伤之中。

“好，我们回去调查，贝尔先生，我们先走了！”警官看着贝尔·克莱尔泪流满面的样子，再也无法问下去，站起身说。

“好的，你们如果有事可以随时来问我！”贝尔·克莱尔起身送客。

“谢谢你，贝尔·克莱尔先生！”

像以上这样的对话，这段时间一直在警探们耳边响起，他们经过一系列细致

的调查，发现以前熟人作案的想法是错误的。伊冯娜·哈尼曼的朋友都有不在场的证明，而且他们都非常和善。或许罪犯只是凑巧找到了那些东西，并非是得知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是罪犯用威胁逼迫受害人说出金钱的下落。但这些都只能是猜测，两起案件根本都无从下手。

三

“您好，我是潘西·杰戈，美国联邦调查局路易斯安那州分局探员。”望着面前负责接待的年轻警员，我递出了自己的证件。

微微看了一眼我的证件后，这名年轻警员高声叫道：“天啊，您总算来了！这次的案件实在是非常棘手，我们十分需要您的帮助！”这名年轻警员或许是第一次和传说中的联邦调查局合作，显得十分的兴奋。

我微微笑了笑，他的态度让我旅途的不适感立刻没有了。我直接将话题带入了正题：“那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案子好了。”说着，我将手里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伯尼交给我的凶杀案的全部资料。

“你们对这个案件有什么别的发现吗？”打开文件后，我一边查阅着自己在上面打上记号的地方，一边开口问道。

年轻警员显得有些苦恼：“这正是让我们头疼的地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线索。如果说凶手是一名惯犯，那么，我们检查了国内近十年来的所有案例，但却没有找到一件和这次案件相同的例子；但是，如果说凶手是第一次出来作案，那他的行事手法也未免太高明了一些，现场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我微微点了点头，接着问：“你们对这两起案件是怎么定性的？是凶杀案，还是入室抢劫杀人案？”虽然都是杀人，但这两种案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侦破方式。

所谓的凶杀案，一般情况下是因为凶手与被害人之间有着某些利害冲突，导致发生了恶性杀人事件，一般情况下都是如此。当然，那些变态杀人狂是不在此列的，他们杀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莫名其妙的欲望。因此，在凶杀案发生时，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搜集证据，而是找寻凶手的杀人动机，之后从杀人动机开始排除所有的可疑人物，最后剩下的，就是凶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是如此，这里只是提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侦破方式。

而入室抢劫杀人案就比较麻烦了。首先，要判定是否有“入室抢劫”的事实，这就必须检查出事人家是否有财产丢失。如果有……那也不见得就是入室抢劫杀人案，很有可能是凶手为了迷惑警方而故弄玄虚。在确定是“入室抢劫”导致的杀人案件后，我们必须在现场搜集证据、线索，其中包括指纹、凶器、目击者以及各种能帮助我们指认凶手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如果凶手足够小心的话，我们依然很难有什么发现。入室抢劫杀人案最棘手的就是这个“入室抢劫”。抢劫的目的多数情况下是为了钱，而为了钱杀人，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所有人都可能会这么干，这让我们根本无法锁定什么。

我希望能够从头开始，这有利于我的判断。我首先查看了洛威尔夫妇被害的现场。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两周，可调查人员仍旧在现场进行取证。我在现场的部分工作就是尽量提供有关现场的完整信息，以便让行为分析专家们开展工作。你知道，他们没有亲临现场，所以我就相当于他们的耳朵和眼睛，我必须尽量在现场搜集到更多的信息，这样就能让他们更好地进行分析。

我尝试着逐渐还原案发当天事情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构建一条时间线，然后研究他们在各个时间点的行为，这样就能帮助我们了解凶手和受害者在案发前、案发时和案发后的情况。

一些细微线索迅速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伊格内修斯·沃舍父母的车库里发现了一些面包渣和包装袋，袋口上标注的日期是5月9日，这是生产日期。换句话说，这个面包有可能是凶手在作案前一天买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两名死者

在头一天吃完后，扔到这里的。不过在和伊格内修斯·沃舍交谈后，我了解到，这个面包袋恐怕只能是凶手留下的，因为伊格内修斯·沃舍的父母对快速食品没有任何好感，也从不食用。包装袋上面没有留下指纹以及任何有用的线索，不过我能从这里猜测，凶手很可能整晚都躲在车库里，直到天亮受害者起床后才下手。之所以会是这样，一是通过受害人死亡时间鉴定，二是因为我们发现5月9日的报纸已经摆在受害者家里的茶几上。据伊格内修斯·沃舍提供的线索，他的父亲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屋外取晨报，这是他的习惯。另外，车库里面有咖啡的残液，这就说明晚上有人曾在里面呆过，而且呆了很长时间。另外，那把甘蔗刀原本是和其他工具一起放在车库里的，这也能说明，凶手是利用车库里甘蔗刀杀害了安妮。我还发现了一张安妮的照片，但据伊格内修斯·沃舍辨认，这张照片原本就在他家里，并不是什么人雇佣凶手而给的相片。

洛威尔死去房间的地板上、墙上到处都是血迹，这么说吧，只要能看到的地方都有。另外，在房间的墙壁上、门框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刀砍的痕迹，由此可以想象出凶手疯狂攻击受害者的情景，那场面确实非常恐怖，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恶劣的案件。不过，这样也可以说明洛威尔和安妮曾经和凶手进行过对抗，一直试图躲避危险。

“到厨房看看！”我说道。鉴于安妮的眼镜是在书房发现的，所以我断定凶手就是在这儿和洛威尔夫妇机遇的。然后，他开始沿着走廊追赶他们。而安妮在发现凶手后，竭力想避开对方的毒手，可惜她跑进厨房后还是被追上了。洛威尔的眼镜出现在厨房的地板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只能说明他是在那里碰到凶手的。

通过所有已知的线索，我和圣约翰的探案同仁们进行了案件重演。

5月9日清晨7点左右，伊格内修斯·沃舍的父亲洛威尔醒来，如同往日一样，他走出房门，来到门外的邮箱旁。他总是对当天的时事新闻很有兴趣，便扶着眼镜，一边仔细阅读着报纸，一边朝门里走去。当然，在这个时刻，他的妻子安妮早就已经醒来，在厨房为他准备好早餐，然后端到他的书房里。

还没走进房门，洛威尔就听到房里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用力地敲打墙壁一样。洛威尔愣了一下，转而一边摇头，一边微笑，难道妻子想把厨房拆掉，然后修一个新的？他这样想着，走进了房门。安妮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过她的性格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仿佛永远是个小孩子，你不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候又有了什么新奇的想法。

穿过客厅的时候，洛威尔听到厨房传来一阵声响。他无法分辨那是什么声音，或许是妻子安妮在切什么东西吧？他没有多作停留，而是径直向自己的书房走去。书房的门是虚掩着的，刚走到门口，洛威尔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他皱了皱眉头：“难道安妮把生牛肉放到这里做我的早餐？”

当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刻，他被惊呆了。只见房间里到处都是血迹，在门框上、书桌上、墙壁上都有明显的划痕，或者说刀痕！书架上的书籍都被胡乱地扔在地上，那些夹在书页里的钱也落得到处都是，墨绿色的美金和嫣红的鲜血调和成了刺目的画面，妻子安妮的老花镜正安静地躺在地上……

“安妮！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洛威尔大叫着冲出了书房门，朝着客厅就跑过去。他心里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到了客厅后，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想到刚才进来的时候厨房传来的声音。他没有犹豫，径直朝厨房奔了过去。刚走进厨房的门，他就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一名健壮的男子（我们无法分析出这名凶手的肤色、年龄，不过却可以通过他在书房里留下的刀痕看出，他是一名健壮有力的男人），正用一把甘蔗刀拼命地攻击着倒地的妻子。

“不！”洛威尔大叫着冲向了凶手。凶手似乎并不惊讶于他的出现，从容地站起身来，将甘蔗刀刺向了他。洛威尔已经不再年轻，岁月已经腐蚀了他的身体，他不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只是几下交锋，他就挨了几刀。他意识到自己恐怕不是这名持刀歹徒的对手，他匆匆地往客厅跑去。在那里，他或许能够寻求到一些对付凶手的办法。

不过事实证明，他依然没有逃过凶手的毒手。在他跑向客厅的时候，凶手也追了上去，沿途不断地攻击他，让他身中数刀后倒地不起……

案件大致的经过应该就是这样，这一幕幕画面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其中唯一的疑问或许就是洛威尔为什么要冲向客厅？是为了用客厅的电话报警，还是其他什么？

我在大学时仔细研修过行为心理学，它告诉我，洛威尔当时的情况异常凶险，在那种时候，人不太可能想到打电话报警，即使是有这样的念头，他的理智也会很快地分析出，凶手根本不可能给他机会。答案只有两个，他希望从客厅逃跑出去，或者是在客厅里有能够对付凶手的東西。

现场勘查的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想。客厅电视柜的抽屉里放着一柄军用匕首，这是早些年洛威尔在军队服役的朋友送给他的。而从推算出的洛威尔的奔跑方向来看，他也正是朝着那里跑的。这说明洛威尔并不甘心被凶手威胁，他决定反抗，但是他实在太老了……

我们相信行为分析专家肯定会对案件的侦破有所帮助，凶手和被害者之间有过许多正面接触，其中有许多活动都能帮助他们确定凶手的情况。我带走了凶手作案的凶器，这些东西也会让那些专家得到一些启示。但是，时间紧迫，行为专家能够赶在凶手再次行凶之前确认他的身份吗？我不知道，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去做！

四

凶手在路易斯安那州接连制造血案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人人自危，谁都不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为了进一步研究出凶手的一切，我带着伯尼和卡罗拉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向我的老朋友，行为分析专家安东尼求助。

“凶手的作案手段非常残忍，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我把案情仔细地说给安东尼听。

“老伙计，这个罪犯很不一般啊……”安东尼用他一贯冷静沉稳的声音说，“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情资料，我认为犯罪现场反映出一种混合行为。你看，凶手所用的凶器都很锋利，可以砍断任何东西，这一行为可以归结为入室抢劫杀人；在入室抢劫方面，他计划得很周密，事先掐断了警报器的线路，还有电话线，可是在进入房间后他的行为却表现得一团乱；他没有带工具，而是随手抓起现场的东西来攻击受害者，在遇到受害者后变得极端暴力，毫不留情，这种惨无人道的作案手法揭示出了凶手的狂躁性格。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再次恢复平静，能够妥善地处理整个现场的痕迹，不给警察留下任何线索。”

“那么，你是说这个案子很快能告破了？你心里有具体的嫌疑人了吗？”伯尼显然有些急躁，这也难怪，他这段时间压力不知道有多大。

我也有些期待地望着安东尼，他对凶手的分析和我的设想很接近。可是，安东尼这家伙只是无奈地耸了耸肩，遗憾地说：“现有的证据不足以确认凶手，我只能暂时分析出罪犯的心理，而不能给出凶手大概的样子。”

我和伯尼、卡罗拉三人对望了一眼，在彼此的眼中都看出一些沮丧。难道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做的只能是一——等。我们要等待下一起罪案的发生，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又有一个老人躺在血泊之中，可是我没有任何的办法。这个罪犯实在太高明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线索，就算是行为专家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我甚至在想，他是不是自己就是一名行为专家，或者说是一名反侦探高手，但是他竟然对老弱下手，他的杀人目的是什么？他的动机又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现在只有严加防范，希望能够在行凶之前抓到他，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另外一条生命的离开。

“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安东尼见我们垂头丧气的样子，笑着开解说，“我感觉，这个罪犯不是第一次犯案，建议你们对近几年的所有悬案进行筛查，

寻找和这两起案件手法相似的凶杀案，没准能发现什么。”

这倒真是个办法，回到圣约翰，我们和周边地区的警局取得了联系，之后再次共同研究了一些陈年旧案的细节。这项工作原本已经由各地警方进行过核查，但现在我打算再重新排查一次，希望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东西。

调查的结果取得了一项令人吃惊的发现。在过去一年中共有三起谋杀案与这两起案件非常相似。案卷记录表明在 8 个月前，附近的阿森松县，一家汽车维修厂的老板丧生于一根铝制棒球棒下，死者家中有大量现钞被盗，死者将近 60 岁，在当地拥有一家汽车维修厂。这件案子比洛威尔夫妇被杀早了一年！

五个月后，在圣詹姆斯县，一名 58 岁的老妇人在自己家中遇刺身亡。警方在她的盥洗池中发现了一把刀子，可惜现场没有留下凶手的任何指纹。

根据案宗记载，当时负责调查的警探是克拉克·费尔曼。我找到了克拉克，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线索。克拉克在警局内接待了我，他把我引到他的办公室。

“你好，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潘西·杰戈！”我向他介绍自己。

“我是克拉克，听说你有事情找我？”克拉克感觉非常的奇怪，但是对于我们办案时候的现象，他已经习惯了。据他自己所说，他跟我们合作太久，见过比我古怪的人还要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他们都很专业，破案速度相当快。

“是的，我想询问你一些事情。你还记得三个月前，一名 58 岁的老妇人在自己家中遇刺身亡的案件吗？”我挥了挥手中的笔记本，接着说，“伙计，你不介意我记录一些东西吧？”

“当然！”克拉克非常随意地回答道，但是当说起那件案子，他脸上露出一丝的愁容，说道：“是的，那个案子是我负责的，但是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案件的任何线索。所以，很抱歉，我几乎帮不到你！”

“你可以的！你能告诉我一下当时的情景吗？我需要这些东西！”

“当然，当时我们接到报案之后，就立刻赶到了报警地点。你知道，这样的案件在我们这里一年也有一二百起，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那件案子却是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克拉克有些伤感地说，“受害人死在床上，身上被锐器所伤，整个人流尽鲜血后自然死亡。她的致命伤就在她身后，自己拿刀不可能扎在那个地方，所以证明她是他杀而不是自杀。接着我们在她的盥洗池中发现一把刀子，那把刀子被人洗过。根据我们的推断，极有可能是杀害老人的凶器，但是它已经被彻底毁坏掉了。后来，我们调查了整个现场，搜集了所有的指纹。但房间内只有受害人的指纹，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冷静的杀手，我们在受害人家中什么都没有发现，凡是你能够想到的，我们都没有。”

“那名受害人家中丢了什么？是谁报案的？”

“报案人员是她的邻居，说是每天早上都会给她送饭。但是那天早上受害人没有理他。当他中午再去的时候，她依然没有理他。于是他决定给她的儿子打电话，告诉他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出事了。她儿子随后开车来，当打开房门之后，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才报的案。”克拉克思考了一下又说，“至于丢了什么东西？根据她的儿子所说，她母亲的保险柜被打开了，然后罪犯拿完里边的钱之后又锁上。我们当时在破案的时候，曾经怀疑过是熟人作案，因为只有熟人才能够这样的从容。但是经过调查，发现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嫌疑犯，所以到现在这件案子依旧是悬案！”

可以说我从克拉克这里没有得到一点的消息，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这个人只找老人下手，因为他可能觉得那些人比较容易对付。

还有一件就是，在圣詹姆斯县凶杀案发生不到3个星期后，同样在阿森松县，一名71岁的老妇人在自己的卧室被人杀死。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并且有棒击的痕迹。调查人员在卧室的壁橱中发现了一个敞开的保险柜，其中的钱财已经被洗劫一空。奇怪的是，死者是在翻倒的壁橱下被发现的！电话线和报警线路全部被掐断了。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所有5起谋杀案很有可能是一人所为。

可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将这些信息报告给 FBI 的行为分析专家，凶手就又采取行动了。

五

7月7日凌晨四点钟左右，来自阿森松县警察局的侦探们赶到了劳里·冈特和伊比·冈特的家。而我们随后跟着赶来，事先抵达现场的警员向警官我简要介绍了情况。

他们在接到 911 报警电话后马上赶往现场。当时，警察局的巡逻小队已经提前赶到，他们判断这是一起入室行凶案件，两名死者遭到致命殴打，伤痕累累，这也是针对老年人下手的又一起恶性凶杀案件。我了解到死者夫妇身上存在相似的致命切口和枪伤。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俩都幸存了下来。

第二天，我来到医院，并得知两名受害者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据主治医生介绍，两名受害者的脸部，颈部和胸部有猎枪留下的大量散弹。如果凶手使用的是大口径的武器，他们很可能在劫难逃。

这次的受袭者是一对年老的夫妇，丈夫叫做劳里，妻子叫伊比。在劳里的身上有一处明显的刀伤，他的脸部则有多处散弹留下的痕迹。值得高兴的是，他还能够说话，还能给我们提供信息。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他向调查人员详细介绍了事情的前后经过，他这样做只是希望我们能尽快抓到凶手。

他告诉我们，当时，他们正躺在床上睡觉。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钟，他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砸到了脸上，这把他一下子就惊醒了。当他“腾”地从床上坐起来之后，袭击者开始用一把侧刃刀击打他的脸部，这种情况下他本能地想保护自己。袭击者是一名中年人，而这个时候他近乎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劳里说他被迫打开了藏在卧室橱柜中的保险箱。可是，他以伤重为借口拒绝打开保险箱。随后，

他和妻子被逼进了浴室。

“保险箱的密码是多少？说，快说……”那名凶手恶狠狠地问。他挥舞着手中的利刃，似乎在告诉他们，只要回答得不对，他就会送他们见上帝。

“3……6……4……”为了能够拖延时间，劳里说出一个错误的密码。他希望能够拖延到足够的时间来让自己处理这个难题，他的脑子中不断地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3……6……”凶手一字一顿地记录着密码，劳里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贪婪，他似乎有些疯狂了。当凶手得到密码之后，他立刻转身离去，想要去打开保险箱。他并没有对冈特夫妇两个人做出任何的囚禁动作，看得出来他非常放心。

“你没事吧？”劳里看到凶手离开，急忙询问着自己的妻子伊比，在刚才的搏斗中，他们两个人都受了伤。劳里感觉他现在有些无能为力，如果他再年轻一点，他绝对能够逃跑或者说能够打败那个疯狂的人。

“我没事。”伊比回答道，但是语气中夹杂着一些害怕。劳里急忙安慰着自己的妻子，他相信这一切会马上过去的，他会让他们两个平安活下来。他现在希望旁边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家的情况然后报警，如果警察能够快点来，他们就能够获救。

“密码是错的，你告诉我的居然是个假密码！”就在劳里还在安慰自己妻子的时候，凶手去而复返，一拳打在劳里的脸上。劳里向后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眼镜也掉在地板上。看来刚才袭击者已经试过了劳里给的密码，但是没有打开，他此时有些恼羞成怒，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劳里的身上。

“不，就是这个。”劳里仍然嘴硬。那里边是他们用来养老的钱，所以他决定坚持到底。

“你个混蛋！”袭击者再次殴打了劳里，他好像发现劳里不会那么轻易松口，他把目标转向伊比！袭击者逼迫伊比打开保险箱，否则就要杀人。

“快，快！”袭击者已经感觉时间不多了，所以显得有些急躁。

“我这就打开。”伊比急忙说，她已经被吓坏了，不希望劳里和自己出现任何事情，她决定听从袭击者的建议。

“快，把保险箱打开，快点儿。”袭击者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用手中的刀威胁着伊比，大声喊道，“把它打开！”

“哦，开了，开了。”伊比非常害怕，她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保险箱。

“退后，退后！”袭击者让伊比站到一边。

“你拿走，你全都拿走。”伊比哭着说，她紧紧地靠着墙壁，希望能够给自己一点安全感，她希望匪徒拿过钱之后就立刻离开，而不伤害他们的性命。

保险箱中放有 10 万多美元的现金，袭击者立刻把它们全部装进了自己的背包中，然后再次对着伊比说：“站起来！快走！”

“你要干什么，放过我们吧！”伊比求饶道。

“转过身去，转过去，呆在那儿，否则就杀了你们！”袭击者大声地喊道。

伊比和劳里两个人顺从地听着他的话，他们希望能够活下来。

闯入者走到了房间的的另一侧，他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没事的，呆在这儿，呆在这儿。”透过窗户，劳里注视着歹徒的一举一动。他发现袭击者并没有注意他们，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准备去找到枪来收拾这个家伙。

“不，上帝啊！亲爱的，不要激怒他，我想他拿了钱就会走的！”伊比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受到任何的伤害。在看到了劳里的动作后，她立刻试图阻止他。

“没事的，你呆在这儿。”劳里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家伙，他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当然，事实上，如果他掌握着枪支的话，确实有很大的机会干掉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别去！求求你，你别去！”伊比再次劝说道，甚至是哀求。

“没事，没事，你就呆在这儿。”劳里有些生气，他正在一步步向卧室走去。

“哦，我的天哪！”伊比捂住了自己的双眼，她不敢看马上发生的一切。

“我会处理的。”劳里用自己的双手做出往下按的样子，他想让伊比放心下来。

劳里径直来到了卧室，壁橱的抽屉里放着两把手枪。但是，劳里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袭击者去的那间屋子里边有一把散弹猎枪。而且袭击者已经注意到了他的行动，毕竟劳里已经有些年迈了，没有等劳里去拿起那把枪，袭击者已经拿着枪追了过来，当他看到劳里的行动，他立刻扣下了扳机，劳里当场被击中了面部。枪声响的同时，劳里就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仿佛整张脸的脸皮都被撕扯下来一般。剧烈的疼痛让他立刻栽倒在了地上，他甚至无法分清，自己的双眼是否也被散弹击中！当时他听到有人冲着他走过来，他并没有意识到那个人就是他妻子。

“不……”伊比看到劳里受伤急忙跑过去，大声地喊道。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她不能忍受自己的丈夫就这样死去。接着，劳里听到了第二声枪响，随后传来的就是妻子的惨叫声。他很快意识到他的妻子也中弹了。

接下来，我询问了伊比后来的事情。伊比告诉我们，她在遭到枪击的时候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随即发现并没有受多严重的伤，只是极度的恐惧让她一直躺在地上不敢妄动，直到确定闯入者离开以后才慢慢在地上摸索了半天，找到了散落在角落里的移动电话，哆哆嗦嗦地给儿子打电话。

阿森松县警方把劳里夫妇的证词交给了我们。问题是，这起袭击事件和我们调查的谋杀案有关吗？

凶手闯入房间的方式和前几起案件非常相似。他从窗户闯入房间，在此之前，首先切断了住宅的电话线，这样报警系统也会失灵。然后，他随手找到了一件武器，袭击了房间内的两名受害者。

我们还注意到受害者之间也有共同点，他们都是老人，都拥有公司，都很有钱。不过劳里夫妇是唯一正面见过凶手，并得以幸存下来的受害者。我们陪同一名素描画家来到医院，根据劳里夫妇的目击描述，他画出了一幅嫌疑人的肖像。

那是一个白人男性，头发蓬松，比较稀，说话的口气比较硬，脾气暴躁。从口音判断，他们觉得凶手好像就来自附近的里夫县，而且他本身还具有浓重的南路易斯安纳州的口音。

我们向当地媒体公布了嫌疑人的合成画像。这名被通缉的嫌疑人为白人男性，年龄在 20 到 30 岁之间，中等身材，身材匀称，头发为淡黄棕色。现在看来，我们和来自路易斯安纳州三县的执法部门最终确定了杀人凶手的第一条线索。

路易斯安纳州的一对老年夫妇死里逃生。袭击者和 10 个月来发生的 6 起谋杀案有关。现在，这名系列杀人犯仍在四处流窜，而且他还携带有 10 万多美元的现金。我和路易斯安纳州调查人员向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分析专家介绍了具体情况，认为这六起谋杀案和最近一次的袭击事件非常相似。

我们怀疑凶手就住在当地，或者在当地工作。他习惯于在夜间活动，而且最近购买了许多超乎他购买能力的物品。我们得到了一张嫌疑人的肖像，不过我们必须快速行动，因为我们有二个目击证人。在这种情况下，凶手肯定会担心有人认出他，所以他在此之后要么会改变外表，要么可能会离开当地。

安东尼负责这次案件的支援，他提议组建一支正式的行动小组，并要求当地居民密切留意可疑人员。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很快布置了下去。不出所料，办公室内的电话终于响起，来人是当地赌场的一名保安，他报告说赌场有一名常客看起来特别像电视中播放的通缉犯，这让我们大为兴奋。

据这名保安介绍，在命案发生之前，这名赌徒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化妆师，每次来赌博的数目都很小。可是自从命案发生后，这个人花钱一下子变得大手大脚起来，不仅买了很多值钱的珠宝，添了新车，还改变了外表。可是，保安并不知道这名顾客的名字。他向我们描述了这个人的外貌特征。同时还指出他驾驶的车辆非常特别。他的汽车其实是一辆大型敞篷货车，而且后面还有很大的平台。他经常用车来运送小汽车或者类似的东西。行动小组的人一起分析了保安的录音记录，他口中所说的这位顾客的行为和专家们的分析结果完全吻合。

在听到这名保安对嫌疑人车辆的描述后，一名探员突然意识到这个人似曾相识。“一辆敞篷载货卡车，后面还有一个自制的升降机。”他自言自语，“听起来很熟悉！”经过一番的思考，他告诉我们，嫌疑人应该不是化妆师，倒有可能是一名汽车维修工，以前曾在他朋友的汽车维修厂工作，而他的朋友在半年前惨遭杀害，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有杀人动机呢？

这名维修工名叫克劳德·切特伍德。他曾经是受害者雇佣的一名职工，也是警方调查的36名嫌疑人之一。他早已主动向警方做过证词，而且没有任何可疑举动。随后，调查人员查看了背景资料，结果发现他以前曾在圣詹姆斯县因偷窃而遭到逮捕。

“我得再和这名嫌疑人谈谈。”我这样说道。

根据克劳德·切特伍德留下的地址，我很快找到了他的住处。

“你见过他吗？”前来应门的是一位妇女。她说她是克劳德·切特伍德的女朋友丽娜·奇德尔的母亲，“他是住在这吗，女士？”

“不是！”那名女士告诉我们。她告诉我说克劳德和她女儿已经搬到德克萨斯州了，根本不在这儿。于是，我给她留了一个口讯，让她见到克劳德的话，通知他尽快和我们联系。

“务必通知他和我们联系。”我再次强调道。其实，我是在暗地里给她施压，希望她能够露出一丝的马脚，你要知道有些人犯罪分子的心理素质并不是很出众。

“好的。”那名女士表现得十分自然，看来她是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非常感谢。”我笑着说道，在没有抓到罪犯之前，我依然怀疑着每一个人。

“不客气。”

“谢谢，很高兴你能帮忙。”我转身离开了这里。

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返回办公室刚刚10分钟后，电话铃声就响了。打电话的是克劳德。克劳德声称他住在奥纳拉斯卡。在我们通电话的过程中，我告诉他说，我们正在调查几起谋杀案，死者都是老年人。不仅如此，犯罪现场

还有大量资金失窃。一听到这些，他的话马上就多了起来。他说他怎么赌钱，怎么挣了很多钱，并且说他所有的收入都是赌钱赢来的。他好像急于要解释什么，在谈话的最后，他说他过几天可能要回路易斯安纳州。

“我现在德克萨斯，回去只要几个小时！”克劳德告诉我。于是，我和他定下个约定，他回来后马上和我们见面。

“好的，克劳德，你回来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笑着说。克劳德的干脆利落让我有些怀疑我是否冤枉了人，但是随后他的行动告诉了我他的虚伪和害怕。

“好的，没问题，谢谢。到时候见！”克劳德回答得相当的干脆。可是，我们很快发现，克劳德根本没打算返回路易斯安纳州，所以我们必须前往得克萨斯，找到他的踪迹。

六

这个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路易斯安纳州，我们已经确定一名涉嫌多起谋杀的嫌疑人，不过，他却悄无声息地搬走了。我迅速和联邦调查局驻德克萨斯办事处的里克取得了联系，鉴于里克经常从事秘密工作，他的身份受到保护，我不能透露太多。

任何时候，如果一件案子牵扯到多个人的暴力死亡，而且这个系列杀人犯仍旧逍遥法外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把这起案子定为一級案件，会给予高度重视。那么，此时的克劳德既然无意返回路易斯安纳，那他会不会有所警觉，继续逃亡呢？

圣约翰县副警长内特斯在当地社区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克劳德和女朋友平时住在拖车里。在确定他的身份之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看他手里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大量现金，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几名受害者遇害之

后，他们家中都有数目不等的钱财失窃。

里克和内特斯密切监视着克劳德的举动，确实发现他在德克萨斯又买了一辆新车，而他之前已经换了一辆新的拖车。随后，他又租了一间汽车修理铺，开了一家名叫“克劳德汽车修理厂”的公司。在对克劳德进行了将近两周的监视之后，里克和内特斯与凶杀案行动小组及律师见面，汇总了对克劳德个人财政情况的调查结果。

看起来，克劳德这家伙近一年花的钱可不少，而且他虽然大手大脚，记录却表明他这一年根本没有工作，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正常收入。那么，这说明什么呢？难道真如他和我打电话时所说，钱都是赌博赢来的吗？但是在他的赌场记录中，他输的钱远远超过了他赢的，换句话说，他的赌博记录完全呈负数。

虽然入不敷出，可是克劳德仍旧购买了一辆 SUV、一辆轿车、一辆新摩托车，同时又买了一辆价值 14000 美元的拖车，还花费 4000 美元建了一座地上游泳池。财政记录表明他大多数购买行为都是现金交易。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我们认为间接证据非常充分，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克劳德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或者与凶杀案的凶器有关。如果我们希望对克劳德提起有力指控的话，就必须找到确凿的物证。

我们重新开始分析路易斯安纳州这几起凶杀案现场留下的指纹，将剩余的不明指纹和克劳德先前因盗窃罪被捕时留下的指纹进行了对比，结果两者并不吻合。这又让案件的侦破走入一个死胡同，难道我们怀疑错了对象，又或者另有蹊跷？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决定提取克劳德的掌纹进行对比。

“我们应该怎么取到他的掌纹呢？我不相信那个家伙会配合我们的工作！”在警局中，伯尼无奈地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如果克劳德有一丝的警觉，他就不会这么轻易把这么重要的证据给我们，或者说我们有些异想天开。其实取得指纹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直接从他的汽车上获得。但是，这里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如果我们通过那些隐秘渠道获得了他的指纹，并进行比对。那么，这

些指纹就将失去法律效果。因为，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而这样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很有可能所有的指纹证据都无法被法庭采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敢这样做。

“我们应该想别的办法，现在我们不能惊动他。嗨，伙计我是说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职权，让他配合我们去干点什么，只要他留下掌纹就可以了！”里克不以为然地说道。

“难道你想让他帮我们擦玻璃吗？我想你可以放弃了，那个小子看起来是一个有钱的人，或许说他的通过抢劫来的钱！”内特斯反对道。

“我们应该去查查他的档案，或许在哪里我们会有一些发现！”里克不愧是联邦特工，思考的方向和侦探有明显的区别。

“上帝，也许吧！”内特斯一边说着，一边翻着我们刚刚拿到的档案！“嗨，伙计！你的主意实在太棒了，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根据资料显示，内特斯和里克了解到克劳德并没有有效驾照。对我们来说，既然现在不能以凶杀案的名义对他进行取证，那么这或许可以为我们的曲线政策提供有利保障。

“你好，能出示一下你的驾照吗？”内特斯找到了克劳德这样询问道。

“我身上没带，不过……”克劳德试图解释道。正像预期的一样，克劳德无法出示有效的驾驶执照。“我的驾照过期了……”克劳德躲避地说道。

“好的，那没办法，请你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吧！”内特斯抓着他说道。

“走吧！”里克附和道。

“伙计！你觉得有那个必要吗？”克劳德明显很害怕警察局，他反抗到。

“到汽车另一边去！”内特斯毫不留情地说道。克劳德知道他今天跑不掉了，再加上形势所逼，他只能听从他们两个人的安排。内特斯对克劳德实施了逮捕，并把他带到了警察局。

按照程序，警员让克劳德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指纹和掌纹。如果他的掌纹和路易斯安纳州任何犯罪现场的指纹吻合，调查人员就能对他提起指控。最后，克劳

德在交付 50 美元的罚款后得以释放。在指纹实验室，技术人员将克劳德的掌纹和从犯罪现场提取的模糊掌纹进行了对比。出乎意料的是，掌纹并不吻合。所有从犯罪现场提取的指纹不是属于受害者及其家属，就是毫不吻合。到现在为止，嫌疑人克劳德仍旧逍遥法外。

在路易斯安纳州，6 名老人相继在家中遇害。调查矛头直指一名嫌疑人，可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将他和犯罪现场联系起来的有力物证。这名凶残的罪犯就像一枚定时炸弹，我们必须尽快将他抓捕归案。现在，唯一能够提供证据的就是嫌疑人本身，可是他绝不会乖乖就擒的。当时，所有的指纹、掌纹都不吻合，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嫌疑人自己露出马脚，为此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询问口供的圈套，同时还派人对他的住处进行搜查。我们希望由此来找到证据，把他和 6 个案发现场密切联系起来。

我们向克劳德出示了搜查许可证，要求对他的汽车维修厂和住处进行搜查。我要求克劳德跟他回警察局录口供，克劳德同意了。

“这是怎么回事？”克劳德发现在审讯地方放着一台录音机问道。此时的克劳德心中是否已经预感到了不祥呢？

“我们的谈话会被录下来，你不反对吧？”我试探地问道。

“不反对！”克劳德很轻松地回答道。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笑着问道，我们必须给犯人一个轻松的样子，这样他才有可能放松戒心，有利于我们的审讯。

“没有了！”克劳德回答的相当的干脆。

“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笑着问道。我和托德警官负责进行这次关键的问讯。

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你知道，他可能全盘招认，承认所有罪行，不过也可能会什么都不说。我们没有任何物证，而且间接证据也不足以对他提起指控，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他的供词，需要他告诉我们他和这些受害者的死有关。如果没

有这些证词，我们只能是白忙一场。我们的战略是首先询问一些他的背景信息，比如他的家人，他的受教育情况，还有他的工作背景。

大概过了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和他提到了一些谋杀案。然后在询问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情况变得有趣起来。当时，我们向他提问了许多有关谋杀案的情况，我们问他“你的前雇主死了，你觉得这件事奇怪吗？”

“我发誓我没有杀他，不是我！”克劳德大声地说道，他有些反常。这时候，他的情绪变得有点儿激动，不过我们并不想激怒他，因为他并没有被捕，他随时都可以离开问讯室。

“所以你什么都没做？”我试图稳住他。

“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克劳德坚决地说道。

克劳德矢口否认和任何谋杀案有关，看起来他根本不可能供认任何罪行。与此同时，调查人员正在询问克劳德的女朋友索尼娅。她也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这完全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问讯，所以她完全可以自由离开，可以拒绝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问她是不是愿意到警察局做个调查口供，她当时就同意了。

索尼娅说她从不过问克劳德的事情，不过她承认克劳德夜里经常会一声不响地出去。同时，索尼娅也承认她有几次开车送克劳德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克劳德对她说他要去给其他人修车。索尼娅说她不相信克劳德会卷入这些案件。而就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审讯室内，克劳德仍旧是矢口否认。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为你做个测谎试验！”我试探性地问道。“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他对此也欣然同意。

我相信他之所以答应接受测谎试验，是因为他想表现得非常合作，好让我们相信他是无辜的。测谎员询问克劳德是否攻击过乔伊斯，也就是在后院丧生的老妇人，克劳德回答是没有。

经过三次测试之后，测谎员报告说克劳德在撒谎。而且他很可能并没有说出

真相！

克劳德此时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我们决定进一步刺激他的情绪，于是问到了一个私人话题，也就是他母亲最近的去世。我可以看得出他和母亲的关系很好，于是我跟他讨论他被养大的情况。他来自一个大家庭。我知道对他来说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容易，因为他的家庭成员很多，父母要想办法挣钱养家糊口，维持家庭的巨大开销。

“你爱你母亲吗？”

“是的。”

“如果她今天还活着，而你又杀人的话，你觉得她希望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吗？”

“是的。”克劳德的防线出现了明显的松动，看来他真的很爱自己的母亲。

“你是故意杀死乔伊斯的吗？”我们紧接着问道。

“不是。”克劳德仿佛放弃了抵抗，他决定回答我们的问题。

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突破，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承认他和这起谋杀案有关。在承认罪行后，克劳德变得口若悬河。他供认了6起谋杀案以及两起谋杀未遂案件。

他向我讲述了他8个月前的第一次谋杀经过：“当时，我还是一名汽车修理工。你们应该已经猜到了，老板就是……”

克劳德是一名赌徒，当然，输的时候总是在多数。汽车修理工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他的开销。看着每天开着名贵轿车来工厂的老板，克劳德意识到，自己或许能做点什么。

当天夜里，克劳德悄悄地潜入了老板的家中。他的老板是一名典型的暴发户，以前同样没什么钱，在开始做汽车修理以后，这才慢慢地积攒了一些。或许是习惯使然，老板的皮包里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放着各种银行卡，而总是随身携带着大量的现金。

克劳德并不想找麻烦，他只是希望偷走老板的皮包，这样就能把欠赌场的赌

资还清。高利贷的人已经快把他逼疯了！

老板的房间很大，如果是第一次来的人，很难直接找到他的卧室。当然，这些人中并不包括克劳德。克劳德在公司里并不是什么高层，不过也曾经来过几次老板家里。因此，他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的熟悉。

翻过庭院外的栅栏，克劳德从厨房一扇没有关上的窗户进到了屋里。他的心里有些紧张，毕竟，这样的事他也是第一次做。这时候的克劳德或许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但也不算上什么坏人。在他心里，始终有那么一些忐忑。

“我只是来取走属于我的东西！”克劳德这样安慰着自己。在他看来，资本家残酷地剥削着自己，自己根本没有拿够属于自己的那份薪水。当然，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位汽车修理店的老板已经拖欠了克劳德两个月的工资了。

一切的开始都非常的顺利，克劳德毫不费力地就潜进了老板的卧室。

房间里很黑，只有路灯的灯光从窗户外隐隐透射进来。克劳德静静地蹲在地上，等了半晌后，双眼终于开始适应那微弱的灯光。一个略微有些肥胖的身影正安静地躺在床上，光看那影子的样子，克劳德就知道那是他的老板。

“该死的肥猪！”克劳德心底低声咒骂着。想到自己就只是为了那么少的一些钱，就必须深更半夜冒着危险潜入这里。再想想那沉沉入睡，或许正做着美梦的老板。克劳德只觉得心头一阵愤怒，那一丝不安和愧疚的情绪顿时消散。

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间，这间卧室克劳德还是第一次来。以前虽说来过几次，但也只限于老板的客厅而已。卧室这样的私人空间他是没有机会进来的。卧室很大，通过窗外传来的灯光，可以看到墙上挂着样式繁杂的壁灯。昂贵的壁灯不见得样式繁杂，但样式繁杂的壁灯却是必然的昂贵。看到这个，克劳德在心底狠狠地嘲笑了自己的老板一番。果然是暴发户啊！

克劳德知道，老板一向习惯将皮包放在衣服口袋里。那么，衣服在哪里呢？他的目光投向了床头柜。在床的两侧都有着一个床头柜，而在右侧的那一个床头柜上，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看样子，似乎就是老板的衣裤。

克劳德显得有些兴奋，又有些紧张。兴奋的是自己终于找到了目标，而紧张的是，老板是侧身睡着的，他侧身的方向正好就是右侧。第一次进行犯罪行为的人心里总是存在着恐惧的，他们害怕被人发现，害怕失手。克劳德同样如此。

趴在地上，悄悄来到床的右侧。他迟迟不敢抬起头来，借着床沿的遮挡，他看不到老板，老板也看不到他。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平复了一下心绪后，克劳德缓缓支起了身体。见老板依然在睡梦中，他长吁了一口气。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拿起衣服，掏出钱包，然后离开。

然而，让克劳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伸手拉衣服的时候，一个东西从床头柜上掉了下来，先砸中了他的头，然后落到了地上。

“哐当！”

克劳德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这时他才发现，掉下来的竟然是一个烟缸。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老板有一个不算太好的习惯，那就是每天睡觉前一定要抽一支雪茄。而那个放烟灰的烟缸，就摆在那床头柜上。

“谁？”老板低沉的声音响起，他被那烟缸落地的声音惊醒了。

克劳德心里很慌，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一根球棍从上面砸了下来，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肩膀上。克劳德飞快地站了起来，转身就想往外跑。但没等他跑两步，就被一张椅子给绊倒了。老板举着球棍再次冲了过来，又是一棍打在了他的头上。

“克劳德，你这个该死的！你竟然敢来我家行窃？我发誓，我会解雇你，并把你送进监狱！”老板也借着那微弱的灯光辨认出了克劳德。

听到老板的话，克劳德彻底慌了，他来以前只是想搞点钱把高利贷的债务给还清，他根本没有想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老板，求求您不要这样。我向您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了！”克劳德哀求着。

但老板却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他一边叫骂着，一边用球棍劈头盖脸地朝克

劳德打去：“混蛋，你完了！我不会放过你的！”

克劳德一边举着手抵挡着，一边自怨自艾着。

忽然，他只听到咣当一声，老板不知道是被什么绊倒了，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而那球棍也正好滚到了他的脚边。

克劳德飞快地抬起头，看着面前还没爬起来的老板。想到老板的威胁和那拖欠的工资，他猛地把心一横，然后握住了那球棍！

“你……你要干什么？”老板发现前面的克劳德忽然站了起来，手里握着他掉落的球棍，在微弱灯光照耀下的双眼泛着狠辣的光芒。

克劳德没有说话，只是举着球棍朝他的头重重地砸了过去……

听完克劳德的述说，我有些沉默，半晌后才问道：“难道你当时没有害怕，事后没有内疚？”

克劳德在说完事情经过以后，心头似乎也放下了一个包袱：“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只知道不能让他去告我。我还年轻，不能进监狱。”

“你杀了他以后，拿走了些什么？就只有皮包里的钱吗？”

“是的，如果我知道他皮包里只有八九百美元的话，我一定不会这么做。”克劳德显得很懊恼。

“那么事后呢？当你回忆起这起事件的时候，难道你就没有后悔过？”我盯着克劳德的双眼问道。

“我确实后悔过，不过……”克劳德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沉默了片刻后，说道：“警官，我当时是在自卫。如果我不反抗的话，恐怕会被他当场打死。”

我没有再说什么，他所说的一切已经明白了。我和犯罪者打过无数的交道，像克劳德这样的人，也遇到过不少。不是说和他犯罪行为相似，而是他们心理变化的过程相似。

往往犯罪者的第一次犯罪都是在不经意之间进行的。在这之后犯罪者会经历一个很长的自我催眠过程，按照次序分别是后悔、忏悔、开解，以及再次犯罪。

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犯罪行为能为自己带来好处，而且没有受到制裁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陷入这样的死循环。克劳德的案子无疑就是这样。他在第一次抢劫之后，并没有立刻被抓获，因此，他发现其中或许有某些漏洞，这也促使了他的下一次犯罪。有了第一次之后，他开始屡屡犯案，并对此逐渐变得麻木，变得心狠手辣。在供认罪行的时候，克劳德反复声称他是在自卫。

“我是在自卫，我开枪射击他……”他坚持认为是六名受害者首先攻击他的。

“你是说他想杀你？”我们有些惊讶地问道。

“对，是他们先想杀我的！”克劳德肯定地说道。

“我理解，很感谢你能老实说出一切！”我这样说道，他让我们省去了不少的力气。

克劳德或许想减轻罪责，不过他对犯罪现场却记得非常清楚。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能够记得很多细节。他甚至可以画出许多受害者的住宅，还有他用过的凶器的草图，他对细节的注意力确实很不可思议。

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了13个小时。在审讯持续到最后的时候，他显得很放松，一边手里拿着饮料，一边抽着香烟，漠不关心地讲述着作案的细节，就好像事不关己一样。

德克萨斯警方对克劳德实施拘捕，并以多起谋杀罪名向他提起指控。克劳德的五项谋杀罪名成立，被判三次终生监禁和两次死刑。现在，他正在位于安哥拉的路易斯安那州监狱服刑。最后，对于第六起谋杀案，以及其他两起谋杀未遂案件，检举人决定不再对他提起指控，他相信克劳德今后只能以铁窗为伴了。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995年秋季，一个年轻女人死在一辆被烧毁的卡车里，引起一次追凶行动。接着各地接连有女性的尸体出现，一时间恐怖的气氛弥漫了整个美国。我们认定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杀手在美国四处作案，凭借个人魅力诱骗妇女，然后杀人行凶。每次他都在警方到来之前逃之夭夭，我们必须在这个致命的陌生人再次作案之前抓住他。我叫卡罗拉·奥迪，是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的一名探员，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侦办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案件和抓获的最灭绝人性的案犯。

—

1995年秋季，一个年轻女人死在一辆被烧毁的卡车里，引起一次追凶行动。接着美国各地接连有尸体出现，我们联邦调查局认定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这名连环杀手引起了我们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他在美国四处作案，凭借个人魅力诱骗妇女，然后杀人行凶。每次他都在警方到来之前逃之夭夭，我们必须和警方联手，在这名致命的陌生人再次作案之前抓住他。我叫卡罗拉·奥迪，是联邦调

查局洛杉矶分局的一名探员，特工人员将争取多方协助，制止这名连环杀手继续作案……

1995年9月29日清早，美国洛杉矶消防局突然接到报警电话：范奈斯医院附近的一辆车着火了。那辆着火的卡车就停在停车场上，消防人员急忙赶到了停车场，在经过一番扑救，当火被扑灭时，他们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整具尸体已经成烧得面目全非，空气中充满了烤肉的气味，但是这股烤肉味无疑让人无法产生食欲，而是充满了恶心，四周的人纷纷的为此死去的人祈祷着……

消防员迅速与洛杉矶警察局纵火凶杀科取得了联系，负责凶杀案的警探随即赶到现场，他们从警务人员处获悉了大致情况。接着他们询问了一名亲眼看见火起的护士，她说她天没亮就赶到这边来上早班，刚走到停车场旁边，她就看见那辆车突然燃烧起来了。就在火苗窜起，当她准备呼喊的时候，她看见一个留着长发的人从卡车旁边跑了过去，但她没看清那个人的脸，而且她以前也从来没见过这辆卡车。

调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细致的检查了那辆车，从受损模式来看，火是从驾驶室燃起的，而且火势蔓延极快。调查人员认为，这是一起蓄意纵火案件，犯罪分子使用了助燃材料——很可能是汽油。车内似乎是一名女子，但尸体已被严重烧毁，无法辨认。另外从大火中遗留下来的还有一些物品，包括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以及一卷未冲洗的胶卷。

技术人员复原了一些文件，上面的署名是埃莉诺拉·利曼。日出时分，洛杉矶范奈斯警察局迈克警探查出了卡车的车牌号。通过查阅车辆管理局的记录，迈克警探确定了埃莉诺拉就是车主。迈克警探调查了一下，发现埃莉诺拉已经结婚了，她丈夫叫弗吉尼亚，住在洛杉矶地区。迈克警探跟他取得了联系，通知他到范奈斯警察局接受询问。

迈克警探怀疑车里的人就是埃莉诺拉，但是通过牙科记录进行身份验证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此时，迈克警探想到了埃莉诺拉的丈夫，希望他能够从现场的

一些东西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埃莉诺拉。

“这儿有些东西，我们想让你过来看看，看看你认不认得这些东西！”迈克警探给弗吉尼亚·利曼打电话说道。如果说车内的人是埃莉诺拉，那么她的丈夫弗吉尼亚此时的嫌疑最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旦发生这样的案件，家属和朋友的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警方第一反应就是他的丈夫或者妻子，而且警方必须动用大量的警力对她的亲戚朋友进行排查，虽然这样做有可能会伤害一些人的感情。

由于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警探请弗吉尼亚·利曼来辨认一下复原的证物。他认出背包、相机等物品是埃莉诺拉的，迈克警探还拿出那些刚刚冲洗出来的照片让弗吉尼亚看，弗吉尼亚告诉我们，那些照片是他的妻子和另外一个男人拍的，而且照片上面有些过于亲密。弗吉尼亚看起来十分愤怒，甚至有些惋惜，他拿着那些照片连连的摇头。

埃莉诺拉的案件已经被警方定为蓄意谋杀。我们处理过许多已婚妇女被蓄意谋杀的案子，已婚妇女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她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和别人发生利害冲突，因此，她们被杀害的主要原因几乎都是两个方面：保险、情杀。

在我看来，保险和感情都是非常神奇的东西，它们能让人获得某种心灵上的力量，但在某些时候也同样会将人置于危险之中。例如保险，人们购买巨额的保险，通常是希望在自己遭遇不幸的时候，能够给亲人留下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让他们过得更好。但事实证明，巨额保险往往是最容易遭人觊觎的。为了那丰厚的保险，许多人不惜对亲人伸出罪恶之手。至于感情……上帝啊，情杀的案子已经数不胜数了，想来也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而这次埃莉诺拉被杀的案子，我们通过获得的那些照片，有很充分的理由怀疑她是死于情杀。至于凶手，她的丈夫弗吉尼亚·利曼自然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

“你和你的妻子吵过架？”迈克警探询问道。这个方面很重要，因为如果夫

妻之间的感情不好，他们极有可能发生争执，然后发生类似的事情。

“是的，我们在闹意见，但是……”弗吉尼亚明显心不在焉道。看得出来他被刚才的那些照片打击到了内心，他甚至有些不愿意再提他的妻子。可是，越是这样警探们就越怀疑他。因为他有可能早已经知晓了妻子和别人的事情，因此杀死了她，而现在却在调查人员面前装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人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

“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警探现在必须刺激弗吉尼亚的情绪，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看得出来弗吉尼亚是否在隐藏什么。一般来说，如果人不是有感而发的话，很多地方看起来都非常的假，这一点是逃不过警探的眼睛的。而且现在那种家庭暴力和虐待配偶之类的情況很多，所以警方首先会考虑被害人的丈夫。就埃莉诺拉·利曼的案子来说，警方先要排除她丈夫的嫌疑，同时也了解一下她本人的情况。

“我们……”看得出来弗吉尼亚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事情，但他还是很快的回答出警探的问题，从他的回答中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有的时候她的妻子很少回家，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

“最近工作还行吗？”警探看到无法打开弗吉尼亚的心理防线，决定采用迂回策略。

可是弗吉尼亚仿佛不想转移话题，他告诉警方他在9月28日，也就是事故的前一天见过妻子。那天他们约好了一起吃饭，因为弗吉尼亚要告诉自己的妻子，自己哥哥的工作可能要升迁，这样对他们一家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不过他们夫妻之间已经分居了好几个晚上，弗吉尼亚希望借着这次机会能够同自己的妻子和好如初。

不过，他们的谈话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

“埃莉诺拉，你发现了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共进午餐了。”弗吉尼亚微笑着看着餐桌另一边的埃莉诺拉。

“哦，是吗？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埃莉诺拉一边修着指甲，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弗吉尼亚的脸颊微微抽动了一下，不过他决定忍下来，因为他今天不是为了和妻子吵架来的，他希望能够跟妻子和好如初。

“埃莉诺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哥哥，就是克拉蒙特，他快升迁了！到时候，我或许可以去他那里混一个好差事！”弗吉尼亚提高了语气，让自己显得非常的兴奋。

听到这话，埃莉诺拉终于抬起了头，但出乎弗吉尼亚预料的是埃莉诺拉的眼中充满了鄙夷，对这个消息似乎非常的……非常的不满？

“弗吉尼亚，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离开你吗？埃莉诺拉盯着弗吉尼亚的眼睛，缓缓开口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弗吉尼亚只觉得自己心里像是被烈火烧灼一般。他很想说，我知道，自然是因为你那个该死的情人！一想到自己的妻子在来这里见自己的前一晚，或许刚和她那情人一起悱恻缠绵过，弗吉尼亚就有一股想要将整个世界毁灭了的冲动！但是，他微微犹豫了一下后，还是开口说道：“亲爱的埃莉诺拉，我，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你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但我却总是让你失望。”见埃莉诺拉一直冷冷地看着自己，弗吉尼亚紧接着说道，“但是现在机会来了，克拉蒙特升迁了！我能够在他那里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我……”

“够了！”埃莉诺拉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亲爱的，怎么了……”弗吉尼亚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埃莉诺拉。

“该死的，不要叫我‘亲爱的’！我已经受够你了！”埃莉诺拉显得有些歇斯底里，“我能够容忍你一事无成，能够容忍你不懂情趣！但是，我无法忍受你每天都像哈巴狗一样地巴结着你那个所谓的哥哥！你知道吗，每次一想到你面对克拉蒙特的样子，一想到你那副卑躬屈膝的嘴脸，我就觉得恶心！”

“亲爱的，我……”弗吉尼亚此时已经有些受不了埃莉诺拉的话，鼓足勇气

地问道，“那天跟你一起的那个男人是谁？”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埃莉诺拉毫不客气地说道，她现在已经快要被气疯了。

“不！我看你们两个一同……”弗吉尼亚有些痛苦地喊道，虽然他不希望这些都是真的，但他还是希望埃莉诺拉能够告诉他实情。

“你真是一个软弱的人！这个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埃莉诺拉怒道，弗吉尼亚见到的那个人确实是她的朋友，虽然她一直跟弗吉尼亚争吵，但是却从来没有找过其他的人。她不想解释，如果他不相信自己，他们的感情就真的完了。

“亲爱的，你是我的妻子！”弗吉尼亚再次喊道。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埃莉诺拉拿起手提包站起身来。埃莉诺拉从他的话中听出了怀疑，她决定离开这里。

“上帝啊！埃莉诺拉，我们是夫妻，是应该相守一生的人，我们不应该这样！”弗吉尼亚苦苦哀求道。

埃莉诺拉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冷声道：“很快就不是了！我会尽快让律师办理离婚协议的。希望到时候你不会让我再次失望！”说完这话，她将自己那一部分酒钱扔到桌上，转身离去……

说完上述的经过，弗吉尼亚显得有些失落。沉默了良久后，他缓缓说道：“我当时就明白，我们已经完了，真的完了……”

二

发现弗吉尼亚的心理防线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警员们立刻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然后呢？然后你做了什么？”

弗吉尼亚摇了摇头：“我只记得自己魂不守舍的回到了家里，然后就这么躺在床上，一直到晚上埃莉诺拉再次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

“埃莉诺拉又给你打了电话？”警员们不解地看着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点了点头：“是的，当天晚上埃莉诺拉再次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要和我分开一段时间，她需要冷静地想一想。”说到这里，弗吉尼亚显得非常地激动，他几乎是吼叫了起来，“我知道她想干什么！她希望率先做好准备，让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收到离婚协议。这样，我就无法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离婚的时候，我会陷入被动，她就有可能顺利的和我不离婚！”

警员们对他的私人事情并不感兴趣，当然，如果弗吉尼亚说的属实，那么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他杀害埃莉诺拉的动机。

“除了这些，埃莉诺拉还和你说了什么吗？”警员这样询问道。

“没有了。”弗吉尼亚摇了摇头。

“真的没有了吗？你再好好想想。”警员们决定跟弗吉尼亚挑明了说，这样或许会有些帮助，“你要知道，到目前为止，最有杀害埃莉诺拉动机的，就是您，弗吉尼亚先生。”其实到目前为止，弗吉尼亚的表现确实不像是杀害埃莉诺拉的凶手，当然，仅仅只是不太像而已，也有可能他用自己出色的演技在迷惑警方。

听到这话，弗吉尼亚显得非常震惊：“上帝啊，你们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吗？你们说我杀了埃莉诺拉？不可能！我只是希望她回到我的身边，我不可能对她那样做的！你们要知道，我直到现在也依然深爱着她！”说完这话，弗吉尼亚就沉思了起来。他不知道在事发现场我们还发现过一名长发男子，在他看来，我们怀疑他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半晌后，弗吉尼亚颓然地摇了摇头：“警官，我真的想不起她还跟我说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不见得是重要的，埃莉诺拉有没有和你闲聊过其他什么事呢？”警员们提

示着道。

“等等，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她买彩票中了 1200 美元的奖金，当时她显得很兴奋。”说到这儿，弗吉尼亚又显得有些失落，“我听得出她当时非常的高兴，但是当我告诉她我在哥哥克拉蒙特那里后，她就又开始生气了……”

这个说法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1200 美金并不是太多，但也足以让某些心怀不轨的人对她出手了。或许那名凶手一开始的目的只是为了钱，但在作案过程中却发生了某些意外，因此杀掉了埃莉诺拉。这样的案子我们处理过不少，很多犯罪者都是因为一时的念头而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当然，这个案子不见得也是这样，现在的一切不过是我们的猜测罢了。

“弗吉尼亚先生，埃莉诺拉当时有说自己在哪儿吗？”

“迈克莱德酒吧。”

警探现在必须核实他的证词，弗吉尼亚提到了迈克莱德酒吧，警方就决定从那里查起。警方要查查酒吧的主人和招待，还有那天晚上的顾客，看看有没有人能认出警方从卡车里找到的埃莉诺拉的照片。警方感觉到这件事比较棘手，就希望联邦调查局能够派人来帮助他们，而我就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其实在我看来，他们是能够破获这件案子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要拉上我们，这会让我们增加很多工作量，更会去浪费纳税人给我们的钱。

我们前去拜访了那家酒吧，拿出埃莉诺拉的照片，询问那里的人这个女人有没有来过这个地方。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就在前天的晚上，她来过这里。

“你能告诉我们更多的情况吗？”看起来弗吉尼亚说的话都是真的，她确实来过这里。

“好的，不过我只知道她是这里的常客，在这里被人称作萨姆！”那名女招待告诉我们，“她那天晚上非常的兴奋，她告诉我们她买的彩票中奖了，1200 美元！对，是 1200 美元！她几乎逢人就说她中彩票的事情，酒吧里很多人都认识她，所以大家看起来非常的开心！后来，萨姆……或者说埃莉诺拉还说要请大家喝酒。

不过遗憾的是，他的男友好像并不太愿意这样做，在为几位比较熟识的人付了酒钱之后，她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她的男友？”警员们总算听到了一些让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你确定是她的男友吗？”

女侍应想了想，说道：“应该是的，他们看上去非常的亲密。”

“谢谢你的配合。”警员们将这些情况都记录了下来，或许在什么时候就能用到。

此时，一些顾客也走了过来，告诉我们他们也认识埃莉诺拉。其中一个人说道，她那天晚上好像跟着一个男人在聊天，他们聊得相当的开心，那个男人好像叫格伦。其他的几名顾客回忆之后也点了点头，确认了这名顾客说的话，他们还说道那名叫格伦的人留着长发，而且留着大胡子。

这一点我们感觉非常的惊讶，在失火现场，目击证人也就是那名护士告诉我们，她看到了一名长头发的男子跑过。我们继续凝神听顾客的讲述，他们接着告诉我们，那个男人是这几天才来的，没有人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他长得非常有魅力，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健谈。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女人投怀送抱，但是那天晚上他却对萨姆非常的感兴趣，他们聊了很久。格伦显得十分的大方，当时他请了很多喝酒。

“来杯威士忌，给你钱，我请大家喝酒！”格伦大声地说道，他从兜里掏出来了一百美元。周围的人都纷纷友好的举起自己手中的杯子向他致谢，格伦也拿起杯子，对着身边的埃莉诺拉说道：“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是的，你是一个慷慨的人！”埃莉诺拉微笑着说道，眼神中已经充满了迷离。她已经被这个风度翩翩而且大方的男士给吸引了，她不由自主的靠在格伦的身上，贪婪的用鼻子嗅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男子气息，这是她丈夫所没有的。她渴望从他丈夫身上能够闻到这样的气味，如果她的丈夫能够再勇敢一点，或者说能够更自主一点，她相信她不会这么离开。想到这里，埃莉诺拉略微有些伤感，脸上也

露出伤心的表情。她突然想要给弗吉尼亚打个电话，告诉他不想跟他分手。

“HI，是我。埃莉诺拉！”埃莉诺拉拨通了弗吉尼亚的电话。

“亲爱的，你在什么地方？”弗吉尼亚显得非常的着急，“今天下午是我的错，你能够原谅我吗？我不应该怀疑你！”

“不！”虽然埃莉诺拉听到弗吉尼亚的话很感动，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她止住了自己的情感流露，直接说道，“我想我们应该分开一段时间，好好的冷静一下！”

弗吉尼亚从埃莉诺拉的话中听出了转机，急忙说道：“好的，我会等待你的回来！”

埃莉诺拉挂断了电话，身边的格伦看到了她的情绪波动。他回过头看到埃莉诺拉的眼角流出两滴泪水，有些不敢相信，但是语气中却充满了安慰：“怎么了？萨姆？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

埃莉诺拉一口把杯子里的酒喝了下去，然后再要了一杯放在手上，忍住自己的伤心说道：“不，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

“我想我们应该去跳舞，这样可以缓解你的心情！”格伦表现出异常的殷勤，看得出他对这个少妇非常感兴趣。“美丽的小姐，我能请你跳支舞吗？”他用一个标准的绅士礼邀请着埃莉诺拉，而周围的人都纷纷的叫喊起来。

“是吗？”埃莉诺拉放下手中的杯子，接受了格伦的邀请。格伦用手抱着她的腰，两个人进入了正在疯狂摇动的舞池之中。

在酒吧打烊的时候，格伦提出要搭埃莉诺拉的车回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看起来十分的般配，埃莉诺拉也答应了格伦的要求，她只是想感谢他在今天晚上开导了自己而已，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却认为她非常喜欢这个男人。

“时候不早了，我们该走了！”格伦用手搂住埃莉诺拉的腰对她说道。他告诉埃莉诺拉他就住在附近，旁边所有的人都明白格伦的意思，埃莉诺拉还是答应了开车送他，于是他们一起走了。从那天晚上起，酒吧里的人就再没有见过

格伦。

“你们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酒吧里的人描述的跟目击证人十分的吻合，而且他是最后一个见过埃莉诺拉的人，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他就是杀人凶手，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他。

“不知道，格伦可能姓罗杰斯，我们不太确定！”一名顾客说道，这是他们能够帮助我们的最大极限。

“以后有什么事情请通知我们！”带着失望我们离开了这里，我们必须去查这个叫格伦的人在什么地方，我想只有他才知道埃莉诺拉为什么会被人烧死。

我们通过警察局提供的资料弄清楚了格伦·罗杰斯的住所，他住在范奈斯地区，我们还弄到了他的照片。第二天，我们把格伦·罗杰斯的照片夹在一堆照片里，拿到酒吧给目击者看。他们都从这组照片里认出了他，说他就是那天晚上跟埃莉诺拉·利曼在一起的那个人。我们拿到搜查证，前往搜查格伦的公寓，这里距离卡车被烧的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洛杉矶警察，奉命搜查！”带头的警察在外边呼喊道，我们不知道格伦是不是在家，他是否拥有武器，或者说他想干点别的什么，但是屋内没有人回答我们。我们决定强行进入，我们撞开了他家的门，里边一个人都没有，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的放在各处，甚至桌子上的一杯咖啡已经开始变味，墙角内的臭袜子还没有洗，屋内显得十分凌乱，看得出来格伦已经仓皇的逃跑。

我们在他的家中找到了一个小包和一只女式钱夹，里面没钱，也没有身份证。我们还找到一只耳环，那只耳环是重要物证，因为受害人的丈夫弗吉尼亚·利曼认出那只耳环就是几个月前他给妻子买的一对耳环中的一只。现在我们几乎可以排除弗吉尼亚的嫌疑，之所以是“几乎可以排除”，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杀害埃莉诺拉·利曼的凶手就是这个名叫格伦·罗杰斯的男人。

三

几天后，验尸报告出来了，验尸报告证实了死在卡车内的女子正是埃莉诺拉·利曼。虽然我们早已经推断出这点，但这份验尸报告无疑是一份官方的、合法的证明。否则的话，在“没有死者”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对任何人进行起诉，因为你无法提出“谁杀了谁”。这样的案例并不是没有，曾经在无数的案子中，我们都因为无法确定受害者的身份而让那些犯罪者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是让所有人都无法容忍的事情！

但验尸报告中的死亡原因确实让我们非常奇怪，验尸官指出：被害人并不是被人活活烧死在车上的。验尸官发现受害人的鼻子周围没有烟灰之类的东西，在她的胸腔内也并没有灰尘或者说燃烧堆积物。这就给了我们一条信息，车上着火的时候她根本没有吸进去一点烟尘。而且，从尸体的骨骼分析，在她死前，后脊柱曾遭受过严重的压迫，从而导致微微有些变形！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来，她在被人点火焚烧之前已经死了，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是被人掐死的！另外，从在尸体上的采样发现，埃莉诺拉被烧死的时候是赤裸着身体的，而且在死前受过性侵犯，或者说是死前发生过性行为。至于是如何从被严重烧毁的尸体上分析出这个结论的……相信我，您不会愿意知道的！

不过这个发现也让我们很疑惑，格伦到底是为什么要杀死埃莉诺拉？

强奸之后为了掩盖犯罪事实而杀死她？这个是最唯一的解释，但是酒吧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甚至两个人在最后都表现出暧昧的关系。难道是酒吧里的人说了谎话？还是埃莉诺拉根本就没有想过跟格伦有任何关系，但是格伦认为自己已经花费了那么多钱，却被这个女人给耍了？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无从得知，这让我们非常的疑惑。不过，这个疑惑并不能说明什么，唯一的

事实是，格伦在埃莉诺拉被杀案中有重大嫌疑，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他！

洛杉矶警方指控格伦·罗杰斯谋杀埃莉诺拉·利曼，并发布了逮捕令。我们把格伦的名字和样貌特征输入 NCIC，也就是国家犯罪信息中心，这个数据库与全美 57000 个执法部门相连。这样我们就通知了全美国的其他执法部门，让他们知道洛杉矶正在通缉谋杀案的凶手。上面会列出范奈斯警察局，还有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要是他们得到格伦·罗杰斯的消息或者碰巧撞见他了，他们就有权拿到逮捕令，把他捉拿归案。

“国家犯罪信息中心。

姓名：格伦·罗杰斯；

人种：白种人；

性别：男；

眼睛：蓝色；

头发：金色；

出生日期：1962 年 7 月 15 日；

指控：因涉嫌一起谋杀案受到传讯！”

我们开始寻找认识格伦·罗杰斯的人。

我们找到了一些工地，这里有格伦的一些工友。我们找到其中的一些人问道：“联邦调查局探员，可以和你谈谈吗！”

“好的，警官。您要找人吗？”那些工友显得十分的配合。知情人和格伦的朋友都告诉我们，格伦这个人的确有点暴躁，一喝酒就会发脾气，他对他的前几任女友都有暴力行为。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有暴力倾向，尤其是喝酒之后。

不过，在听说埃莉诺拉·利曼的案件后，他们都不相信是格伦干的。在他们看来，格伦就算是再粗鲁，也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或许，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时候，人们总是觉得难以置信。在他们看来，谋杀之类的事情，离他们太远太远了……但事实上，罪恶很可能就发生在他们身边。

根据知情人和格伦的朋友的话，我们大致能推断出，埃莉诺拉·利曼可能就是被他酒后杀死的。至于杀死埃莉诺拉·利曼的原因，这还有待调查。

“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格伦是在什么时候？”警员们这样问道。

“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最近他都没有和我联络过。”他的一位朋友这样说道，“我曾尝试着给他家里打过电话，不过并没有人接听。”

警员点点头说：“那么，如果你有了格伦的消息，请立刻通知我们。”

“好的。”这位格伦的朋友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警察先生，你们会不会是搞错了？格伦应该是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

警员低着头，一边记录着刚才的谈话，一边回答道：“先生，请您相信法律的公正性。如果格伦是无辜的，我们是不可能对他做什么的。当然，如果这件事确实是他干的，那么他也绝对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几天后，我们得到消息。格伦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郊的一家汽车旅馆给朋友打来了电话，当地警方随即查出格伦的房间号。

收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致电了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警察局：“您好，我是FBI探员卡罗拉·奥迪。”

对于我的身份，对方并没有怀疑。至于为什么？上帝啊，我可是用美国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办公室的电话打过去的，这样的内部号码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难道会有某不良人士用这部电话开玩笑？

“你好，我是杰克逊市警察局局长詹姆斯。我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委托过你们，难道是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吗？”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不过听他的语气，似乎并不太愿意和我们打交道。警察局和联邦特工的关系非常的微妙，联邦特工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经常会发生某些意外的需要警局帮忙擦屁股的情况。例如在某某大街发生了枪战，又例如某某特工的汽车直接撞进了某家工厂里……而警察局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联邦特工的技术支援，例如现在这次，我不就是被派遣来了吗。当然，这只是相互依赖的部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警

察局和联邦特工的关系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融洽。

但是，事实上在警局为某某特工擦完屁股后，总是会将一份报告直接打到国会，其中会提到花费了多少金钱，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国会收到这份报告后，第一时间里就会把我们的局长找去谈心。当然，局长黑着脸回来后，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给他惹事的特工的……该死的警局难道一点都不能体谅我们的苦衷吗？不仅如此，这些该死的警察在遇到某些无法处理的案件的时候，又会非常厚颜的向我们求助，这实在是让我们非常的恼火！

我没有什么犹豫，这件案子本来就是警察部门委托我们处理的，因此，对于他们我并没有太过客气：“我需要你帮我去检查一下位于杰克逊市郊的一家汽车旅馆，我们怀疑一名杀人嫌疑犯躲在那里！”

“杀人嫌疑犯？！上帝啊，你的意思是他流窜到了我们的辖区？”听到“杀人嫌疑犯”这个充满节奏感的名词后，这位詹姆斯局长顿时显得有些紧张起来。一名杀人嫌疑犯所能带来的破坏是有限的，但是他所能够造成的恐慌却是无限的！当一个地区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后，警方所面临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无知的公众会要求警方尽快破案，还他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会大肆宣传警方的无能，而最大的压力自然还是来自州级警局要求尽快破案的命令。这一切会将警局里每一个警员的神经绷紧，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而且在所有的杀人案件中，最麻烦的凶手就是流窜作案那种。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再起杀机。这么说吧，当一名流窜杀人犯到了某个辖区后，他有可能一呆几年都不做一起案件，也有可能一次性搞出四五件杀人案件来，然后在警方还茫然不知的时候，又悄悄地溜到了别的地方。这样的案件是一个地区警局根本无法办理的，其中所涉及的职权问题非常的麻烦。

“詹姆斯局长，我需要你尽快带人去那家旅馆，然后抓住他！”

“卡罗拉·奥迪探员，你们能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吗？他真的是你们在追捕着

的杀人嫌疑犯吗？”

“上帝啊，亲爱的詹姆斯局长，我恐怕不能确定。”我夸张地叫道。

“你……”

听到对面似乎被呛着的声音后，我立刻接着说道：“在上法庭前，没有人能够认定他是有罪的。不过，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都直接指向了这个人。”

对面的詹姆斯局长似乎良久才喘过气来：“卡罗拉探员，您的这个玩笑真的一点都不好笑！”

“詹姆斯局长，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一定不会还这么有闲暇的心情和我闲谈，我一定立刻派人去那里，争取在他再次作案以前抓住他……”我话还没说完，就听到电话里忙音响起。看来，这位詹姆斯局长终于意识到了这次通话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了。

“开门！”当地的警察得到我们的通告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直接撞开了格伦所住的房间，当他们进去之后里边空空的，发现格伦已经闻风而逃了。

四

1995 年秋，我们对格伦·罗杰斯展开追捕。此人于 9 月 28 日杀害一名妇女后逃出了加利福尼亚州，警方得到情报，赶往密西西比州一家汽车旅馆，但等他们赶到，格伦早已逃之夭夭。警方在当地发出全境通告，希望有人能在这名凶杀嫌疑犯离境之前发现他。几天以后，1995 年 11 月 3 日，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警探们前往调查一宗凶杀案。

玛尔维娜·沃斯的家人发现她死在浴缸中。这位 34 岁的单身母亲身上多处被刺伤，喉管被割断了。当地的警察进入公寓搜查证据，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拍摄并提取了许多潜在指纹。他们并未找到凶器，屋内似乎也没有丢失什么

贵重物品，公寓里没有破门而入的迹象，而且凶手在离开时还锁上了门。

杰克逊市凶杀案警探检查过现场后，认为玛尔维娜·沃斯是被熟人杀害的。一早，他们拜访了玛尔维娜·沃斯的母亲玛利亚——也许她也认识凶手。我们告诉她我们发现她的女儿被人杀害了，她说，她的女儿玛尔维娜·沃斯最近认识了一个新男友，此人名叫格伦·罗杰斯。

一个月前，10月3日那天，玛尔维娜·沃斯在博览会上认识了当时在那里工作的格伦·罗杰斯，他的魅力让玛尔维娜一见倾心，随后不久他们就租了一套公寓同居。最初，玛尔维娜显得异常幸福。但前不久，她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她对母亲说，格伦情绪波动很大，她很怕他突然发脾气。后来玛尔维娜不再打电话，有人来敲公寓的门她也不来开，她母亲认为格伦肯定伤害过玛尔维娜。

玛尔维娜的母亲还告诉当地的警方，她们最后一次通话时候的详情：

“玛尔维娜，最近怎么没有到我这里来？你过的还好吗？”玛利亚非常担心自己的女儿，在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自己女儿后，决定给玛尔维娜打个电话。

“哦！”从玛尔维娜的语气中听得出她并不是太高兴，似乎在忧愁着什么，“对不起，玛利亚，这段时间我太忙了，明天我会去看你，好吗？”

“玛尔维娜，听起来你非常的不开心，格伦对你好吗？”玛利亚急忙问道，因为玛尔维娜通常说完这句话就会挂电话。

“是的，他对我很好，放心吧！玛利亚！”玛尔维娜安慰着自己的母亲，“我们过得很快乐，只是我有些疲惫了，感觉有些困而已！”

“那就好，我明天给你做你最爱吃的东西！”玛利亚知道玛尔维娜很听格伦的话，她从电话中听到了格伦的喊声。

“好的，格伦喊我了，我要过去！再见玛利亚！”玛尔维娜显得非常的着急，她急忙挂断了电话。但是从那天之后，玛尔维娜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当杰克逊市的警方寻找格伦的时候，发现他再次不知所踪，杰克逊市警探认为他已逃出州界。他们把他的名字输入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得知格伦受到

加利福尼亚州警方通缉后，他们联系了洛杉矶负责这件案子的我。

当时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警察局跟我说格伦·罗杰斯涉嫌他们辖区内的一宗谋杀案，所以想了解一些详细情况。两起凶杀案如出一辙，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两位受害人都是被格伦的魅力所惑。他把受害人引到一边，残忍地杀害她们，然后逃之夭夭。

我们认为格伦心性残暴，如果不抓住他，他恐怕不会收手。我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严重，要是我们不尽快抓住他，他可能还要害更多的人。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问题，那就是我们不知道格伦到底是为什么杀人。

因为财物？

通过现场勘查，我们在第一名受害者埃莉诺拉的车里通过技术复原，发现在埃莉诺拉的皮包里有1400美元的现金，这里应该是有她中奖的部分和自己原本身上就带着的总和。而第二位受害者玛尔维娜的家里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甚至连她皮包里的钱都还在。

为了感情问题？

这个看着倒是非常的可能，因为两名受害的女性都和格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但是，你只要细细分析，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埃莉诺拉还是玛尔维娜，她们似乎都对格伦有着非同一般的好感，或者说感情。埃莉诺拉因为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原则。至于玛尔维娜，她对格伦几乎就是言听计从，如她的母亲所说，她几乎不接自己的电话，自己去找她的时候，她甚至连门都不开！

抛开这两个主要因素，那还有什么动机促使他杀死这两名女性呢？

杰克逊市警方发出通告，请公众协助缉凶。他们接到了很多的报案电话，警察通常要快速地赶过去，但他总是比警方先走一步。

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警方认为格伦已逃出境内，就像上次在加利福尼亚作案之后一样。因为格伦是一名跨州杀人的凶手，所以他们需要我们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他们决定把案件都交给我们。而我拿到了联邦颁发的追捕潜逃嫌疑犯的逮捕

令，我受命协助各地警方办理这起跨州大案。

凶手行动的速度太快了，作案频率非常高。11月3号，他杀死了杰克逊市的玛尔维娜，紧接着，11月6号那天他又杀了一个人。

11月6日，佛罗里达州坦帕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格伦在当地汽车旅馆租住的房间。一名年轻女子死在浴缸里，情况与玛尔维娜一样，背部、胸部及手腕等多处被刺伤。警探没有找到受害人的身份证明，但他们发现她肩部刺着十字架文身。她的牛仔裤和鞋子都堆在马桶旁边，此外水槽里还有一只手镯。

坦帕市凶杀案警探朱莉·马苏西开始从遗留的证据中推测这起凶杀案发生的过程。他们清理被害人的衣物时，发现她是隔着衣服被刺的，这说明她根本没有脱衣服。受伤位置在身体后部，看来凶手是从背后接近她，然后用刀把她刺死的。鞋面上沾染了血迹，说明她遭到攻击时穿着鞋子，并且是站着的。她的尸体下压着一块男式手表，调查人员认为这块手表应该是凶手的東西。她被放在浴缸里，这一点很重要，很显然有人想清除作案痕迹。他们发现了几条毛巾，可见有人想把地板上的血迹擦掉。而且有人往浴缸里放过水，显然是想清除作案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

警探询问了最先发现尸体的女管家，那天早晨，退房时间刚过，她正在进行日常的清查工作。她看到119室门外挂着“请勿打扰”的提示，她说，头天她看见提示后就没有进去打扫屋子，因为她们得尊重客人的隐私权。

“打扫房间！”因为这天已经到了房客预定退房的时间，所以她决定打开房间，当她走进浴室，看到一幕可怕的景象。

警探询问旅馆经理是否认识租住119房间的房客，她记得那名租房的男子，因为前一天他曾经过来找她们要那种写着“请勿打扰”的牌子。当时旅馆的人告诉他没有那种牌子，他就又付了一个晚上的租金，跟前台说不用派人去给他打扫房间，他不希望有人打扰。显然，他回房间后就从电话簿上撕了一页纸，亲自动手写上“请勿打扰”，然后挂在门上。旅馆经理也记起当晚曾看见那个人往一辆

白色小轿车里装行李，由于他另付了一晚的租金，所以她没想到他要离开。她还提醒他旅馆最近治安不好，让他晚上别把东西放在车上。

“谢谢，我都包好了！”他笑着回答道，“如果再拿上去很麻烦，我相信这里的治安很好的！”

警探从旅馆的入住记录中找到了119房间的登记卡，上面填写着格伦·罗杰斯，有他的签名，随后技术人员从卡片上采集了与格伦匹配的指纹。“坦帕市，贝尔街555号！”侦探在电脑上进行了搜索，看到加利福尼亚和密西西比两州的通缉令后，她联系了联邦调查局。

我们前往坦帕市进行调查，此时我们意识到，这位格伦·罗杰斯先生很有可能是一个连环杀手。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但坦帕警方仍然没能确定受害女子的身份，她仍以无名氏的身份躺在太平间里。如果他们能确认其身份，也许有助于寻找杀害她以及至少另外两名女子的凶手。

1995年秋，一名男子在加利福尼亚、密西西比和佛罗里达连续作案，我们和当地警方积极搜捕受到通缉的连环杀手格伦·罗杰斯。最近的一位受害人死在坦帕市一家汽车旅馆里，身份仍然不明。警方通过媒体发布通告后，一名妇女前来认尸，她的女儿已经失踪两天了。

这名妇女认定死者就是她的女儿蒂娜·玛丽·克里布斯。她说，蒂娜有两个孩子，她向朱莉警探讲述了女儿失踪前最后一天的情形。

据我们所知，蒂娜那天去了吉布森顿的“演出时间”酒吧，跟几个朋友见面，她本来还想在那儿见她妈妈。那地方显然就像家庭酒吧，有电视，很多人去那儿聚会聊天。当地的警探去那家酒吧进行了调查，那里的酒吧招待告诉警探，他们认识蒂娜和她的母亲，就在上周二，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了蒂娜。酒吧招待证实11月5日那天蒂娜的确到过酒吧，她还记得那天晚上在蒂娜的身边还有一名长发的白人男性。

警方将几张照片拿给她辨认，这名女侍应一眼就认出了格伦来。

“就是他！”女侍应指着格伦的照片说道。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警员疑问道。

女侍应非常坦率地说道：“他是当天晚上最有魅力的男性！不，应该说，他是我在这里见到过的最有魅力的男人！”

警员们相视苦笑，看来这个格伦·罗杰斯真的是非常有女人缘。

格伦来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友好，他会善意的请酒吧里的常客们喝酒，然后很快的和这里人打成一片。就在那天晚上，格伦和蒂娜他们谈的非常的开心，蒂娜对这个小伙子也非常有好感，他们在一起开着玩笑，然后唱歌。直到后来酒店快要打烊的时候，格伦希望蒂娜送他回去，他说自己住得不远，蒂娜肯定能赶回来同母亲见面。蒂娜也很喜欢格伦，所以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她跟其他人说很快就回来。他们一同离开了酒吧，后来她妈妈到了酒吧，然后坐在那儿等，可蒂娜一直没回来。这时她就开始打传呼，问蒂娜在哪儿，她说她很了解蒂娜，蒂娜不回话，她马上就知道是出事了。

我们此时得知蒂娜有一辆白色福特喜庆，与坦帕的旅店经理看见格伦往里面装行李的那辆车相同。我更新了国家犯罪信息中心关于格伦的信息，在逃犯信息中补充了白色福特喜庆及车牌号码。

格伦从来不刻意掩饰，这一点让我觉得很诧异。格伦·罗杰斯好像不在乎被逮捕，或者说不怕法律，他跟人交往、在汽车旅馆登记入住都是用真名。他也不用偷来的车，他开的车不是被害人的就是他自己的，这样很容易暴露形迹。他好像不在乎人家知道他杀了人，根本不掩饰。

五

我们决定请求行为专家，FBI行为专家马克·詹姆斯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他看了所有关于格伦的案件之后告诉我们：格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别人都认为他会用假名字来掩饰自己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行之。更为重要的是，他胆大心细，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会出手的。而且他对自己相当的有自信，从前面三起案件可以充分的说明这一点，那些女人只要一个晚上就喜欢上这个风度翩翩有魅力的男士。加上他极为了解美国的法律，他从一个州跑到另外一个州作案，让我们无法寻找到他的踪迹，而且当地的警方也只能局限在本州进行行动，一旦他逃离了那个州，我们所有的调查甚至说是抓捕都是没有用的。通缉令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的麻烦，因为很少有警察怀疑他这样的人会是犯罪分子。而且，这个家伙极度的藐视法律，认为法律只是在约束一些笨蛋，而他则要站在法律的上面，想要怎么办都可以。他喜欢去酒吧，在那里他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女人，而这些女人大多数都非常的开放，她们也喜欢像格伦这样优雅但是又不失痞气的男士，只有这样才能够勾引她们的心。至于格伦为什么杀人，马克也无从知道，因为格伦杀人目的太奇怪了，除了每个人死亡时候身上的痕迹是一样的，似乎有虐待的倾向，但是其他的目的都很不一样。不过，马克可以判断，格伦喜欢那些单身母亲，或者说格伦有恋母的倾向。

当马克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行为分析师仅仅依靠案卷的卷宗就能够分析出如此多的东西，这也充分说明他们的能力。上帝，在他们面前你会感觉到你根本无处遁行。马克接着告诉我们，根据格伦现在的情况，他极有可能再次行凶，而且速度会更加快。我们应该在邻近的几个州联系一下，并且受害的几个州也不能放松警惕，格伦极有可能会再次回来，并杀人，挑战法律和警察就是他最喜欢干的事情。我们根据马克的建议，立刻联系了其他几个州的执法单位，甚至全美所有的执法单位都接到了我们的传真或者邮件。我们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告诫管辖区域内的单身母亲，让她们尽量少去酒吧，并注意自己的私生活。

这名被缉拿的连环杀手很快就成了这几个州，甚至全美国的头条新闻。美国

东南地区各家电视台将格伦的照片公之于众，呼吁知情者通报当局。一时间各方线索纷至沓来，来自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一家汽车旅馆的线索引起了重视：有两位报信者声称见到了格伦。但是我们不太相信他们的情报，因为格伦刚刚在这里杀了人，根据行为分析师的判断，他暂时不会流窜到这个地方，而是会去其他的地方。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决定还是行动。

格伦以前去过杰克逊市，而且常常光顾小旅馆。我们在那家旅馆的周围布下了包围圈，然后又派了一个小队从正门进行突击。如果真的是格伦，我们希望能够一次性抓到他。他简直太残忍了，他每次作案的对象都是有小孩子的母亲，这样就会让孩子成为孤单的一个人。

“警察，站到门口去！举起手来，站到门口去！站好，双手举过头顶！”负责突袭的当地警察一下撞开门冲了进去。屋内的人立刻四散开来，想要逃跑，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四周到处都是特工人员。

“举起手来！”外围的特工大声地喊道。

“靠墙站好，不许动！”在确定身份之前，我们联邦特工还不敢轻举妄动。

“靠墙站好！手放在墙上！”警察让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着。他们在尽力的控制现场的局面，因为格伦有可能在这中间，他是一个疯狂的杀人者，他很危险。

我们发现那人长得很像格伦，但并不是他。

“你们见过格伦吗？”我们拿出格伦的照片放在他们面前，然后大声地问道。

“没有，他以前经常来这里，但是现在已经走了！”其中一个人认识格伦，急忙说道。

“是吗？你们有谁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刚知道他的消息，他实在太残忍了，如果我们找到他，一定会告诉你们的！”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不过，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想到了这个结局，只是我们还抱着一些希望。

紧接着我们搜查了整个旅馆，然后又搜查了旁边的旅馆，但是都没有找到格

伦。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个人捉拿归案，因为从他的犯罪记录来看，要是不尽快速捕他，说不定他还会继续杀人的，我们急于制止这名连环杀手。现在他仍然逍遥法外，而且很可能正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你要知道每当一个人在我们追捕调查的时候死去，那都是对我们的一种深深地伤害，有一些新来的探员因为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而选择了放弃。上帝，你可以想象，当你希望能够阻止他犯罪的时候，而他依然在进行着，那些生命一个个的倒下。你会发现你是那么的无力，甚至会有一种丧气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要不得的，身为一名探员你必须时刻保持着清醒，不能因为案件影响到你的思考，这样你才能用最快的速度抓到那名罪犯来阻止他的行动。

1995 年秋，连环杀手嫌疑人格伦·罗杰斯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佛罗里达州。我们认为他在加利福尼亚和密西西比两次行凶后会再次杀人，很快我们就知道了：格伦的下一站是路易斯安那州。1995 年 11 月 10 日，四个孩子的母亲安迪·萨顿在路易斯安那州波歇尔市的寓所里被害。当地的警方在发布通缉令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的通缉令，立刻联系了我们。

“她腿上有伤吗？”我询问当地负责这件案子的警探。

“是的！法医已经给她做过鉴定了，她的上身和背部多处被刺伤！”警探这样告诉我。

“上帝，这个可恶的家伙！”当时我很愤怒，我甚至用拳头击打着桌子。我们无法发现他的行踪，他是那么的猖狂，而且他下手异常的迅速，连续跨越几个州，我们无法确定他下一步会去哪里，或者说他又会回到哪里。但是唯一可以证明的是，行为分析专家马克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地方实在太大了，而我们的警力有限，我们只能通知附近的几个州，让他们在州与州的道路口设置检查站，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格伦·罗杰斯离开了路易斯安那州，也能够让我们抓捕行动的范围小一点。各地的警方立刻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开始在州与州之间设置了临时检查站，想要找到格伦。

“是什么时候？”我问道。

“今早上九点左右？”警探告诉我安迪的室友和她的前男友接受了调查。

“当时里面有人吗？”

“凌晨她回到家里，听到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她以为安迪和新男友格伦·罗杰斯待在公寓的一间卧房里！”警探说安迪的室友是一名服务员，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所以，每次回家的时候她都会很小心，防止打扰到别人的休息。

“天刚亮时，她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敲门的是安迪的前男友，他很想见安迪，但是安迪的室友告诉他安迪正在睡觉。安迪的前男友有些不死心，他恳求安迪的室友帮助他一下，他只是想见见安迪，有一些话想跟她说。安迪的室友决定帮助他们！”警探在电话中详细的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她进去之后，就不停的呼喊着急安迪，但是安迪并没有回答她的呼喊。她感觉有些不对劲儿，然后翻开安迪的被子，却发现安迪的尸体被盖在被单下面。”

“她还告诉我，安迪是在一家酒吧里认识格伦·罗杰斯的，他们俩约会还没几天，周围还有人看见过格伦驾驶着一辆白色的福特喜庆离开。当我们把格伦的名字输入国家犯罪信息中心，看到了另外三张通缉令，我们就马上联系了你！”负责的警探告诉我道。

“好的，谢谢你！”我挂上了电话。

我将格伦的照片传真过去协助路易斯安那州波歇尔市的当地警方调查。路易斯安那州电视台报道了这一案件，并呼吁观众留意格伦的踪迹，同时警告他们不要接近这名可怕的疑犯。

我们此时感觉到有些沮丧，凶手作案的速度总是比我们的调查进度快。这就像是在跟时间赛跑，他总是先我们一步，等我们去抓他的时候他总是已经杀了人跑了，每次都是这样……每次作案后格伦都会逃出州界。根据马克的提醒，我们想利用这个规律，所以我们决定试试把注意力放在佛罗里达州这边，但是他的作

案地点是随机的。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却总是落后一步，我们必须向全美昭示格伦的相貌特征以及他的车牌号。

我们决定从卡车站开始，张贴告示和通过交通广播来呼吁司机们留意一辆白色福特喜庆。我们将通缉告示贴在卡车站及休息区，很难说他下一步会去哪儿，所以只有用这个办法。接着我们召开记者招待会，将照片曝光，我们要警告潜在的受害人并希望有人能发现凶手。我们通过媒体发布了格伦行凶的详细地点及其流窜的路线：俄亥俄州汉密尔顿、杰克逊、洛杉矶、佛罗里达州坦帕市、路易斯安那州波歇尔市。

因为埃莉诺拉·利曼死前遭到了强奸，加上毁尸灭迹，我们将格伦列为十大通缉犯之一。把逃犯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之后，联邦调查局就会派更多的人手来查这件案子，同时，媒体对这件案子的关注程度也会提高，这样一来对我们破案也是很有利的。

线索增多了，一名报信者声称在密西西比州一家台球厅见到了格伦·罗杰斯，两名特工随即前往。媒体的关注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热情的市民们常会报告虚假消息。他们找到了那名所谓的格伦，但很遗憾不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线索我们浪费了很多的警力，可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是真的。

我们决定预测格伦的下一步动向，并进行重点调查。我的同事 FBI 特工哈伯办过许多类似的追逃案件，他告诉我，像这种案子，多数情况下疑犯都会跑到熟人或者是亲戚朋友住的地方去。就这起案子来说，格伦的家人和朋友大多数都住在肯塔基州，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

六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就在追查格伦行踪的时候，我们差一点就抓到了他。就在当天晚上，在前往肯塔基州的洲际公路上。格伦驾驶着那辆白色的福特喜庆刚刚穿越了州与州之间的分界线不久，当地的警方就在分界线上设立了临时的检查站。更让我们后来不敢相信的是，格伦又行驶了二十多分钟之后，因为违反交通法规，被公路巡警给抓到。

“你叫什么名字？”那名公路巡警询问道。

“格伦·罗杰斯！”格伦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假名，而是直截了当的告诉巡警，他似乎并不怕这名巡警认出他来。

确实，这名巡警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而是拿过了格伦·罗杰斯的驾驶执照，接着开出了罚单，并告诉格伦·罗杰斯去什么地方缴纳罚款。格伦·罗杰斯接过了罚单，然后离开了这里。这让我们都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巡警本来应该先查一下这辆车的主人，是否是偷盗的。但或许是格伦·罗杰斯长得确实让人太放心了，巡警根本没有去核查，而是直截了当的开出了罚单……但是好在我们并没有错过抓捕格伦的最好时机。

肯塔基州警方收到了关于疑犯的各种电传文件，肯塔基州警察局的鲍勃·史蒂芬斯警探早就知道格伦·罗杰斯的名字。事实上他已经找了他将近两年了，格伦的同屋——71岁的马克·彼得斯失踪后，格伦曾因涉嫌谋杀受到警方传讯。那是在连环杀人案发生近两年前，当时向肯塔基州警察局报警的是格伦的哥哥。

当时尸体就在他们家的小屋之中，当地的警方认出了死者是马克·彼得斯。彼得斯最后出现时与格伦在一起，绑在死者手上的绳子与警察在兄弟俩合住的屋里找到的绳索匹配。警方无法确定死者的死因，而且到处也不见格伦的踪影，这

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结。我们怀疑凶手就是格伦·罗杰斯，可是他到处跑，一会儿搭长途汽车、拖拉机拖车，一会儿又换汽车，所以我们很难发现他的行踪，很难追捕他。我们现在必须尽量搞清楚他下一步去哪儿。而且，当时警方并没有找到能直接指证格伦·罗杰斯的证据。因此，也无法发出全国通缉令，只能靠各州警局的内部协作进行调查。这样的消息渠道显得非常的闭塞，要想获知格伦·罗杰斯的行踪非常的困难。

不过在肯塔基州的重点调查有了眉目。1995年12月13日，格伦·罗杰斯去探望了他在肯塔基州李县的一个亲戚，格伦一走，她就报了警。

“你好，你们正在找我外甥格伦·罗杰斯对吧？”他的亲戚这样告诉史蒂芬斯警探，“他正开着一辆白色小轿车朝西边的75号洲际公路驶去！”

史蒂芬斯警探一听格伦在附近出现过，马上驾车上路。他算准了格伦会往哪边走，没过多久，史蒂芬斯警探看到了一辆白色的福特喜庆开了过来。

史蒂芬斯警探展开了追踪，他想过去看看他是不是格伦，居然被他甩在后面了。于是他开车跟到那辆车后面，他靠近车尾，发现车子的车牌居然是偷来的，于是他就开始跟踪这辆车子。他把车开到那辆车的旁边，假装要超车，然后看了那辆车的司机一眼。他看清了司机的长相，发现司机跟照片上的格伦长得一模一样。警探立即请求支援，我们也立刻朝着那里赶去。

史蒂芬斯警探告诉我说，估计格伦当时已经在注意他了，而他也一直盯着格伦。格伦那时肯定很清楚有警察在追他，所以他遇到红灯的时候，格伦闯了过去。格伦闯红灯的时候，路上很多人都吓得乱跑。当时他落在后面，他就把警笛打开了。

格伦没有停车，开始加速。此时，我们也追了上来，我们就跟在他的身后，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逃跑了。我们在前方几英里处设置路障，并疏散了交通，希望这次能一举拿下这位行踪不定的杀手。

1995年11月13日，我们在肯塔基州设置了路障，全力拘捕连环杀手嫌疑人格伦·罗杰斯，荷枪实弹的警察静候一旁。格伦驾驶着车冲了过来，当他看

到路边的警察和路障的时候，他选择了加速冲过来。

“开枪打他的轮胎！”警探大声地喊道。

他们朝嫌疑犯的轮胎开了枪，但是明显的，警察始终只是警察，他们没有军队里神枪手们的实力。追踪格伦的警察连开了四枪，都只是击中了汽车的尾部，并没有打中轮胎。在这之后，格伦驾驶的白色汽车已经进入了一个有路人来往的路段，警察再也没有机会开枪了。而此时我们的车也跟了上来，一路跟着他。他在公路上一连超了好几辆车，后来还超了一辆校车。他一直在公路上逆行，所以我们决定拦截他。我们跟过去，然后用车抢到旁边撞了他一下，把他撞出公路，滑进路边的沟里。我们还不知道疑犯手上有没有武器，我就朝那边走了过去。我一过去就看出来了，他非常非常恼火，显得很气愤，或许他觉得自己竟然会被拘捕了。在他的计划里，一定没有“被捕”这个词语。很多罪犯都有同样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自己在第一次、第二次，乃至多次作案后，都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就会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警方对他们无可奈何。当然，这样的罪犯是非常危险和难对付的。他们在多次作案后，会累积丰富的经验，更能熟悉的面对警方的追捕。但是，天网恢恢，他们只要敢于再次作案，那就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格伦，从车里出来！慢慢地，双手抱着头！慢慢地出来！”我拿着枪对着他说道。

“警官，你一定会收到我的律师信的！你撞坏了我的汽车！”看来格伦对我撞他的汽车非常的介意。当然，依照他的个性，这也很有可能是他的调侃之词。

“混蛋，等你从监狱里出来再说吧！你不会忘记你都做过些什么吧？”

格伦没有说话，而是依照我的指示，缓缓地从车里出来。看他的样子，似乎知道自己的命运了，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松懈。正因为他或许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果，那么他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拼死一搏。

果然，在他转身关上车门的一瞬间，他猛地一脚向我踹了过来。这自然是在

我的意料之中，我一直就在等着他这一下反击呢！

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然后重重地一脚踢在他那单脚而立的腿脖子上。格伦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之后再也没有爬得起来。

在这两个月中，格伦·罗杰斯在全美流窜，疯狂作案，一共杀害了四名妇女。现在，他终于被捕了。从车辆识别代号看来，这辆白色福田喜庆属于佛罗里达州的那名受害人蒂娜。技术人员搜查了车内的证物，他们发现了几条血迹斑斑的短裤，一条毯子，还有个女式包。这些物品都说明罗杰斯和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几起谋杀案有关。

联邦调查局充当了证物交换场所，而我代表联邦调查局和5个州的警探聚在肯塔基州总结案子。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各自手上的资料全都凑到一块儿，进行信息共享，同时联邦调查局实验室负责处理所有的证物，把全部证据都交给一个地方的警察局来分析。

所有人公认最有利于指控格伦的是佛罗里达州一案，我们决定对那些东西好好的分析一下，坦帕市朱莉警探与各地警探及公诉人一同进行了证据分析。格伦·罗杰斯与罪犯的相貌特征非常吻合，他们认为浴缸里受害人身边的那块手表是格伦的。在与受害人蒂娜的合影上，格伦就戴着这块表，加上目击者的证明。根据这些物证，朱莉警探认为她那起案子的凶手就是格伦。我们逮捕他的时候，他开的就是蒂娜·克里布斯的车，我们还找到了她的几条短裤，上面查出了蒂娜·克里布斯的DNA。我们还有带有格伦·罗杰斯本人签名的登记卡，以及在汽车旅馆119房间采集到的指纹，被害人的尸体就是在那里找到的，另外我们还在他被捕时开的那辆汽车里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小证物。1997年7月11日，也就是蒂娜·克里布斯在坦帕一家汽车旅馆里遇害大约两年后，格伦·罗杰斯被判处一级谋杀罪，随后在佛罗里达州被判死刑。

就在那一年，格伦被押往洛杉矶，接受埃莉诺拉·利曼被害一案的审判，这名受害人的尸体被烧毁在一辆卡车中。

格伦并没有显得非常颓废，他告诉我们，1995年9月28日这天埃莉诺拉与他一同离开迈克莱德酒吧时候。格伦有些喝多了，他希望跟埃莉诺拉发生性行为，但是埃莉诺拉拒绝了他的要求……

“亲爱的，我们或许可以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格伦喝了点酒，显得有些兴奋。伸手搂住了埃莉诺拉的脖子。

“不，格伦。我想你是疯了，我们才刚刚认识。”埃莉诺拉挣脱了他的手臂。

“亲爱的埃莉诺拉，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过一个很不错的晚上的。”说着，格伦的手又搂了过去，不过，或许因为埃莉诺拉的挣扎，格伦的动作显得有些粗鲁了。

“格伦，你放手！你弄疼我了！”埃莉诺拉大声叫喊着。

“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你的丈夫吗？”格伦的脾气似乎瞬间就狂暴了起来，冲着埃莉诺拉大声地吼了起来，“我知道，你想和他和好，我不会让你如愿以偿的！”

之后的情形没有什么好描述的，格伦立刻抓住了埃莉诺拉的双手，强奸了她。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埃莉诺拉反抗得非常坚决，而格伦就用双手掐住埃莉诺拉的脖子，然后生生的把她掐死。为了毁尸灭迹，格伦往埃莉诺拉身上和车厢里淋了汽油，点燃了火。然后，他就逃走了……

“那之后的几名女性呢？你为什么要杀死她们？”我点着一根烟，慢条斯理地问道。案件到了这里，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格伦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你知道玛尔维娜吗？那是一个非常棒的女人，不管我怎么折磨她，她都不会反抗，她甚至还会为了满足我，可以做出一切的动作。是的！上帝那简直就是一个尤物，每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你知道吗？后来的两个人根本满足不了我，我只有杀了她们，让上帝再帮她们塑造一个完美的身材！”提到这个话题，格伦眼中显现出一种异样的狂热，他犹如自言自语般地喃喃说道，“你不明白，在那种时候，当我跟玛尔维娜在一起的时候，那是高潮与死亡同时降临，真是……”

真是太美了！”

听了这话，香烟几乎直接从我嘴里掉落到西装上！

“变态！”骂了一句后，我离开了牢房。我终于明白了，格伦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恋母症、虐待狂甚至变态的罪犯，他根本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从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已经抓到了他。

1999年7月16日，又一个陪审团判定格伦·罗杰斯谋杀罪成立，他被加利福尼亚州判了第二个死刑。洛杉矶警探迈克·考布林兹对缉凶过程中，国内同仁的协作深有感触，这件案子之所以能破，跟各警局之间的合作是分不开的。要是没有密西西比州杰克逊警方、佛罗里达州坦帕警方，还有后来的路易斯安那州波歇尔警方以及联邦调查局和新闻媒介的协助，光凭洛杉矶警方是不可能顺利破案的。

由于罗杰斯已被判处两次死刑，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的公诉人决定免除受害人家属接受审判的苦难。格伦·罗杰斯至少让11个孩子失去了母亲，让四个完整的家庭破碎。对朱莉·马苏西警探及其他调查人员来说，抓获罗杰斯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朱莉·马苏西警探这样说道：“我是个警员，但是如果撇开我的身份不谈，仅仅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觉得，这次我们能把他抓起来，不让他继续在大街上游荡，这样很多女人都会觉得更加安全一点。这种人根本就不替那些受害人的家属考虑一下，他也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感情，我真的很高兴，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走出大牢再去害人了。要是让他出去了，他还会危害其他女性的！”

不过我们怀疑格伦还与其他几件尚未侦破的谋杀案有关，他曾经在狂怒中对家人说，他杀过十多个人。我们仍在继续追查，我们将努力侦破那些可能与格伦·罗杰斯有关的疑案。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的……

警察屠夫

我叫加韦恩·阿德利，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的一名探员。我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事情，在我的经历中，见过太多穷凶极恶的案犯，但在我将要讲述的故事里的凶手时，回想起来还会感到不寒而栗。每一件罪案背后都有不同的作案动机，但这个凶手的动机可以说极其变态，仅仅为了挑战法律的权威，他就能在街头袭击巡警，其气焰之嚣张。随着被害人数的不断攀升，这起案件也成为让全美震惊的大案，甚至到了必须要我们介入的地步。

一

在华盛顿，穿制服的警员下班后，会被一些公司请去做兼职保安。警员来当保安，无论是顾客还是员工，都会更有安全感。华盛顿警局警员博贝特·汉普森就是这样，他被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家名叫“莱利快餐店”的快餐店请来做兼职保安。

1月10日，晚上9点左右。

“砰、砰！”两声枪响在快餐店里响起，巨大的声响惊动了所有的人。人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那仿佛能将人心震碎的声音让他们尖叫着朝门外冲去。当然，这里面并不包括博贝特。现在正是博贝特休息的时间，快餐店的保安也是有中途休息时间的。在过了高峰期以后，快餐店的生意会有一个短时间的真空期，这期间客人会比较少，保安就被安排在这个时间休息。

此刻的博贝特正坐在一个靠近墙角的地方享受着一块可口的汉堡。在那枪声响起的同时，他立刻本能埋下了脑袋，也正是这一下本能反应救了他的命。一颗子弹径直射中了他的帽子，将那保安帽打得横飞了出去，而另一颗子弹则是打进了他身后的墙里！

“见鬼！”博贝特低骂一声后，一把掀翻了面前的桌子，然后一头就钻了下去。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那薄薄的快餐桌根本无法护住自身的安全。当然，博贝特自己也明白，不过，他可不是打算靠这快餐桌保护自己。他只是希望借着这倒地的快餐桌阻挡一下凶手的视线，以方便自己靠近他。

没错，靠近他！因为，作为一名警察，博贝特身上还有一件并不弱于对手的武器——手枪。

他一面埋低了身子在餐桌中穿行着，一面掏出电话给警局致电：“这里是华盛顿西北部的‘莱利快餐店’，这里发生了枪击事件！请赶快派人来，请赶快！”博贝特显得很焦急，这段时间来，袭击警察事件时有发生，他可不希望成为牺牲警察中的一员。

“您确定是枪击事件吗？有没有可能是您听错了？”接线员小姐美妙的声音不紧不慢地传了过来。

“见鬼！我是华盛顿警局的在职警员博贝特·汉普森！再说一次，这里是发生了枪击事件，我怀疑是那名多次袭击警员的罪犯！赶快派人来！”博贝特几乎是低声咆哮着对那接线员小姐吼了起来。

“请稍等，我立刻通知附近的巡警！”接线员小姐似乎也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机，在挂断博贝特的电话后，她立刻通知了附近的巡警，“华盛顿西北部的‘莱利快

餐店’发生枪击事件，当事人是一名正在那里兼职的警察，他怀疑是最近袭警事件的那名罪犯，请附近的警员立刻前往支援！”

正在华盛顿西北大街上巡逻的亨利巡警收到了这个信息，他立刻调转车头，朝着“莱利快餐店”驶去。对于这名袭击警察的罪犯，警察们可是恨之入骨的。这些罪犯不仅仅威胁到了警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无疑是在向整个美国的安全系统挑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让一般平民对警察产生了不信任感。试想一下，连自己都无法保护的人，怎么能够保护好平民百姓呢？

就在亨利快速赶往“莱利快餐店”的时候，博贝特正匍匐着身子缓缓向前移动。此时，整个快餐店里的人都躲避在隐蔽物的后边，他们用求助的眼光看着博贝特。博贝特扔掉手中的电话，环顾了一下左右，然后突然冲了出来直接扑向不远处的沙发后边。外边的枪声再次响起，两颗子弹从博贝特的身边划过，其中一发子弹划过了他的胳膊并带走了他的一些皮肤，所幸没有伤到大动脉，只有一些血渗了出来。博贝特感觉自己的胳膊有些火辣辣的疼，可是他现在几乎无暇顾及，他必须找到那个歹徒。不过，对方好像是有针对性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博贝特。此时，博贝特别无他法，对方的火力实在太强了，他必须等待救援。他也不知道子弹从哪里射来，也不知道歹徒是否还在，他等待着还击。

随着博贝特的沉寂，外面也没了声音。所有人都埋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深恐把那要命的子弹招惹到自己身上来。那名罪犯不知道在想什么，也是没有一点动静。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博贝特知道自己不能一直躲在这个地方，他拿出一个东西猛然扔了出去，但是没有听见任何的枪声。这个结果并不是博贝特想看到的，因为他无法判断那个袭击者是不是还在外边。如果他依然在外边，那说明这名袭击者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好了，自己根本逃不出他的袭击。博贝特看了一下手中的表，根据自己报警的时间推算，这个时候自己的同伴应该来了，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决定跳出去，如果对方在外边自己就缠着他，等待着其他的人。当然，这样做的危险性比较大，也许自己刚一探头就会被击毙。如果对方没有在外边，那

么自己也不应该在同事面前表现的这么窝火。两种想法在心中交战了片刻，终于后者战胜了前者，他细心地检查了一下自己手中的枪，准备冲出去。

他双手握着枪，背靠着沙发，深深吸了口气后，猛地站起了身来。他还必须在第一时间发现那名罪犯，然后……记住他的样子。在这满是平民的快餐店里，他根本无法开枪。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吸引那名犯罪者再次开枪，然后找到他，记住他！

然而，当博贝特举着枪突然跳了出来，双眼警惕地注视四周的时候，周围却是一片寂静。博贝特就这样双手端着枪良久，但是那名罪犯始终都没有现身。

在一阵疾驰后，亨利终于赶到了现场，可是，那名持枪歹徒早已逃之夭夭。对方好像对警察来到的时间算计得非常准，否则不会在占有如此大的优势的时候选择离开，他似乎对警察的反应和到来了如指掌。在案发现场，并没发现歹徒抢劫的痕迹，似乎，他的目的就是谋杀警员。根据目击者的口供，警方了解到，这名歹徒是单独作案，并没有任何人的帮忙。他在袭击了那名警察之后，发现失败，就一直等待着直到博贝特第二次出现，他的攻击再次失败，他才悻悻地骂了两句，然后开着一辆车离开。警方追问了那辆车的样子以及车牌，但是那名目击者称那是一辆白色的福特轿车，他并没有记住车牌。

“他长得什么样子？你还能够记得吗？”警官继续追问道。

“他，我当时太害怕了，我想不起来，真的！他的脸蒙着，皮肤略微有些黑，身高大概在……”目击证人想了半天，还是摇了摇头说道：“其他的我不太确定！对不起！”

“如果让你再见到那个人，你能够认出来吗？”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认出来！”

“谢谢！如果你想起什么，可以随时找我们！”警方从这个目击证人嘴中仅仅得到了一辆白色福特轿车的线索。

“这里是第三小队，嫌犯开着一辆白色的福特轿车，请在各个路口设立路卡，

进行检查。重复，嫌犯开着……”一名警官立刻用自己的通讯器向总部求援道。他知道这仅有的线索无疑会让他们大海捞针，追查那辆福特轿车也只不过是给罪犯心理压力，迫使他出现可能的惊慌，这样就有机会找到那个家伙。不过，根据博贝特的描述，那名罪犯的心理素质相当的过硬，他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等待在那里，并给予博贝特第二次攻击。这就说明罪犯根本不在乎其他人是否看到他，或者注意到他，也充分说明了他能够控制现场的情况……随后警方又询问了很多，但是再也没有找到任何目击证人，也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上帝！看来我们必须想其他的办法了！”前往各个路口设置检查点的警察反应他们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白色福特轿车，这说明那名罪犯已经成功的蒙混过关了。

在快餐店里，因为现场太乱，整个现场已经遭到了破坏，技术小组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只能判断出那名罪犯向博贝特射击的大概位置。而法医小组找到了四颗弹头，但是在现场没有发现弹壳。在这次枪击事件中，博贝特只是受了点轻伤，相比之下，他很幸运。

上一年的11月22日，也就在博贝特警员出事前的一个多月，一名歹徒持枪闯入哥伦比亚警察总局……

“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负责接待的女警当看到那名歹徒进来的时候露出笑容问道。那名歹徒长得相当的俊美，他冷冷地看了一眼那名女警，然后突然掏出手枪。那名女警当看到他的动作的时候，立刻大叫了一声，然后蹲在地上。

由于两个人隔了一张桌子，那名歹徒看到女警躲避起来之后，立刻调转枪口。虽然那名女警的尖叫声已经引起了其他人的警觉，但是那名歹徒的速度还是太快了。

“砰！砰！”两名离得最近的警员立刻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他的警察都纷纷躲避了起来，然后掏出自己的配枪开始还击，那名歹徒一边躲闪，一边用手中的

枪还击着。而此时，楼上前来办案的两名 FBI 探员也听到了下面的枪声，立刻跑了下来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他们太大意了，他们没有想到有人敢突袭警察总局。刚刚走下楼梯，就遭到了歹徒的攻击，两个人躲闪不及，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这个时候，四周的警察已经围了上来。毕竟人多势众，虽然歹徒非常的猖狂，但是却无法再伤到任何的人，被警方的火力一直压制在桌下。

“把你的枪扔出来，投降吧！”虽然已经有四名同事倒在了血泊之中，但是警方还是忍住自己的怒气，大声地喊道。这名警员的喊话立刻遭到了歹徒两发子弹的招呼，幸亏他躲避的比较及时，两发子弹贴着他头顶飞了过去。

“这个杂种，干掉他！”那名警员大声地骂道。身边的警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道：“我们必须抓住他，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枪战依然在进行着，因为歹徒不时反击，警方没有办法靠近活捉他。最后，闯入警局的歹徒走投无路，便狂笑着开枪自杀。警察应该是正义且无所畏惧的，但当时那一幕让无数的警察为之胆寒。急救车很快就到了，但是为时已晚，这场恶性事件，造成一名警长和两名联邦探员当场死亡，还有一名警员严重受伤。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博贝特警员的案子和警察总局的射击案有关，但警方还是觉得这两者有所关联。警方不断加大扫毒和打黑行动的力度，蓄意谋杀警员的案子也层出不穷。这是一种对立，因为他们想用这样的反抗来打击警方的力度，以获取他们所谓的生存的空间。面对频繁发生的暴力事件，在华盛顿，警员们草木皆兵。你可以想象，每个在你身边经过的人都有可能是一名凶手，他可能会突然袭击你，也可能会去袭击别人。因为这里每天都至少会发生一起谋杀案，警方根本来不及破案。加上袭击警员的事情频繁发生，警察局长担心手下再次遭到歹徒的突袭，于是下令警员结伴巡逻，还希望 FBI 协助破案，而我就来到了这里。在我看来，这个城市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出现这么多案子，当地的警方和我才意识到，在华盛顿，可能有那么一群人，

他们要向警方宣战,而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杀害警员了。他们试图挑战警方的权威,希望我们能够妥协。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警方正在全力打击犯罪的时期,当时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案子的数量极其多,谋杀率又这么高,我们的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这个国家凶杀案最多的城市之一。而通过打击,这个城市的治安已经有所好转。可是现在发生了枪杀警员的事情,而且,情况将会变得越来越糟。这会极大的打击那些普通警员的办案决心,因为他们无时无刻都要小心着自己的生命,甚至还要担心家人的安全。而我们立刻成立了专案组,专门侦破杀害警员的事件,我们必须保护这些警员,否则我们花费无数努力在市民心中建立起来的警察形象将就此倒塌!在罪犯那里树立起来的威信也会变得一文不值!我们必须抓到这些人,只有把他们绳之以法,才能让更多的违法者对警方有所畏惧,不敢肆意妄为。

二

1月17日,我们的追查工作刚刚展开,尚无头绪。就在离白宫只有几条街的地方,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如此的胆大。当时,首都警局警员克劳迪厄斯·布拉泽正坐在巡逻车里,一辆出租车突然停在警车的后面。一名男子从车上走了下来,看了看警车,然后又环顾了一下四周,那辆出租车走后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人,这个时候,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枪。

此时,警员克劳迪厄斯·布拉泽正在填写文件,这名男子向巡逻车走来。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吗?”克劳迪厄斯·布拉泽听到有人走过来,以为是问路或者是寻求帮助,所以并没有抬头,而是依然埋头写道。

“是的!我有事情!”那名男子的声音好像是经过变音后发出的。克劳迪厄斯·布拉泽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那个人已经扣下了手枪

的扳机。“砰……”他向克劳迪厄斯·布拉泽近距离射击了四次。克劳迪厄斯·布拉泽在慌乱中没有看清他的样子，接着那名罪犯选择了逃跑，他立刻跑进了旁边的一个巷子。而警车上的克劳迪厄斯·布拉泽虽然胸部、腿部和腹部连中数枪，但还是挣扎着走出了车子。看着那名歹徒逃跑的方向，大声地喊道：“抓住他！”但是他的手已经无力去拿通讯器，他一下子倒在了警车旁边。

可是歹徒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开枪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出现不远的地方，一位出租车司机目睹了枪击过程。他立刻报告调度中心：“这里有人袭击警员，是的！快叫救护车！这里是……”

“我看见歹徒跑进小巷子了！”他告诉调度中心，“我会找到他的！”

歹徒逃跑了，出租车司机在四周街道上四处寻找。为了防止被人认出，歹徒摘下面具，脱掉夹克，改变了形象。不过这一次上帝终究站在了正义的一面，发现他的那位出租车司机在一个街区转弯处，撞见了他们。

“我看到他了！”那名出租车司机小声地向调度中心报告道。

“嗨！嗨！出租车！”那名歹徒对这名出租车司机喊道。他没有想到就是这名出租车司机看到了刚才的全过程，而且现在正在配合警方来抓捕他。

“他要坐我的车！我现在开过去，请报警！”出租车司机告诉调度指挥中心，这位司机是一名胆大的家伙，他决定抓住这个扰乱人民和平生活的家伙。他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在美国的法律中，见义勇为并非是一件合法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在见义勇为中伤害到了罪犯，罪犯依然有权利把你告上法庭，你必须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在这里，只有警察有执法的权利，你必须相信警察。

司机立刻关上了对讲机，随后出租车调度员报了警。

“先生，您要去哪儿？”出租车司机微笑道。

“嗯……让我想想。你就一直往前开吧，我想随便逛逛。”歹徒沉思了一下这么回答道。

“一直向前？”司机怪叫道，“先生，如果您是要游览华盛顿的景致，那一直

向前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带您到各个景点走走，这并不需要太多的钱。”

“不，一直向前，伙计，一直向前。”说完这话后，这名歹徒就靠在后排座位上，微微闭上了眼。

出租车司机无奈地瘪了瘪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提出反对意见，更不敢强行将歹徒送到警局。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就是这个歹徒，朝着一名警察连开了几枪！他相信，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名歹徒也会毫不犹豫地朝自己开枪的！

司机一直向前开，他并不知道这名歹徒要去什么地方，但是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调度中心很快向我们报警，并告诉我们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是 440。我们发出通告，追击车牌号为 440 的出租车，司机尽量保持着平静，期待警方找到他的车。在市区里要追踪一辆持有合法证件，办有相关手续的出租车并不是一件难事。

以出租车司机开始报告的位置为中心，调出附近几个监控录像后，警方立刻找到了这辆车牌为 440 的出租车。之后，那附近的警车都行动了起来。

几分钟之后，歹徒看到了追踪而来的警车。

“该死的！”歹徒听到了警车那特有的警笛声，他大声地咒骂了起来，“赶快加速！赶快！”

“先生，您说什么？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到了这时候，出租车司机开始装糊涂了。车速依旧是不紧不慢，保持在每小时 40 公里左右。司机的话语刚刚落下，就觉得右脸一阵剧痛，那名恼羞成怒的歹徒已经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杂种，我告诉你加速！赶快！否则我会干掉你的！”歹徒恶狠狠地叫骂道。

“干掉我？你试试！”出租车司机大声地回骂道。

“妈的！”恼羞成怒的歹徒立刻将手探入了怀中，想要摸出手枪警告一下这个大胆的司机。但是他没有注意的是，就在他和司机起争吵的时候，车速已经渐渐地从每小时 40 公里增加到了每小时 70 公里。

歹徒摸出手枪，想要用它指着司机脑袋的时候，司机猛然踩下了刹车！歹徒的行动都被他通过照后镜看了个一清二楚。司机明白，如果真让歹徒摸出手枪指着自己的脑袋，那自己就完了！歹徒是不可能让一个见过他脸的目击者活着离开的。

歹徒没有防备到这突如其来的刹车，他整个人立刻失去了平衡，从前排座的中间一下就栽了过去，手枪也掉到了地上。而这名强悍且勇敢的出租车司机则是直接抄起拳头，一拳打在那名歹徒的脸上，并骂道：“你这个混蛋！看我怎么收拾你！”那名歹徒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他的脸上立刻红肿了起来。他用力地挣扎开去，然后急忙打开车门，想要逃跑。而那名出租车司机也急忙跳下车，他一边追一边用手给后边追的我们指出那名歹徒。我们也快速追了上来，而那名司机一边追，一边大声地喊道：“你这个混蛋，站住！”歹徒自然不可能站在那里等我们逮捕他。他飞快地钻进了一个社区里，这个位置实在不算太好。这里是一个黑人聚居的社区，设施比较简陋，到处都是平房、小巷，这给我们的追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穿过几个小巷后，我们最终失去了这名歹徒的身影，他还是逃脱了。

我们和那名司机回到原地，我捡到歹徒扔下的手枪，里面有六个弹壳，他们立刻请求总部增援。在犯罪现场，警员克劳迪厄斯·布拉泽生命垂危……而他的同伴则是刚刚从厕所回来，歹徒很明显是跟随了他们很长的时间。

“快点吧！把他送到医院，这个笨蛋！”克劳迪厄斯的上司这样骂道，但是他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后来，医生从克劳迪厄斯·布拉泽身上取出四个弹头，他侥幸活了下来。

我打电话让法医来收集证据，法医很快来到了现场，我们仔细搜索了犯罪现场，这里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证，我们拍下了整个现场。在小巷里，我们找到了歹徒逃跑时丢下的衣服和黑色头罩。我们希望这些物证经过科学实验室的检验分析，能够暴露歹徒的蛛丝马迹。

我们希望通过分析物证找出罪犯，我将现场所有物证都交给了 FBI 科学实验室，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医实验室之一。FBI 毛发纤维部门首先分析现场的衣物，这个部门事务繁忙，每年都要处理全国 2500 多个案件，这桩华盛顿袭警案获得了优先处理权。

这是一张干净的白纸，衣服经过处理后，会在上面留下一些痕迹，实验人员在歹徒的头罩上找到了一根头发。只要疑犯一出现，警方就能拿他的头发和这根头发进行比对。只要两者吻合，疑犯可能就是歹徒本人。手枪、弹壳与警察身上的弹头被送往了 FBI 的武器工具检测部门。我们需要确定，歹徒留下的点 32 口径左轮枪是否就是袭击警察的凶器。每一把枪的膛线都会有差别，同一型号的也不例外，子弹射出之后，弹头上就会留下膛线的痕迹。研究人员发射了一颗子弹，他们要研究这颗样本弹头的膛线痕迹。

样本弹头和案发现场的弹头都交给了研究人员，在高倍的显微镜下，研究员发现两者的摩擦痕迹十分吻合，这就证实了最近两次持枪袭警案件中伤害警察的是同一把手枪，现在，警方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袭警的歹徒就是同一个人。

为了尽快找到凶手，我们和华盛顿警局请来了唯一的目击者——那名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向警方画像员描述了歹徒的大致模样，根据出租车司机的描述，疑犯是名非裔男子，肤色偏黑，方脸。出租车司机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歹徒戴着牙套。

“小伙子们，你们知道吗，我几乎一拳把他的牙套给打了出来！”出租车司机显得非常兴奋，大声地朝我们形容着。不过，面对这恶心的比划，警员们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先生，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我想，我们或许会考虑给予您一些物质上的奖励。”华盛顿警察局局长握着这名司机的手说道。

“天啊，那真是太棒了！”这出乎意外的惊喜让这名出租车司机几乎跳了起来，“局长先生，会给多少？二十万美金？五十万美金？这可是一名袭警的罪犯啊，

应该不会少于六十万吧？”

面对这异想天开的价码，局长的脸色实在不算太好。他微微一滞后说道：“这个我们有相关的规定，您可以去和那位负责奖金办理的警员探讨一下。”说着，他指了指在一旁一直面带微笑的女警。

出租车司机的目光转到了那名女警的身上，这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看到她的時候，出租车司机立刻两眼放光：“亲爱的，那六十万美金什么时候能办下来呢？”

漂亮的女警微笑着，用那甜得发腻的声音回答道：“先生，按照我们警局的相关规定，恐怕没有这么多的奖金……”

我一直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直到这时候，我才深深的意识到，原来这位一直站在我身旁，有着一头褐色头发的美丽女士，或许是华盛顿警局里最有“力量”的一位警员吧！

看着出租车司机魂不守舍地跟着女警离开后，局长向我询问道：“加韦恩探员，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我微微一笑：“局长先生，我来这里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时候为你们提供帮助。这起袭警案的行动权依然在你们手里。”我明显感觉到，在我说出这话之后，这位警察局长长长地出了口气。

我明白他的担心，很多时候，从上面空降来的FBI探员总喜欢使用自己的职权强行要求警署与之配合。每个部门乃至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是不同的，这些FBI探员的做法很容易让警方所有的前期工作毁于一旦，这明显是不合适的。当然，我们FBI对案件的敏感程度以及侦破的素质是要高于一般警员的。但是，这些探员往往忘记了，FBI下派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负责”，而是“协助”。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充分的配合才能保证案件的侦破。

不过，我显然低估了这名局长，他的肚量以及行事作风让我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对警局这个兄弟部门抱有很高的敬意。

“加韦恩探员，我相信你们 FBI 的能力，我们已经被最近那恶劣之极的袭警案搞得神经质了。而且，由于案件牵扯到了警方，我害怕警员们不能冷静处理。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警局的警员们已经不再适合处理这次案件，因此，我希望您能来担当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见我似乎要说什么，他立刻打断我，“如果你担心我们的前期工作会和您的安排出现冲突的话，那大可不必。这起袭警案件我们根本毫无头绪，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才获得了一点进展。您和我们是在同一起跑线，不会存在您想的那些冲突。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您的能力！”

面对这一连串的解释和恭维，我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不过，略微沉吟了一下后，我接受了这位局长的提议，由我担任本次案件的负责人。并不是所谓的什么虚荣心，而是局长的话里起码有一句是正确的——由于案件牵扯到了警方，警员们恐怕不能冷静处理。侦破最重要的就是要冷静，必须用细致的态度对待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才有破案的可能。

三

我立刻派遣调查人员联系了当地的牙医和整牙医生，希望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合成图片通过媒体传播开来，警方为缉拿逃犯开出赏金，警局的电话也忙碌了起来。我们必须一点一点核对这些线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凶手。根据我们自己所掌握的一部分线索，加上电话提供的线索，还有来自牙科医生和整牙医生提供的可疑线索，最后，我们大概整理出了 100 多名持枪袭警案件的嫌疑人。我们不分昼夜地缩小着嫌疑人的范围。

我们一周整整工作七天，一想到有一个人正盯着警方，我们的警务人员正处在危险中，我们就恨不能马上破案。几个月的时间里，100 多名嫌疑犯被逐一排除，但我们依然一无所获。调查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但却毫无进展。因为没有找

到任何的线索，我们怀疑那名罪犯把自己的牙套取了下来，看来他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有这个线索，所以我们必须通知那些医生，但是这种事情知道的越多就流传的越快，那名罪犯能够知道这件事也不足为怪。

4月26日，在哥伦比亚郊区兰都弗附近，一家商店雇佣了马里兰警局的警员克劳迪恩·奥伯里当兼职保安。他正在那里无聊地转着，加上这份兼职，他能够很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他甚至在想等自己下班之后，当一开门，他的妻子会给自己一个吻，而自己的儿子也会跑过来要和自己玩，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蒙面的人向他走来。劳迪恩感觉到有些不妥：“站住，你要干什么？”在劳迪恩看来，这或许是一名想要抢劫商店的歹徒。不过，在持枪警卫的面前抢劫商店，这却是一件显得有些可笑的事情。而且劳迪恩毕竟是正式警员，面对一般的歹徒，即使是赤手空拳，他也能制服对方。

然而，对方并没有停下来，而是朝着劳迪恩走了过去。华盛顿警察被袭案并没有传到这里来，不过多年的警员生涯让劳迪恩立刻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站在那里，别动！”劳迪恩大声地叫了起来。

这名蒙面人站在了原地，一动不动。不知道为何，劳迪恩并没有任何安全的感觉，反而有一种似乎被毒蛇盯上的味道。直觉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即使科学技术发展到了现在的阶段，人类依然无法解读这种神秘的东西。

不过劳迪恩此刻决定忠于自己的直觉，他立刻伸手摸向了腰间的手枪。但是，还没等他触及到腰间的手枪，对方就举起手来。劳迪恩瞳孔一阵急缩，因为他看到了对方的手，那手里握着一柄黑漆漆的手枪！

“砰、砰、砰……”泛着金属光泽的黑色手枪绽放出了致命的火花！

残忍的歹徒总共开了16枪，劳迪恩不幸遇害身亡，鲜血染红了整个地面，劳迪恩的脸上露出不敢相信的样子，歹徒临走时还拿走了劳迪恩随身的佩枪。听见枪击声，附近的一位目击者急忙跑了过来，刚好看到歹徒正在朝着劳迪恩开枪，

他开始大声地呼叫。四周的人开始慢慢的聚集过来，但是那名凶手只是冷眼看了一眼远处的目击者，然后扬长而去。随后赶来的目击者已经找不到罪犯的去向，而那名罪犯也从容地逃脱了。他们立刻打电话报警，警方迅速赶到了现场。

但是，一切为时已晚，警员劳迪恩当场死亡。十六发子弹几乎把他打成了筛子，满地都是鲜血。警方封锁了现场，并询问了几名目击者。其中一名目击者称，歹徒没有明显的动机，也没有征兆，事情发生的很突然，但是听到劳迪恩的喊声，等他们回头的时候，枪声已经响了。因为受害者是一名警员，而且作案手法似乎和华盛顿的枪击事件十分相似。他们立刻通知了我们，而我们马上赶到了这里，查看了这里的现场，并再次询问了目击证人，通过目击证人的讲述，从他的行为和作案手法上，跟哥伦比亚杀害警员的案子和华盛顿两名警察受伤的案子非常相似。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案子，都是有一个歹徒直接走到毫无防备的警员身边，然后无缘无故地就开火射击，在我们看来这个人根本就是那名袭警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他袭击警察的目的，他没有抢劫，也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他似乎只是为了享受袭击警察的乐趣，喜欢挑战执法者的权威，似乎在满足他内心中那种病态的享受。每个犯罪分子，如果他没有作案动机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和心理上有一定的毛病，或者对社会的不公，或者对某些人的仇视。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人时，我们无法判断他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这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办法。

第一起袭警案已经过去五个多月，我们没有任何进展，而歹徒似乎更加猖狂，一场正邪之间的较量拉开了序幕。在华盛顿，我们和华盛顿警方穿梭于各个街道，找寻袭警歹徒的蛛丝马迹。他似乎知道我们在寻找他，他隐藏了起来。我们感觉到很庆幸但是又很失落，因为他如果不作案，我们就无法抓到他。但是如果他作案，我们有可能再牺牲一名同事。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我们无法面对的。所以说，我们的心情是矛盾的，我们希望通过其他的办法来找到他，但是已经失败了。

就在这个时候，马里兰警方找到了杀害他们警员的凶手。当时，我们特别的高兴，我们立刻赶往马里兰，并带上了那名司机，他是唯一一个见过罪犯的人。但是很遗憾，目击证人根本不认识这个凶手……

没有证据显示两地的袭警案有所关联，因此，我认为这是两起独立的案件，只是偶然的巧合而撞到了一起，其中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华盛顿案件中的歹徒仍然在逃，随时可能再次行凶。我们觉得这个歹徒很可能会在华盛顿或者附近地区再次谋杀警员，而在那个时候，我们依然没有什么实质的线索可以追踪到他，这让我非常的焦虑。没有人知道这名歹徒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有可能当一名警员正驾车在外巡逻的时候，一个陌生人忽然走到他身边，然后掏出枪，射击。只要想想，就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警员们根本就无法防备。无论是为了警员们的安全，还是为了警方的公信力，我们都必须尽快地找到他，抓住他！

5月18日，就在调查人员仍为此事焦头烂额时，一名年轻女子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马里兰乔治王子县警察局。这名女子叫克里斯蒂·阿普尔惠特，但她浑身是伤，她对警察说是被男朋友打成这样的。在好友的陪伴下，克里斯蒂详细地说出了男友华莱士·詹姆森是如何对她施以暴力的。

她的故事到现在我都心有余悸，从卷宗上我了解到。克里斯蒂17号晚上遭到她的男友华莱士的殴打，而且差一点就被自己的男友给杀死，华莱士把她打晕，然后在她的嘴里塞满了药，接着又病态的任意肆虐。所以18号她立刻来警局报警。

乔治王子县警方在接到报案并确认了此事后，以意图谋杀罪对华莱士·詹姆森发布了逮捕令。

“克里斯蒂小姐，我对您的遭遇深表同情。我想，您或许应该去做个全身检查，毕竟警局的条件有限，如果您有什么隐伤的话，我们这里恐怕无法检查出来。”女警搂着满身伤痕的克里斯蒂柔声说道。

“好的，感谢您的关心。”克里斯蒂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天啊！克里斯蒂，难道你就这样沉默了吗？听我的，告诉他们吧！”克里斯蒂的朋友似乎终于忍不住了，叫了起来。

“蒂娜，别说了。”克里斯蒂似乎不想提起什么。

女警意识到，或许有什么别的情况发生了。而这事情恐怕是远远重于目前这个蓄意谋杀！于是，她轻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了吗，克里斯蒂？请相信我，我是你的朋友，我会帮助你的。”

克里斯蒂停下了脚步，犹豫了半晌后，依然摇了摇头：“没什么，感谢您的关心。”

“克里斯蒂，我的朋友。求求你了，说出事实吧！警方会保护你的！”蒂娜苦苦劝说着，“如果你继续沉默下去，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克里斯蒂再次停住了脚步，而就在这时候，女警适时地说道：“克里斯蒂小姐，请相信警方的能力。如果您真有危险的话，我们会不遗余力的保护你。但前提是，你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您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克里斯蒂，说出来吧！”蒂娜焦急地劝说道。

克里斯蒂深深地吸了口气，缓缓开口，道：“那是在三个月前，也就是警方通过电视公布出袭警案疑犯画像的那一天。当天晚上，我正和华莱士，也就是我的男朋友，一起看电视。当时，正好播到警方介绍疑犯资料的时候……”

“华莱士，快看，这个人和你真像！”克里斯蒂开玩笑似地叫了起来。她可不认为自己的男朋友会是歹徒。即使华莱士平时脾气不太好，但克里斯蒂相信，袭警这样的事情他是干不出来的。

听到克里斯蒂的话，华莱士脸上一阵色变，低喝道：“闭嘴！”说完，也不理克里斯蒂，便径自走去了洗手间。

被华莱士一阵呵斥后，克里斯蒂也有些愣了。她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难道他讨厌这样的玩笑？克里斯蒂觉得，自己是不是玩笑开过火

了，于是，她跟了过去，想要解释一下。

然而，她刚走进洗手间就看到自己的男友华莱士正将牙套取出来。而与此同时，电视里响起了一阵声音。

“这名歹徒袭击了数名警察，是一名穷凶极恶的犯罪份子……”

克里斯蒂和华莱士一阵对望，双方都听到了这个。但是，克里斯蒂并没有往那方面想。她缓缓走了过去，想要如同往常一般，搂着自己男友的腰，然后柔声道歉。然而，她还没走到华莱士身边，就听到华莱士大叫了起来。

“别靠近我！”

“亲爱的，怎么了？”克里斯蒂觉得自己的男友今天非常的不对劲，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显得非常暴躁与不安。

“你知道了，你一定都知道了！”华莱士指着克里斯蒂声嘶力竭地叫道。

“知道了什么？”克里斯蒂显得有些莫名其妙。

而就在这时候，电视里关于那袭警案疑犯的报道响起：“这名歹徒身高约6英尺，棕色皮肤，戴有牙套……”

听着这些报道，再看着面前的华莱士，克里斯蒂的心里咯噔一声响：“难道……”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华莱士紧张地看着克里斯蒂。

克里斯蒂忽然觉得有些害怕，站在面前的仿佛不是她的男友，而是一头择人而噬的凶猛野兽。

“知道什么？亲爱的，你今天怎么了？”克里斯蒂强行按捺心头的恐惧，这样问道。

“哦，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带着牙套不舒服，想把它摘掉。”华莱士眼神显得游离不定。

“摘掉干什么？这对你并不好，你的病还没有好！”克里斯蒂试图劝说道。不过，在她心里却是暗暗地惊呼着，是他！上帝啊，真的是他！

“走开，别管我！”当她继续追问时，华莱士·詹姆森却对她大吼大叫，让她少管闲事。看起来他的心情非常的糟，似乎他在害怕什么一样。而且克里斯蒂已经看到了通缉犯身上有牙套，她猜测，她男朋友不仅是华盛顿袭警的歹徒，而且马里兰弑警案件也是他干的。有件事情让她很害怕，她男朋友曾经跟她说，警方在侦破哥伦比亚马里兰发生的那起弑警案件中，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

说完这些，克里斯蒂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心里的包袱似乎也一下子放了下来。不过，在克里斯蒂松了口气的同时，却是急坏了她身旁的女警。

“克里斯蒂小姐，您说的都是真的吗？您要知道，您现在说的话，关系着一桩严重的案件！”女警口气严肃地问道，“虽然华莱士对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犯罪，但您刚才说的那一切，其严重程度将远远高出蓄意谋杀。如果华莱士被证实是那名袭警罪犯的话，他将面临蓄意谋杀、妨碍施法，甚至是威胁国家安全等多项罪名的起诉！”

“是的，都是真的。我愿意为我说的一切付法律责任！”克里斯蒂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女警立刻离开了克里斯蒂身边，到一旁的办公桌上给局长办公室打去了电话，把刚才听到的一切都汇报了一下。

袭警案件已经轰动了整个警界，马里兰乔治王子县警察局虽然还没有遭遇过袭警事件，但内部文件也早就发到了这里，要求他们密切注意，小心安全。在收到女警的汇报后，马里兰乔治王子县警察局长立刻致电给我。

“喂，您好。”这时候，我正埋头于一大堆的公文当中，在公布了歹徒画像后，有无数人前来报警。然而，这些都是些没用的情报，大部分被举报者和那画像上的人连相像都算不上。不过，我依然必须小心的处理这些情报。

“请问是加韦恩·阿德利探员吗？我是马里兰乔治王子县警察局长卡尔。”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

我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眉头，问道：“您好，我是加韦恩。您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最近在调查一起袭警案件。我这里收到了一些消息，或许对你们有帮助……”

这条线索让破案工作出现了转机。在当地的警方把消息报告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决定立刻前往乔治王子县，在我看来我们有可能要抓到真正的凶手。按照克里斯蒂的说法，华莱士最近的行为确实非常的可疑。一开始，克里斯蒂是不想说的，但事情走到了现在，她已经无路可退。她把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我猜想，她应该是意识到了那个人有多危险，所以才会愿意跟警方合作。到了这种时候，她知道，反正不管怎么说，自己都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了，索性就都说出来了。

我们在国家犯罪资料中心的计算机上输入华莱士·詹姆森的名字，来核实他是否已有前科。华莱士·詹姆森，罪名：入店行窃、入室行窃、加重恐吓行为、走私贩毒。一连串的罪行让我们惊讶无比，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在华盛顿，他是个惯犯，有超过20次的被捕经历，开始都是干些小偷小摸的事，比如盗窃超市等等。但是后来发展到了袭击警察，贩毒……

我们搜查了华莱士·詹姆森的公寓。进入华莱士·詹姆森公寓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他有可能就在里面，非常危险，我们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华莱士·詹姆森并不在家，我们开始搜查这所公寓。

房间里有很多散落的书，主要是一些励志的杂志和武器手册，其中还有一本恐怖指南。指南里详细地介绍了如何进行监视、隐藏和突袭，他简直是个疯子。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头罩，这和先前袭警案中的那个头罩很像。我们还找到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和杀害马里兰警官的子弹型号相同，接着在一个柜子里找到另一型号的点32子弹。这些子弹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向克劳迪厄斯·布拉泽和博贝特·汉普森警官开火的歹徒所用的手枪就是点32口径的左轮手枪，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份左轮手枪的使用指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屋子里有许多便条，上面都是反对警察的标语，华莱士·詹姆森也许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

法医找到了头发的样本，以便与先前发现的那根头发进行对比。同时，法医小组还带走了发刷、床单、甚至还有浴室的排水管。这里收集的头发样本如果和犯罪现场发现的头发属于同一个人，我们就可以控告华莱士·詹姆森。

我们得到一张疑犯的照片，于是请来了那个出租车司机，让他从一堆照片中指认，看看他所指的人是否就是华莱士·詹姆森。一直以来，这位出租车司机是我们唯一的目击证人，每张照片他都看得很仔细，我们很担心，他会不会忘记了歹徒的样子。调查人员将照片一张接着一张地拿给出租车司机看，气氛很紧张。看到第四张照片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很激动，脑海里浮现出那恐怖的一幕，他认出了华莱士·詹姆森。证人变得很激动，他对着照片大叫，好像华莱士·詹姆森就在那里一样，我还是头一回遇见这么清楚的指认。

现在，已经有了两名指证华莱士·詹姆森的证人了，科学将提供第三方的证据！在FBI的实验室里，分析结果证实华莱士·詹姆森家里的头发和在克劳迪厄斯·布拉泽警官被袭现场发现的头发属于同一个人。

四

我们要申请拘捕华莱士·詹姆森的话，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几个重要证据。他女朋友的指证、目击证人，头发证据，我们向法官递交了申请，很快就拿到了拘捕令。

但是，我们必须先找到华莱士，我们搜索了所有他常去的地方。但是，这名袭警疑犯已经逃跑了，很显然，他已经感觉到事情败露了。华莱士·詹姆森在华盛顿及其附近地区袭击了三名警察，并致其中一名死亡，因而被警方通缉，但是他目前正在逃亡，没有任何线索，我们希望他的女朋友克里斯蒂能够帮助我们抓到他。

克里斯蒂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在努力保护她。就在这个时候，华莱士·詹姆森给克里斯蒂打来了电话，他并不知道警方正在监听电话。

“能见面吗？”克里斯蒂装出关心的样子问道，她需要给我们拖延到足够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查到他在什么地方。通过电话内容，我和警察们追踪到了华莱士·詹姆森的行踪。

“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负责监控的探员用手势告诉我。

“好的，尽量稳住他！”我对克里斯蒂说道。

收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给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市警察局打了电话：“您好，我是FBI探员加韦恩·阿德利。”

我会不会觉得他们会怀疑我的身份，只要是干我们这一行的，都基本上有一个办公用的电话，他上面显示的号码会有所不同，这样可以方便对面的人知道你的身份。当然这个办公电话也是一种特工使用的武器……

“你好，加韦恩探员！我是弗雷德里克斯市警察局局长奥罗拉·邦特。请问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不过听他的语气，似乎并不太愿意和我们打交道。警察局和联邦特工的关系非常的微妙，联邦特工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经常会发生某些意外的，需要警局帮忙打理后事的情况。例如在某某大街发生了枪战，又例如某某特工的汽车直接撞进了某家工厂里……而警察局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联邦特工的技术支援，例如现在这次，我不就是被派遣来了吗？当然，这只是相互依赖的部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警察局和联邦特工的关系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融洽。

因为这件事现在已经闹得非常的厉害，华莱士极有可能再次出手。按照他的惯例，他一定会袭击警察。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奥罗拉局长，我想你应该知道华盛顿袭警犯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嫌疑犯已经跑到了你们那里，难道你不应该帮帮忙吗？”我的话让奥罗拉大吃一惊。

“袭警犯？！上帝啊，你的意思是他流窜到了我们的辖区？这个可恶的家

伙！”听到“袭警犯”这个充满节奏感的名词后，这位奥罗拉局长顿时显得有些紧张了起来。一名袭警犯所能带来的破坏是有限的，但是他所能造成的恐慌却是无限的！当一个地区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后，警方所面临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在所有的杀人案件中，最麻烦的凶手就是流窜作案的那种。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再起杀机。这么说吧，当一名流窜杀人犯到了某个辖区后，他有可能一呆几年都不做一起案件，也有可能一次性搞出四五件杀人案件来，然后在警方还茫然不知的时候，又悄悄地溜到了别的地方。这样的案件是一个地区警局根本无法办理的，其中所涉及的职权问题非常的麻烦。

“奥罗拉局长，我们需要你们立刻在各个路口设立检查点，我们会把他的照片传真给你。我希望你的警员能够注意自己的安全，更希望我们能够抓住他！”

“加韦恩探员，你们能确定这人的身份吗？他真的是你们在追捕着的袭警犯吗？”

“是的！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我说道，因为时间刻不容缓，他极有可能放下电话之后就流窜。此时，克里斯蒂已经走了出来，向我表示已经挂上了电话，这说明华莱士极有可能随时离开。“他现在已经挂断了电话，我们无法查到他的准确位置，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忙！”

“好的！我立刻就去安排！”奥罗拉一副无奈的样子。而我放下电话之后，就立刻准备赶往那里。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市警察局的警员则全部出动，他们在各个路口设置临时的检查点，根据我们传过去的犯罪嫌疑人华莱士的肖像进行排查，因为是袭警犯，他们都表现的非常的严肃，几乎可以说是把整个城围了一个密不透风。他们都很清楚，如果找不到这个家伙，他们以后就有可能生活在恐惧之中。谁也不能忍受一个黑手随时等待着他们，让他们几乎无法办案，但是很遗憾，他们没有能够发现华莱士的踪迹。而当我们赶到之后，我们开始进行

一点点的排查。

“你好！联邦调查员，你见过这个人吗？”我们敲开一家房子的房门，后边跟着的是实枪荷弹的特勤小组。

房子的主人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当看到我们给的照片之后，略微思考了一下说道：“我好像在那边见到过，他应该住在安妮家的阁楼里！”

“安妮？”我再次确认道。

“是的！她家就在街头拐角处！”那名金发美女回答道。

“请问安妮家是干什么的？”

“上帝！你难道不知道安妮意大利面吗？她的意大利面做的非常好吃，而且她开了一家旅馆，拐角的那个地方就是她的旅馆！”那名美女表现出略微惊讶的样子，在她看来我们不知道安妮就是一种奇迹。

“谢谢你！”我们告别了那个美女，回到车上。

“你听说过这个安妮意大利面吗？”就在离开的时候，我问道身边一个当地的警探。

“好像听说过一点，但是并非像她所说的那么有名！”那名警探表现出相当无奈的样子。

“好吧，我们去看一下，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家伙！”我们立刻前往了那名目击证人所说的旅馆。正如她所说，这里确实是一家意大利面餐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里边的人并不多。

“你好，联邦调查员，能够打扰一下吗？”我来到经理的面前，环顾了一下四周，因为那个女人说华莱士在这个地方，我暂时不想打草惊蛇，那样容易伤及其他的人，所以一边出示证件，一边小声地说道。

经理看到我的证件明显有些惊讶，当看到我小心翼翼的样子，也立刻小声道：“好的，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

“你见过这个人吗？”我拿出了华莱士的照片，递给他补充说道：“刚才街道

上的一名金发美女说她曾经见过这个人来到过这里，并住在这里的阁楼上！”

“上帝！”经理接过照片，摇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们这里是一家餐馆，而不是一家旅馆，我想你是认错了！”听到经理的话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立刻冲了出去，坐上汽车道：“快！回去！混蛋，那个人耍了我们！”

身边的警探听到我的话，还露出一丝不明白的样子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快！这里不是旅馆！”我的声音通过通讯器传递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尾部的一辆车已经开始倒车，而我身边的那名警探也看到了这家是餐馆而不是旅馆。“可恶的女人！”

我们立刻回到了发现那个女人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断定这个女人认识华莱士。两名特勤小组的队员立刻冲到门前，一枪打烂了门锁，冲了进去。要知道这个女人敢为华莱士做掩护，就充分证明了华莱士就藏在这里。

我们跟着特勤小组冲了进去，才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我打开窗户发现房子后边有个车库。我急忙跑了下去，不出意外，车库内的汽车已经被他们开走，而且走的相当匆忙。

“可恶！”我们无法知道那辆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立刻通知了外围的警察，但还是有些晚了，就在刚刚几辆车已经通过了检查离开。

我们只能无功而返，这次追捕行动差点儿就抓到他了，但可惜的是，他还是逃脱了，他很狡猾，我们只能另外想办法了。在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仍然通着话。克里斯蒂已经有些忍受不住了，她告诉我们每天都要去欺骗别人，而那个人还是自己的前男友。我们告诉她华莱士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抓到他，将会有更多的人死亡，也将会有更多人选择暴力。而她选择了沉默，然后心情再次恢复了正常。通过他们的通话和追踪，我们发现华莱士·詹姆森逃到了南方的佛罗里达。但是，他从不告诉克里斯蒂确切的地点，华莱士·詹姆森也许已经知道女朋友在与警方合作。

克里斯蒂说，华莱士·詹姆森有一个移动电视，可以随时关注新闻动态，他能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从而找到脱身的方法，利用移动电视华莱士·詹姆森避开了警方的侦查。

他的狡猾还使警方错过了一次逮捕他的机会。一名巡逻警察曾经截过他的车，警官走过去让他出示驾驶证和车辆登记。华莱士·詹姆森给他看了车辆登记，然后说驾驶证在后备箱，这名快退休的南卡罗来纳警官跟着他走向后备箱。华莱士·詹姆森在后备箱里找了一会儿，然后就拿出了驾驶证递给了警官。警官让华莱士·詹姆森回到车上，然后询问警局这辆车是否有过超速驾驶的记录，他还查了该车有没有被盗的记录。询问的结果，这辆车确实是华莱士·詹姆森本人合法拥有的汽车。他给华莱士·詹姆森开了罚单，然后还告诉华莱士·詹姆森，到哪里去缴纳罚款。

华莱士·詹姆森并没有对这名警官下手，但是警方失去了一次抓他的机会。不过我们也是幸运的，如果他对这名警官下手，我们一定会后悔的。

整个案件都在进展着，在华盛顿警局，我们终于想到了一个抓住他的办法。这个人精神很不稳定，经常无端向警察开火。我们有点受他的摆布，显得很被动，所以我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把他引诱到一个地方，然后包围他。

我们找到克里斯蒂，再次请她协助我们。我们让她告诉华莱士·詹姆森，如果他愿回家就和好如初。这个办法似乎很有效，华莱士·詹姆森同意了，但是他没有确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于此同时，我们还有另一层担心。我们希望能够占点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却越来越小。案件被媒体大肆报道，他们报道了他的名字、刊登了他的照片等等，这让我们很头疼，媒体让我们的行动完全曝光了。

我们希望华莱士·詹姆森没有看到报道，一个周末，华莱士·詹姆森给克里斯蒂打来了电话，说已经准备好见克里斯蒂了。按照我们的指示，克里斯蒂建议在北弗吉尼亚的一个大商场里见面。在那里，我们可以在隐蔽的情况下监视现场。

华莱士·詹姆森同意了克里斯蒂的建议，这对于我和华盛顿警方来说是个

好消息。但是负责逮捕计划的我依然心中忐忑不安，虽然警方已经做了精密的部署，但这次任务依然充满危险。当我听说华莱士·詹姆森要回弗吉尼亚的时候，我感到，如果他发现了这是一个圈套，他肯定会做两件事情，要么杀死克里斯蒂，要么再杀一名警察。不管这两件事哪一件发生都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因为我们已经不希望再有任何的人受到伤害。

我们和华盛顿警察都来到了弗吉尼亚泰森斯科纳商城，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来逮捕麦克莱恩，我们必须确保一旦华莱士·詹姆森在商城现身，他将无路可逃，特警队有着几十年的办案经验，但这次大家都感到了压力。

我参与过很多的抓捕行动，每一次抓捕罪犯之前，我们都会开个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开开玩笑来缓解气氛，但是那天晚上，气氛有点不同，大家都很安静，那可能是在我FBI工作以来最沉默的一次了。没有人开玩笑，因为我们第一次感觉到他给我们的压力是如此的巨大。直到定下最后的方案后，特遣队静静地等待着。

在乔治王子县警局，克里斯蒂仍在和华莱士·詹姆森保持着联系，调度员则将信息及时发给了现场的我。就在这个时候，身在现场的我接到了克里斯蒂一个电话，华莱士·詹姆森更改了约会地点，他想要在马里兰和克里斯蒂见面，华莱士·詹姆森要求的地点与特警队部署的地点相隔将近25英里。这一消息让我们措手不及，电话中还强调，华莱士·詹姆森可能已经知道警方的抓捕计划了。

五

我们正在追捕袭警犯华莱士·詹姆森，而他正开车前往马里兰大厦，他说他将在那里出现。我们再次改变了行动地点，FBI特警队正赶往那里拦截他，由于华莱士·詹姆森更改了弗吉尼亚泰森斯科纳商城的见面地点，我们怀疑这名

持枪逃犯已经知道克里斯蒂正在协助警方抓捕他，这次行动会不会失败，我对此颇为担心。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觉得他可能对一些事情有所察觉，也许他已经起了疑心。因此，抓捕行动就变得更加紧迫了，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在那个地点与克里斯蒂见面，他也许已经感觉到这是个圈套了。

我们靠近约会地点后，关掉警灯，彼此用对讲机联系，一名调度员随时将最新消息报告给现场的我们。他监听着克里斯蒂和华莱士·詹姆森的通话，及时转达情况。他告诉我们，华莱士告诉克里斯蒂，让她去杰斐逊广场第36，1051到第600街道！我们似乎被华莱士玩弄于鼓掌之中。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场面，那就是我们不停转换着罪犯说的各种地方，为了不引人注目和不让罪犯怀疑，我们只能在另外的地方展开大规模的抓捕行动来遮掩这边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只能一次次的减少身边的警员，或者换车，只有这样才能让隐藏在幕后的华莱士相信我们并没有知道他回来的消息，或者说克里斯蒂并没有选择和我们配合，这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疑犯又变更了几次地点后，特警队收到消息，华莱士·詹姆森决定在贝尔特威大厦对面的加油站见面。于是，我们立刻在加油站布置了人手，我们不惜代价也要抓住疑犯。每到一个地点，我们要么就是等待疑犯出现，要么等着他再改变主意。

我所处的位置就在加油站对面，我相信，虽然华莱士·詹姆森怀疑这是个陷阱，但还是会出来和克里斯蒂见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想见克里斯蒂，我们只是觉得他想杀死克里斯蒂，为什么呢？因为克里斯蒂是唯一一个亲耳听他说出他杀了警察的人。

特警队队员纷纷来到了现场，警局里，克里斯蒂仍然和华莱士·詹姆森通着话。从警20年的警探比利·克里斯琴来到了离加油站最近的地点等待疑犯的到来。马路对面的学校操场是最有利的一个位置，华莱士·詹姆森一旦出现，就会进入克里斯琴的视线。其他队员则守在街道附近，在华莱士·詹姆森抵达时，

他们将立刻行动，看似平静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气氛很紧张，我和巴克利一起坐在几百米远的车里，给大家下命令，气氛真的很紧张。记得在车里我对他说：“希望抓到他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伤亡。”

不久，特警队收到消息，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华莱士·詹姆森抱怨克里斯蒂说没有在加油站见到她。华莱士·詹姆森在电话里说他已经到了加油站，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他，也许他真的已经到了加油站附近。

在电话里，麦克莱恩说话很小声，我就觉得他附近可能有人。于是我就四处看了一下，他会不会就在我们身边呢？我躲在一座小山后面，又仔细查看了一遍加油站，但还是没有看见华莱士·詹姆森和他的车。当我望向右边的时候，他看到了警官克里斯琴的车，克里斯琴也在查看现场，他同样也没有发现疑犯的身影。

那个时候，当地的警察恰好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他从后面靠近了克里斯琴的车。这名巡逻警察并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他觉得克里斯琴的车十分可疑，于是上前询问。

“嗨！伙计，请你出示一下证件！”那名警察来到克里斯琴的车边敲打他的玻璃说道。

克里斯琴很镇定，他意识到那名巡逻警察可能会遇到危险，于是从车里走了出来，向巡警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联邦调查局，正在执行公务，请你赶紧离开！”

“好的！”那名警察当看到克里斯琴的证件之后，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他急忙道歉，并立刻回到了车上。

或许正是克里斯琴出示证件的动作，可能被黑暗中的华莱士·詹姆森发现。因为后来的事情，让我们感觉到这一点。

巡逻警察关掉了警灯，立刻离开现场。克里斯琴继续监视现场，警方在等待华莱士·詹姆森，而华莱士·詹姆森正在暗处监视着警察的行动。警车在明处，

华莱士·詹姆森在暗处，在战术上他掌握着绝对的优势。他身着黑色夜行衣，监视着克里斯琴探员所在的警车，他正在慢慢地向克里斯琴靠近。

我们知道他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此时华莱士·詹姆森已不再和克里斯蒂联系，大家的担心更加强烈了。袭警犯不断向警车靠近，这时车内的克里斯琴一心注视着加油站，根本没注意自己已经被华莱士·詹姆森盯上了。

而我们还以为华莱士并没有发现我们，我和华盛顿警员们已经包围了马里兰绿化带的一处加油站，等待着袭警犯华莱士·詹姆森现身。我们知道他已经就在附近，但是不清楚他具体的位置。谁也没有想到，华莱士·詹姆森此时正在向探员克里斯琴不断靠近。克里斯琴听到了一些声响，往后看了一下，但是什么也没看见。他又察觉到了什么，立刻警觉地四处看了一眼，但还是没有任何发现。华莱士·詹姆森继续前进；克里斯琴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的危险，而我们也不知道一名探员马上就会受到华莱士的攻击。

凶手继续向警车靠近，眼看他就要接近警车了，突然，他在接近警车的地方猛然站起，举起了自动手枪，对准了克里斯琴，他开枪了，枪声划破了夜空。探员比利·克里斯琴在座位上身中数枪，枪声把我们的注意力立刻吸引了过去。这时我看见华莱士·詹姆森跑进了树林，于是请求支援。我立刻跑到出事的地方，把中枪的克里斯琴从车上拖了下来，立刻请求急救队的救援。

特工阿博特和巴克利听到我的喊声率先赶到现场。通过通讯器我告诉他们，那个歹徒开火后就逃跑了，当他们赶到我这里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是克里斯琴中枪了，他的车窗全部被打爆了。在救护车赶到之前，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抢救受伤的探员。凶手是站在克里斯琴看不见的地方向他开枪的，他中了好几枪，就这样，他殉职了，又一个警察不幸遇害了。

这个凶手杀死了我们的一位同事，一位好友，也是我们中一些人的师长，他是一名有二十年警龄的老警察，发生这样的事，我们都很悲痛。辖区的警察部门马上增援了一些人手，其中一名警官还带来了警犬在公园里搜索凶手华莱士·詹

姆森。我记得警犬跑到克里斯琴的车那里，看了一下克里斯琴，接着又嗅了嗅车门，然后转身直接跑向了学校。

我们带上半自动警枪，跟着警犬一起走进黑暗中，不知道他们是否又闯入了一个陷阱中。我们开始在树林里搜索，当时我们一会儿打开手电，一会儿又把它关上，我担心如果我们一直开着手电的话，华莱士·詹姆森就会向我们开枪，黑暗对于华莱士·詹姆森无疑是有利的。我们跑到树林里，只想着要找到他逃跑的路线，但是，我现在想想，那样做并不高明，大家都非常激动，当时根本没想太多。

我们不断逼近，这时华莱士·詹姆森却想出了一个阴谋。他很狡猾，射杀警员克里斯琴，从现场逃跑以后，他不久就打了911报警，他告诉警方自己看见一个持枪男子乘车离开了那个地方，他的用意很明显，想把我们这些追捕他的人引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好让他逃跑。但是，通过追踪电话，探员们识破了他的诡计，他还在那个地方，但警方仍无法找到具体的地点，歹徒似乎再一次逃脱了，他逃到了附近大厦的停车场。

凶手残酷无情地枪杀了老警员克里斯琴，特警队对此十分愤怒，他们情绪很激动。我们忘我地追踪着逃犯，FBI特工和当地警方发誓要将袭警犯捉拿归案。那天晚上，我清楚地记得已经愤怒到极点了，还有种被羞辱的感觉。我们发誓今晚不抓到他决不罢休，我们要为朋友报仇。当特工巴克利和阿博特在树林中追捕疑犯的时候，我接到了大厦停车场的调查人员的电话。他们报告说发现了华莱士·詹姆森的踪迹，在附近一个商店后面的斜坡上停着三辆拖车，华莱士·詹姆森就藏在拖车后面，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他。

我们立刻调集附近的警察对华莱士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华莱士此时已经疯狂了，他用手中的枪向警察开火，那些警察立刻给予了反击。我、阿博特和巴克利立刻赶来，看见华莱士·詹姆森正与警方交战。他不停地挪动着他的身体，躲避着警方射来的子弹。他的枪法确实很准，当我们一出现他就毫不客气的朝我们

开了两枪，一发子弹从我的头顶上飞过，这让我更加的恼怒，我一定要抓到这个混蛋。

我们掏出枪，加入了战斗。华莱士·詹姆森有着很好的掩护，而且装备精良，我们根本无法前进。他的武器实在太多了，我真的怀疑这个家伙是不是购买了一个弹药库，他竟然买了一把AK47。上帝，要知道我们刚才并没有看到，我现在已经把他当成了一名恐怖罪犯，我必须抓到这个家伙！

没有人知道如何在不损失警力的情况下接近他，FBI特警队队员巴姆尔也赶到了现场，他瞄准逃犯后开枪，但是没有击中，歹徒掩护得很好，巴姆尔趁机跑到华莱士·詹姆森的右侧寻找机会。

华莱士·詹姆森正在和警方激战，他并没有发现身后的巴姆尔。巴姆尔从华莱士·詹姆森后面探出身来，向华莱士·詹姆森开枪。巴姆尔看到，华莱士·詹姆森为自己留了退路，拖车的后面有条小路，路的旁边是3米高的墙，巴姆尔发现华莱士·詹姆森完全可以爬过墙，然后往低处的停车厂逃跑，那儿根本没有我们的人。

于是，巴姆尔开枪阻断了华莱士·詹姆森的退路。现在，华莱士·詹姆森被警方前后夹击，他需要转过身来才能朝巴姆尔所在的地方开火。巴姆尔予以反击，华莱士·詹姆森被击中了，警方继续向华莱士·詹姆森开火。

华莱士·詹姆森又开了一枪，然后，一切平静下来。我们停了火，等了一会儿，然后，听见有人在喊：“他倒下了，他倒下了。”巴姆尔在靠近华莱士·詹姆森之前犹豫了一下，他担心这又是陷阱。

当警方在停车场持枪原地观望时，巴姆尔从拖车侧面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倒在地上的歹徒。另外一名探员也从另一侧慢慢靠近，正当他们靠近时，一名身处黑暗中的警官喊道他看见华莱士·詹姆森还在动，他要再朝华莱士·詹姆森开两枪。听到喊声后，我就喊：“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自己人距离很近，在黑暗中一旦开火，难免有误伤。

一切都结束了，华莱士·詹姆森用一把九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用这把手枪在一个月前谋杀了劳迪恩·奥伯里警官，袭警犯自杀了，但是，警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找到他袭击警察的原因，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遗憾，在我看来，这个人心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警察。他已经死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的动机，但是，我觉得肯定有某种原因，促使他一定要做出这样疯狂的事情。比利·克里斯琴已经快退休了，但是却被杀害了。他原本可以退休安详晚年，但是由于我们的失误，他不幸遇难了，一直以来，我和巴姆尔都很内疚。

他在FBI干了20年。他是个神枪手、武器专家，FBI特警队最初的成员之一，他还是华盛顿特警队成员，他是个出色的警察，最要好的朋友，但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比利·克里斯琴和劳迪恩·奥伯里的名字被刻在了纪念碑上，这块纪念碑专门用来纪念因公殉职的勇士们。在FBI办公大楼前走过，一眼就看到国家执法官纪念碑，我每天都在心里悼念我死去的朋友。他们牺牲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活着的人们心情沉重。当你失去一个同事的时候，就好像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他们就像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蛇蝎美人

我叫伊尔泽·科尔比，是联邦调查局宾夕法尼亚州分局探员。我每年都会处理很多失踪案，但从来没有一个案件能与我下面将要讲述的相比。这起失踪案就像是有人故意布下的一个迷魂阵，让我们在里面到处碰壁，而更让人叹息的是，这个案件背后那扭曲的人性。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座小城，一位年轻妈妈正准备为她的小宝宝过第一个圣诞节。这时，悲剧突然从天而降，妈妈和孩子神秘失踪，时间一点点过去，但案件却毫无头绪和进展。这位母亲与她的孩子是逃离了自己的生活，还是已经成为一场凶杀的受害者？

一

宾夕法尼亚州的卡塔索克小城在费城以北，距离费城有一小时的路程，是一个安静的蓝领城市，一个居家生活的安全港湾。12月15日这天，全城上下都在准备迎接节日的到来，整个城内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景象，一些商家已经让圣诞

老人走上街头展开促销，整个商业街上人山人海。

在卡塔索克前街，门牌号为 740 号的房子已经装饰一新。客厅放着一颗圣诞树，四周挂满了各种彩色的飘带。这家的女主人叫维丽蒂·杰拉姆，26 岁的她刚当上妈妈不久，而今年这个节日尤其让她感到兴奋。因为，四个月前她产下的儿子亚历克斯就要度过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圣诞节。就在今天，维丽蒂和她的婆婆维罗妮卡已经计划好要去附近的商业街购物，她们要为亚历克斯添购些新衣服，更要为圣诞节的到来购买各种食品和需要的物品。在维丽蒂心中，她还希望能给自己的丈夫买一件心爱的礼物，要知道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他们的婚姻生活相当的甜蜜，丈夫经常会给她带回来一些惊喜。

“维罗妮卡，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了，我过去找你吧！”维丽蒂一边打着电话，一边站在镜子面前不停地转身。她是一个极为爱美的女人，每次出门前都要精心打扮一番。虽然他们家并不富裕，但是从衣服上可以看得出来，她很爱干净。

“好的，我现在就过去，你在家等我吧！”维丽蒂得到了婆婆的回复，便放下电话开始收拾。

“我们该走了，小家伙！”维丽蒂整理好东西，走进自己的卧室，推出一辆婴儿车。她的宝宝亚历克斯正在里边挥舞着自己的小拳头，显得非常活泼。这让维丽蒂十分高兴，不断地逗着自己的儿子说：“你想帮妈妈接电话吗？那你就赶快长大吧！”虽然因为他的出生使得这个家庭的经济变得拮据，但是维丽蒂和丈夫却丝毫没有介意。维丽蒂为了这个圣诞节一直在节省开支，她希望一家三口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要知道，在遇到现在的丈夫丹迪之前，她曾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前夫曾经虐待过她。

对于维丽蒂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她每天都会受到肆意的虐待和无休止的殴打。前夫这样对她就是希望能够逼迫她跟自己离婚，最后他的计划得逞了，维丽蒂终于忍受不了非人的生活，选择了放弃。

但维丽蒂并没有为这个决定而后悔，她很庆幸遇到了现在的老公丹迪·奇塔姆。

维丽蒂带着自己的儿子走出家门，她现在需要去找维罗妮卡，然后两人一起去逛商业街。而维丽蒂的丈夫丹迪·奇塔姆则在当天晚上六点以后才回到家。他是一名承包商，工作繁忙，有时要干到很晚，就算是这样，他的收入也并不太高，只能勉强支撑起这个家庭。不过丹迪无怨无悔，因为他在遇到维丽蒂之前一直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多年来一直拒绝结婚，这个看法源于他几年前一段不太愉快的感情经历。但是，维丽蒂这个善良而美丽的女人似乎改变了他，在他们陷入热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就诚挚地向她求婚，而现在，他们的儿子亚历克斯的出生更让他感受到了婚姻的幸福。

跟往常一样，通常丹迪一进家门，维丽蒂和亚历克斯已经在翘首以待。维丽蒂会轻轻地送上一个吻，并为他端来饭菜。丹迪很享受这样的感觉，他经常会逗逗自己可爱的儿子，他希望儿子长大之后会是一个橄榄球选手。但是今晚有所不同，维丽蒂和亚历克斯还没有回来，丹迪似乎并不感到担心，毕竟圣诞节就要到了，商业街一定堵塞得非常厉害，而且自己的妻子和母亲一起出去，想必是碰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的母亲希望他们能够多在她家停留一会儿。而且，他相信妻子会很快回来，因为他看到桌上已经解冻好的一些鸡肉，想必那是维丽蒂出门前准备的。于是他坐下来想休息一会儿，等待妻子回家给他做简单但一定是美味的晚餐。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想来是快到圣诞节的原因，维丽蒂和自己的母亲可能会在商业街上停留得更久。或者，她这会儿正在自己母亲家帮忙料理些事情，毕竟这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所以丹迪依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安。他懒散地看着电视，又饮下了一瓶啤酒。

直到晚上八点钟以后，丹迪感觉实在太饿了，而且情况有些反常，他决定要询问一下妻子的状况。

“晚上好，妈妈，维丽蒂在你那儿吗？”电话接通的时候，丹迪很随意地问道。

“亲爱的丹迪，我也正想向你询问这件事情。难道你把维丽蒂留在家里了吗？在这一年一度的日子里，难道你就不能让你那位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陪我这个老太婆去逛逛吗？”维罗妮卡是一位优雅的女士，虽然是责备的话，但却说得异常的柔和。

“等等，妈妈，您是说维丽蒂没有去你那里？”丹迪顿时提高了声线。

“亲爱的丹迪，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从你的话语里听到了不安。”维罗妮卡非常关心自己这个儿子，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不妥后，立刻询问了起来。

“没什么，妈妈，嗯……我只是想跟您说……圣诞快乐。”丹迪冷静了下来，他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他不愿意让她太过操心。

“亲爱的丹迪，我们是家人，如果发生了什么，请不要对我隐瞒。”维罗妮卡轻声说。

“对不起，妈妈。是这样的，我以为维丽蒂到您那里陪您去购物了，但是您却告诉我她没有去找过您，我担心她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意外。”丹迪解释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她没有在家吗？”维罗妮卡的声音在电话那边也显得凝重起来。

“哦，她没有，所以我给你打电话。我没看见她，也没接到她的电话。”丹迪颇有些无奈。他现在有些担心，不知道他们跑到了什么地方。维罗妮卡立刻紧张了起来，她告诉丹迪，她和丈夫伊斯雷尔·塔特肖马上就过来。

丹迪放下电话，一边等待父母的到来，一边检查房间有没有异常。在地下室，他看到通往外面的门开着，他和维丽蒂从来没有用过这扇门。看到这样的情况，丹迪没有任何犹豫地拨通了911：“是警署吗？我这里发生了一点事情，家里好像被盗了，而且我的妻子和儿子也失踪了！”

10分钟以后，两名警员赶到了现场。当丹迪父母也来到的时候，丹迪已经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警员。维罗妮卡补充说，下午她在接到电话之后，便穿好了大

衣等待着维丽蒂的到来，但是儿媳妇并没有如约过来。让人沮丧的是，维丽蒂平时也不使用移动电话，所以，照眼前的情况来看，她和亚历克斯都神秘地失踪了。

“他们是不是被绑架了？”丹迪紧张地猜测着，虽然他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警员告诉丹迪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现在需要去四处寻找一下，或者他们在什么地方逗留了。

“你们来看看这里！”丹迪带着警员勘查了地下室大门上那把被撬开的锁，但是警员无法认定这与失踪的母子有什么关联。当晚，丹迪的父亲伊斯雷尔·塔特肖决定自己去附近街区搜寻儿媳妇的下落，而丹迪守在家中等待着电话。

凌晨三点，伊斯雷尔·塔特肖有了惊人的发现，他见到维丽蒂的丰田车停在麦卡蒂酒馆的停车场里，这个酒馆就在从丹迪家出来的那条街上。他打电话让丹迪赶紧来，同时在车上，他发现了维丽蒂的钥匙，还有她的小香料罐。

到目前为止，情况并不太妙，以后的几天里，警方一直没有办法找到维丽蒂母子。维罗妮卡在这段时间里整天以泪洗面，她非常喜欢自己那美丽善良的儿媳和孙子亚历克斯。

维丽蒂离开了家，还带走了孩子，她们到底去了哪里？难道她们真的是被绑架了？那么，绑匪绑架她们母子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是为了勒索，那为什么依然没有接到索要赎金的电话？

警方怀疑，维丽蒂的丈夫丹迪有可能隐瞒了一些真相，他可能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怀疑都很有道理，因为这样的事情家庭成员作案的几率会比较大，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矛盾，或者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引发出严重的后果。

二

卡塔索克小城的警局开始怀疑这件失踪案有可能牵扯到人命，但他们在处理此类案件上缺乏人力和经验，毕竟这里的民风比较淳朴。于是他们向宾夕法尼亚州立警察局求助，并向联邦调查局提出申请，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派遣到了这个地方。

一下飞机，顾不上旅途的劳累，我就会同宾夕法尼亚州立警局的同仁还有当地的警方在卡塔索克警局那狭小的办公室里研究案情。

“我认为维丽蒂的丈夫丹迪·奇塔姆的作案嫌疑最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假设，有资料可查的绑架、杀人、勒索案件中，大部分的受害者与犯罪者都是熟人，很少出现那种陌生人对陌生人进行犯罪行为的情况。当然，如果案件属于后者，那么破获的难度会大得多。”我对在座的同事们这样说。以我多年办案的经验来看，假定丹迪·奇塔姆为本案的第一嫌疑人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无责任假设，但这种假设在侦破案件中往往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每当案件结束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发现，最终判定的罪犯与第一印象的假设犯罪嫌疑人是那么的接近，或者根本就是他。

“我们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丹迪·奇塔姆平时是个很本分的家伙，他承包的工程质量都很不错，在我们这里他很有人缘，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对他的家庭生活进行一些深入的了解和调查？”卡塔索克警局的警官有些迟疑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看来小地方的警察也不是那么百无一用，我心里这么想着，微笑着肯定地说：“我们必须详细摸清丹迪在出事当天都做过些什么，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诸如此类。要知道，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件，你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逐一排查

家庭成员，虽然这样做有可能引起他们的反感。”

次日一早，我和同事来到了丹迪家。这一次，丹迪告诉我们，他又发现一个新的情况——他们家地下室的一根电话线被人剪断了。

“这儿能定为犯罪现场吗？”在地下室里，丹迪询问着我们，看起来他非常的着急。我没有回答他，四下里仔细地观察着。这是通向房间里的两根电话线中的一根，被剪断的是无绳电话的电话线，另一根则通往厨房。看来，剪断电话线的人非常清楚电话线所在的位置，以及应该剪断哪一根才不会引起主人的怀疑。一同前来的警局人员还在地下室的地板上发现了一个靴印，在被撬大门的门框上发现了工具的印迹。

“她都是在楼上洗衣服，从不下来的。”丹迪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又仔细搜查了房间，在主卧室，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表明维丽蒂要长时间外出的迹象。现场表现出的一切对丈夫丹迪越来越不利，因为维丽蒂的衣物都在衣橱里，夫妇二人的手提箱仍然在床下，而丹迪说箱子一直是放在那里的。房间各处没有血迹或发生凶杀的迹象，我们在入口处提取了指纹，但没有发现任何外来者的痕迹。在婴儿的房间里，也没有发现小亚历克斯要被带出去很长时间，或者遭到劫掠的可能。鉴于此，我虽然怀疑丹迪，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在我们的临时车库内，证据采集员检查了维丽蒂的汽车，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从而揭开母子失踪的谜团。在司机座位的靠枕上，证据采集员发现了六根金棕色的头发。其中一根上面还沾上了一点暗红色物质，有可能是血。除了这些，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整辆车内没有任何其他人的指纹或者鞋印，这对于我们来说明显有些不利，维丽蒂和亚历克斯的下落依然不甚明朗。

我对这辆车的发现过程感到怀疑，因为这些东西极有可能是丹迪做完案之后放在这里的。但是丹迪告诉我们那是他爸爸发现的，如果我的猜测成立的话，那么他们一家都是这件事的参与者，而且所有人都说了假话。

不过，丹迪·奇塔姆告诉我们这辆车有太多的疑点，他相信把车倒进停车场的不是他的妻子。第一，维丽蒂从不在这个停车场停车，因为他们家房后就有一个停车场。第二，维丽蒂在停车场停车时，她从不把车倒进去，总是把车停在前面，因为她的倒车技术太差。丹迪的猜测如果是真的，那么这辆车应该就是凶手停在这里的，他在做完案后，毁灭了第一现场，然后把这辆车停靠在这里来迷惑我们。

丹迪的妻子和儿子失踪已经过去一周了，丹迪的父母在周边地区和各大商业区张贴了寻人启示，他们非常担心维丽蒂和亚历克斯的安全。

“你见过这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吗？”他们不停地询问着任何一个过路的人，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一个答案。他们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地方，但是仍旧一无所获，这让他们感觉到十分的沮丧，维罗妮卡哭晕过去好几次。

由于没有维丽蒂和绑架者的任何消息，我们只好进一步调查丹迪。我们发现他擅长拳击，刚搬到宾夕法尼亚州时他当过一段时间的拳击教练。我们开始询问他以前的生活，特别是他当拳击教练时的一些事情，这让我对他的怀疑逐渐加深，因为丹迪一听我们问起他往日的经历就会显得十分紧张。接着我们调查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经济情况，再一次发现，虽然丹迪已经改行做了私人承包商，但是收入只够勉强维持家用。妻子、房子和新出生的宝宝使这位新爸爸不堪重负。

经济方面的负担让我们怀疑他有可能杀害自己的妻子和宝宝来谋取高额保险金或者什么，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那些穷凶极恶的人从来不在乎其他人的生命。

“有保险单和相关文件吗？”我们决定直奔主题。

“有！”丹迪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他上楼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取来，然后说：“我目前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只给妻子上了最低的人寿保险，也许你们还需要我的电话记录，我把它也带来了。事发当天，我一直和父亲为客户盖房子，客户家离我家只有几公里远！”

丹迪的话让我们刚才的猜测变成了空想，但并不代表他没有作案动机，假如说他只是想杀掉妻子和儿子来甩掉包袱呢？并不是我犯职业病，只是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只有他。

我们查看了丹迪的财务概况，包括保险、银行账目和电话记录。我们并不信任丹迪，因为我们怀疑丹迪隐藏了什么，这个案件实在太奇怪了，任何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如果真是其他人，那个人一定对丹迪和维丽蒂的生活习惯了解颇深。

“你能够接受测谎测试吗？”我试探地问道。

“当然可以！”丹迪表情显得十分的自然。

既然如此，我们将丹迪带回警局，在那里，他将接受一系列严格的谎言测试，而这也将成为他洗脱自己嫌疑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我们的调查也将由此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什么地方？”在测谎仪面前我们问道。

“不，不知道！”丹迪十分流畅地回答。

我们又接连问了他好几个问题，虽然他的话我们还是不太相信，但是第一次测试结果显示，丹迪对家人失踪一事并没有说谎。

为了得到最终确认，我们对他进行了第二次测试。但是非常遗憾，测试的结果无可辩驳，丹迪说的全部都是真话，这样维丽蒂的丈夫排除了作案嫌疑，而我们的调查工作却陷入了困境，因为我们连最后一点线索都没有了。

到现在，维丽蒂和亚历克斯已经失踪两周了，我们仍没找到有用的线索。不管是逃亡还是遭人绑架，这母子二人怎么会一点踪迹都没留下呢？这个案子确实非常棘手，因为她的丈夫已经排除了作案的嫌疑，我们连最后一个嫌疑人都找不到。我不断地质问自己，夜不能寐地思考，看着手中有限的证据，希望在脑海中想象出一幅维丽蒂失踪前的画面，或者从这些东西中找到一些线索。最终我决定分散调查，从查找和询问失踪者的亲属、朋友和以前同事开始入手，调查所有与丹迪、维丽蒂和亚历克斯有关或认识的人，不断搜集材料。

三

这段时间的工作并没有白费，维丽蒂和亚历克斯失踪三周后的一天，我决定前往新泽西州去找维丽蒂的前夫，希望能够从他那里知道一些情况。

维丽蒂和伊萨多·撒迪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他们之间的夫妇关系只维持了几个月。原因在于伊萨多经常虐待维丽蒂，希望维丽蒂能主动提出离婚。现在看来，有没有可能是维丽蒂决定要旧梦重温，或者，是她的前夫又想重新夺回他的前妻，我带着这样的猜测来到了新泽西州。

到达后的第一时间，我并没有去拜访伊萨多，而是通过这里的同事调查了他的一些情况。同事很快把收集到的资料给了我，从资料里我发现在维丽蒂和亚历克斯失踪的那一天，伊萨多的确有不在现场的证据。那一天伊萨多·撒迪陪着自己的新女友在商业街上和人发生了矛盾，而他们随后被带回到警局，这让我们只能放弃了调查。

我们接着又去寻找丹迪的前女友凯蒂·博尔。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事情一般都有一些联系，最重要就是感情的问题。因为很多案件都是因为前男友或者女友的小心眼而发生的，有那么一些人，嫉妒心很强，他们会在得不到的情况下选择对其进行毁灭。因爱成恨的故事无论是现实还是小说中，都不在少数。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凯蒂·博尔与此案有关，不过侦破的第一要领就是将所有人都定位为嫌疑人。请记住，是所有人，包括正讲述故事的我和看故事的您！尽管这样的嫌疑无限接近于零。因为，读者们没有作案的时间、动机。但在所有的嫌疑人中，我们会选出嫌疑最大的进行调查，然后逐个排除。这样的办法看起来似乎很笨拙，但实际上，用这种手法破案，往往是最常用，而且最省时。维丽蒂的丈夫丹迪·奇塔姆和她的前夫伊萨多·撒迪被排除嫌疑后，丹迪的前女友

凯蒂·博尔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或者说她排到了嫌疑人的第一位。

“你好，联邦调查局探员，我能够问你一些问题吗？”我们找到了凯蒂，她现在居住在北卡罗莱纳州。从档案上来看，凯蒂已经和丹迪分手五年多了，这中间他们似乎没有见过面，或者严格说起来，他们只有很短暂的一次会面。

我们在一栋别致的房子前敲门，资料上显示，凯蒂在这里住了不少的日子了。

门铃响后没有多久，一个漂亮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面前。大大的眼睛，高挺的鼻梁，白皙的皮肤像奶油一般光滑明亮。她穿着一件毛衣，下身是一条贴身的牛仔裤。不得不说，她的身材非常的火辣，最让人惊叹的就是那一双长腿和紧翘的屁股。上帝原谅我，作为一名 FBI 探员，我实在不该如此。不过，在成为 FBI 探员的很多年前，我首先成为了一名男人。

我心中由衷地赞叹丹迪·奇塔姆真是个好运的男人。我看过维丽蒂的照片，也是一个美人。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凯蒂刚开始表现得异常的惊讶，脸上露出迷惑的样子，似乎对 FBI 会找上她很是不解。

“卡塔索克发生了一起人口失踪案件，我们希望能从你这里获得一些信息。”我这样回答道。

“卡塔索克？天啊，我的一位朋友就住在那里！”凯蒂捂着嘴惊呼道。

“很不幸，失踪的就是你那位朋友的太太和儿子。或者说，是你前男友的太太和儿子。”见凯蒂满脸的疑惑，我微笑道，“能让我们进去吗？或许我们需要好好地谈一下。”

“请进。”凯蒂很配合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进了她家。她的起居室看起来相当的整洁，看来她很爱干净，而且在她的屋子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她的照片。

“请问 12 月 15 日那天你去了什么地方？”我开口问道。

凯蒂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激动地叫道：“天啊，你们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

“小姐，请冷静一下，在没有线索之前，任何人都有嫌疑，不光是您，甚至连我也不能例外。我们只是想从你这里了解一些情况而已。”凯蒂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没有人愿意和这样的事情发生联系。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罪犯是故意这样做，希望给警方一个错觉。

“哦，当天我去参加了一个日光浴沙龙，晚上去了西牛夜总会每周四定期举办的舞蹈课。而且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那天我应该拍摄了很多照片！是的，我想我应该找到那些胶卷！”凯蒂一边说，一边起身去给我们寻找那天她拍摄的东西。

过了不多一会儿，凯蒂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一些胶卷和照片。从照片的日期上可以看出那天她并不在现场，那么就是说，她同样有不在场的证据。

“谢谢，很高兴你能够这样做，女士！”我感谢道。

“不客气！”凯蒂微笑着目送我们走出她的家门。

在那之后，我们又询问了很多人的去向，包括他们的亲人甚至同事，我们不厌其烦地调查着每个人在12月15日那天的去向，希望能够从中找到蛛丝马迹。但是很遗憾，每个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据，这让我们的工作再次陷入了被动。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那辆车，和丹迪父亲发现汽车的地方。

回到卡塔索克后，我们又来到了麦卡蒂酒馆，维丽蒂的汽车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有人或许会看到维丽蒂或别的什么人把车停在这儿，我们盘问了当晚酒馆里的所有人……

“上周四晚上是你在值班？”我们询问着当天晚上的服务员。

“是的警官。”服务员很有礼貌地回答。

曼尼是这边配合我调查的警官，他一边做着记录，一边问道：“那么，那天晚上你有发现什么特殊的情况吗？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

“警官，我们这里每天晚上都有特殊的事情发生。例如……昨天，镇上那个出名的美艳寡妇卡琳娜，她又和一个男人出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服务员脸上带

着暧昧的笑容。

曼尼有些头疼地看了看我，又转过头去望着服务员：“先生，我们不是花边小报的记者，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们要知道的是，在那天晚上是否有特殊的人做过什么特殊的事情。例如，一位女士被人挟持进入酒吧，或者别的什么，能够让警方产生某些想法的情况！”

服务员思索了片刻后，非常遗憾地告诉我们，没有……

所有的线索在此刻似乎都断了，或者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没有任何线索。更别说什么突破性的发现了。

就在我们为这个案件苦思冥想的时候，丹迪的邻居来电话说想起一些事情，我们立刻前往。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干杂活的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他一直在这边几家住户里装修，而且这几天他的行动有些异常。

我们找到了那个人的住所，并从警署的档案中发现此人有强行闯入他人住宅的犯罪记录。这个人的确存在嫌疑！当我们找到他之后，他向警察承认，他以前的确干过违法犯罪的勾当，但他发誓说他不知道维丽蒂和亚历克斯失踪的事，他同意来警局进一步接受询问。

“警官，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我已经受够了监狱的生活，我发誓，我永远也不要回到那个地方。那里就是地狱！”当我们盘问他的时候，杂务工非常激动地叫了起来。对于他的最后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作为FBI探员，我曾经非常不幸的作为一名卧底，在监狱里呆过一段时间。根据联邦法律的精神——“宁可放过一千个罪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在监狱里呆着的毫无疑问的都是些混蛋，那里确实不是什么好地方。

警犬小组到屋里搜查，寻找维丽蒂和亚历克斯曾经在那里呆过的证据。但是很遗憾，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杂务工的嫌疑也排除了，调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困局。

眼看时间一天天溜走，小城的人们越来越担心维丽蒂和她儿子的安危。我们建起了热线电话，期望公众能给予帮助。情况很明显，社区公众对这件怪事感到

非常不安。我们在局里建立了一个指挥所，安装了几部电话，电话号码都对外公布，很快就收到了公众反馈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目击报告蜂拥而来，我们收到了几封保密函，信上提到了一些线索。例如，在12月15日下午，看到一名男子神色惊慌地从某某大街经过；又例如，看到一名抱着孩子的女人，她神色非常可疑，举报人怀疑她是想对那可怜的孩子做些什么。

这类密函让我们有些激动，我们对每条线索进行排查，但遗憾的是一无所获。我们曾经寻找过这些线索，但是无一例外，这些线索都是没有用的。举报人看每个人都有怀疑的可能性，这样反倒使得我们的工作量大大提高，而且因为我们公布了举报电话，使得新闻关注度也上来了，我们的工作被曝光在所有人的视线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求新闻媒体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给予罪犯施加心理压力。出于对于维丽蒂母子的同情，新闻媒体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而我们的调查工作仍然没有丝毫的进展，就在这个时候有位居民报告说，看到维丽蒂和一个不认识的男子在维丽蒂自家后面的铁道旁边。她抱着一个小宝宝，那名男子要强行把她拉进灌木丛中，她看上去好像很害怕。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在那条铁道两旁6公里的范围内展开大范围搜索。

搜索一直持续到深夜，直升机在地面上空一寸寸地扫描，但是我们一无所获，看来我们依然被误导了。有人看到维丽蒂在铁道旁边，有人看到维丽蒂上了一架飞机，还有人看见她和小宝宝在一家便利店里。没一个说法是真的，这说明人们的眼神可能不太好，他们看到的和他们想到的不是同一个人。我们知道他们不是有意的，因为他们同样很恐惧，所以当他们碰到一点奇怪的事，都会来告诉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或者说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自己。

圣诞节一过，春天就到了，维丽蒂和亚历克斯仍然下落不明……

四

我对于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十分沮丧，这个时候，我又接到了其他的任务，看来是要带着遗憾离开卡塔索克了。

就在我已经打算订机票回局里的时候，4月9日那天，一位农场主在卡塔索克西北24公里处的海德尔堡镇准备耕田，他看到田边上有一堆看上去很像是衣服的东西，当他走到近前时，一个可怕的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那是两具尸体……

农场主立刻报了案。于是，在维丽蒂·杰拉姆及其幼子亚历克斯失踪四个月后，一位农夫在他的田边发现了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的腐烂尸体。我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把机票退了，然后和当地警局的同仁们赶到了现场。

周围充满了刺鼻的恶臭，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根本无法分辨出这两人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是近期（一周以内）发生的事情。我当时怀疑这就是我们找了四个月之后的维丽蒂母子，牙科记录证实了我们的猜测，这正是维丽蒂·杰拉姆和小亚历克斯的尸体。

那种场面每个人看了都要心碎，维丽蒂仰面朝天地躺着，一包尿布还放在她的肩膀上。她的头挨了一枪，面部遭到了击打。亚历克斯脸朝下趴在妈妈的肚子上，还穿着那天要去见奶奶时的蓝色防寒服。两具尸体距离穿越林地的一条小路只有15米远，犯罪现场附近还发现了一个婴儿奶瓶和一把摇铃。这些东西的位置非常关键，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

我们在现场仔细勘查，发现那些地上的东西几乎是依次掉落下去的，感觉就好像是攻击开始了，维丽蒂为了躲避攻击，于是跑开，然后沿途将这些物品掉在了地上。凶手将车开到了这条路的尽头，从那里迫使维丽蒂走完了剩余的15米。

我们用了 15 个小时搜寻这一地区，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弹壳、指纹、足印，或者杀人武器，有可能这些线索已经被凶手处理掉了。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时间相隔了四个月，时间会让一切的证据消失掉。

林木碎片能否提供一些线索呢？为此，我们收集了尸体下面的树叶和泥土，连同尸体一道送往犯罪实验室做进一步检查。对于我和其他连月来一直调查此案的警员来说，失踪者被残忍杀害的结局让我们步履沉重。

两具尸体被发现后，参与调查案子的所有人有好一阵子心情都非常难过。这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我们一直抱着幻想，那就是失踪者能够活着回来。神秘失踪案最终被证明是一场凶杀案，案件依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权限范围内，但是我们（联邦调查局）始终密切关注着这起案件。

我们把证据和尸体带往了犯罪实验室……

“你好，琳达，我是伊尔泽，这件事需要你的帮忙！”我对刑侦科学家琳达这样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她帮助我破获过很多案件。

“你好，伊尔泽，我们又合作了，有什么可以帮你的？”琳达笑着同我打招呼。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有人绑架并杀害了一位年轻妈妈和一个四个月大的小婴儿，所有的人都认同了这个事实，凶手的手段极其残忍，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想亲自揪出那个凶手，让他逃不掉惩罚！”

“放心吧，伊尔泽，我会帮助你的，你总是给我添麻烦！”琳达开起了玩笑。当然，她对于自己的工作极其认真的。不到 24 小时，她就给我送来了一份详细的验尸报告。

验尸结果表明，维丽蒂被一颗点 22 口径的子弹击中，头部被一根钝器击中 19 次。枪伤并不是致命伤，致命伤是那 19 次钝器击打。维丽蒂的头骨被击碎，按照力量的分析，应该是直接将她的脑浆给砸了出来。凶手的这一攻击方式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现场没有找到空的子弹壳，而且，受害者只被子弹击中过一次，然后头部又遭到了 19 次的钝击（之所以是先被枪击，然后才遭受钝器的打击，

这很容易分辨。如果是先使用钝器打击，然后再枪击，那么，维丽蒂头骨上因枪伤而产生的弹孔应该非常清晰。但现在，那个弹孔非常模糊，或者说，如果不是在她脑袋里发现了子弹，我们甚至无法从那几乎被砸成碎片的头骨上分析出她曾经受过枪击)，从这一事实判断，我认为这把枪可能是出了故障。验尸官无法确定小亚历克斯是如何被杀害的，也许是因为窒息，也许是被暴露在外而被冻死的。他的尸体上没有明显的受到攻击的痕迹，骨骼完整。不过，无论是怎样遇害的，对一个幼小的生命来说，都是非常的幸。

我们继续分析从犯罪现场搜集到的物证。为了帮助立案，我们请来了利哈伊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克里斯廷·基格检察官。

我们又找到了两根头发，与在汽车靠枕上发现的那六根头发颜色和长度相同。但是这些头发果真都来自同一个人吗？这必须要经过法医的鉴定。琳达对头发进行了实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怀疑，这些头发都来自同一个人，而且其中一根头发上的暗红物质被确定是人血，其DNA与被害人相符。但这些头发是谁的呢？

实验迅速排除了丹迪的家里人，以及使用过这辆车的维丽蒂的几个朋友。这个事情让我们有些困惑，不得已我只能求助我的上司，希望他能够给我一名行为分析专家，这样可以帮助我尽快破解这个案子。

华盛顿特区派来的行为分析专家——拉尔逊是我老朋友，也是干了许多年的调查员了。有他在，我很放心。他可以将罪案中的凶手类型进行具体化和细节化，通过分析此人的行为特性来缩小嫌疑人的范围。在来之前，他已经研究了各种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包括立案报告、地形、时间、受害者的习性等。然后，我们重访了犯罪现场，以挖出任何能揭示凶手行为的线索。

我首先带领拉尔逊来到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他要寻找任何可能揭示凶手身份的线索。这个地方距离维丽蒂的家非常远，拉尔逊深信凶手以前肯定来过这里，而且他猜测凶手是位男性，因为他的手段非常残忍。

绑架发生在白天又透露出另一条事实。凶手很可能对卡塔索克这个小城十分

熟悉，而且，他很可能了解这家人的作息习惯，以及他们房屋的内部格局。通过对凶手的这些描述，拉尔逊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要找出那个符合这些描述的人。为此，我们带丹迪来到了海德尔堡镇，离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不远，我们希望丹迪能想出这么一个人来。我们问丹迪，维丽蒂以前是不是来过这儿，她有没有朋友或者亲戚住在这附近。可丹迪一个都想不起来，他不停地摇头来否定我们的问题。

我们大失所望，如果是这样的话，调查将再次陷入僵局，就在我们决定返回指挥总部想其他的办法的时候，丹迪忽然说话了。

“等等，我想起来了，有……有人在这里呆过，是我的朋友。”丹迪陷入深深的思考。

我让司机暂时不要发动汽车，所有的人都止住自己的呼吸，静静地等待丹迪的回忆。因为这个案件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候。

丹迪沉默了一会儿，有些艰难地说：“我想起来了，是她，是凯蒂……她曾经在这里经营过马场。”

“你确定吗？”我压抑住心里的情绪，问道。

“没错，我确定，只是……如果凶手真是她……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丹迪迷茫地抬起眼睛。

“你能告诉我们她的养马场在什么地方吗？还有叫什么名字？”我继续问。

“我不知道具体的地点，还有名字，不过……我知道怎么走。”丹迪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中出来。

“好吧，你告诉我，我们和你一道过去。”

丹迪一边走一边和我们聊着，离他口中的目的地越近，我就越心惊。因为他口中所说的地点正是维丽蒂和亚历克斯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一路上，我终于明白当初询问丹迪时感觉不对劲儿的地方了，他确实是隐

瞒了一些东西。三年前，凯蒂·博尔和他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州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他去过一次凯蒂的养马场，一次在他发现凯蒂有了新欢之后，两人就分了手。凯蒂回到北卡罗莱纳州，但后来在一次和她新交的男朋友打完架后意外地来找过他。

“你过得还好吗？”他们在一间咖啡馆内见了面，因为曾经的关系，丹迪表现得十分关心。

“嗯，还可以！”凯蒂低声回答，但是从语气中听得出她过得并不快乐。

丹迪很同情凯蒂，所以留她在家住了几天，但他们那时已经只是普通朋友。随后，凯蒂返回了北卡罗莱纳州。

没过多久丹迪就认识了维丽蒂，他告诉我说，他们当时几乎一见钟情，很快就结了婚。不到一年时间，维丽蒂就怀孕了，亚历克斯于9个月后降生，他们过得相当的快乐，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维丽蒂从来没有埋怨过什么，他感到非常幸福。

“警官，我现在倒是想起件事情来……”丹迪有些吞吞吐吐，“我妻子和儿子失踪三天前，也就是12月12日，维丽蒂接到一个电话，正是凯蒂打过来的……”

我对丹迪有些恼火，这样重要的情况他当时居然没有和我们说，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能对他发火，毕竟他已经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人。

“具体情况和我说一下，说得仔细一些。”

“那天的电话是维丽蒂接的，我知道她要找我，可是维丽蒂没有让我接，我知道她非常讨厌凯蒂，她感觉凯蒂在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

在丹迪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那天发生的一切。

“凯蒂，请你不要再来骚扰丹迪，他已经结婚了！”维丽蒂对着电话显得有些气急败坏。维丽蒂是个漂亮的女人，但是当她面对凯蒂的时候，就显得没有那么自信了。

“维丽蒂，我和丹迪是朋友，你没有权利干涉他的生活，即使你们已经结婚了，你也没有权利这么做，请你把电话交给丹迪！”凯蒂毫不客气地回应着。

“不……凯蒂，我不会这么做的。即使我给他，他也不会接你电话的。那么好吧，我告诉你，他不光是结婚了，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四个月大的孩子。丹迪很爱孩子，也很爱我，他不会离开我的！更不会和你在一起！”维丽蒂愤怒地叫了起来。

听了这话后，凯蒂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恨恨地说道：“好吧，维丽蒂。我会让丹迪离开你和你那孩子的。如果他不离开，我就让你们离开！”说完之后，她狠狠地砸下了电话。

当时，丹迪就坐在旁边，他听到了两人的对话。看着维丽蒂的表现，他只是微笑了一下，当时的两人都没有在乎凯蒂的话，只当她是随意说说而已。

五

哪怕是现在，丹迪依然不太相信凯蒂会是本案的凶手。他告诉我们，虽然凯蒂的脾气并不是太好，但是应该不会因此而寻仇。就在我们刚刚找到一点线索之后，调查工作随即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转折，又有一位母亲和孩子被残忍地杀害了。

这对母子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学院村附近的零售店更衣室里被发现的，我们怀疑有一个连环杀手正伺机出动，专门在宾夕法尼亚州杀害母亲和孩子。但是庆幸的是，我们很快将嫌疑人——这家店主的儿子逮捕。他承认这起杀人事件是他干的，但在维丽蒂和亚历克斯被害的那天，有证据表明他不在犯罪现场。

丹迪的前女友凯蒂·博尔重新进入我们的嫌疑名单，但我们有几件事必须弄明白：第一，凯蒂留着一头深色的长发，但不是金色的；第二，她是一个女人，而拉尔逊认为谋杀者是一名男性。但是，凯蒂对绑架地点和谋杀现场都很熟悉。

我和拉尔逊在办公室仔细研究着案情，有的时候还要争论一下。我们的工作记录也传回到局里。同事科斯瓦尔在一个下午给我打来电话，回忆起他曾经破获的一个与本案极其相似的案件。

“伊泽尔，你还记得四年前我办的那件案子吗？那个被她室友谋杀在树林里的女大学生玛丽……”科斯瓦尔是有名的大嗓门，即使是隔着电话，我也能想象得出他在局里办公室里说话时那大大咧咧的样子。

“我没什么印象了，科斯……你想告诉我什么？”我忍受着电话那边粗豪的声音，回答道。

“是这样，玛丽当时也是被凶手用钝器击打头部而死的，我们开始也认为凶手是男性，后来案件破获才知道是她的室友。你知道……男女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差别，一名成年男子击打1次、2次、3次或4次所造成的损伤，也许需要一名女性击打15次、20次或者25次才能完成。而我看你的记录上，维丽蒂·杰拉姆被连击了19次，那么……你能想到什么？”

科斯瓦尔的话让我茅塞顿开，拉尔逊听完我的叙述也点头。那么，维丽蒂，这个苦命的女人，她和她的儿子真的是被另外一个女人残忍杀害的吗？

谋杀发生六个月后，我和科斯瓦尔来到北卡罗莱纳州。联邦调查局安排我们在莱克星顿县治安官办公室与嫌疑人会面，我们在这里见到了凯蒂和她的母亲。

“请问事发当天你都干了些什么？”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她驯马的地方刚好是维丽蒂和她儿子遇害的地方，而且通过科斯瓦尔的回忆，我们已经相信这种事情有可能是女人所为，加上凯蒂是唯一一个符合所有条件的人，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怀疑她。

凯蒂重述了一遍她原来的陈辞。

“12月15日那天，我参加了一个日光浴沙龙。辛默森夫人是个有趣的人，她常常会邀请我过去，那天玩得真是非常的愉快。”凯蒂微笑着说。

“那么晚上呢？”我一边记录一边询问道。

“晚上？那天晚上我应邀参加了西牛夜总会举办的舞蹈课。您要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在那些场合是非常受欢迎的。”说这话的时候，凯蒂看上去就像一只骄傲的孔雀。

对这话的后半段，我也深深认同。

“我听说你在海德尔堡镇经营过养马场，是吗？”

“海德尔堡镇？”凯蒂疑惑地看着我，“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是的，是叫这个名字。我很久以前是在那里经营过养马场。不过，那是个让我伤心的地方，自从我和上一任男友分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警官，既然你们在调查维丽蒂的案子，那么就应该知道，我和丹迪有过一段感情，我们也曾经在海德尔堡镇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因此，自从和我的男友打架并去找过丹迪之后，我甚至是再也没去过宾夕法尼亚州（海德尔堡镇就在宾夕法尼亚州）。”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你有非法购买过枪支吗？”

“天啊，非法购买枪支？”凯蒂不敢相信地看着我，“警官，我是一个守法的人，这么可怕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

我合上笔记本，微笑道：“那么，就这样吧。谢谢你的合作，凯蒂小姐。”说着，我伸出了手。

凯蒂也微笑着和我握了握手：“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的。”我一边微笑，一边仔细感受着手上的触感。她的手很光滑，不过在食指的第二节关节的位置上，有那么一点粗糙，就像长期扣动扳机留下的老茧一样。

扣动扳机……

“您相信她的话吗？”出了门后，科斯瓦尔这样问着我。

“相信？”我微笑着，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决定对凯蒂所做陈述进行核实，必须确认她所说的话是真是假，要么认

定它们是实话，要么它们就是编造的。我们走访了凯蒂在谋杀当天去过的那个日光浴沙龙，并询问了那里的人，凯蒂来过这里的说法很快被证明是个谎言。

创办日光浴沙龙的辛默森夫人说：“这里出了点岔子，凯蒂·博尔说她来做日光浴的那天，我们这里根本没开门，那天是我丈夫的生日。我们到 80 公里外的一个大超市去购物了，我还留着那天的收据呢。”

我们接着走访了那家西牛夜总会，凯蒂在这里的确是一名常客。但是，根据签到簿上显示 12 月 15 日之前和之后凯蒂都去了，但 15 日这天没去。

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凯蒂跟这起凶杀案有重大的关系，我们接着调查了她的通话记录，从通话记录上，我们得知去年 12 月凯蒂每天都在使用电话，唯独 12 号到 15 号是个例外。尽管凯蒂说自己在谋杀发生的当天正在北卡罗莱纳州，但是她无法证明。而且她向我们说了谎话，这说明她在掩盖一些事情。更有甚者，她的警局档案表明她有前科。

凯蒂具有暴力倾向，过去就有过表现。在离她家不远的福赛斯县，她曾被指控在一家酒吧与一名男子打架斗殴，当天晚上她就被拘留了。但是我们仍然缺乏一项关键的物证：谋杀凶器。

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养马场，我们找到了凯蒂的前男友沃尔特·布拉洛克。

“你好，联邦调查局探员，你认识凯蒂·博尔？”我询问道，“我们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当然，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沃尔特·布拉洛克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他告诉我们他非常讨厌凯蒂·博尔，因为她非常野蛮。

“你知道她有枪吗？我的意思是说，她曾经买过枪吗？”我试探地问道。他清楚记得凯蒂花 50 美元从旧货市场里买过一把手枪。

“有多久的时间？”听到这话我感觉到十分高兴，因为案情有了进一步的进展，此时所有的证人都证明了凯蒂一直在说谎。

“有一段时间了，我记得那是一把点 22 口径的詹宁斯手枪，我们还用它练射击。” 沃尔特·布拉洛克回忆道，“那把枪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我们争吵的时候，是因为钱的关系，她说我拿了她的钱，她非常生气，我试图想让她平静下来，但是她做不到。她一直让我还她的钱，并告诉我她不可能冷静下来，因为她需要她的钱。她就像一只火药筒一样，试图用那把枪来威胁我，但是我把枪抢了回来，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把枪有个奇怪的毛病，射击的时候有些不顺畅，那把手枪的质量非常差，简直就像是垃圾。常常在射完第一枪后，就卡壳了，怎么也不打出第二枪。最后为了避免我们之间有更大的冲突，我离开了她，并把那把枪扔给了她。” 沃尔特的话正好符合我们的一个推断，受害者为什么在挨了一枪后，头部会遭到钝器击打。

我们立刻申请到了一张搜查证，前往凯蒂所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住所搜查谋杀凶器。我们突然偷袭了凯蒂的家，结果却非常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在后院找到了大量点 22 口径的子弹壳。

在我们掌握的事实面前，凯蒂承认了她有枪。她解释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把枪并不在我这儿！”她说沃尔特在谋杀发生一个月前搬出去时就把枪带走了。

“你为什么要买枪？”我们逼问道。

“我是和他在一起时买的，可现在没有了，明白吗？”她变得非常激动，但是她无法拿出让我们信服的证据，事态对凯蒂越来越不利，但还缺乏直接物证。我们觉得是她把那把枪藏了起来，也许是处理过的。可是还有一点奇怪的是，唯一的物证，就是那些从汽车里和犯罪现场发现的头发，似乎与凯蒂本人的头发不符，那些头发是金棕色，而凯蒂的头发是褐色的，科斯瓦尔怀疑凯蒂在实施谋杀期间曾经染过头发。我们开始着重调查这件事，发现在谋杀发生前不久，凯蒂参加过一个骑术比赛，赢得了名次。科斯瓦尔与主办方取得联系，希望他们提供凯蒂当时拍的照片。他很快得到了回复，主办方寄来了照片，不出所料，凯蒂当时

的头发正是金棕色的！

这张照片被送到了我们的犯罪实验室，技术人员把照片上头发的颜色与汽车里发现的那些头发的颜色进行了对比，更进一步的调查也随即开始了。我们获得批准从凯蒂·博尔身上提取血液和头发样本。如果她的头发与在维丽蒂的汽车里和犯罪现场发现的那些头发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逮捕她。然而，警方所依赖的试验方法十分费时，结果出来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在此之前，这位头号嫌疑犯将是完全自由的。

六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我感到非常的欣慰。经过近一年的调查，我们终于找到了杀害维丽蒂·杰拉姆和她儿子亚历克斯的最大嫌疑人。当地警方拿到了许可证，从丹迪的前女友凯蒂·博尔身上获取了血样和头发样本。而此时，凯蒂已怀上了她现任男友的孩子。

法医专家将她的头发样本与在犯罪现场找到的头发进行对比，通过实验室显微镜观察，凯蒂的头发与犯罪现场的头发是一致的，但需要在分子水平上予以证明。

我们从凯蒂的血样中提取了 DNA，再把它与犯罪现场找到头发的 DNA 进行对比。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联邦调查局 DNA 分析第二组组长约瑟夫·德兹诺解释说：“在犯罪现场找到的往往是一些自然脱落的头发，头发根部没有多少组织了。如果发根没有多少组织的话，那么头发里所含的 DNA 就会非常非常少。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用核 DNA 分析法进行比较是行不通的！只有当犯罪现场发现的头发含有足够的皮肤组织时，才能进行核 DNA 分析。”

但这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进行实验，实验者要将样本完全毁坏。如果实验

拿不出最终结论，就没有办法再做实验了！他们需要对根部没有皮肤组织的头发进行检测，这样就只能进行线粒体 DNA 分析。在全世界，美国是第一个把这种方法投入使用到法医学实验的国家。

线粒体 DNA 检测是对细胞线粒体中所含的 DNA 进行检测。因为头发细胞中所含有的线粒体 DNA 比核 DNA 多，因而可以轻易地从头发中提取到线粒体 DNA。有五根头发样本可供测试，测试就可以重复进行，以获得更可靠的结果。使用线粒体 DNA 分析这种方法，我们从自然脱落没有根部组织的头发里获得 DNA 的成功率将超过 90%。而且，刑侦科学家通常只需要 3 厘米的头发就能得到实验结果，简便易行。在进行 DNA 对比之前，首先要将头发细胞的线粒体 DNA 序列分离出来，然后描绘出 DNA 序列，以便和嫌疑人的 DNA 序列进行对比。在本案中，DNA 是从凯蒂的血细胞中提取的，最后的结果是两种 DNA 完全相同。

这个结果对本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犯罪现场发现的一根头发与嫌疑人的血样具有相同的线粒体 DNA 类型，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名嫌疑人就是犯罪现场那些头发的提供者。说得更清楚一些，现场的那些头发就是凯蒂·博尔本人的头发，这毫无疑问。然而，没有核 DNA 的证实，这个结果似乎还不够有说服力。现在，科学家又对这些取样的头发进行了核 DNA 检测。它进一步确认了线粒体 DNA 分析的正确性。毫无疑问，在现场留下那些头发的正是凯蒂·博尔。

案件进入到关键时刻。6 月 24 日清晨，我们终于手拿逮捕令来到凯蒂家中，在历时两年多的调查中，我们终于找到了想要的答案，真凶终于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你们要干什么？”凯蒂明显对我们的到来有些吃惊，不过她随后显得更加平静，看来她早已经料到了这件事最后的结果。

“我有逮捕你的命令，现在跟我们走吧！”我有些厌恶地说，虽然已经过去

了两年。但是，每当我想起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十分的可怕，我真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因为一句话而下如此的狠手，而且远远要比一个男人表现得更加凶残。

“好吧，我跟你们走，我去换一件衣服！”凯蒂平静地说，她转身向房间内走去。

“跟上她！”我对身边的一个女警员吩咐道，我不希望出现任何的意外，让这两年的工作失去意义。

当她上楼更衣，并给18个月大的女儿换衣服时，一名女侦探也跟她上了楼。本来一个例行的安全措施却泄露出了本案最可怕的证据，就在凯蒂准备安顿好她的宝宝，并给她换衣服时，我们的女探员苏珊娜·皮尔森也在卧室里。这时，她听到了凯蒂·博尔对她的小宝宝所说的一句话。凯蒂的女儿名叫尼科尔，女探员听到她悲凉地对女儿说：“尼科尔，如果早知道我会被警察逮住，我是绝对不会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苏珊娜探员立即把这句话记录了下来，这是一条极其具有震撼力的法庭证据。

“别抓着我，我自己会走，放开我！”当凯蒂走下楼，苏珊娜想要抓住她的时候，她喊道。

于是，在谋杀了维丽蒂·杰拉姆和她的小宝宝两年之后，罪恶的元凶——凯蒂·博尔落网了，她被用飞机押送到宾夕法尼亚州去接受谋杀指控。

起诉方将维丽蒂和亚历克斯母子最后一天所经历的可怕事情连接了起来。

12月15日那天，凯蒂撬门进入了丹迪家的地下室，她知道丹迪出去上班了，维丽蒂与亚历克斯独自在家。维丽蒂给婆婆打电话并给亚历克斯穿戴整齐准备出门时，并不知道凯蒂就在楼下。凯蒂在地下室听到了维丽蒂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三年前来过丹迪家，所以凯蒂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她知道在哪里找到电话线，以及剪断哪一根可以防止维丽蒂打电话求助。维丽蒂带着亚历克斯走出房间的时候仍然不知道凯蒂就在房中。

凯蒂听到维丽蒂要离开，便跑出来追上了她。她拿着一把手枪，悄悄尾随在

维丽蒂身后。就在维丽蒂上车之后，凯蒂立刻跟了上来，掏出自己的手枪，指着维丽蒂怒吼道：“你给我上车去！”

维丽蒂母子受到了胁迫，维丽蒂似乎想要发出求助的信号，但是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凯蒂凶狠的眼神还是选择了沉默，因为凯蒂抱住了自己的儿子，他们两个并排坐在后座上。接着，凯蒂用枪指着维丽蒂，胁迫她开车。

凯蒂的手枪指着维丽蒂的头，维丽蒂非常害怕，她担心自己，更担心她无助的四个月大的儿子，凯蒂把车引向海德尔堡镇一条偏僻的马道上。

“你出来，抱着你的儿子！快点，快点跟我走！”到达地方之后，凯蒂让维丽蒂下来，并抱住自己的儿子。在被凯蒂胁迫走进树林时，因为身处恐惧中，维丽蒂丢落了亚历克斯的摇铃还有奶瓶。当两个人刚刚走进树林，凯蒂就朝着维丽蒂开了一枪，随后枪就卡壳了，于是她开始用大棒击杀维丽蒂。亚历克斯也许是被她闷死的，也许是被她丢在十二月的寒冬天气里，慢慢冻死的。凯蒂将车停在酒馆的停车场之后，逃之夭夭。

起诉方利用办案者收集的证据，再现了这一可怕的经过。这是许多不愿意让这名妇女和她的孩子含恨而死的执法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调查人员，我们拥有一份很重的责任，那就是替受害者鸣冤叫屈，为他们主持公道，依靠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替那些不能再说话的受害者出来说话。

陪审团最后裁定，凯蒂·博尔犯有绑架和两起一级谋杀罪成立。她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悬案终于告破，卡塔索克镇上的人总算长出了一口气。如果没有FBI先进的法医技术，这个残忍的双重杀人犯也许还在逍遥法外！

每次投入一个新的案件的时候，我们总能保持冷静的态度。然而随着案情的发展，以及我们对受害人的了解后，那平静的心情总是难以保持。犯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无论是对受害者还是对犯罪者而言都一样。一件罪案的发生，除了最直接的受害人之外，还有许多隐形受害者。例如这次的谋杀，所有人都在为维丽蒂·杰拉姆和她那个四个月大的儿子亚历克斯而伤感，也会为凯蒂·博尔这

个美丽女人的结局感到惋惜。但是只要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在这案件背后，受到伤害的远远不止他们。维丽蒂的丈夫丹迪，丹迪的父母，凯蒂·博尔的丈夫，以及那个只有十八个月大的女儿……